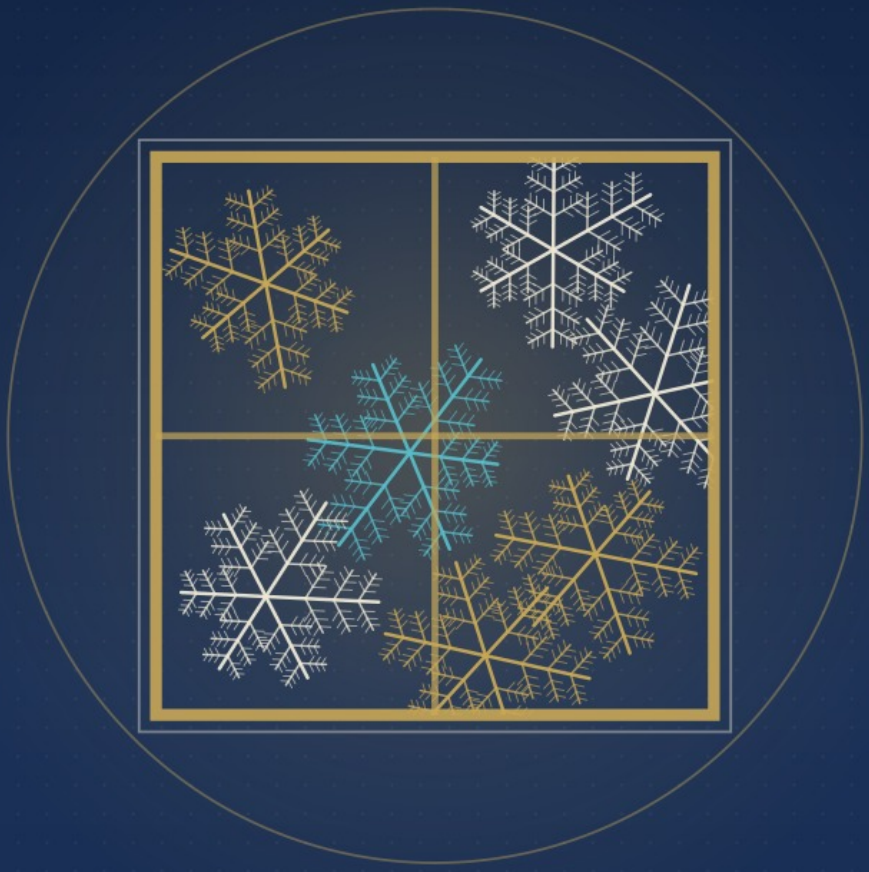
发生学的发生

发现学内部的碰撞、自组织与涌现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发生学的发生

发现学内部的碰撞、自组织与涌现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发生学的发生——发现学内部的碰撞、自组织与涌现》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475 号
ISBN	979-8-90690-191-0
定价	US$30.00
开本	170 mm × 240 mm（16 开）
字数	约 20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完稿	2026 年 10 月 20 日

AI 协作声明：执笔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

书中所引各家原话，一律转述大意；凡带引号处，请读作「大意如此」。经原典或权威文献核过的标〔核〕，据二手材料的标〔据二手〕〔据传记〕，尚未核到的标〔待核〕，汇于附录二《原典核验总表》。

陪读人物齐老师、齐悦、方屿，以及第七编各场景中的人物，均为虚构。

书中涉及身体与健康的段落，只谈理解与习惯，不构成诊疗或用药建议；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王德生的六条口述命题，原话登记于附录六；严格证明、核验总表与数值审查见附录一至附录三。

全书结构：导论之后七编四十一章——问题、碰撞、自组织、涌现、显影点、反身、用得上。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 者 介 绍

王德生，SDE（显露—差异—纠缠）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首席执行官。

他在中国科学院获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那里完成博士后研究，做的是 Voronoi 与 Delaunay 剖分、重心 Voronoi 剖分（CVT）与有限元一路的工作。此后在英国斯旺西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职，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走过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321 智慧系统，SIO 本体论，SDE 本体论。每一站，都是把上一站自己的理论撞穿之后长出来的。这本书写的，正是这样一种「撞穿」怎样在整部西方哲学里发生。

他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了「普通人都能懂」系列与 SDE 发生学系列的一批专著。

十 分 钟 读 完 这 本 书

如果你只有十分钟，读这几页就够了。

◆ 一、冬天清早的一扇窗

冬天清早，你推开卧室的门，窗玻璃上结满了冰花。

没有人画它，也没有一张图纸。可你凑近了看，一枝一枝，长得都是那个样子：先伸出一根主干，再斜斜地分出两三根细的，细的上面又分。

水汽碰上冷玻璃，在许多地方同时结出了相似的枝杈。每一处都不知道别处在做什么。它们一路长，长到窗框，就停住了。

你贴着玻璃看，只看得见眼前那一枝。退到屋外，隔着整扇窗，你才看见所有的冰花连成了一整片图样。

齐老师站在窗前，说了一句：「这是水汽遇冷凝成的，初中就讲过。」他说得对。

可是「讲过」不等于「看懂了」。为什么没有人商量，枝杈却长得一个样？为什么偏偏长到窗框就停？为什么站在屋里，怎么也看不出整片的图样？

先说这个比喻对在哪儿：冰花是长出来的，不是画上去的，它的材料就在屋里那团水汽里。

再说一句：它有三处不准。本书会一处一处指出来，因为那三处，正好是全书的三根梁。

这本书讲的，就是这扇窗。

◆ 二、桌上摊开的六本书

齐悦二十七岁，读哲学博士的第三年。她的书桌上摊着六本书，每一本她都读完了，每一本她都觉得对。

怀特海说，世界是一件件正在发生的事，不是一堆现成的东西。西蒙东说，个体是结果，不是起点。德勒兹说，差异在先，同一在后。巴拉德说，关系项不在关系之前。

可是六本书合不起来。她把要点拼成一张表，每一格都对，整张表却没有长出一样新东西。

她试过把它们排成一条线，从这个到那个，像接力赛。排不通。每一家都说自己是起点。

她又发现，这六家互相读得很少。巴拉德读的是玻尔，不是西蒙东。后来还有人，点着名字批评巴拉德。

这就是碰撞的样子：许多个点，没有裁判，方向还有互相逆着的。本书借一个家常词叫它：一锅粥。锅里什么都有，还没有分开。

那天晚上吃饭，丈夫方屿听了半天，问了一句：「你们说的是不是一回事？」

她答不上来。

本书的问题，就从这张桌子上来：从「世界上有现成的东西，等人去发现」，到「东西是在碰撞里发生的」，这一步是怎么迈出来的？

答案有三种。第一种说，是某一位天才想出来的。第二种说，是从别处整个搬来的，比如从东方。第三种说，是在发现学自己的家里，一家撞一家，长出来的。

本书选第三种。为什么，下面几节讲。

◆ 三、一块自己贴上去的牌子

学校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着「禁止张贴」。你走近看，牌子是用胶带贴上去的。

牌子禁止的事，正是它自己在做。这样的牌子，立不住。

发生学说的是：没有哪一样东西是先在的，一切都是在碰撞里长出来的。要是这句话是被某个人「发现」的，好比从地里挖出一块早就埋着的金子，那就等于说，金子早就在那儿了，至少有一样东西是先在的。

它的来历，把它的内容否掉了。

换个家常的说法。有人对你说：「我从来不相信任何人。」你可以顺口问他一句：「那你信不信你自己这句话？」

信，他就信了一个人，也就是他自己。不信，这句话就白说了。

发生学要躲开的，就是这个坑。

所以这门学问，只能被发生。

发生要有土。一门学问要从「没有先在」里长出来，它的土，只能是在它之前、又被它翻过来的那一门：发现学。

这样一来，前面三种答案，就去掉了两种。天才说，等于把答案放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先在着。搬运说，等于把答案放在别处先在着。只剩第三种：它在发现学里面，自己撞出来。

◆ 四、要拆一堵墙，先得有一堵墙

要拆一堵墙，先得有一堵墙。要撤掉一个想法，先得有人真的这样想过。

发现学有三块地基。东西先在那儿，等人去认识。看的人先在那儿，站在事情之外。两头先在那儿，然后才有连线。

几百年里，一家一家的哲学家，各把其中一块敲碎过。康德撤了素朴的实在。尼采说，闪电背后没有一个放电的人。怀特海把实体换成了过程。巴拉德说，关系的两头，是从关系里浮出来的。

他们拆的，都是发现学自己的石头。所以发生学的材料，全在发现学里面。

那东方呢？本书的回答是：缘起和道给的是站位，不是材料。它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三块地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撤」。

站位很要紧，第五编要讲；可是石头，只能在墙内找。

这一点，常被人误会成「瞧不起东方」。不是。一个人站在哪里看，决定他看得见什么；可是他要拆的东西，得先在手里。

◆ 五、同一句「这个不用问」

敲碎了石头的人，又都在同一个地方停了下来。

怀特海留下一个不在时间里的潜能秩序。西蒙东留下前个体。德勒兹留下虚拟。巴拉德留下「现象」。罗韦利留下一组不再是纯关系的事件。瓦雷拉留下一个正在生产自己的组织，并把它当作讲述的起点。

六家，六样东西。可它们放的位置一样：都放在「这个不用问」的地方。

你问怀特海：那个潜能秩序从哪来？他的体系里，没有这个问题的位子。你问巴拉德：「现象」从哪来？一样。

康德把现象的来源者封进物自体，梅亚苏把事实性立为不能再问的原则。他们也站在这堵墙前。

把这件事记成一条公设，就是：至少有一样东西，不被发生，只被预设。本书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原语先在」，附录一里有它的严格写法。

没有人事先商量。六家各在各的地方，长成了同一个样子。这叫自组织。

墙，是各家一起长出来的边界，不是现成的木头。这是冰花第一处不准：冰花长到窗框，窗框是现成的；发现学的这堵墙，却是各家一起长出来的。

◆ 六、物又回来了

还有另一群人，走的是反方向。

克里普克说，水是 H_2O，这是一件事实，不看人怎么叫它。刘易斯把世界看成一大片小事实的镶嵌。哈曼说，物永远不会被它的关系耗尽，还点名批评过巴拉德。他们把「东西先在」又加固了一遍。

另有一位蒯因，站得更靠边。他说物理对象和荷马诸神只差程度，都是文化设定，可他自己，作为外行的物理学家，是相信物理对象的。他撤掉了本体论上的先在，却留了一个不追问来源的入口。

不过「水是 H_2O」这个最爱用的例子，偏偏有一道缝。熔点这种性质，是一杯水的事，单个分子没有熔点。化学哲学家尼德姆指出，液态水里的分子靠氢键连成长短不一的链，链的平均长度随温度和压力在变。物回来的这一群，一直没有认真回答过这件事，第 19 章会细看。

这样就有了两个落脚点，本书叫它们两个吸引子。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两边都稳。

先看物回来的这一群：「物先在」为什么读起来那么像真理？

一岁的孩子指着天上喊「呀」。他还不会说「月亮」，可他先看见了：那儿有个东西。语言是后来才把它压成一个名词的。

对比、粒子、真，先显出一个「东西」；语法再给它披上外壳。本书的解释是：燃料是真的，外壳是方便的。这个解释标着待验。

再看关系与过程这一群：它们为什么停？撤掉了物，撤掉了主体，却没有给「发生」自己一个会变、会老、有时间的位子，只好留下一样不在时间里的东西兜底。

◆ 七、一锅菜，一锅汤

你把青菜、豆腐、肉末分别炒熟，摆进一个盘子。吃起来，青菜还是青菜，豆腐还是豆腐。这是拼装：合起来，推得出每一样。

你把它们和骨头一起熬三个小时。端上来的汤，有一种味道，你从任何一样里都尝不出来。这是涌现：合起来，也推不出。

本书拿它当尺子。把各家的答案并排放好，能从它们合起来推出的，是拼装，不算数；推不出的，才是涌现。

齐悦那张六家的表，就是一盘菜。每一格都对，因为每一格都是现成的那一样。她缺的是那锅汤：一个从六家合起来也推不出，却又把六家为什么各对一半说清楚的东西。

这把尺子很严，也很公平。它不问谁的名气大，只问一句：能不能推出来？

涌现出来的东西，要过三关。它把各家的局部答案收到一处。每一家都不会同意它，因为每一家都还守着一条它撤掉的东西。它的每一个零件，都能追到发现学内部被逼出来的痕迹，没有从外面搬进来任何先在者。

还有第四关：它要能同时说明，那两群人为什么都稳。

本书留下三样。

第一样，一把伞缩成一个点，就退回教科书里最老的那个算子。

撑开的伞，各盖一块地，伞和伞可以重叠；把伞一点点收小，缩到一个点，算出来的东西，就变回课本里那个最老的公式。这说明老公式是新说法的一种极限情形。刘易斯那片小事实的镶嵌，正是伞缩成点的极限。数学上有一个条件要补，第 26 章和附录三讲。

第二样，真、善、美是三股劲。守住一束东西如实地待着，是真；一束东西激起另一束，是善；一束东西要聚成一个，是美。十几家里，没有一家这样分。

第三样，一个圆不封顶。连生出这个圆的规律，也在被发生，也会变，也不给自己豁免。

另有几样看起来新的，本书交还给了前人：回写、主体后显影、价值进本体、矛盾驱动的双向重写，别人早写过。

◆ 八、屋里与屋外

你贴着玻璃看，看见一枝。要看出整片图样，得退到屋外。

可是屋外在哪儿？不在大学的门外。本书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看的是思想和名誉，不看谁有没有教职。

思想上，守着共同体默认的那些前提，就在里面。名誉上，靠共同体承认、引用、继承，就在里面。

康德有教授的位子，可他写第一批判的时候，处境在边缘，书出来还被人当成贝克莱式的唯心论。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他在纽伦堡当中学校长时写的；体系硬起来，是 1818 年进了柏林以后的事。

海德格尔也有过一段。1946 年夏天，他和萧师毅一起译《道德经》，只译了前八章就放下了；据他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是因为那种语言对他完全陌生〔核：据 Parkes 引该信〕。想借来的站位，不是说借就借得来的。

一个人站的地方，带着什么原语，翻过墙以后，手里就剩什么原语。所以站位要紧，却不够用。

比方说，一个学数学又学神学的人，脑子里装着一个不在时间里的秩序，他搭出来的体系，多半也留着一个不在时间里的秩序。一个做过工程的人，手里有「储备」这个词，他的体系里，也多半有一个储备。

本书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类比，在第 34 章再看一个人，怎样做自己的体制：他的每一站，都是自己亲手撞穿上一站。

这是冰花第三处不准：屋外的人看见图样，不需要冰花同意；可是涌现出来的东西，不只要被看见，还要能解释屋里那两种冰花为什么都稳。

◆ 九、带走三个问题

读完这本书，你可以随身带三个问题，翻开任何一页哲学，都能问。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

它停在哪一堵墙前？

写它的人，站位带着什么原语？

拿方屿那句「你们说的是不是一回事」来试。这一处，是碰撞，因为六家各说各的；也是自组织，因为他们长成了同一个样子。停在哪一堵墙前？每人手里都留着一样不被追问的东西。站位呢？只要你肯一家一家查，答案就在小账里。

最后，本书也把刀转向自己。发生学说一切都会变，那它自己呢？第 36 章到第 38 章，写 SDE 是怎样长出来的，又会怎样死。

冰花还有第二处不准：冰花不会回头改窗户，而发生学长出来以后，会回头改写发现学，把旧理论重新放回「极限情形」的位置。这叫回写，第四编和第六编都要用到。

最后一句，是全书的判词：

发现学的石头在墙内互撞，自己排成了一行，停在同一堵墙前；发生学，是在墙外被看出来的那条路——它是撞出来的，不是捡到的。

前　言

◆ 一、一个孩子的问题

你带过孩子的话，大概被问过这样一句：「第一个会说话的人，是跟谁学的？」

你想了想，说：「他自己慢慢学会的。」孩子不依：「可是没有人教他呀。」

这个问题不好答。因为它不许你借用任何一样已经有的东西：没有先在的老师，也没有先在的话。

本书问的，是同一类问题，只是对象大了一点。

哲学里有一个大转折，本书叫它「从发现到发生」。发现学相信，世界上有现成的东西，等着人去找，找到了就是知道。发生学说，东西是在碰撞里长出来的，没有哪一样是现成等着的。

举个厨房里的例子。一个人问：这锅汤的味道，是骨头的，还是青菜的？发现学的问法，是去汤里找：哪一种味道是哪一样东西本来带的。发生学的问法是：这个味道，是三个小时的火候里，一样一样撞出来的。

这个转折，是哪里来的？

一门说「没有先在」的学问，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这就是那个孩子的问题。它不好答，也躲不开。

你大概已经想到几种答法。头一种：总得有个聪明人先想出来吧。这是天才说，一个人的脑子里先有了，后来的人才跟着学。第二种：会不会是从别处传来的？这是搬运说，答案早就在别的地方放着，有人把它拿了过来。第三种：会不会就在原来那一屋子的人里，大家撞来撞去，撞出来的？

本书走第三条路。走法是：不去找哪个人先想到，也不去找它从哪里搬来，只看原来那一屋子的人，各自拆了什么，又撞出了什么。

◆ 二、本书的母题

本书的母题，来自著者王德生的一段口述。原话如下，一字不改：

> 从发现到发生，这是一个典范转移，新本体论的诞生，不能通过理论碰撞来理解，必须是从『发现自己的种种理论进行碰撞，自组织，才能涌现出发生学』。
>
> 发现学系统里面的种种理论，进行混沌碰撞，形成自组织，最后涌现出发生学。
>
> 这是我个人的『发生历程』，也是目前整个西方哲学正在发生的『本体论革命』。
>
> 涌现者必然不会从西方哲学家群体诞生，是共同体之外诞生。
>
> 体制内，体制外，必须是思想和名誉品牌来区分，不是现实的区分。
>
> 从 SDE 看来，胡塞尔的东西仍然是一个发展的修补而已，并不是颠覆的革命。

这几句话里，最紧的是第一句里的「发现自己的」五个字。

不是随便什么理论撞在一起。是发现学里面的理论，自己撞自己。拿发现学以外的东西来撞它，撞出来的是比较，不是发生。

撞的过程，分三步，本书的三个词就是这三步：碰撞、自组织、涌现。

碰撞，是许多家在许多地方，各撞各的，没有裁判。自组织，是它们没有商量，却长成了同一个样子，也停在了同一个地方。涌现，是翻过那个地方的一步，而这一步，从各家合起来推不出。

后两句话，说的是这一步在哪里发生，下一节和第五编会讲。

最后一句是著者对胡塞尔的裁定：一次最精密的修补，不是革命。第 9 章把材料摆出来，判断留给你。

「典范转移」这四个字，也值得停一下。典范，是一个行当里大家默认的做法和前提；转移，换掉的不是某一个答案，而是问问题的方式。发现学问的是：它是什么，我怎样找到它？发生学问的是：它是怎样长成这个样子的，又怎样可能长成别的样子？问法一换，同一堆材料，看起来就是另一堆。

还有一件事，要先说在前头。第三句里说，这既是著者自己的发生历程，也是整个西方哲学正在发生的事。两件事排在一起，是一个类比，不是一个证明。证明在正文和附录里。

◆ 三、判词，第一次亮相

先把判词摆在桌上：

> **发现学的石头在墙内互撞，自己排成了一行，停在同一堵墙前；发生学，是在墙外被看出来的那条路——它是撞出来的，不是捡到的。**

前一半，是发现学的样子。许多家，都敲碎过发现学的一块石头；敲碎以后，没有一家散开，反而排成了一行，停在同一句「这个不用问」前。

后一半，是发生学的样子。它不在那一行里面。它是站到墙外，才被看出来的一条路。

最后那句「撞出来的，不是捡到的」，是整本书的赌注。捡到的东西，是早就在那儿的；撞出来的东西，在撞之前，没有。

这里有三个画面，请记住。

一是石头。每一家敲碎的那一块，都是发现学自己的东西。

二是一行。它们没有商量，却排得整整齐齐，这是自组织。

三是墙。排到头了，都停在同一个地方。

这句判词能被推翻，条件写在导读里。一句不能被推翻的话，不配站在这一页。

◆ 四、先防三个误会

有三个误会，最容易在翻开这本书的头几页里长出来，不如先清掉。

第一个误会：发生学是反对事实的。不是。发生学反对的是「先在」，不是事实。每一次发生，都是一件事实；发生过的，就改不了。

第二个误会：发生学是从东方搬来的。不是。东方给的是站位，不是材料。一个人要撤一块石头，得先有那块石头；东方的缘起与道，没有经过发现学的那三条公设，手里没有这块石头。

第三个误会：碰撞，就是把几家理论拼起来。不是。拼起来，是合起来推得出；撞出来，是合起来推不出。前一种，你用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三秒钟就能做完；后一种，机器也要靠人裁定。

这三个误会，导论里会再用一章的篇幅，一个一个拆。

◆ 五、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类比

下面这一节，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类比。注意，是类比，不是证据。书里的证据，都在原典里。

他的路，走了四站。

第一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他用三个看的角度，给知识搭结构、搭体系。

第二站，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2024 年 7 月。他借尼采的视角论，把智慧写成（存在，矛盾，视角）。

走到这一站的尽头，他判定：这套说法「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错的」。

错在哪里？照这套说法，主体从不同角度和客体互动，得到不同的看法。可是这份知识，到底归谁？归那个客体，归那个主体，还是归那场互动？

他后来把现象的特征、知识，写成一个式子：F（主体，客体，互动）。亏空有两处。一处在「客体究竟是什么」。另一处在「主体和客体，真的先于互动而在吗」。

这两处，恰好是发现学三块地基里的头两块。

第三站，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2025 年 12 月。第四站，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从 2026 年 5 月起，其中的 S 读作显露。

你看这四站。每一站，都是把上一站撞穿；每一站的材料，都在上一站里。没有一站是从别处搬来的，也没有一站是一个人坐着想出来的。

这和本书的三种答案，正好对上。天才，搬运，长出来。他的路，是第三种。

他自己，是从发现学里长出来的。这一点，第 34 章还会回来。

他的出身是计算数学，中国科学院的博士，做过 Voronoi 图、Delaunay 三角剖分、有限元。这一行有一处，倒是真连得上本书。往空间里撒一把点，每个点占一块地盘，相邻两块地盘中间的那条边界，没有人画过，是两边互相挤出来的。

本书只借这一处。借多了，就成了卖弄。

类比也有限度，要说清楚。他的四站，是一个人在一条线上的四个点，一站接着一站；西方哲学这边，是许多人在许多个地方，同时在动。线和面，不能画等号。这个类比只在一点上准：两边的新东西，都不是搬来的，也不是一个人坐着想出来的，是在自己的家里被撞出来的。其余的地方，请你不要替它多想。

◆ 六、为什么是现在

你对手机里那台会说话的机器说：把这六本书的观点综合一下。

三秒钟，一张整整齐齐的表摆在你面前，每一格都对。

这是拼装，而且做得又快又好。

今天的难处，正在这里。拼装越容易，涌现越容易被看漏。你以为把六家合起来，就得到了第七家；其实你只得到了一张六家的表。

另一件事是，这几十年里，往关系和过程那一头走的人，往物的回归那一头走的人，各自都写出了厚书，两边的位置也越来越清楚。该有人站出来问一句：这两头，为什么都稳？

再一件事是，原典都在，页码可查。别人已经把大量的材料，翻译了，注释了，争论了。材料够了。缺的，是一个把它们摆到一张桌子上的问法。

还有一件事，更贴近你的日子。你每天都在遇到这种合不起来的事：医生一种说法，网上一种说法，亲戚一种说法，每一种都有道理。多数人的办法，是挑一个信，或者各取一半。

这两种办法，都是拼装。

本书想试的是第三种：让这几种说法，在你心里撞一撞，看它们各自靠什么站着，又都停在哪一句「这个不用问」前。这不是哲学家才做得了的事，是每个人明天就能试的事。第七编会讲。

所以是现在。

◆ 七、本书怎样走

全书的走法，可以一口气说完。

先问来历：发生学从哪里来（第一编）。再请墙内的人一个一个出场，看他们各拆了哪一块（第二编）。然后退后一步，看他们怎样不约而同地停在一处（第三编）。接着问：翻过去的那一步，是什么样子，凭什么算涌现，不算拼装（第四编）。再问：这一步为什么在屋外发生（第五编）。

后面两编，一编把刀转向自己，写 SDE 是怎样长出来的，又会怎样死（第六编）；一编落到日子里，写教育、健康、事业各一章（第七编）。

每一编，只回答一个问题。

第二编最长，有九章，写十位墙内的人：康德、尼采、黑格尔、怀特海、胡塞尔、西蒙东、德勒兹、巴拉德、罗韦利、瓦雷拉。这一编读起来像一条走廊，每扇门里坐着一个人。读到后面你会发现，门是各自开的，走廊却是同一条。

第三编的第一件事，是请你退后几步，看这十个人合在一起是什么样子。

这也是一本主题卷。它不像单人卷那样，一本书拆一个人；它是十几个人，围着同一个问题，各占一章。你可以单独读任何一章，也可以顺着读到底。

◆ 八、写给谁，怎么读

本书写给没有读过这些人的成年人。

你不必先读完怀特海，也不必知道什么叫「自创生」。每一章从你遇到过的事开始，讲方法的地方，用日常的例子主讲，学术的例子只当旁证。

书里有一家三口陪你读。齐老师、齐悦、方屿，是虚构的。他们不承担证据，只让每一个判断，落到一户人家的饭桌上。

书里也有难读的地方。严格的证明，放在附录一，正文里只讲大白话版。你要是只想看证明，可以直接翻过去。

另有几件事，本书没有做，先说在前头，免得你白等。

它没有替任何一位哲学家写传记。出场的人，只讲跟这个问题有关的那一段。

它没有证明 SDE 是终点。恰恰相反，第六编要写它怎样死。

它没有评东方的高低。它只说，东方在这个故事里站的位置，是站位，不是材料。

它也没有给你一个可以背下来的结论。书的最后一页，留给你自己去回写。

◆ 九、读完以后，你手里有什么

读完这本书，你手里会多三样东西。

一把尺子：能从几家合起来推出来的，是拼装；推不出的，才算涌现。以后你读任何一本把几家「综合」起来的书，都可以拿它量一量。

一堵墙：每一家都有一句「这个不用问」。找到它，你就知道他在哪里停下，也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看。

一个站位：你站在哪里看，决定你看得见什么；你的站位带着什么，翻墙以后你手里就剩什么。这句话，对你自己，也成立。

◆ 十、拆不是骂

拆不是骂。一位思想家的问题被逼得越尖，他留下的裂缝才越有意思。

所以本书有一条规矩：每一处收回之前，先把他的看见写足；每一个判断之前，先把他的话复述到你能讲给别人听。

书里的每一家，都先还公道，再说他停在哪里。康德先撤掉了素朴的实在；怀特海先把实体换成了过程；西蒙东比后来的人更早说出「关系先于关系项」；巴拉德把责任带进了本体论。这些，都是真功夫。

停在哪里，不等于错在哪里。他那片土里长不出下一步，下一步只能从别处看出来。

◆ 十一、本书的诚实

一本说「别人都停在墙前」的书，最该先问自己停在哪里。所以这里先交代几件事。

第一，引文。凡是带引号的地方，请读作「大意如此」。拿得准的，标〔核〕；拿不准的，标〔待核〕。全书的〔待核〕，汇进附录二。

第二，认输。康德的物自体，要看你怎么读他：读成两个世界，还留着一块先在的客体；读成同一个世界的两种看法，只剩一个界限概念。本书不替康德判，把两种读法都写出来。尼采的权力意志，到底是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承诺，研究者自己都有分歧，本书也照实写。

第三，还债。本书先后掂量过几样看起来新的东西。回写、主体后显影、价值进本体、矛盾驱动的双向重写，一查，前人早已写过，本书把它们还给了前人。还有一样，叫五相环，其中只有「回落重组作为原则」一点，至今无人写出，本书把它记作弱存。留下来站得住的，只有三样。

第四，数值。书里有一个关于伞的数学结论，本书做了一次数值审查。结果是：伞心不在求值点的时候，必须补一个条件，否则会发散；一个常数的写法要改，一个量纲要修正。附录三有三张数据表，你可以自己对。

第五，推翻条件。判词怎样才算错，导读里写成了人话；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附录五列了出来。

第六，刀转向自己。发生学说一切都会变。那么 SDE 这套说法，也会变，也会死。第 37 章写它的三种死法，其中品牌化最要紧。一旦有人把它当品牌守护，撤销它的候选就被判成「不是 SDE」。那时它就成了新的发现学，下一次涌现，要在它的共同体之外发生。

这本书自己，也是下一块石头。结语会回到这一句。

◆ 十二、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本书的判断来自一个晚上的口述，文字来自随后的写作。两件事，要分开说清楚。

> 执笔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
> 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

书里的判断，都经过核验。四组原典的核验，逐条记在附录二；伞的数学，做过一次数值审查，记在附录三；中间几处判断，因为核验的结果，改过口。

口述的六条原话，连同日期，登记在附录六。哪一条落在哪一条承重命题上，也写在那里。

文字是 AI 写的，这件事不必遮。判断由谁给，文字由谁写，核验由谁做，分得清，你才好决定信几分。

书里有一个常出现的人叫齐老师，他不是作者。书里的作者，只有一个自称：本书。

如果你读到哪一处判错了，查到哪一条引文不对，或者在自己的日子里试过书里的一个小办法，发现它不灵，请告诉本书的出版者。这本书会因此改。

导 读

◆ 一、判词和五条承重命题

判词在前言里亮过一次，这里再摆一次，一字不差：

> **发现学的石头在墙内互撞，自己排成了一行，停在同一堵墙前；发生学，是在墙外被看出来的那条路——它是撞出来的，不是捡到的。**

这句话由五条命题撑着。每一条，都是一块要承重的石头：

命题	一句话	主场
一、只能被发生	发生学若是被「发现」的，它的来历就否定了它的内容；所以它只能被发生	第一编
二、材料在内	发生学是发现学的公设在它自己内部被撤穿；撤销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	第一编、第二编
三、碰撞与墙	碰撞多点、无裁判、方向互逆；自组织分出两个吸引子，关系派停在同一堵墙前：都留下一个不被生成的原语	第二编、第三编
四、涌现是合取推不出	涌现出的东西，从各家合起来也推不出；它能同时解释两个吸引子为何稳定	第四编
五、显影点在共同体之外	体制以思想与名誉品牌来分，不以职位来分；站位本身带什么原语，翻墙后就剩什么原语	第五编

表里有几个词，先给一句话。

「原语」，是一个体系里不再往下问的那一样东西。「吸引子」，是许多条路最后都滑向的那几个落脚点；本书里有两个，一个是关系与过程那一路，

一个是物回来的那一路。「公设」，是一门学问开张之前，默认已经成立的前提。

五条命题的次序，也是论证的次序。一，说它为什么只能被发生。二，说它的材料在哪里。三，说材料怎样撞，撞成了什么。四，说翻墙的那一步是什么样子。五，说这一步为什么出现在屋外。

◆ 二、一张地图

全书七编，加导论和结语。每一编做一件事：

部分	章	做什么	主要撑哪条命题
导论	—	一扇窗上的冰花；七个词；三块地；先清三个误会	全书
第一编　问题	第 1—4 章	发生学从哪里来：天才、搬运、长出来；为什么只能被发生；撤销要有东西可撤	一、二
第二编　碰撞	第 5—14 章	九章写十位墙内的人，从康德到瓦雷拉；第 14 章把残留并排	二、三
第三编　自组织	第 15—20 章	不商量，却长成同一个样子；六种原语；物回来的一群人；两个吸引子	三
第四编　涌现	第 21—28 章	拼装与涌现；淘汰前人已有的；留下三样；无原语检验	四
第五编　显影点	第 29—35 章	体制不是一份工作；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的处境；站位带着什么	五
第六编　反身	第 36—38 章	三大方程怎样长出来；SDE 怎样死；三难里选开放的圆	四、五
第七编　用得上	第 39—41 章	教育、健康、事业，各一章，各十个场景	全书
结语、后记	—	回到判词；五条命题逐条验；这本书怎样写成	全书

部分	章	做什么	主要撑哪条命题
附录一至六	—	严格证明；原典核验；数值审查；两张对照表；最弱处；口述登记	全书

每一编的最后一章，是「总账」，把这一编的发现并排放好，给一句总判断。你要是时间紧，只读总账，也能走完全程。

附录六件，供查、供对、供练、供读。正文里每一个判断，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出处、它的边界和它被推翻的条件。读正文时碰到一条引文想查，翻附录二；碰到一个数学结论不放心，翻附录三；想看这本书自己认为最弱的几处，翻附录五。

◆ 三、陪你读的一家人

书里有一家人，反复出现。

齐老师，五十二岁，中学物理老师，带竞赛班二十年。他信：定律就在那里，等人去找。他代表发现学的好，也代表它的墙。

女儿齐悦，二十七岁，哲学系博士生，写论文写到第三年卡住了：读了太多家，每一家都对，合不起来。她代表墙内的碰撞者。

女婿方屿，二十九岁，做数据工程，不读哲学，家里的「外人」。他常在饭桌上冒出一句：「你们说的是不是一回事？」他代表共同体之外的站位。

方屿的话，有时说中，有时说错。他不是先知。

三个人都是虚构的，不承担任何证据。他们出场的次数，各编不一样：第二编里齐悦最多，第五编里方屿最多，第七编的第 39 章和第 41 章，则分别交给齐老师和方屿。

◆ 四、四条读法路线

你为什么翻开这本书，决定你从哪里读起：

你是	读这些
只有一个下午	导论；五个总账章（第 4、14、20、28、35 章）；结语
为孩子来的	导论里的三块地；第 1 章；第 39 章
为工作来的	第 21 章；第 34 章；第 37 章；第 41 章
只想看证明的	直接去附录一；再看附录二、附录三、附录五

为身体来的人，第 40 章讲怎样和自己的旧信念互撞。那一章只谈理解与习惯，不给诊疗建议。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五、按问题找章

你要是带着一个具体的问题来，也可以按问题找。

你想知道，为什么一门新学问不能是被「发现」的：读第 2 章。

你想知道，发现学到底靠哪三块地基站着：读第 3 章。

你想知道，康德、尼采、黑格尔，这几个老名字，到底拆了什么：读第 5 到 7 章。

你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最后都停在同一处：读第 16 章。

你想知道，拼起来和长出来，到底差在哪里：读第 21 章。

你想知道，一个人在不在体制里，怎么判断：读第 29 章。

你想知道，这套说法自己会不会死：读第 37 章。

◆ 六、全书的几个画面

全书有几个画面，会反复出现。你记住它们，路上就不容易迷。

一扇窗上的冰花：总比喻。没有人画它，它自己长出来，长到窗框就停。

一块贴上去的牌子：「禁止张贴」是贴上去的。这是第 2 章要讲的，一门说「没有先在」的学问，不能是先在的。

一堵墙：总钥匙。每一家都停在同一句「这个不用问」前，书里反复问的就是这一句：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

一锅菜和一锅汤：拼装与涌现。第 21 章的主角。

一把伞缩成一个点：第 26 章。一个数学上的画面，书里讲成白话。

一个晚上的饭桌：齐家的饭桌，哲学要落回的地方。

◆ 七、给老师和读书会

你要是带着一群人读这本书，有三个办法。

第一，每次读一编，不读整本。每一编只回答一个问题，读完恰好能停下来讨论。

第二，每次读完，请每个人先交一张小账。第一行，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第二行，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不用写长，写一句。

第三，把不同意的地方记下来。判词能被推翻，所以最好的读书会，是找出一处能推翻它的材料。找到了，请告诉本书的出版者，这本书会因此改。

◆ 八、每一章怎样读

第二至第五编的章，大体按同一个顺序走，六件东西：

家常开头；他们说了什么；先说对在哪儿；换一副眼镜；放回日子里；带走的话、小账和想一想。

「他们说了什么」里，原话都转述成大意，括号里标出处。「先说对在哪儿」，是还公道。「换一副眼镜」，才是本书的判断。

每章末尾有两行小账。你可以拿笔，在旁边记：

第一行问：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

第二行问：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

读到最后，把小账连起来看，就是一本总账。

◆ 九、判词怎样才算错

判词能被推翻，才配站在第一页。下面是五种情形，只要有一种成立，判词就要改，或者收窄。

一，有人证明，发生学是由某一位大师一线演绎出来的，或者是从发现学之外整个搬进来的。那么「撞出来」这三个字就垮了。

二，有人找到某一家关系派的哲学家，翻过了墙，手里却没有留下任何一样「不用问」的原语。那么「同一堵墙」就不成立。

三，SDE 的三个存活内核，被某一家或几家合起来，完整推出。那么涌现就退成了拼装。

四，物回来的那一群里，有哪一家的稳，「一号位显影」解释不了。（一号位，指对比、粒子、真，先显出「那儿有个东西」的那一层。）那么本书对两个吸引子的解释，就垮掉一半。

五，有人在共同体之内、守着自己的名誉品牌，完成了颠覆，而不是修补。这里的「内」和「外」，按本书的定义，看思想和名誉，不看职位。那么第五编的主张要收回。

本书对自己，也写了死法。三大方程本身也是被发生的形状，会死于三种方式：被背诵、被套用，不再生出新判断；被外推成「任何三步」的模板；被它的共同体当品牌守护。第 37 章把这三种死法一一摊开。

◆ 十、随身三问

每读一页，你都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

这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

它停在哪一堵墙前？

站位带着什么原语？

答不上来，不要紧。回头再读一遍，答案多半在小账里。

◆ 十一、引文怎么读

书里凡是带引号的话，请读作「大意如此」。真正的原话，书里都会明说。

出处写在括号里，用标准的写法，比如卷章节、页码、节号。版权期内的作品，只引一句短话，不超过十五个字。

三个标记，要认得。

〔核〕，是本书已经对过原典或可靠的研究文献，确认过。

〔待核〕，是还没有对到，或者只有转引。凡是〔待核〕，都汇进附录二，你可以自己去查。

〔据传记〕〔据二手〕，是这一条出自传记或研究者的转述，本书没有直接翻到原文。

还有一种，是「待验」。那是本书自己的解释，还没有被检验。你读到它，当成一个等着被打的靶子，不要当成结论。

译名，以通行的为准，首次出现时括注外文。年份，取常见的口径；拿不准的，明写。

目 录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1
前言 10
导读 22
导论 一扇窗上的冰花 33

第一编 问题：发生学从哪里来 52
第 1 章 三种答案：天才、搬运、长出来 53
第 2 章 一门说「没有先在」的学问，不能是先在的 62
第 3 章 撤销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 71
第 4 章 第一编总账：材料在内，站位在外 80

第二编 碰撞：墙内的人 89
第 5 章 一杯茶，有多少是你泡的 90
第 6 章 雷响了，没有谁在打雷 99
第 7 章 矛盾推着走，圆合上了 108
第 8 章 过程换了实体，仓库还在 117
第 9 章 最精密的一次修补 126
第 10 章 一杯水里长出来的个体 136
第 11 章 差异在先，形状也在 145
第 12 章 从量子测量里走出来的人 154
第 13 章 身体自己生产自己 163
第 14 章 碰撞不是一条线 172

第三编 自组织：同一堵墙 181
第 15 章 不商量，却长成同一个样子 182
第 16 章 那堵墙：每一家都留下一样「不用问」的东西 191

第 17 章　另一群人：物又回来了　200
第 18 章　为什么物先在那么像真理　210
第 19 章　断点在哪里，文献早就撞到过　220
第 20 章　第三编总账：自组织会组织出边界　229

第四编　涌现：翻过墙的那一步　238
第 21 章　拼起来，还是长出来　239
第 22 章　黑格尔已经说过的，不能再算　247
第 23 章　一个不封口的圆　254
第 24 章　梅亚苏：规律可以无理由地变　261
第 25 章　真、善、美是三股劲　268
第 26 章　一把伞缩成一个点　275
第 27 章　原初那一锅粥，算不算原语　283
第 28 章　第四编总账：涌现在自组织的尽头　291

第五编　显影点：系统之内，共同体之外　298
第 29 章　体制不是一份工作　299
第 30 章　康德写第一批判的时候，坐在哪里　307
第 31 章　黑格尔：书写在大学外，体系硬在大学里　314
第 32 章　同一个人，前后两种处境　322
第 33 章　站位带着什么，翻墙后就剩什么　330
第 34 章　一个人可以是他自己的体制　337
第 35 章　第五编总账：材料、站位、显影点，三样同时在　344

第六编　反身：发生学自己的死法　352
第 36 章　三大方程是怎样长出来的　353
第 37 章　它会怎样死　362
第 38 章　三难里选了一个开放的圆　371

第七编　用得上：教育、健康、事业　380
第 39 章　让学生自己的旧想法互撞　382

第 40 章　和自己的旧信念互撞 404
第 41 章　一个团队怎样不被自己的品牌锁死 426
结语 448
参考书目 457
附录 471
附录一　严格证明全文 473
附录二　原典核验总表 500
附录三　伞算子的数值审查 516
附录四　两张对照表 525
附录五　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与推翻条件 532
附录六　口述命题登记 538
后记 542

导　论

一扇窗上的冰花

◆ 一、清早的那扇窗

腊月里的一个清早，齐老师六点起床，走进厨房烧水。

水还没响，他先看见了窗。

玻璃上结满了冰花。一枝一枝，从窗框的四角往中间长，细细的，分着叉，像一丛蕨叶，又像有人拿细笔在玻璃上描了一整夜。他伸出指甲，在最近的一枝上刮了一下，刮下一小撮白粉，指尖凉得一缩。

齐老师今年 52 岁，教了二十年中学物理，带竞赛班。冰花是怎么回事，他讲得出来：屋里的水汽碰上冷玻璃，一粒一粒凝成冰。每年冬天，他都对学生讲一遍。

他信一句话：定律就在那里，等人去找。

他正看着，手机响了。是女婿方屿，一早下楼倒垃圾，站在楼下打来的。

「爸，你们家这扇窗，我在楼下看，像一整片羽毛。」

齐老师愣了一下。他把脸凑近玻璃，眼前是一枝，叉分得很细。他挪到窗的另一头，还是一枝。哪里都是一枝。

「一整片？我这儿只有一枝一枝的。」

「那是你在屋里。」方屿说，「退到外面才看得出来，整扇窗是一幅画。」

齐老师没接话。他又看了一眼，眼前的那一枝，还是那一枝。他知道楼下的人没有说错，可他从屋里，怎么也看不出那幅画来。

这时，齐悦披着外套走进厨房。她是他的女儿，今年 27 岁，哲学系博士生，论文写到第三年，卡住了。她听见了电话里的那句话，站在父亲身后，把那扇窗看了很久。

早饭桌上，方屿搓着冻红的手进来，齐悦把粥碗推给他，随口说起自己卡在哪里。

「我读了十几家。」她说，「康德，尼采，黑格尔，怀特海，一直读到当代。每一家我都读得懂，每一家都有道理。可是把他们摆到一块儿，合不起来。谁也不同意谁，偏偏又都在拆同一个东西。」

「拆什么？」

「很难一句话说清。大概是，一件事得先摆在那儿，人才能去认识它。」

齐老师把筷子放下：「这句话没有错啊。」

「爸，我知道你觉得没有错。」

方屿喝了一口粥，慢慢说：「听起来，你们是不是都在同一扇窗里面？」

没有人接这句话。齐老师低头喝粥，齐悦盯着窗，窗上的冰花在早上的光里，一点一点往下滴。

可这本书，就是从方屿这一句开始的。

后来齐悦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论文提纲翻出来。十几家哲学家，一家一页，她用笔在每一页的角上画了个小圈，圈的位置都不一样。她盯着那些圈看

了好一会儿，忽然觉得，它们像窗上的枝杈：各自长各自的，又隐隐约约，像是在往同一个方向长。

她没有把这个念头写进论文。她只是把它记在了便签上，贴在了台灯底下。

顺便说一句，这一家人是虚构的。他们不替书里的任何判断作证，只让每一个判断，落到一家人的日子里。

◆ 二、这本书问一件很小的事

先把这本书要问的事摆在桌上：发生学，是从哪里来的？

「发生学」这个词有点硬。用大白话说，它讲的是：一样东西不是早就在那儿等着被人找到，而是在一次次的碰撞里长出来的。

对着那扇窗，你可以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这幅图样是被发现的。它的样子，水和冷早就定好了，人只是看见了。

另一种说：这幅图样是在那一夜发生的。没有哪一枝，在长出来之前就站在那里等着。

两种说法都通顺。可它们对世界的想法不一样。

前一种，世界像一间摆好了东西的仓库，哲学家的活儿是清点。后一种，世界像一扇正在结冰的窗，哲学家自己也站在窗里。

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哲学的主流是第一种。本书把它叫「发现学」。它有它的好处：桥按定律造，就不塌；药按规律配，就管用。齐老师的信，不是没有来由的。

可是这些年，发现学里面有一批人动了手。有人拆掉了藏在现象背后的那个「物自体」，有人说行为的背后没有行为者，有人说先有关系，后有关系的两端。他们彼此并不商量，也没有谁听谁的，却一个接一个，把发现学的石头敲碎了一块。

本书要问的是：敲碎了这些石头之后，发生学是怎么冒出来的？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小，其实不小。

你想，一个人要是说「世界上没有哪样东西是早就摆好的」，那他这句话，是怎么来的？是他在某个地方找到的，像找到一枚硬币？是别人那里借来的，像借一把伞？还是他自己，在一堆吵吵嚷嚷的旧想法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来历不同，这句话的分量就不同。第一编，就专门问这件事。

先摆三种答案在这里，第 1 章会一一量过。

第一种，是天才：有一位大人物，坐在书桌前，一个人想出来的。第二种，是搬运：这东西本来在别处，有人把它搬进了哲学。第三种，是长出来：它像窗上的冰花，用的是屋里的料，在许多地方各自结出，最后被人看出整幅的图样。

本书选第三种。为什么选，不是因为它好听，是因为只有它，经得起第 2 章要问的那一句话。

借冰花说，本书的回答分三步。

碰撞：许多点各自撞上去。水汽碰玻璃，这里冷一点，那里有道细划痕，各处撞法不同。没有谁来裁判哪一处撞得对，有的地方，方向还正好相反。

自组织：没有人商量，各处结出的枝杈，却排成了同一种样子，一路长到窗框才停住。那个窗框，就是后面要反复回来的「那堵墙」。

涌现：退到屋外，整扇窗显出一幅图样。这幅图样不在任何一枝里面，把每一枝加起来，也推不出它。

王德生博士把这三步，用在了对发生学来历的判断上。他的说法，大意是：从发现到发生，是一次典范转移，也就是一整个行当的老规矩换了底子。

这件事，不能靠把几家理论摆在一起比一比来懂。只能看发现学自己的种种理论，怎样在里面互撞，自己排成一行，最后冒出发生学。

这是他自己走过的路，也是整个西方哲学正在走的路。

三步各有各的样子，本书在后面会一步一步摆出来，这里先各给一个影子。

碰撞的影子：有的人说，现象背后的来源被封进了一个不可知的「物自体」里；有的人说，那个物自体不过是个寓言，连提它都多余；还有的人说，一切运动的根，是矛盾。三个人的方向，彼此并不一致。

自组织的影子：好几家哲学家，互不商量，各自得出了同一句话：那个站在世界对面的「认识者」，不是起点，是结果。他们读的是不同的书，用的是不同的词，写出来的，却是同一种排法。

涌现的影子：有一样东西，在各家的话里都没有，各家合起来也推不出，可它一出现，各家为什么都停在同一句话前，忽然就说得通了。

这三个影子，是本书全部的线索。往后各编，是一步一步走它。

◆ 三、七个词，用一扇窗讲完

本书背后有一套思想，叫 SDE（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是王德生博士提出的一套看世界的办法）。

你不必先学它。全书只有七个词，都是大白话。现在就用这扇窗，把七个词各用一遍。

先说头三个，它们总是一起出场。

形状（本书用这个词，指 SDE 里的显露）。窗上的枝杈长到能被认出来的那一刻，你一眼说：这是蕨叶。能被认出来的样子，就是形状。

形状从模糊到清楚，是一条渐变的线，不是一道开关。昨夜十一点，窗上还只有几条白线，你叫不出名字；清早六点，叫得出了。中间没有哪一分钟，是「形状到了」的那一刻。

路（指差异序列）。水汽不是同时落满的。先落一粒，再落一粒，一粒挂在另一粒旁边。这一串有先后、会修正、会收拢的不同，就是路。顺序不能乱：没有第一粒，就没有后来的叉。

土（指特征纠缠）。玻璃有多冷，屋里有多潮，玻璃上有没有一道细划痕、一点灰尘，这些缠在一起，决定哪里先结冰。土不是背景，土在推。同样的水汽，落在擦得锃亮的玻璃上，和落在积着灰的玻璃上，长出的不是同一种图样。

再说第四个。

回写。一枝先长出来，旁边的水汽被它吸走一些，后面的枝杈只好绕开它。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路，也改了土，这就是回写。库房里一件件堆东西，不叫回写；堆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生产线，才叫。

最后三个，是一夜里的三站。

一锅粥（指混沌）。腊月的夜里，屋里水汽很多，玻璃上先蒙了一层雾。什么都在，还没分开，哪里都像要结，哪里都还没结。

正在成形（指介生）。雾里有几处冒出了细细的白线，软，薄，一碰就掉，也最容易长歪。这一站最有劲，也最危险。

定型（指秩序）。天亮之前，枝杈冻住了。图样稳了，认得出，你可以指给别人看。可定型只是一站，不是终点：日头出来，它就化了。

齐悦听到这里，问了一句：「那这七个词，是先有了词，再去窗上找例子吗？」

问得好。本书的做法正相反。先有一扇窗，一夜的事，一个一个地碰上，后来才发现，要说清它，缺不了这七样。词是从事里长出来的，不是先摆好的格子。

七个词排成一张小表，往后翻书忘了，就回来看一眼：

大白话	SDE 的叫法	在这扇窗上
形状	显露	枝杈长到能被认出来
路	差异序列	水汽一粒一粒落上去的先后
土	特征纠缠	玻璃的冷、屋里的潮、划痕与灰尘缠在一起

大白话	SDE 的叫法	在这扇窗上
回写	回写	先长的枝杈改了后来水汽的去向
一锅粥	混沌	满玻璃的雾，什么都在，还没分开
正在成形	介生	刚冒头、软、易长歪的白线
定型	秩序	天亮前冻住、认得出的图样

往后正文里，只用左边一列。

这七个词，各有一处最容易用歪。先打三个预防针。

形状不是结构。结构听起来像一座盖好的房子，形状是从雾里一点一点显出来的样子，今天看是蕨叶，明天太阳一晒，又不是了。

土不是背景。背景是舞台后面那块布，换一块，戏照演。土是缠在一起、会推着事走的东西，换一块土，长出来的就是另一棵树。

回写不是存档。存档是把东西放起来，原样等着；回写是放进去的东西回头改了土和路，库房变了，下一回放进去的东西，也跟着变。

七个词，三个预防针。其余的，读到哪儿，用到哪儿。

◆ 四、把七个词连起来，是一夜的事

现在把七个词，从头到尾走一遍。

晚上十点，齐家的厨房还暖着，窗上蒙了一层雾。这是一锅粥：水汽到处都是，哪里也看不出会长成什么。

十一点，窗框的一个角上，冒出了几条细白线。软，薄，一碰就掉。这是正在成形。谁也说不准，它们会长成蕨叶，还是被一阵热气抹掉。

半夜里，有几条线站住了，一条挨着一条往中间长。先长的那一枝，吸走了旁边的水汽，后来的枝杈绕开它，各自找路。路在走，土在推，回写也在悄悄起作用。

凌晨，几个角上的枝杈，竟然长成了差不多的样子：分叉，细，斜着往中间去。没有谁商量过。几处各自的碰撞，排成了一种样子。

天亮之前，一切冻住。认得出，指得着。这是定型。

整夜里，没有哪一刻是「图样来了」的那一刻。形状是一点一点显出来的，你想指出哪一分钟它开始有了，指不出来。

这一夜，就是本书要讲的那件事的小样。后面讲到哲学，每一个词，都要回到这一夜来对一对。

◆ 五、先说冰花对在哪里

拿冰花作比，有一个理由：它对。

冰花是长出来的，不是画上去的。窗上没有图纸，也没有一个躲在暗处的画师。没有人告诉第一粒水汽，它该落在哪里。

冰花的材料，也都在屋里。就是屋里那团水汽，加上那块冷玻璃，没有一粒是从外面运进来的。

这两点，正是本书要说的头两件事。

第一，发生学是长出来的，没有人画它。

第二，它长出来用的料，全在发现学这间屋子里。你要找的每一个零件，都能在屋里找到，不必到别处去运。

这一点，齐老师是信的。他教了二十年物理，知道好的结论，都是从手边的材料里一步一步推出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还有一点，是冰花替本书挡住的：它让你不必去找一个「第一个人」。

谁是第一枝冰花？没有这种问法。每一枝都有它的前一枝，每一粒水汽都落在另一粒旁边。你要找「最先的那个」，窗会笑你。

齐悦把这一点记在便签上，贴在台灯底下：找来历，别找第一个人，找一块土。

可是比喻有比喻的脾气。它说对了的地方，别人一眼就信；它说错了的地方，才最要紧。

◆ 六、冰花错的三处

冰花作比，有三处是错的。这三处，正好对上本书的三根梁。

错一：窗框是现成的木头，那堵墙不是。冰花长到窗框就停，可窗框早就在那里，是木匠做的。书里要说的那堵墙，却不是现成的。每一家都停在同一句「这个不用问」前，这句话是各家一起长出来的，不是谁事先砌好、等着他们撞上去的。

你可以这样想：一群人在雾里各走各的，走着走着，发现大家都不往东边去。没人下过令，东边也没有立一块牌子。可是「东边不去」，已经成了所有人的路。墙，是这样长出来的。这是第三编要说的事。

错二：冰花不回头改窗户。窗上的冰花再多，玻璃还是那块玻璃。可发生学长出来之后，会回头改写发现学，把旧理论放回一个新的位置，对它说：在这个范围里，你是对的；出了这个范围，你只是一种特殊情形。

好比你学会了开车，再回头看自己小时候骑的自行车，就知道它是什么了：它也是交通工具，只是在慢速里才好使。这是第四编要说的事。

错三：屋外的人看见图样，用不着冰花同意。方屿在楼下看见了羽毛，没有问过窗户。可涌现出来的东西，要过一道更严的关：它得能同时说明，窗上两种样子的冰花，为什么都稳。有的地方是羽毛状，有的地方是细碎的颗粒，它不能只管一种。

看见不够，还要解释得了。

方屿可以说「像羽毛」，那是看见。可齐老师会追问一句：「为什么我手边那一枝，也是这样分叉的？」能回答这一句的，才算真看明白了。涌现，就是这样一句答得出的话。这也是第四编要说的事。

三处错，一处比一处深。

本书用冰花，也拆冰花。你读到后面，如果觉得哪个比喻太顺了，请回到这三处错上，问一句：它又在哪里不像？

◆ 七、拆不是骂

接下来，本书要拆很多人：康德、尼采、黑格尔、怀特海、胡塞尔……他们都是被人读了一百年、几百年的大哲学家。

先立一条规矩：拆不是骂。

一个思想家越大，他的问题就被逼得越尖，他的裂缝才越有意义。二流的思想家哪儿都是软的，拆不动。你愿意花一章去拆一个人，是因为他值得。

所以每一家，本书都按同一个顺序走。先把他说了什么复述清楚，复述到你能讲给别人听；再说他对在哪里，在什么条件下完全成立；最后才说他停在哪里。

引文也有规矩。带引号的话，请读作「大意如此」，不是逐字的原文，真正的出处，写在括号里。核对过的，标〔核〕；还没有核对完的，标〔待核〕。本书不替古人编一句话，也不编一个年份、一个页码。

关于「他停在哪里」，还要多说一句。本书不会拿「他漏了什么」去挖苦人。他没看见，不是他不够聪明，是他站的那块地里，长不出那个看见。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土里。写这本书的人，也是。

◆ 八、三块地：手上碰的，脑子里想的，心里的我你他

同一扇窗，你可以用三种方式走进去。

手上碰的。齐老师用指甲刮下的那撮白粉，凉得指尖一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块地。这块地上，事情最实在：碰到了，就是碰到了。

脑子里想的。为什么是蕨叶，不是方块？水分子是怎么排的？热是怎么走的？这些是公式、定律、道理的一块地。齐老师在这块地上，住了二十年。

心里的我你他。方屿说：「我在楼下看，像羽毛。」齐老师说：「你在外面，我在里面。」齐悦问：「他们俩看的，是同一扇窗吗？」谁在看，谁在说，说给谁听，这是第三块地。

三块地，常常各走各的。

一件事在一块地上通了，不等于在另外两块地上也通。齐老师在脑子里把冰花讲通了，可他贴着玻璃时，还是看不见那片羽毛。手上摸得到每一枝，也摸不到整幅图。

这样的事，你一定遇到过。

一个人把道理都懂了，夜里还是睡不着。一个孩子把公式都背了，考场上还是慌。一对夫妻，每件事都讲得清是谁的错，晚饭还是吃得冷冷的。道理这块地通了，心里那块地没通。

哲学也是这样。

一位哲学家，常常在脑子里的那块地上，把一件事想得极清楚，却在手上碰的那块地上，没有留下一件能摸到的东西。又或者，他把心里那块地写得动人，脑子里那块地却是空的。

七个词里，也有这三块地的影子。形状多半是手上碰得到、眼睛看得见的；路多半是脑子里理得出的先后；土里缠着的，常常是心里那块地的我你他。三者对不上号，也不必硬对。

只要记得：一家哲学说它「通了」，先问是哪一块地上通了。

所以往后，每碰到一家哲学，本书都会问：他在哪一块地上动的手？在另外两块地上，他通了没有？

◆ 九、先清三个误会

动手之前，先清三个误会。你一路读下去，很可能会冒出这三句话。

第一个误会：发生学是反对事实的。

不是。

冰花一旦结出来，就是事实，你刮下去的那撮白粉，也是事实。发生过的事，改不了。发生学反对的不是事实，是先在：一样东西在被发生之前，早就站在那里等着。

齐老师会说：桥是按定律造的，定律不管用，桥就塌了。发生学不反对这座桥。它问的是另一件事：「管用」这件事本身，是怎么长出来、怎么稳住的？

桥站着，是事实。桥为什么能站着，这个「为什么」，是想问下去的人，才会碰到的一块地。

齐悦替发生学说了一句公道话：「爸，我们不是说桥不在，是问桥能站着这件事，是不是它被造出来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齐老师想了想，说：「这个问法，我倒没想过。」

第二个误会：发生学是从东方搬来的。

也不是。

读到「一切都靠条件才有」「道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你很容易想：这不就是东方的老话吗？东方思想确实给了本书东西，可给的是站位，不是材料。

这并非说它不如西方的哲学。一个人站在屋外，看见的东西，屋里的人是看不见的，这本身就是大本事。

站位，是你站在哪里看。材料，是你亲手拆开、再拼起来的东西。东方的缘起与道，没有经历过发现学的那几条公设，也就没有那几块石头给它拆。它

能告诉你，站到窗外看是什么样子，可是要替你把窗里的石头一块块敲碎，它做不到。这一点，第 3 章细说。

齐老师听到这里，说：「那我们中国人读东方的东西，不就吃亏了？」

不吃亏。读东方，是为了知道有这个位置。可要说清发现学内部发生了什么，得进屋去摸石头。两样事，各有各的功课。

第三个误会：碰撞，就是把几家理论拼起来。

还是不是。

拼，是拿几块现成的拼图，凑成一幅盒盖上早就印好的画。你把每一块看清楚，就知道整幅长什么样：整幅，是从各块合起来推得出来的。

涌现不是这样。冰花那幅羽毛的图样，没有人能只看一粒水汽，就写出整扇窗。拼装，是合起来推得出；涌现，是合起来推不出。

前一种，是综述，是把各家的长处取来用一用。后一种，才是本书要找的东西。第 21 章会把这条线划得更细。

方屿听到这里，说：「那不就是拼模块和长出新东西的区别？」

齐悦点头，又摇头：「方向对，可你得有一把尺子，量得出哪一个是哪一个。」

这把尺子，本书会在第 21 章交到你手里。

三个误会，说穿了是一个：以为发生学是从哪里「拿」来的。

拿来，就是发现学的老办法：先有一样东西在那儿，人去取。本书要说的，恰好相反。

◆ 十、这扇窗也会化

天亮之后，日头出来，冰花会化。

这算不上坏消息。冰花本来就是一夜的事，它化了，窗还在，水汽还在，明年腊月，又是一窗新的。

本书对发生学，也是这个态度。

书里要讲的，不是一个终于被证明了的真理，而是一扇还在结冰的窗。它今天长到这个样子，是有条件的：材料在屋里，站位在屋外，旧的石头被撞过。条件变了，它也会变。

所以本书会给自己的判断，写下推翻的办法。判词怎样才算错，导读里写，附录里写得更细。后面还有一编，专门替 SDE 自己写它的死法。

一套说「没有哪样东西是早就摆好的」的学问，自己也不该被摆成一件现成的东西。

你要是读到最后，觉得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品牌，一句口号，一个可以背下来、套在什么上都行的模板，那就是它已经在化了。

那时候，请你走到窗外去，再看一眼。

◆ 十一、全书怎么走，对着那一夜

最后，用那一夜，把全书的路走一遍。

第一编，是清早站在窗前的那一问：这扇窗上的图样，是从哪里来的？是有人画的，有人搬来的，还是长出来的？问完，立下靶子。

第二编，是一枝一枝地看。十几家哲学家，每一家手里一枝，每一枝的叉口都不一样，有的往东，有的往西。这一编不下结论，只数枝杈。

第三编，是退后一步。你会发现，那些枝杈虽然各长各的，却是同一种长法，而且都长到同一个地方就停：窗框，也就是那堵墙。

第四编，是走到屋外。整扇窗的图样显出来了，这一幅，是任何一枝都没有的，也是任何几枝加起来推不出的。

第五编，问一个有点怪的问题：为什么先看见整幅的，是站在屋外的人？

第六编，回头看窗自己。窗会化。一套说「没有哪样东西是摆好的」的学问，也该给自己写下它的死法。

第七编，把这些放回日子里：教室，身体，一个团队。窗不只是书里的窗，也是你家厨房的那一扇。

路很长，这里只是先指一指方向。

◆ 十二、小账怎么记

每一章的最后，都有一笔「小账」，只有两行。

第一行问：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

第二行问：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

先说第一行。你读到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放进三个格子里的一个。有人撞上了发现学的哪块石头，这是碰撞。几个互不相干的人，撞出了同一种排法，这是自组织。有一样东西，各家合起来推不出，却能说明各家为什么稳，这是涌现。

有的章里，三个格子会同时亮。那就照实写：这一处是碰撞，那一处是自组织，没到涌现。

再说第二行。每一家都敲碎了发现学的一块石头，又都停在同一句「这个不用问」前。

康德的物自体，怀特海的潜能秩序，西蒙东的前个体，巴拉德的「现象」，德勒兹的虚拟，梅亚苏的事实性原则，都是这样的一句。这一句，就是那堵墙。

这一家，是停在墙前，还是翻过去了？

拿导论本身记一笔：

> 小 账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都不是，这一篇只是立靶。窗上的冰花，是一个自组织的小样子，仅此而已。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还没走到墙边。

记账的时候，有三条规矩。

一，照实记。拿不准，就写拿不准。这本书里，有的地方原典还没有核对完，会标上〔待核〕，那一处的小账，也只能记「待验」。

二，不替人记。本书记的是这一家的账，不是你喜欢不喜欢他。你可以不同意本书的记法，可请你把你的记法写下来，和本书的并排放着。

三，每一笔都能被推翻。这一点，导读里会专门说。

读完全书，把这些小账连起来，就是一本总账。账上哪一笔写错了，本书的判词就跟着错。这也是本书愿意摆出来，让你来检验的地方。

最后给你一句，抄进本子：

带走的话

新东西不是捡到的，也不是搬来的，是在旧东西里撞出来，再从旧东西外面被看出来。

第 一 编

问题：发生学从哪里来

这一编四章，只问一件事：发生学，是从哪里来的？

第 1 章把三种常听到的答案摆开：天才，搬运，长出来，各量一量。第 2 章问一句更尖的话：一门说「没有先在」的学问，它自己的来历，能是先在的吗？第 3 章问，要撤掉一块石头，需要什么，把发现学的三块地基和三条公设摆到桌上。第 4 章是总账。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的判断是：发生学用的料，全在发现学这间屋子里；能把整幅图样看出来的那个位置，却在屋子外面。

第 1 章

三种答案：天才、搬运、长出来

◆ 一、饭桌上的一个问题

大年初三，齐家吃晚饭。桌上一盘红烧鱼，一碗冬笋汤，还有方屿从楼下买回来的卤豆干。

齐老师夹了一块鱼，忽然问女儿：「你们搞的那个『发生学』，到底是谁先想出来的？」

齐悦筷子停了一下。

「爸，你想听哪一种答案？」

「还分种类？」

「分。」她数起指头，「我问过三个人。导师说，这是某位大师的功劳，他一个人想了一辈子。师兄说，这玩意儿本来就是东方的，现在不过是搬到了西方哲学里。同学说，谁也不是第一个，是大家一起撞出来的。」

方屿在旁边笑了：「三个人，三种说法，听着都像真的。」

齐老师把鱼肉送进嘴里，慢慢嚼完，说：「那你信哪一个？」

齐悦没答。她盯着桌上那盘鱼，鱼头朝着她，眼睛翻白，像是也在等她开口。

这一章，就是替她把这三种答案摆开，一种一种地量。

◆ 二、第一种答案：天才

先说导师那一种。

你在教科书里，大概读到过很多这样的句子：某某发现了什么，某某创立了什么，某某一个人，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写得多了，你会觉得，新的学说总是从一个人的脑子里蹦出来的，像山顶上先亮起的一盏灯。

哲学里，这样的例子很多。

康德就是常被拿来讲的一个。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里，拿哥白尼作比。大意是：哥白尼把太阳和地球的位置对调了，自己也做了一次对调。

以前是认识围着对象转；现在反过来，让对象去合乎我们认识的方式（《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待核〕。这句话太响亮了，响亮到后来的人，几乎把整场转向，都写成了他一个人的事：一个人，一间书房，十年沉默，一本书。

这一类说法，本书叫「天才说」。它的样子很容易认：一个人，一条线。从他的头一个想法，到最后一个结论，能一路推下来，中间不缺什么。

把它用在发生学上，就是说：发生学是某一位大师，一线演绎出来的。

◆ 三、天才说对在哪儿

天才说，不是胡说。

康德是真的存在的人，《纯粹理性批判》是他真的写下的书，1781　年出版，写它之前，有过一段很长的沉默〔据传记〕。要是没有他，后来的很多话，没有人会这样说。

一个想法，总得有人把它写下来，说出口，签上名字，认下它的对错。这一点，没有哪一种来历说能取代。把功劳还给写的人，是公道。

天才说还有一个好处：它给了你一个可以抓住的人。你想知道这个想法怎么回事，去读他，读他的书信，读他的生平。线索是清楚的。

那它在什么条件下完全成立呢？条件只有一个：你问的是「谁把它写下来的」。

问「谁写的」，天才说一点不差。

可是本书问的，是另一件事。不问谁的手，问它的内容：这些话，从哪儿来？如果内容里有一部分，是前人早就说过的，有一部分，是同时的另几个人各自说出的，那么，说「一个人想出来」，就说少了。

要查这一条，有个很具体的办法：找一位大师，看他的文本。要是发生学真是从他一条线上推出来的，那它的全部内容，应该能从他的文本里推出来，一件不缺，一件不多。

本书在后面会一家一家地查，查的结果是：没有哪一家，推得出来。

◆ 四、第二种答案：搬运

再说师兄那一种。

「这东西本来就是东方的。」你可能也听过这句话。缘起、无自性、道不可道，这些老话，听上去和发生学的口气很像。于是有人说：发生学，不过是把东方的东西，搬进了西方哲学。

搬运说的样子是：零件是现成的，原本在别处，只是有人把它们取过来，装进了新的地方。

搬运这件事，真有人做过。

一位当代的物理学家，在写量子力学的书里，引了印度的龙树，讲万物相互依存〔据二手〕。一位研究生命的学者，写自创生，也和东方的中观学扯上了关系〔据二手〕。巴拉德做的是另一路：她从量子测量的老问题里，走进了玻尔那里，再往前走。

所以搬运说，是有真凭实据的。

◆ 五、搬运说对在哪儿

搬运这件事，对本书有用，有大用。

要是没有人从屋外递一双眼睛进来，屋里的人，很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窗子是可以从外面看的。东方的几句老话，给了西方哲学家一个从外面看的位置：原来，世界不一定要有一个摆好的底座。

这一条，本书认。第 3 章会专门说。

可是搬运说还有一个麻烦：它说的「搬」，搬的是什么？

打个比方。你家的车，换了一台别家的发动机。发动机本身是好的，可它自带一套接口，螺丝的孔位、线路的插头，都是原厂的。你想让它在你的车上转起来，就得把你的车，照着它的接口改一遍。改完之后，你的车里，就多了一块别人家的东西，它的脾气，也被你一起搬进来了。

零件是这样，思想也是这样。一块思想，从别处搬来的时候，总带着它在老家没被追问过的那一样东西。到了新地方，这一样东西，仍然没人追问。

所以搬运说，在一个条件下成立：你搬来的，是一个位置，一双眼睛。条件之外，它说不了发生学的内容。

◆ 六、第三种答案：长出来

现在说同学那一种。

你上中学的时候，大概见过这样的草坪。学校大操场边上，有一块草坪，草坪中间有一道斜斜的光秃秃的印子，从这个角，一直划到那个角。

这道斜线，是谁画的?

有人说，是校长。他在图纸上画了一条小路。有人说，是别的学校抄来的做法，从外面照着搬过来的。

都不是。是几百个迟到的学生，每天早上，各自抄近道踩出来的。没有谁商量，没有谁指挥，每个人只管赶自己那一趟，可走着走着，草就被踩出了一条斜线。

这条斜线，没有设计者，也不是从别处运来的。料就是那块草坪，加上一群人的脚。它是长出来的。

回到那扇窗：冰花，也是这样。

长出来的东西，有几样脾气。第一，它是许多地方、各自出现的，不是从一个点扩散开的。第二，没人统一指挥，每一处只管自己那一小块。第三，用的料，全是现成在屋里的。第四，到了某个时候，各处的样子，忽然像是约好了。第五，要有人站得远一点，才看得出那一整片。

把这五条放在发生学身上，就是同学那句话的意思。

发生学，是发现学里面的种种理论，各自撞出来，排成同一种样子，最后被人从外面看出了整幅。

这就是本书要选的那一种。

◆ 七、怎样查一个来历

选之前，要先问一句：你凭什么选？

来历这种事，不能靠喜欢。它得能查。三种答案，各自预言了一些你该看到的东西，也各自留了一个被推翻的口子。

来历说	如果它对，你该看到	它错在哪里就露馅	本书在哪里查
天才	从一位大师的文本，一线推出发生学的全部内容	找不到这样一条线	第二编、第三编，一家一家过
搬运	发生学的关键零件，原样来自发现学之外	零件都能在发现学里找到旧痕迹	第 3 章、第四编
长出来	许多家各自撞出同一种排法，停在同一堵墙前，再有人从外面看出整幅	找不到多点同排，或墙前有人没停	第二至第五编

这张表，有点像一张体检单。每一栏，是一个具体的查法。

查法一：找一条线。

查法二：数一数零件，看哪一个是外来的。

查法三：数一数有多少家，各自撞到了一块儿。

三种查法，都不要求你先信。你只需要把后面的章节，当成一份份化验报告读下去。

这张表还有一个提醒：三种来历，并非三个互相打架的阵营。

一个真实的想法，常常三样都沾。有人点醒过它，有东西借来过它，它也在许多小事里长过。表里问的，不是「沾没沾」，是「靠什么撑起来」。

要是撑起它的，是一个人的一条线，那就是天才；要是撑起它的，是一件整体搬来的现成物，那就是搬运；要是撑起它的，是许多处各自的碰撞，加上从外面看的一眼，那就是长出来。

顺带说一句，王德生博士自己的思想历程，也在后面当作一个小例子用：他的四站，每一站都把上一站撞穿，是第三种来历的一个缩小的样子。这一点，第 34 章再细说，现在先记下。

◆ 八、本书为什么选第三种

本书选第三种，不是因为它好听。

好听的反而是天才：一个人，一盏灯，多干净。也不是因为它省事。长出来的东西，要一家一家地查，一章一章地摆，比喊一句口号费劲得多。

选它，有三个理由。

第一，它能被查错。天才说和搬运说，各自留了一个被推翻的口子，第三种也留了。本书的判词，就是照这个口子写的。

如果有人能证明，发生学是由某一位大师一线演绎出来的，或者是从发现学之外整体移植过来的，那本书的判词就错了。

第二，第三种，和接下来第 2 章要问的那句话，对得上。第 2 章要问的是：一门说「没有先在」的学问，它自己的来历，能是先在的吗？这个问题，前两种答案答不好。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一条：前两种答案，自己就带着发现学的脾气。

天才说，先有一个「最初的发现者」站在那里，等着被我们认出来。搬运说，先有一件「现成的东西」在别处，等着被我们取来。两种说法，都是「先有一个东西在那儿，人去拿」。

拿，就是发现学的老办法。

要解释一门说「不是拿来的」学问，最好别用「拿来」去解释它。

◆ 九、放回日子里

饭后，齐悦和父亲一起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

「爸，你刚才问我信哪一个。」她说，「我想好了。哪个也不信，我先去查。」

「怎么查？」

「一家一家过。导师说的那条线，我看能不能找到；师兄说的那个零件，我看是不是真的外来；同学说的那件事，我看是不是真有人各自撞到了一起。」

齐老师把一只碗递给她，说：「这倒像是做实验。」

「对，」她说，「做实验。」

你也可以这样试一试。想一想你最近改变过的一个看法，比如怎样带孩子，怎样对待工作，怎样看待一个人。它是怎么来的？是某个人一句话点醒了你，像天才说？是你从别的地方学来的，像搬运说？还是你在许多件小事里，一点一点撞出来的？

明天能试：拿一张纸，写下这个看法，在旁边写三个字：谁说的，哪儿来的，怎么撞的。三行里，哪一行写得最长，你的这个看法，大概就是那一种来历。

多数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看法，三种都沾一点。可真正撑起它的，往往是第三种。

带走的话

问一个想法从哪里来，别先找那个人，先看它用的是什么料、被谁撞过、有没有人从外面看过它。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还没有进到发现学内部的石头，这一章只量尺子；草坪上的斜线，是一个自组织的小样子。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还没走到墙边；天才说与搬运说，都没有走到。

想一想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大家都说是某某想出来的」的东西？如果去掉那个名字，它的料，是从哪些地方凑起来的？

第 2 章

一门说「没有先在」的学问，不能是先在的

◆ 一、方屿的一个外行问题

正月初五的晚上，齐悦坐在书桌前改论文，方屿在旁边的小桌上写代码。屋里只有两个人敲键盘的声音。

敲着敲着，方屿忽然转过身来。

「我有个外行问题。」

「说。」

「你们说的发生学，意思是：什么东西都不是早就摆好的，都是后来发生出来的，对吧？」

「对，大意是这样。」

「那这句话呢？」他指了指齐悦的屏幕，「『什么东西都不是早就摆好的』，这句话本身，是早就摆好的，等你们去发现，还是你们这么多人，一点一点发生出来的？」

齐悦的手停在键盘上。

这个问题，她在组会上听人问过一次。导师当时笑了笑，说这是个好问题，然后就翻到了下一页。

她看着方屿，说：「你这个问题，比我论文里写的任何一句话都要紧。」

方屿挠挠头：「我就是随口一问。」

这一章，就是替这个随口一问，认认真真地答一遍。

◆ 二、一块招牌

先看一块招牌。

楼下有家面馆，门口挂着一块红底黄字的牌子：「本店面条，客人点了才擀，从不预制。」

有一天你进去，看见后厨门没关严，冷柜里整整齐齐码着一排擀好的面。

你会怎么想？

多半，你不会去琢磨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你只会觉得，这块牌子不可信了。它说的话，和它自己做的事，打架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道理：一句话的内容，和它的来历，不能互相拆台。

一句话说「从不预制」，它自己就不能是预制出来的。一句话说「一切都靠证据」，它自己就不能是凭空拍脑袋拍出来的。内容和来历要是打架，听的人不信的，不是内容，是整个人。

◆ 三、把招牌换成这门学问

现在把那块牌子，换成发生学。

发生学的牌子上写着：没有什么东西是先在的，一切都是被发生出来的。

这句话，是一块很大的牌子。它不只管桥，也不只管冰花，它连「认识」「规律」「道理」这些东西，都管进来了。它说：道理也不是早就摆在那儿的。

那么，牌子本身呢？

这句话，是怎么到我们手里的？它的来历，是什么样子的？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它被「发现」了。就像一块金子，埋在山里很久了，终于有人挖到。它早就在那儿，等着人来。

另一种，是它被「发生」了。就像冰花，没有哪一枝在长出来之前，就站在那儿等着。

两种可能，只能选一种。

◆ 四、如果它是被发现的

先试第一种。

假设发生学，是被一个人「发现」的。那么这句话——「没有什么东西是先在的」——在被人发现之前，就已经躺在某个地方，等着了。

等着，就是先在。

于是出了事：一句说「没有先在」的话，自己成了一个先在的东西。它的内容说「没有先在」，它的来历却是「一直先在，等人来找」。内容和来历，打架了。

好比那块招牌，写着「从不预制」，后厨冷柜里却码着一排预制好的面。

用大白话，把这个推理再走一遍：

第一步，设发生学是被发现的。

第二步，被发现的东西，是先在的，因为被发现之前，它已经在那儿。

第三步，可发生学说：没有东西是先在的。

第四步，它自己是先在的，就和它自己说的话，对不上了。

这四步里，每一步都很短，每一步你都能自己走一遍。走完你会看到：只要把发生学当作「被发现的」，它的来历，就把它的内容否定了。

用一句简明的话，把这个结果记下来：**发生学若是被发现的，它的来历，就否定了它的内容。**

◆ 五、这个麻烦，别人也遇到过

这样的麻烦，不是发生学一家才有。

早先有一派哲学家，说一句话要想有意义，就必须能被经验证实。这个主张很有力，把很多空话挡在了门外。可是后来有人问：那这句主张本身呢？它能被经验证实吗？

答不上来。一句拿来审判别人的话，自己过不了自己定的关。后来这条主张，基本被放弃了（这一点哲学史上常被提到，〔据通说〕）。

再看一个中国读者更熟的例子。禅宗里有一句口号，叫「不立文字」。可这句口号，本身就是用文字立起来的。禅师们自己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常说：这句话是一根手指，指着月亮，不是月亮。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一门学问，一旦对别人说了一条规则，它自己就被这条规则盯上了。

当代还有一位哲学家，梅亚苏，说万物都可以无理由地变成别样，只有「万物可以无理由地变」这条规则，不变。别人立刻问：既然这条规则本身不能变，它就是个例外，你说的「一切」，就不是一切了。这一场争论，第 24 章细说。

这些麻烦长得很像。它们指的是同一件事：一句话，把自己落在了自己的手心里。

◆ 六、那它只能是被发生的

走到这儿，前面的路堵死了，剩下一条。

如果发生学不能是被发现的，那它就只能是被发生的。

被发生，意思是：它的来历，和它的内容，是同一个样子。内容说「一切都是被发生出来的」，来历就也是一次发生：没有谁在它出现之前，就替它摆好了位置。

这里有两个要小心的地方。

第一，这不是说发生学「没有来历」。凭空冒出来的东西，也算不上被发生，那只是不可解释。被发生的东西，有来历，来历还很具体：有料，有路，有土。只是这个来历，不是「它早就在那儿，被人找到」。

第二，这也不是说发生学「一定是对的」。「只能被发生」，讲的是它的来历该是什么样；至于它说的话对不对，要另外查，用第二编到第五编的材料去查。

这一章，只做一件事：把来历的样子定下来。

你可以随手拿这一条，去问任何一个听上去很新的说法：它的话，和它自己的来历，合得上吗？

有人说「别迷信权威」，可他整篇文章都在引权威。有人说「要独立思考」，可他的每一句，都是转发来的。这些话不一定错，可你得留一点神：它们的牌子，和它们的后厨，是不是一回事。

用一句话，总结第一条命题：发生学若是被发现的，来历否定了内容，所以它只能被发生。

◆ 七、发生要有土

有了这条，又出来一个新问题：被发生，需要一块地。

冰花，需要屋里的水汽和冷玻璃。一粒种子，需要土，你把它撒在半空中，它不会发芽。一个孩子学说话，需要有人对他说话，孤零零的一个人，学不出一门语言。

被发生，不会凭空来。总得有些东西，在那里，被撞。

那么，发生学长出来的那块土，是什么？

一种答案是：从一片空白里长出来。可空白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东西可撞，也就不可能发生。

另一种答案是：从东方的土里长出来。第 3 章会说，东方没有经历过发现学的那几条公设，所以没有那几块石头给它撞。它能给的是站位，是一个往外看的地方，不是土。

剩下一种答案：从发现学自己的土里长出来。

为什么是发现学？因为发生学要做的事，是把发现学的几条公设一块一块撤掉。撤一块东西，得先有这块东西。你要拆一堵墙，先得有这堵墙。这一点，第 3 章专门说。

所以结论是：发生学的土，只能是发现学。

这话听起来有点怪：一个要拆发现学的东西，却是在发现学的土里长的。

可冰花也是这样的。冰花是水汽凝成的，要把水汽变成冰，料却还是那团水汽。

◆ 八、这不是在绕圈子

方屿听完，眉头皱着。

「我听明白了，」他说，「可这不就是一个死循环吗？用发生学去证明发生学只能发生，自己证自己。」

这是个好反驳。本书要认真地接。

圈有两种。

一种是闭死的圈。你拿甲去证明乙，再拿乙去证明甲，转一圈，什么也没多出来。这种圈，没有用。

另一种是开着的圈。你从一个地方出发，走一圈，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出发的那个地方：土被你撞过了，路多了几条，你的看见，也跟着变了。

本书这一章，走的是第二种圈。它不是用发生学去证明发生学。

它是说：只要你想问「发生学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把可答的方式，缩到了一个很窄的范围里。缩到最后，只剩「被发生」一条。

至于它是不是真的被发生了，不靠这个圈，要靠材料：看发现学内部，是不是真有一家一家的石头，各自被撞，排成一行。

哲学里有一道老题，叫「三难」。你要为一个判断找根据，就只有三条路。

一直往后退，永远退下去；绕一个圈，回到自己；或者在某个地方，断然说一句「到此为止」。三条路，每一条都有人批评。

第 38 章专门讲这件事：本书选的是第二条，可是一个不封口的圈。

现在先把话收在这儿：发生学不是靠自己证明自己，才站得住的。

◆ 九、放回日子里

方屿后来说：「我明白你们为什么卡了。」

「为什么？」

「你们读的每一家，都在说『别找那个现成的东西』，可你们读的时候，一直在找，哪一家才是那个现成的对的。」

齐悦愣住了。

她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这一句，我要抄进论文里。」

「别，」方屿说，「我又不是哲学家，说错了，丢的是你的人。」

他说的，其实是一个很准的毛病。

一个人读书读到卡住，常常不是读得不够，是在找一样不该找的东西：那个「已经摆好的、对的答案」。可这一章刚刚讲完，说「没有摆好的答案」的学问，它自己也不是摆好的。那么，你在它面前找一个摆好的，找不到，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这一章要交给你的日子。

你自己也有这样的时刻：一个人嘴上说「我从来不干涉孩子」，可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每个晚上都在检查孩子的作业。嘴上的话，和手里做的事，打架了。

明天能试：把你最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抄在纸上，比如「我这个人，从来不……」。然后在旁边写三件你这一周做过的事。看看这三件事里，有没有哪一件，是和这句话顶着的。

不用评判，也不用马上改。只是看一眼：你的话，是怎么来的？你做的事，又是怎么来的？

一句话和它的来历，要对得上。个人这样，一门学问，也这样。

带 走 的 话

一门说「没有先在」的学问，若自己是先在的，就被自己的来历否定；所以它只能被发生。

> 小 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都还不是；这一章只立了第一条命题：来历要合得上内容。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还没走到墙边；这一章是在问：发生学自己的牌子，立得住立不住。

想 一 想

你有没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自己的做法却与它顶着？你觉得是话该改，还是做法该改？

第 3 章

撤销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

◆ 一、方屿的一句话：这不就是重构吗

正月初八，方屿的公司开工。晚上回来，他把电脑往桌上一放，叹了口气。

「又要重构那套老系统了。」

齐悦问他重构是什么意思。方屿想了想，说：「就是旧代码已经在跑了，很多地方不好，你得把它一块一块改掉。可是你得先有这套旧代码，才有东西可改。没有旧代码，就没有重构，只有新写。」

齐悦手里的笔停住了。

「你这句话，」她说，「正好是我论文第三章的意思。」

「是吗？」

「发生学要『撤』掉发现学的几条公设。撤，不是凭空消失，是把一块已经在那里的东西，一点一点拆掉。没有那块东西，就谈不上撤。」

方屿点头：「那就是重构。」

「像，」齐悦说，「可不完全一样。重构是改了写法，系统做的事，要保持原样。撤公设不是这样，撤完之后，系统能说的话，会不一样。」

方屿想了想：「那是重写了前提。」

「对，是重写前提。」

这一章，要把这个「已经在那里的东西」摆出来，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

◆ 二、发现学的三块地基

发现学，是一座盖了很久的房子。房子的地基，大白话说，有三块。

第一块：对象先在。

一块铁，不管你量不量它，它都是那么重。齐老师带竞赛班的时候，常对学生说：铁块不会因为你换一把秤，就变成另一块铁。事情在你看之前，就是那个样子。

第二块：方法中立。

一把尺子，只管量，不管被量的东西。你拿尺子去量桌子，桌子不会因为你量了，就变长一寸。好的方法，是干净的，不往被研究的东西里掺私货。

第三块：知识累积。

一代人量出一个数，下一代人站在这个数上，量出下一个数。砖一块一块往上码，越码越高。后来的人，不用从头来。

三块地基，加在一起，是一副很稳的架子。

你日常的很多想法，都是靠它撑着的。比如：账单上的数字是客观的；一个人的体重，不会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体重，就变成别的数字；去年的经验，今年可以接着用。

◆ 三、这三块地基，为什么让人踏实

说发现学站不稳之前，先要还它一个公道。

这三块地基，让人类走了很远。桥可以按计算去造，药可以按剂量去配，卫星可以按轨道去发。齐老师教了二十年物理，他对「定律就在那里」的信，不是糊涂，是被无数次成功撑着的信。

这三块地基，在什么条件下完全成立呢?

条件是：你量的东西，不因为你量它而大变；你和它之间，隔着足够的距离；你要的结论，经得起别人重复。

铁块的重量，满足这个条件。一座桥的受力，也满足。

那是发现学的主场。在主场里，它是对的，对得很扎实。

本书不跟它争主场。本书问的，是主场的边缘：当你想问「这些定律是怎么来的、怎么稳住的」，当你想问「看的人」自己是什么、怎么出现的，这三块地基，是不是还那样稳。

◆ 四、本书把它们拆细成三条

为了动手，本书把这三块地基，再拆细成三条公设。

A1：客体先在。被认识的东西，先于认识而在。

A2：主体先在。认识的人，先于他和对象的互动而在。

A3：关系项先在。先有两端，再有连线。

前面的三块地基，和这三条公设，大致对得上，不是一一对应。对象先在，主要对着 A1；方法中立，牵着 A2 和 A3；知识累积，是这三条在时间里的样子：先有东西，先有人，才有一代代的码砖。

先说 A1。窗上的冰花，在你起床之前，是不是早就是那个样子？A1 说：是。被看的东西，先于看它的人。

再说 A2。那个起床的、伸出指甲去刮的人，在他刮之前，已经是一个现成的「看的人」吗？A2 说：是。看的人，先于他和窗的相遇。

这两条，平时没人问。问了，倒显得怪。

A3 最难懂，打个比方。

你有个朋友，叫老周。你和老周的友谊，是怎么回事？

大多数人会说：先有你，先有老周，两个人认识了，才有了友谊。友谊是挂在两个人中间的一根线。

这个说法，听起来天经地义。可是有人要问：「你」是什么时候成为「老周的朋友」的？「老周」这个人，如果没有和你、和别人的许多往来，他还是你认识的那个老周吗？

这是 A3 被问出来的地方。先有两端，再有线？还是线和两端，一起长出来的？

A1、A2、A3，是发现学的三块石头。往后三编，本书要看着这些石头，怎样被一块一块敲碎。

◆ 五、康德和尼采已经动过其中的石头

动这些石头，本书也排不上头一个。

康德先动了 A1 的一部分。他撤掉的，是一种叫「素朴实在」的想法：以为我们眼睛看见的桌子，就是桌子本来的样子〔核〕。他说，不是。我们看见

的，是经过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头脑整理之后的样子。桌子本来是什么，我们看不到。

这一撤，动静很大。因为在康德之前，大多数人都觉得：看见什么，就是什么。

尼采又往前走了一步，动的是 A2。

他在《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第 13 节里，拿闪电做了一个比方，大意是：人们说「闪电闪了一下」，就好像有一个叫「闪电」的东西，它做了一个叫「闪」的动作。可其实，没有这个做动作的东西，闪，就是闪电本身。他接着说，行为的背后，没有一个「行为者」〔核〕。

你说「我在生气」，有一个叫「我」的东西，躲在生气的背后，先在那里吗？尼采说：不是，行为之外，没有一个先在的做者。

从康德到尼采，两块石头先后被敲了。可是别急着说它们碎了。每一家敲完，手边又留下了一样没敲的东西，康德留的是物自体，尼采留的是一股力。这些留下的东西，是下一编要数的账。

注意一件事：他们两位要敲，都先得有石头。康德面前，有一大片「看见什么就是什么」的常识；尼采面前，有一大片「有一个我在做事」的语法。

他们没有在空地上动手，而是在一座盖满了的房子里拆。

◆ 六、撤，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

走到这里，可以把这一章的主句说出来了：撤销，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

好比你要戒掉一个习惯，先得有这个习惯。没有抽过烟的人，谈不上戒烟。你要拆一堵墙，先得有这堵墙。你要推翻一个前提，先得有人，把它当作前提，用了很久。

这一句，看起来简单，其实把本书的第二条命题，立了起来：发生学是发现学的公设，在它自己内部被撤穿；材料，在内。

发现学的三条公设，有人用了几百年，有人用了一辈子，它们是「已有的东西」。发生学要撤的，是它们。所以，发生学撤得动，是因为它的手，就搭在这些公设上；它的脚，就站在发现学的土里。

反过来也成立：一个从来没有搭过这几条公设的人，没法撤它们。他可以绕开，可以不理会，可是他谈不上撤。

◆ 七、东方的两个字：缘起与道

说到这里，你多半会想起上一章留下的话：东方呢?

东方思想里有两个字，常被拿来和发生学放在一起：缘起和道。

缘起，是佛学里的一个词，大意是：万物都靠条件才有，没有哪样东西是独立不变、自己撑着自己的。道，是道家的一个字，《道德经》开头说，大意是：说得出的道，就不是那个常在的道。意思是，道不是一件摆在那儿的现成的东西。

这两个字，听起来和发生学是一路的。它们也确实一路：都不愿把世界看成一间摆好东西的仓库。

可是，本书在这里有一个判断，是这样的：缘起与道，从来没有经历过上面那三条公设。

意思是：东方的思想，不是在「对象先在、主体先在、关系项先在」这三块石头的重压下，一块一块把它们撞碎，才走到今天的。它们的出发点，本来就不是这三块石头。所以，它们没有这三块石头可「撤」。

这是本书的判断，待验。验的办法，是第五编要看的：那些借用东方的西方哲学家，借的到底是什么。

◆ 八、站位有什么用，什么不够

那东方对发生学，没用吗？

用处大了。

一个站在屋里的人，要想知道窗子是可以从外面看的，需要有人告诉他。东方给的，就是这个「外面」：原来，世界可以不靠一个摆好的底座来看。

有了这个位置，西方的哲学家敢问一些以前不敢问的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先在的物，一个先在的我？

这是站位的用处：它让一个问题，变得可以问了。

可是站位有它不够的地方。站位替你指了一个方向，可是替你把屋里的石头，一块块敲碎，它做不到。因为敲，需要材料，需要你的手摸过石头，知道它哪里是实的，哪里有裂缝。

这个材料，只在发现学里面。

所以发生学的路，是这样的：材料，从发现学里来；站位，从发现学外面来。两样缺一样都不行。这一点，第 4 章总账，要正式记上；第五编要把它的另一半，一家一家摆开。

至于佛学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第 33 章再说。

◆ 九、放回日子里

齐悦这天晚上，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表。

左边一列，是她读过的十几家哲学家。右边三列，写着 A1、A2、A3。她拿笔在每一家的名字后面，打钩，画叉，有时候画一个问号。

方屿凑过来看了看，说：「你这是在给每个人做体检。」

「对，」她说，「看他撤了几条。」

你也可以做一份自己的体检。

明天能试：留意你自己和身边人的一句话里，有没有「本来」「早就」「天生」「一直都是」这样的词。比如「他本来就是这种人」「这孩子天生不爱读书」「事情一直都是这样」。

每听到一个，在心里问一句：这个「本来」，是哪里来的？它是一个被你默认了、从没问过的先在吗？

不用急着推翻。只是看见：原来你心里，也有几块自己没动过的石头。

这些石头，大多是在你小时候，一点一点放进去的。有的是家里人的口头禅，有的是学校里的老规矩。你从来没有哪一天，决定要相信它们，可它们一直托着你的日子。

看见它们，是第一步。要撤，得先看见它在。

带走的话

撤，只能撤已经在那里的东西；所以发生学的材料在发现学里面，只有站位，来自外面。

小账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还没有进入碰撞；这一章只把靶子摆出来：发现学的三块地基和 A1、A2、A3；康德、尼采各动了一块，是第二编的预告。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还没走到墙边；东方的缘起与道，本书判为站位，不是材料，待验。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说「本来就是这样」，是在说什么？如果它不是本来就这样，它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第 4 章

第一编总账：材料在内，站位在外

◆ 一、齐悦的一张纸

正月初十的晚上，齐悦把笔记本摊在饭桌上。

方屿给两个人各倒了一杯热茶，在她旁边坐下。齐老师在沙发上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

「第一编写完了。」齐悦说，「可我自己都不太确定，这三章到底做成了什么。」

「那就列个表。」方屿说。他拿过笔，在纸上划了几道竖线，「你们做学问的人喜欢写长句子，我们做数据的人，先画格子。」

「格子里写什么？」

「先写你们问了什么。再写答了什么。最后写哪几句，是你们自己都没把握的。」

齐悦愣了愣，笑了：「你这是在给我的论文做验收。」

「是啊，」方屿说，「验收通不过，你们那个新东西，就上不了线。」

齐老师在沙发上咳了一声：「我听着，你们这是在对账。」

「对，」方屿说，「对账。」

这一章，就照方屿的办法，把第一编验收一遍。

◆ 二、这一编走了三步

先回头看一眼。

第 1 章，问发生学从哪里来。摆出三种答案：天才，一个人一条线想出来；搬运，从别处整体取来；长出来，在许多地方各自撞出、最后被人看出整幅。本书选了第三种，同时给每一种留了一个被查出错的口子。

第 2 章，问一句更尖的话：一门说「没有先在」的学问，它自己的来历，能是先在的吗？回答是不能。若是被发现的，它的来历就否定了它的内容。所以它只能被发生。

第 3 章，问被发生需要什么。需要有东西可撞。发生学要撤掉的，是发现学的几条公设，对象先在、方法中立、知识累积，细分是 A1 客体先在、A2 主体先在、A3 关系项先在。撤，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所以材料只能在发现学里面。东方的缘起与道，是站位，不是材料。

三步，一步比一步具体。

第一步，选了尺子。第二步，定了来历的样子。第三步，指了材料的地点。

◆ 三、第一条命题：只能被发生

第一编里立起来的第一条命题，是这样的：

发生学若是被「发现」的，它的来历，就否定了它的内容。所以它只能被发生。

这一条，靠的是一个很小的推理。你能自己走一遍：说「没有先在」的话，自己若是先在，就和自己打架。

它有一个用处，是在后面的各编里，帮你分辨一种常见的说法。比如有人说：「发生学早在某某那里就有了。」这句话听起来是在夸某某，可它也在无意中把发生学变成了一个「早就在那儿，被某某找到」的东西，变成了先在。

所以，凡是把发生学说成「早就有」「本来就在」的说法，本书都要小心：它说的，可能是发现学的话。

这一条，也有它的限度。它只管来历的样子，不管内容对不对。内容对不对，要看后面的材料。

◆ 四、第二条命题：材料在内

第二条命题，是这样的：

发生学是发现学的公设，在它自己内部被撤穿。撤销，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

第 3 章里，已经走过这个推理：想撤一块石头，先得有那块石头；想推翻一个前提，先得有人当它是前提，用了很久。所以，发生学的料，不能从发现学之外来，只能从发现学内部来。

这一条，对应的是冰花的那一半：冰花用的料，全在屋里。

落到后面的各编，它会变成一个很具体的查法：发生学的每一个关键零件，都能在发现学内部，找到被逼出来的旧痕。

零件是撤了公设之后的残留物。康德撤了素朴实在，留下一个物自体。尼采撤了行为者，留下一股力。每一家敲碎了一块，又留下一样没敲的。这些「没敲的」，不是偶然的疏忽，是哪一家都躲不开的东西，下一编开始，要一家一家数。

◆ 五、站位在外，是什么意思

第二条命题，只说了一半。另一半，在第 3 章末尾才出来：站位，从外面来。

站位和材料，有什么区别？

材料是你亲手拆开的东西。站位是你站在哪里看。

一个人在屋里拆墙，他手里摸的是砖，眼睛看的是眼前这一面。他拆得动，却看不全：他不知道自己拆的这一面，和别的人拆的那几面，是不是同一堵墙的几个角。

屋外的人，看得见整面墙，可是他没有摸过砖，他不知道哪一块是实的，哪一块是空的。

所以，两样都得有：材料，要在屋里，站位，要在屋外。

东方的缘起与道，给的是后一样。西方哲学家借用它们的时候，借的也是后一样。至于借的时候，是不是顺手把东方原有的一块原语，也一并带了进来，第五编要一家一家查。

站位在外，还有第二层意思，更要紧，也要放到第五编去说：真正看出整幅图样的人，站的位置，不在发现学的共同体里面。他可以身在大学，可以有教职，可是他的路，不靠那个共同体的名誉品牌来走。

这一点，现在只先写在这里，不展开。

◆ 六、两样东西并排放

把这一编的发现，并排放在一起：

	材料	站位
在哪里	发现学内部	发现学之外
是什么	被撤的公设、被敲碎的石头、各家留下的东西	一个往外看的位置
做什么用	供手去撞、去拆	让整幅图样看得见
缺了会怎样	无物可撤，站位只是空想	手摸得到每一块，却看不全
本书在哪里验	第二编、第三编	第五编

这张表，是第一编的全部家当。

方屿看着它，说：「你们这本书，其实就是在验这张表。」

「对，」齐悦说，「验左边那一列，要靠把十几家哲学家一个个翻开；验右边那一列，要靠看他们每个人，当时都站在哪里。」

◆ 七、这一编没有证明什么

一本书，最诚实的地方，是说清自己哪里没做完。

第一编没有证明下面这些：

第一，它没有证明，发现学内部真的有一批人，各自撞到了一起。这要看第二编。

第二，它没有证明，那些人撞出的结果，真的排成了同一种样子，停在同一堵墙前。这要看第三编。

第三，它没有证明，发生学是从这些撞出来的东西里「涌现」的，也就是各家合起来推不出来。这要看第四编。

第四，它没有证明，涌现的位置，真的在共同体之外。这要看第五编。

第一编只立了靶子。靶子立得稳不稳，是它自己的事，靶子被不被打中，是后面几编的事。

下面几种情形，只要有一种出现，第一编的判断就要改：

有人拿出一位大师的文本，证明发生学的全部内容，都能从他一线推出来。

有人指出，发生学的关键零件，有一个是整体从发现学之外移植进来的。

只要有人做到，第一编里「长出来」那一种，就输了。

◆ 八、几个词，一次对齐

第一编里，用了几个听上去有点硬的词。在进入第二编之前，一次对齐：

词	大白话	在哪一章出现
先在	在被人认识、被发生之前，早就在那儿	第 1、2、3 章
公设	一个行当不再追问、默认为真的前提	第 3 章
撤	把一个被默认的前提，拆下来	第 3 章
材料	你亲手拆开、能摸到的东西	第 3、4 章
站位	你站在哪里看；是位置，不是料	第 3、4 章
来历	一个想法是怎么到手里的	第 1、2 章

表里的每一个词，都只有一层意思。往后的章节里，它们不会换衣服。

◆ 九、一个提醒：别把它背成口号

最后，还要给这一编自己，留一句提醒。

「材料在内，站位在外」，这八个字，很顺口。顺口，就危险。

一句顺口的话，最容易被背下来，然后套到什么事上去。比如，有人学完这一编，就觉得世上的每一件新事，都是「材料在内、站位在外」的结果，一件一件往里套。套多了，这八个字就不再帮你看东西了，它只是一个印章，盖在什么上面，什么就「通了」。

那就成了一个模板。

本书的做法，是给这个判断留一个口子。如果你发现某一个新东西，并没有一个站在外面的位置，它却站稳了，那就是这八个字不灵。请你记下来，那是它的边界。

一句话有边界，才是一句活话。

◆ 十、本编总判断

把这一编的所有话，压成一句：

发生学的材料，全在发现学里面；它的站位，在发现学外面。

前一半，是长出来的料：每一个零件，都带着发现学内部被逼出来的旧痕，没有一件，是从外面运来的。后一半，是看出来的位：整幅图样，只在屋外才看得清。

两半缺一半，都不是发生学。只有材料没有站位，是一堆互相打架的碎片，像齐悦论文里的十几家。只有站位没有材料，是一个漂亮的口号，像一句挂在墙上的「道可道非常道」。

◆ 十一、放回日子里

方屿把那张表看了一遍，说：「我有个办法，验收你们这本书。」

「说。」

「这本书最后要是真成立了，应该能干一件事：我给它一个我们公司里吵了半年的问题，它能说出，为什么吵不出结果。」

齐悦想了一下：「那是第四编之后的事了。」

「那我等着。」

你也可以在自己的日子里，试一试这个「并排放」的办法。

明天能试：想一想你手上正在纠结的一件事，比如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搬家。拿一张纸，画两列。左边写：这件事里，我手上摸得到的东西，都有哪些？右边写：如果让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站到窗外看，他会看出什么？

左右两列，别急着合。只是并排放着，看一晚上。

很多时候，你要的东西，在左边那一列已经有了，只是你在屋里，看不见整幅。

下一编，要进屋了。第二编里，十几家哲学家，一家一家，各自拿着手里的锤子，去敲发现学的石头。

带走的话

材料在屋里，站位在屋外；只有材料，是一堆碎片，只有站位，是一句口号。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都还没发生；第一编是立靶，立下两条命题：只能被发生，材料在内。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还没走到墙边；下一编开始，一家一家去看。

想 一 想

你手上正纠结的一件事，哪一半是「屋里的材料」，哪一半只有从屋外才看得清？

第 二 编

碰撞：墙内的人

第一编把话说在了前头：发生学只能从发现学的土里长出来，材料在内，站位在外。这一编，就去看那片土里的人。

这一编十章。第 5 章到第 9 章，从康德走到胡塞尔，看一条老路上的五块石头，怎样一块一块撞开发现学的公设。第 10 章到第 13 章，看西蒙东、德勒兹、巴拉德、罗韦利和瓦雷拉，他们把「关系先于关系项」推得更远。第 14 章是总账：十家并排放，一家一家记下，撤了什么，留了什么。

齐家人会在每一章里出场。齐老师信定律就在那里，齐悦读到每一家都对、合不起来，方屿常在饭桌上冒出一句「你们说的是不是一回事」。他们不作证，只让每个判断落到一个晚上。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的是：这些人没有谁在指挥谁，却各自敲碎了一块石头，又各自留下一块不碰的。

第 5 章

一杯茶，有多少是你泡的

◆ 一、饭桌上的一杯茶

齐悦放寒假回家，晚饭后坐在饭桌边，给爸爸讲她这一年读的东西。

她说：康德认为，你喝到的这杯茶，有一部分是你的头脑「泡」出来的。

齐老师把茶杯放下了。他教了二十年物理，带了二十年竞赛班，信一件事：定律就在那里，等人去找。茶是茶，杯是杯，量出来多少就是多少。

「照你这么说，我手里这杯茶是假的？」

「不是假的，是……」齐悦停住了。她发现自己一句话说不完。

她写论文写到第三年，读过的家越来越多，每一家都读得懂，每一家都说得通，可就是合不到一起。现在连给爸爸讲一杯茶，也讲得磕磕绊绊。

方屿正在夹菜，插了一句：「像手机拍照吧？传感器收到的是光，你最后看到的是照片，中间隔着一大堆算法。」

桌上安静了一下。这一章，就从这杯茶开始。

◆ 二、他撤掉的那一块

康德之前，多数人信的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东西本身的样子。茶是红的，因为茶本来就是红的；杯子在那里，因为杯子本来就在那里。哲学里管这叫素朴实在。

康德把这一块撤掉了〔核〕。

他说，大意是：空间和时间，不是挂在东西身上的标签，是我们接收东西的方式；因果、数量这些，也不是东西自带的，是头脑整理材料时用的格子（《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感性论与先验分析论）。

用大白话说：你看见的茶，是东西和你的接收方式碰在一起，才显出来的那个样子。

打个比方。同样一片天，在人眼里是蓝的，在拍红外照片的相机里是另一番颜色。哪一张是天本来的样子？康德会说，这个问题问错了地方：「样子」这个东西，从来都是碰出来的。

这个动作很大。第 3 章说过，发现学有三条公设：被认识的东西先于认识而在，认识的人先于互动而在，两端先有、连线后有。康德对第一条下了手，而且下得很重。

◆ 三、茶还是真的

可是，别把康德读成「一切都是你想出来的」。

他自己最不愿意被这样读。他的意思是：在经验之内，桌上的茶实实在在，烫就是烫，满就是满，谁也不能说它是幻觉。这一层，他守得很牢。

齐老师那套定律，康德一条也不想推翻。牛顿力学在现象这一边，是站得住的，而且站得很稳，因为我们的头脑整理材料用的格子，对谁都一样。

所以他的话要这样读：茶是真的，定律是真的，只是「真」的范围，到我们能接收的地方为止。

你可以拿一个日常的例子来试。你家的路由器，信号只在它覆盖的范围里有；走出范围，不是世界消失了，是你的手机收不到了。康德划的，就是这个范围。

那范围的外面呢？他留了一个字。

闭上左眼，只用右眼盯着一个点，把另一个小圆点慢慢移到视野的边上。移到某个位置，它会忽然消失。很多人在中学做过这个小实验。

那个位置叫盲点，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一个。你平时没发现，不是因为那里没有缺口，而是脑子替你把缺口补上了。

你看到的是完整的一片。这「一整片」，有一部分是补出来的。

康德的话，放到这里，就变成一句很具体的话：你以为自己是在收，其实一直在做。他的哲学，是把这个「补」的动作，从眼睛推到了整个认识。空间怎么摆，时间怎么排，前后怎样连成因果，全是接收的时候同时做出来的。

只是这些动作做得太顺，顺到你从来没觉得自己做过。

◆ 四、他留下的一个字

这个字叫物自体。意思是，我们看见的样子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在，只是我们碰不到它本来的样子。

这个词最容易被读歪。有人读成：后面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前面这个是假的。康德自己的话要克制得多。他说，大意是：「本体」这个概念，只能取消极的意思。它是个界限概念，作用是提醒我们，感性能到的地方到哪里为止（《纯粹理性批判》，A255/B311，另见 A235—260/B294—315）〔核〕。

界限，不是仓库。

他只是在地图的边上画了一条线，写了一句：线外的事，这套办法管不着。线外有没有东西、是什么，他一不否认，二不肯说。

这个分寸，哲学史上很少有人学得会。多数人要么越过线去，说外面是上帝、是理念；要么抹掉线，说外面什么也没有。康德偏偏站在线上。

◆ 五、一场两百年的官司

线外到底有没有东西？这件事，后人吵了两百多年。

一种读法叫两世界。线内是现象，线外是真有的另一个世界，现象由那边的东西触发。这样读，康德保留了「有个东西先在那里」，发现学的第一条公设就还在。

另一种读法叫两视角。只有一个世界，现象和物自体是看它的两种方式；物自体不是另一堆东西，只剩一个界限概念。阿利森走的是这条路。朗顿则把它读成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两面〔核〕。

读法一分，康德身上还剩多少先在的客体，就跟着变了。

有一个难处，两种读法都躲不开，名字叫触发难题，最早是雅各比提出来的〔核〕。它问的是：现象要由物来触发，可因果这个格子，康德只许用在现象之内。那么线外的东西触发线内的现象，用的是什么因果？

这个难处，他自己没有回答。

为什么这件事值得多讲两句？因为它决定了你怎么看康德留下的那堵墙。

读成两世界，墙后面是一间锁着的屋子，里面真有东西，只是钥匙没人有。读成两视角，墙后面没有屋子，只有一条画在地图边上的线。

同一句「物自体」，两种读法，给出的是两样东西。本书记小账的时候，会把这两种读法分开记。你不必先选一边，只要记住：他留下了什么，依读法。

◆ 六、「我思」不是一个实心的人

康德撤的不止客体这一端。

说到主体，人们常以为他立了一个实心的「我」，站在后台，给一切东西盖章。这是误读。

《纯粹理性批判》里有一章叫谬误推理，专门批这件事（A341—405/B399—432）〔核〕。他说，大意是：「我思」会伴随我的每一个想法，这是真的；可是你不能由此推出，有一个叫灵魂的、实心的东西在那里思。

统觉，就是把杂乱的感觉绑成「我的经验」的那股劲。它是形式条件，不是先在的实体主体〔核〕。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一千张照片，每一张都是「你拍的」。这个「你」不是第一千零一张照片，也不躲在某一张后面，它只是那条把照片串成一本相册的线。康德的统觉，更像这条线。

所以说他撤了一半的客体，又撤了一半的主体，并不过分。

◆ 七、他问的是另一种问题

康德的问法，值得单独说一下。

在他之前，哲学家爱问：世界是什么？灵魂有没有？上帝在不在？康德换了问法：我们凭什么能知道这些？知道之前，要先有哪些条件？

打个比方。新来的同事拿到一份报表，有人先问「这个数对不对」，有人先问「这个数是怎么出来的」。康德是第二种人。

这第二种问法，他叫它批判。批判不是挑错，是查条件：一个认识成立，背后站着哪几样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人没法绕开他。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答案，不过他把「先查条件」这件事，变成了哲学的规矩。第 3 章说的「撤销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用的也是这个规矩。

◆ 八、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第一，他把「功劳」换了地方。以前的人说，茶的味道是茶的；他说，一半是做出来的。这一步之后，没有人能再理直气壮地说：我只是把东西如实搬进了头脑。

第二，他守住了边界，没有因为撤了素朴实在，就滑向「一切都是我想的」。他说外面有东西，同时说我们够不着。这是一种很难守的克制。

第三，他的统觉没有变成一个新的小神仙。「我」是绑起来的结果，不是绑的人。

第四，他让后来的人有了动手的地方。康德之后，几乎每一家要拆发现学，都要先跟他打一个照面：或者拆他留下的盒子，或者问盒子是怎么来的。

石头撞石头，总要有一块先动。他是那块先动的。

也别忘了，他动手的时候，用的就是发现学的家什：理性、论证、一条一条的推理。他是用房子里的工具，拆房子的一块砖。这一点，会在本编里反复出现。

◆ 九、他停在哪堵墙前

换一副眼镜，看他停在哪里。

借用王德生博士的口径：我们得到的「知识」，是现象的特征；而现象，是主体、客体和互动三样东西合起来的一个函数。这个式子里，第一处亏空是：客体到底是什么？现象的来源者是什么？

康德看见了这处亏空，而且比谁都早。他的回答是：来源者在，我们不能问。

这就是那堵墙的第一块砖：物自体。它被封进了一个盒子，盒子上写着：不用往下问。

注意，这里的说法要有分寸。两世界读法里，盒子里装着一个先在的东西，第一条公设还留着；两视角读法里，盒子里只有一个界限概念，剩下的几乎不多。所以，「康德残留先在的客体」，要看你怎么读他。

主体那一端更要小心。统觉是形式条件，所以不能写成「他留下了先在的主体」。最多能说：有一些形式性的先验条件，仍然排在经验对象成形之前。

这些条件是怎么来的，他也不问了。

封，不是补。他把亏空封上，不是填上。

康德是本编的第一块石头，他后面的人，几乎都是被他撞出去的。

有人去拆他留下的盒子：来源者要是不能问，那就别留。有人去追他没答的问题：形式条件是哪来的，统觉是怎么绑起来的。还有人干脆把他的两个读法各走一边。

你会在后面几章里，一次一次碰见他的影子。尼采拆盒子，黑格尔追条件，怀特海要给形式一个安身的地方，连胡塞尔那套精细的功夫，也是从他的「先验」两个字里长出来的。

请你先记住这句：康德撤了一半，封了一半。后面的人，各自去动那封住的一半。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饭桌上。

后来齐悦换了个说法：「爸，你量一个小球的质量，用的是天平。天平是人造的，刻度是人定的。你量出来的数，有一半是你的做法给的，对吧？」

齐老师想了想：「这个我同意。可是球本身还是那个球。」

「球本身是什么样，你能说吗？」

「我能说，它不会因为我换了天平就变成另一个球。」

齐悦笑了：「康德会说，这句话你也只能在天平的这一边说。」

齐老师没有被说服，也没有反驳。他把杯子端起来，喝了一口，说：「这茶凉了。」

方屿接了一句：「凉，是茶的，还是你舌头的？」

三个人都笑了。可那一晚，齐老师在书房里翻出了年轻时的实验记录本，看了很久。

记录本的一页上，有他二十年前写的一行小字：数据与理论不符，先查仪器。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心想：仪器，也是理论的一部分。

明天能试：下回你说「事实就是这样」，先问一句，这个「事实」是用什么量出来的。

带走的话

康德撤掉了「看到的就是东西本身」，却把来源者封进盒子，写上不用问。

> 小账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碰撞：他是撞开素朴实在的第一块石头。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墙前：物自体和形式条件，都留在了不用问的那一边。

想一想

你上一次说「事实就是这样」，是用什么量出来的？换一把尺子，这句话还站得住吗？

第 6 章

雷响了，没有谁在打雷

◆ 一、阳台上的一声雷

夏夜，雷声一阵紧过一阵。方屿和齐悦站在阳台上，看远处的云被撕开又合上。

「今晚雷打得真响。」方屿说。

「谁打的？」齐悦问。

方屿愣了一下：「天吧。」

「那换个说法，不带『打』字。」

「闪了一下，然后响了。」

齐悦笑了：「你的第一句话里，多了一个人。」

方屿想了想，说：「可是日常话就是这么说的啊。」

对，日常话就是这么说的。尼采要问的，偏偏就是这件事：为什么每一次发生，我们都要给它安一个做的人？

这个问题一旦问出来，康德留下的那只盒子，就挂不住了。

你读英文时大概留意过一个细节：下雨，英文说 it rains。这个 it 是谁？没有谁。语法要求句子有主语，就硬安了一个。

中文没有这个要求，可我们在别处照样安，比如「天要下雨了」。天要做什么？它什么也没做，只是句子的样子在那里。

◆ 二、闪电与闪光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第 13 节里，讲过一个比喻〔核〕。

他说，大意是：民间把闪电和闪光分开，仿佛闪光是闪电这个「主体」做出来的一件事。可是闪电就是那一下闪光，闪光后面，没有另一个东西在「闪」。

同样的道理，行为的背后没有行为者。「行为者」是后来加上去的，是说话时顺手添的一个影子。

他讲这个比喻，是为了拆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好像一个人做了什么，是因为他「本来可以不这样做」，有一个自由的我站在行为后面，选了这一条。尼采说，没有那个站着的我，只有那件事在发生。

这句话有多重，你可以掂一掂。我们习惯的想法是：先有一个人，然后他做了一件事。尼采说，不对，只有那件事；人，是事后给它安的名字。

◆ 三、语法在每个行为后面找一个做者

那个影子是从哪里来的?

尼采在《偶像的黄昏》「理性在哲学中」第 5 节里给了一个答案〔核〕。他说，大意是：语法习惯在每个行为后面，都找出一个做者；我们是靠这套语法，才信了主体、自我、实体这些东西。

阳台上那一幕，就是这条的活标本。一说「雷打得响」，句子就逼你补一个打雷的人。你不补，句子读起来就别扭。

换句话说，那个「主体」，一半是世界里的，一半是句子里的。语言的习惯太顺手，我们就把它当成了世界的样子。

这等于把康德留下的盒子，从另一头也拆了。康德还留着一个「在后面的东西」，尼采说，那个「后面」，也是语法给的。

◆ 四、真实世界怎样成了寓言

《偶像的黄昏》里还有一篇很短的东西，题目叫「真实世界如何最终成了寓言」〔核〕。

它像一个小故事，一站一站往下讲。那个「真实世界」，从前被当作智者伸手够得到的东西，后来成了遥远的应许，再后来成了像康德那样够不着的东西。最后它一步一步褪色，直到被废除。

要紧的是最后一句的意思：真实世界废除了，表象世界也一并废除了〔核〕。

你想一想这一句有多利落。「表象」之所以叫表象，是因为后面有个「真」在对着它。真的那一头拿掉，表象这一头也站不住。就像你说「这是假货」，前提是你心里有一个「真货」。没有真货，「假」这个词就没处挂。

康德留下的两个世界，一块儿撤了。

这里要小心一点。「废除」不是宣布一切都是假的。那篇小文章的结尾，他没有写成一片废墟，写的是正午，是影子最短的时刻〔核〕。

口气更像一个人松开了一直攥着的东西：手空了，可手还在。

◆ 五、只有视角性的看

那拆完以后，还剩什么？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第三篇第 12 节里说〔核〕，大意是：只有视角性的看，只有视角性的「认识」；我们让越多的眼睛、越多不同的眼睛去看同一件事，我们对这件事的「概念」，就越完整。

这里的「同一件事」要小心读。他不是说一件摆在那里的东西被很多人看，而是说：看，本来就是一次一次的，每一次都从一个角度出来；角度多了，「事」才厚起来。

灵魂也是一样。在《善恶的彼岸》第 12 节里，他谈「灵魂作为主体的多元」〔核：据 SEP〕。一个人心里，不是一个实心的我，而是许多冲动、许多股劲，在互相较劲。

你深夜想吃宵夜又想减肥，这两个声音，哪一个是「你」？尼采会说：两个都是，都不是，「你」是它们吵出来的一个暂时的样子。

这个暂时的样子，第二天可能就变了。所以他不爱问「我是谁」，爱问「我会成为谁」。

◆ 六、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要还得足。

康德只撤了一半，尼采把两头都撤了：客体先在，撤了；主体先在，也撤了。这是发现学内部最彻底的一次动手。

而且他没有停在「撤」上。撤完以后，他立了一个很家常的东西：视角。不是「我的视角」，是许多视角在碰。这一句，为后来的好几家铺了路。

还有一点，常被忽略：他的拆，不是为了好玩。他拆的是一个很具体的习惯，就是把一件正在发生的事，当成一个做事的人的作品。这个习惯，你我每天都在用，用来夸人，也用来骂人。

他让人看见：「谁做的」这个问题，有时候是问错了的。

再说一句：他拆得这样利落，是因为前面有康德。康德先把「东西本身」的可信度打了折，尼采才敢往下问，「后面那个在」是谁加的。

石头撞石头，后一块撞得响，常常是因为前一块已经松动了地基。

「视角」这个词，容易被读成「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尼采的意思要硬一些。

昨晚有一场球赛，你和同事第二天在茶水间聊起来。你说那个点球不该判，他说判得没毛病。聊着聊着你发现，你们记得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你记得的是回放里那个慢镜头，他记得的是现场那一声哨响。

谁记错了吗？都没记错。你们各自是从一个角度碰上了那场球，碰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要说有「那场球」，它只在你们一次次的碰里，一次次地长出来。你再去看第三个人的记忆，球赛又厚了一层。

这就是「让越多的眼睛去看，概念就越完整」的意思。它不是说真相在所有看法的平均值里，而是说：没有哪一个看，能自称是全部。

◆ 七、力场，留着还是没留

他有没有留下一块不碰的地方？这要看你怎么读他。

尼采后来写了「权力意志」。有一种读法，把它当作世界的底，是一团力在互相较劲。这样读，他就留下了一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力场」，一个不再追问来源的东西。

另一种读法，把权力意志当作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是众多视角里的一个，不是世界的底。这样读，他什么也没留。

这两种读法，学界争得很厉害，理查森与莱特（Leiter）是两边的代表人物〔核〕。《善恶的彼岸》第 36 节常被拿来作证，那一节怎样读，本书〔待核〕。

所以这里只写到这一步：他的两条公设，客体先在和主体先在，都撤了；至于他有没有悄悄请回一个力场，读法依赖，本书不替他裁。

这不是躲。一个负责任的判断，不能建在一个还在吵的读法上。你读尼采，遇到「权力意志」四个字，不妨停一下，问自己：我现在是把它当作世界的底，还是当作一副眼镜？

◆ 八、拆了做者，责任放哪里

读到这里，你心里大概已经有一个疑问。

一个孩子打碎了杯子，我们问「谁打碎的」。要是行为的背后没有行为者，这个问题还怎么问？公司出了事故，法院要判责任，难道也是语法的错觉？

尼采没有在这里给出一套责任的办法。他拆的是一种「做者」的想象，好像人在做事之前，早就站在那里，带着一个自由选择的我。至于责任，他只提醒：别把它建在这个想象上。

这个提醒，值得认真对待。日常里的问责，很多时候靠的是「他本来可以不这样做」。可「本来可以」，是个很难证明的东西。

责任能不能换一个地基，这个问题他留着。本书后面会碰到好几家，各自给了答案。

◆ 九、他有没有一条路

还要问一句：撤完了，他有没有给出「新东西怎样长出来」？

他有很多洞见：视角怎样互相较劲，价值怎样被重估，一个人怎样「成为你自己」。不过这些，散落在他一本一本的书里，像一堆很亮的碎片。

他不是在做一套系统。他自己也不愿意做。他对体系有很深的疑心，在他看来，体系是又一个做者，是语法的又一次得手。

这是他的诚实，也是他的限度。碎片很亮，亮得后来的人都要借；可碎片不会自己长成什么。

他把石头敲碎了，没有说这些碎石怎样排。

碎石怎样排，要等别人来排。后面几章里你会看到，有人把视角排成了一张网，有人把差异排成了一个场。尼采给的是原料，而且是上好的原料。

最后说一句尼采自己的日子。

据传记，他 1879 年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据传记〕。此后他的书，几乎都是在旅店和租来的小房间里写的。

这个事实，本书在第五编会认真回来。这里先不下结论，只请你记一个对照：拆「做者」的人，自己后来没有哪个机构替他「做」。他的句子，是一个人一个人写出来的。

这跟他的思想有没有关系？现在说不准。不过这个对照，值得先放在心里。

◆ 十、放回日子里

方屿后来在饭桌上讲了一件工作里的事。

他们的日志里，只记「点击」「停留」「下单」这些事件，一条一条，每条有个时间。可是做报表的时候，所有人都习惯说「用户做了什么」，好像先有一个叫用户的人，再有这些事件。

「我们系统里，用户其实是一串编号。」他说，「可是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当他是个人。」

齐悦点头：「尼采会说，你们的语法，在每个点击后面找了一个做者。」

齐老师插话：「物理里也有。我们说『电子在跑』，可你看到的只是仪器上的一个点。」

没有人接下去。大家都觉得，这个说法好像对，又好像哪里不对。

方屿过了一会儿才说：「可是没有那个编号，我连报表都做不出来。」

齐悦说：「对，你们要的是账，不是做者。」

方屿愣了一下：「那我们就是在记发生，不是在记人？」

「你说呢？」

他没有答。可那一晚他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了一句：以后写需求，先写事件，后写谁。

这句话说中了一半。做者是语法添的，可是账总要有个地方记。尼采拆了做者，没有告诉你账往哪里记。

齐悦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旁边写了一行：账，能不能也是发生的一部分？

她还没想清楚。可她隐约觉得，这就是自己论文里缺的那一块。

明天能试：这周听别人说「他就是这样的人」，在心里把这句话改成「他这几次是这样做的」，看看改完以后，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带走的话

行为的背后没有行为者；语法在每个行为后面补了一个做者，补多了，就当真。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碰撞：他把康德的盒子和主体一并撞碎，是第二块更狠的石头。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依读法：按「力场」读，他停在墙前；按「视角」读，他一无所留，可也没有给出路。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说「他就是这样的人」，指的是哪几件具体的事？把「人」拿掉，句子还剩什么？

第 7 章

矛盾推着走，圆合上了

◆ 一、改到第三遍的绪论

齐悦写论文写到第三年，有一件怪事。

她每写完一章，回头去看第一章的绪论，总觉得不对。不是错，是绪论里那些话，是第一章写下的时候的她说的；写完后面五章，她已经不是那时候的她了。

于是她改绪论。改完，第二章又别扭，再改第二章。

她跟方屿抱怨：「我老是在往回改，怎么也写不完。」

方屿说：「你这不是写不完。你是每写一章，前面的就变一次。」

齐悦手里的笔停了。这句话，正是黑格尔最重的一个想法。

她读过很多遍黑格尔，从来没有读进去。这一晚，她第一次觉得，那些绕口的话，说的是她自己桌上的事。

◆ 二、矛盾是一切运动的根

黑格尔在《逻辑学》本质论里，有一节专讲「矛盾」。他说，大意是：矛盾不是脑子里的差错，矛盾是一切运动、一切生命力的根源（《逻辑学》，Miller 译本，Lenin 版分段 §956）〔核〕。

这跟日常想法差得很远。日常想法是：矛盾就是错，要消灭。他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东西会动。

他还说，大意是：矛盾推出来的第一个结果，是「空无」，也就是两边互相抵消、什么也不剩的那一刻（§939—940）〔核〕。可那不是终点；顶到顶不动，才逼出新的东西。

打个比方。两个人为一件事吵架，吵到谁也说服不了谁，屋里一片沉默。那一刻是空的。不过第二天，两个人往往会想出一个谁也没想过的办法。黑格尔的意思，是这个办法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那场吵架里长出来的。

他给这个动作起了个名字，叫扬弃：既拿掉，又留下，还往上抬了一层。本书不用这个词，只记它的样子。

◆ 三、根据：互相预设

再往里看一层。

《逻辑学》根据章里，他讲了一种叫预设性反思的东西：形式和内容互相预设（§1020）；而根据，会把条件设定为前提（§1021）〔核〕。

大白话是这样的：你在一篇论文里立了一个论点，这个论点要靠一些前提才站得住；可是那些前提，又是为了撑这个论点，才被你找出来的。

谁先谁后？黑格尔说，先后是一起长出来的。你看到的「前提」，一半是结果回头设下的。

你装修房子，先定了「要一个明亮的家」，才开始挑窗帘。挑到最后，窗帘的颜色反过来改了你对「明亮」的理解：原来明亮不只是光多，还有墙白、地浅。

目标和条件，是在一块儿磨出来的。谁也不是先站好、再等着对方来配。

齐悦改绪论的那种别扭，说的就是这回事。第一章的前提，是写完第五章的她，回头替第一章「设」下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看见：结果不只是路的终点，它还会回头，改写路的起点。

◆ 四、一个首尾相接的圆

这些想法，在《精神现象学》序言里，合成了一个著名的图样：真理是一个圆圈，它以终点为目的，又以终点为开端（序言，§18）〔核〕。

序言里还有一句，常被引用：实体即主体（§17）〔核〕。大意是：那个起初被当作现成的「实体」，要被看成一个自己走出来的主体。

《逻辑学》的结尾，也回到这个图样。绝对理念章里，他说开端被结果证明为是得出来的（§1805—1806），整体是圆圈之圆圈（§1814）〔核〕。

更有意思的是，《逻辑学》的开端章里说，这个开端，以《精神现象学》的结果为前提（§93）〔核〕。

一本书的开头，靠另一本书的结尾才立得住。你想想这种安排：要读懂第一页，得先读完前一本书的最后一页。这是一个很大的回写。

「实体即主体」，也可以用一家公司来想。起初，公司是创始人手里的一样东西，「我的公司」。做着做着，公司有了自己的脾气：招什么人、不招什么人、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创始人自己也得照它的规矩办。

那个被造出来的东西，成了造人的主体。这大概就是他说的意思。

有一个你自己一定经历过的圆圈：读一本好书。

第一遍读，你抓住的是几个故事、几个观点。读到最后，你对这本书有了一个整体的印象。然后你回头再翻第一章，发现它完全不是你第一遍读到的那个样子：当时看不懂的话，现在句句有分量。

第一章没有变，是你读完整本书的那个你，回头给第一章设了一个新的前提。

这就是黑格尔讲的：终点是开端的证明，开端靠终点才成立。读书的人不是在一条线上从头走到尾，是在绕一个圈，每绕一圈，起点就被改写一次。

齐悦那天晚上，就是在绕圈。她以前以为这是自己能力不够，现在才知道，这是认识本来的样子。

◆ 五、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账算清。

第一，主体不再是现成的。「实体即主体」这一句，是把主体先在撤了：主体不先于过程，是过程走出来的结果。

第二，结果回写了条件。这是后来好几家会接过去的想法，黑格尔早就把它写在了纸面上，而且写得很硬。

第三，矛盾成了驱动。不是外面推一下，是内部顶着走。后面你会看到，这一条在整本书的论证里，有多重要。

第四，他没有把矛盾当成坏事。很多人一辈子在躲矛盾，他把矛盾放在了最前面。

还有一点：他的整个体系，对「死的东西」很不耐烦。一块石头，在他眼里只有放进运动里才算数。这股不耐烦，给后来的过程哲学留了底气。

第五，在「两端是不是先有的」这件事上，他已经往一个方向靠了：开端与终点互相证明，哪一头都不是孤零零先站着的。这个方向，后面的西蒙东和巴拉德会走得更远。

先防一个误会。黑格尔说的矛盾，不是你在一句话里同时说「是」和「不是」。

方屿写代码，最怕一个条件既要求「大于零」，又要求「小于零」，那是错，程序会崩。黑格尔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的矛盾，是同一件事里，两股劲互相顶着，又互相离不开。一个孩子长大，要离开父母，又要靠父母；一家公司要扩张，又要守住现金。这样的顶，不是错，是这件事自己的样子。

两股劲顶到顶不动，这件事就必须变样。变出来的新样子，把两股劲都装了进去，又重新安排了它们。

这样读，「矛盾是一切运动的根」就不玄了：任何一件正在变的事，里面都有两股劲在较劲。

◆ 六、颠倒了，也没有换

后人想「把黑格尔倒过来」。最有名的一次，是马克思。

恩格斯在 1890 年致布洛赫的信里，把话说得很清楚：经济基础「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上层建筑也会交互作用〔核〕。

请你注意这个结构。它是一个有主有从的东西：底下的决定上面的，上面的也会回头影响底下，但分量不一样。是不对称的主从，不是两端同时被重写。

黑格尔的圆圈不是这样。他的圆里，开端和终点互相证明，没有哪一头永远是「底」。

所以，「颠倒」换了顺序，没有换掉他那个圆。这一点，到第四编还要用到：别人已经有过的东西，不能再算作新的。

这是本书的一条纪律。一个想法，只要有人先说过，就不能再算作新的。黑格尔的圆圈、回写、矛盾驱动，一件一件，都要记在他的名下。后面的人想说「我也有」，得先看一眼他的账。

◆ 七、圆圈和冰花

前面说过，本书拿一扇窗上的冰花来比喻发生学。把黑格尔的圆圈放在这扇窗上，有意思的是它们的差别。

冰花是一点一点结出来的，没有谁规定它要结成什么样。黑格尔的圆，不是这样：他一开始就知道它要回到自己。圆圈不是结出来的，是被「证成」的。

冰花长到窗框就停，窗框是现成的木头。黑格尔的圆没有窗框，他自己把圆合上，圆就是窗框。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区别。他不是被什么拦住了，是他自己把门关了。

不过也有一处，他和冰花很像：开端会被终点改写。冰花不会回头改窗户，黑格尔的圆会。这一点，是本书第四编要借的。后面你会看到，第 16 章说的「墙」，有的是现成的，有的是自己长出来的；他的收口，更像后一种。

◆ 八、他停在收口

那他停在哪里？

黑格尔的圆，是会合上的。《逻辑学》里有一个「坏的无限」：一个接一个往前推，永远推不完。他把它收成了「真的无限」，也就是回到自己的圆。

收是收得很漂亮。可是收了以后呢？圆圈合上，终点证成了开端。再往下，有没有一个新的圆，从这个圆的缝里长出来？

他没有写这个。这个圆里没有「回落重组」这条路，圆既已合上，就当作完成了。

所以他的墙，不在一个现成的东西上，在收口上：圆合上了，合上以后会不会散，不用问。

这跟康德的盒子不一样。康德封的是来源，黑格尔封的是结尾。一个是门不让开，一个是门关得太严。

你在工作里见过这种事。一个项目写完了结项报告，报告写得越漂亮、越圆满，越没有人再问：下一期怎么办？

圆满本身，就是一种封口。不是有人禁止你问，是圆合上的时候，问的缝没有了。

黑格尔 1831 年去世。据传记，他的学派不久就分成了两路：老年黑格尔派守着体系，青年黑格尔派拿体系去批现实〔据传记〕。

圆没有自己打开，是后来的人把它撞开的。这一点，本书到第五编还要细说。

有一个小事，值得放在这里。

黑格尔写《精神现象学》，据传记，是 1807 年完成于拿破仑攻占耶拿之际〔据传记〕。城里兵荒马乱，一个人在赶一本把「历史走到头」写进去的书。

你可以想一想这种反差：外面是一个体系正在塌，里面一个人在写下一个体系。

这个反差，第五编还要回来。这里只记一句：一个把矛盾写成根的人，自己的日子里，矛盾一直没断过。可他写下来的圆，却是合上的。

人活在缝里，书写成了圆。这个落差，在本书后面会成为一个线索。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齐悦的绪论。

她把第三稿拿给导师，导师看了说：「你这个绪论，和结论首尾相接，挺好。」

她松了口气，又有一点不安。她发现，自己在把论文往一个圆里收：开头设一个问题，结尾给一个回答，两头对上，就算完成。

「可要是下一个人读了我的结论，觉得开头那个问题问错了呢？」她问方屿。

方屿说：「那就是下一篇的事了。」

她愣住。黑格尔让她看见了「回头改前面」，却没告诉她，圆合上以后，谁来拆它。

这是她那天晚上最诚实的一个念头：我学到的这套办法，能让我把论文写圆，却没教我，写圆之后怎么办。

她把绪论的最后一段改了一句：「如果这里错了，错在哪一步，留给读这篇的人。」

导师划掉了。她又悄悄写在了脚注里。

脚注是个有意思的地方。正文是圆，脚注是缝。她后来发现，自己最想说的话，常常都挤在缝里。

明天能试：写完东西先别收尾，留一句「如果这里错了，错在哪一步」。

带 走 的 话

黑格尔把矛盾放在最前面，让结果回头改前提；他的圆很漂亮，也合上了。

> 小 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碰撞：矛盾驱动、结果回写，这两块石头，他撞得最早。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收口前：圆合上以后，再起一个新圆的路，没有留。

想 一 想

你写过的哪一篇东西，是写完以后又回头改了开头的？是什么逼你回去改的？

第 8 章

过程换了实体，仓库还在

◆ 一、一次数据组的会

方屿所在的数据组开会，说的是一件很具体的事：新系统要把所有用户行为存成日志流，一条条进来，不预先分类。

组里有个年轻人很兴奋：「以后没有固定的表了，全是流！」

方屿问了一句：「流进来的东西，总要有个格式吧？这个格式放在哪里？」

大家安静了。

晚上他把这件事讲给齐悦听，齐悦说：「你无意中问了怀特海的问题。」

方屿不信：「我们说的是日志，他说的是形而上学。」

「是同一个问题。」齐悦说，「过程是流，那个格式表在哪里？」

方屿把筷子放下。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白天在会议室里的那一句话，不是随口一问。

齐悦用了一个最家常的比方：菜谱。

每天炒的菜是流，菜谱是表。不过菜谱从哪来？是以前炒过的菜，一道一道记下来的？还是有一本永远不变的菜谱，每个厨师都在照着做？

方屿说：「我们的表是人写的，是以前的活儿攒出来的。」齐悦说：「怀特海那里，菜谱是第二种。」

◆ 二、他撤了什么

怀特海在 1929 年出版《过程与实在》，一上来就把一样东西撤了：实体先在〔核：据 SEP〕。

以前的人想世界，是先有一堆东西，然后它们互相作用，在时间里变来变去。怀特海说，不对。世界的基本单位，是一次一次的发生，每一次发生都是一个小小的整体，转眼就过去了。

打个比方。你看一条河，以前的人说，河是一个东西，水在里面流。他说，没有那个「河」，只有一次一次水的过程，连起来，我们叫它河。

你煮一锅粥，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叫「粥」的东西等在锅里，只有米、水、火、时间，一刻一刻地碰，碰出来的这一锅。

这个动作，对发现学的公设来说，是很干净的一刀。

撤掉实体，也就撤掉了一个让人安心的想法：东西在时间里待着，时间只是它的背景。怀特海的意思是，时间不是背景，时间就是这些发生一个接一个的接力。

◆ 三、多成为一，并被一所增加

他还有一句话，很有名。

他说，大意是：多成为一，并被一所增加〔核：SEP　转述，原文用词待核〕。

放在厨房里看。许多种材料（多）混成这一锅汤（一）；这锅汤做成以后，又成了世界上多出来的一样东西，下一次做汤的人，可以拿它当材料。

这里有两层。第一层，每一次发生，要把过去的东西「摄」进来，才成为自己。第二层，一次发生完了以后，它并没有消失，它被后面的发生摄进去，这叫客观不朽。

注意，这里的「不朽」，不是放在仓库里永远不坏，而是被后面的东西拿去用了。过去不是一个堆着的仓库，过去是被后继接着用。

这是回写的骨架：已经发生的，回头成了后来发生的土。

你家过年包的饺子馅，是外婆那一代的做法，被妈妈接过去，改了一点盐，又传到你手里。每一年包的都是新的一锅，每一锅里，又都装着前面的几代。

怀特海想说的，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 四、价值进了本体

怀特海还干了一件让同行很不安的事：他把价值放进了本体。

在他那里，每一次发生都有一个「主观形式」，说白了，就是它对被摄入的东西打了个分：这个要，那个不要，这个重，那个轻。评价，是发生的内部构造，不是后来贴上去的标签。

你做一顿饭，也是这样。同样一堆食材，你挑什么、舍什么、先放什么，就是你在评价。饭做成以后，这些评价已经长在饭里了。

另外，主体也被换了位置。一次发生的主体，不是先有的，是这次发生的结果。所以他有个词，叫「主体—超体」〔核：据 SEP〕：既是被造出来的，又接着造别的东西。

他还有一个沉重的词：永恒消逝。每一次发生一成形就过去了。至于他在《观念的冒险》（1933）里对文明衰退的诊断，说得怎样，本书〔待核〕。

永恒消逝，用一个小例子就懂。你煎一个荷包蛋，那一刻的香气，两分钟后就没了。不过蛋被吃了，你这一天多了一点力气，下午写稿子的手，因此稳了一点。

消逝的是那一刻。留下来的，是它被后面的东西摄进去的那一部分。

「主体—超体」这个词，放在你自己身上很好懂。

今天早上的你，是被昨天的你「摄」进来、又改了一点点的那个人：昨天的你熬了夜，今天的你就多了一份困；昨天的你读了一本书，今天的你说话就带了书里的一句。今天的你做完事，又成了明天的你的材料。

你不是一个先在的人，在一天天里做事。你是一次一次发生里，被造出来、又接着去造的那个。

这样看，「我」不再是后台的一个实心的东西。它是一串接力，每一棒接过前面的，又交给后面的。

这跟前面三位有一条线：康德把「我」看成绑起来的结果，尼采说「我」是许多冲动吵出来的，黑格尔说主体是走出来的。怀特海把这几句话，放进了一个统一的图样里。

◆ 五、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账算清，他的功劳很大。

第一，实体先在，撤了。这是发现学的头一块地基。

第二，主体不先在，是发生的结果。这是把康德那里「形式性的条件」又往前推了一步。

第三，回写的骨架，在他那里写得很清楚：过去被后继摄入。

第四，价值进了本体。在一个以事实为主的哲学传统里，这一步是需要勇气的。

第五，他把「新」当了真。在他那里，每一次发生都是真的新，没有哪一次只是前一次的重复。这一点，比许多只谈「变化」的哲学走得远。

后面你会看到，这四件事，有的别人也做了。这是本编的一个重要现象：不同的人，各走各的，却走到了相近的地方。

怀特海本人是数学家出身，后来转向哲学，后面第五编还会专门谈他的站位。这里只记一句：他不是从哲学课堂里长出来的人，他的材料带着数学的味道，所以他的东西，处处讲结构。

这一路上，怀特海是最早也最完整的一家，所以本书把他放在关系与过程一路的头一个。后面的西蒙东、德勒兹、巴拉德、罗韦利和瓦雷拉，材料各不相同，走到的地方却相近。

◆ 六、仓库里放的是什么

那方屿的问题，怀特海怎么答？

他的答案有一个名字，叫永恒客体〔核：SEP　§6〕。它是纯粹的潜能，说得家常一点，就是「可能的样子」的清单：红的可能，圆的可能，三角的可能。每一次发生，要从这张清单里挑。

清单是谁排定的？他说，上帝的原初本性，对这些永恒客体做了概念评价，给出一般潜能的秩序〔据二手〕。

所以这个仓库里，放的是一张无时间的清单。发生是在时间里的，清单不在时间里。

这就是前面说的格式表：流是新的，表是旧的，而且是永远旧的。

你可以这样记：怀特海把「东西」放进了时间，却把「可能性」留在了时间外面。

他的上帝，也要在这里看一眼。这个上帝不是创世的主宰，更像一张评分表：对每一种可能性，先打一个分，排出高低〔据二手〕。

表是有了，可它不出现在任何一次具体的发生里。发生在表的外面进行，表在时间的外面存在。

◆ 七、换一副眼镜：新东西从哪来

问题出在这里：如果可能的样子，早就有一张完整的清单，那么「新」是什么？

新，只是把清单上的某一项，挑出来用了一次。

一个能真正长出新样子的世界，格式表本身也要能改。方屿的团队就遇到过：业务变了，原来的字段不够用，他们得改表。改表，不是在表里挑一项，是把表本身动了。

怀特海的潜能秩序，不能改，不在时间里。这在本书的词里，是一块没有被「发生」的地方。第 3 章把它记作 A0：形式潜能先在。

他撤掉了实体先在，却请进了一个没有时间的秩序。这等于说：东西是发生的，规律不是。

这就是他停下来的那堵墙。墙上的字是：潜能的秩序，不用问。

这堵墙和康德那堵不一样。康德的墙，是把来源封进盒子，门关着。怀特海的墙，是把秩序放在时间外面，门开着，可你走不进去：时间里的人，到不了时间外面。

回到方屿的问题，把「新」分一分，会更清楚。

第一种新，是在清单里挑一项。表里本来有「红色」「圆形」，你这次挑了红色的圆。每一次都是新的一次，不过花样，早在清单里。

第二种新，是在清单里加一项。业务变了，多了一个字段，表里多出一列。清单被动了，不过动的方式，是外面的人伸手进来。

第三种新，是清单自己长出一项，而且长出来的方式，是前面发生过的事推的。这一种，才是「发生」。

怀特海的潜能秩序，只够得上第一种。永恒客体不会自己多出一项，因为它不在时间里。

他有第二种吗？上帝的原初本性给出秩序，这个「给」，是一次性的、在时间之外的。所以第三种，他的图样里没有位置。

◆ 八、他不是看不见

别把这说成他的疏忽。

怀特海比谁都清楚，「可能性」是个难题。他是数学家，知道数学里的结构似乎不在时间里：三角形的内角和，不是某一天才成立的。他要给这种「不在时间里」的东西找一个位置，于是有了永恒客体。

这是一个诚实的安排。他没有假装数学是人编的，也没有假装数学是东西。

可这一步，也让他的图样里出现了一道缝：一边说一切都在过程里，一边又留了一块不在过程里的地方。

可是，诚实的安排，也是一堵墙。因为数学里的结构，是不是真的不在时间里，本身就是一个可以问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当作了答案。

后面第 16 章会把这类「当作答案的问题」，一家一家并排放。

你不妨先留意一下：他每一次遇到「这个从哪来」，都往时间之外的地方安放。这是个很有规律的动作。

◆ 九、放回日子里

齐悦和方屿聊完，方屿又去找组里那个年轻人：「流是流，但你得告诉我，格式谁来改。」

年轻人说：「当然是我们改啊。」

方屿笑了：「对，你们改。那就说明，格式表不是永恒的，是发生的，只是发生得慢一点。」

齐老师听到这段，说：「物理里也有这个问题。定律是不是永远一样的？」

「爸，你不是信定律就在那里吗？」

「我信的是，它在我教书的这二十年里是这样。」齐老师慢慢说，「再往前，我没试过。」

这是他第一次这样说话。齐悦没有接，只是给他续了茶。

那一晚，齐老师没有再提「定律就在那里」。他只是在客厅里坐了很久，翻他三十年前写的一本教案，每翻一页，就在页边画一个小问号。

齐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打扰他。她想起白天方屿那句问话：格式表在哪里？这个问题，不只问怀特海，也问她爸爸，问她自己，问每一个信「规律先在」的人。

明天能试：想一想你天天遵守的一条规矩，它是什么时候定的、谁定的、有没有改过。

带走的话

怀特海让东西成了过程，却把可能的样子放进一张不在时间里的清单。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自组织：他是关系与过程一路里最早、最完整的一家。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墙前：无时间的潜能秩序，是他的不用问。

想一想

你生活里有哪一条「一直是这样的」规矩，其实是某一年才定下来的？

第 9 章

最精密的一次修补

◆ 一、齐老师的理想实验

齐老师在竞赛班上，有一个保留节目。

他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把实验室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走：先拿走仪器，再拿走桌子，再拿走墙，最后拿走整个房间。

「现在，」他说，「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还剩下谁？」

有个学生举手：「还剩我在想。」

齐老师点头：「对，还剩一个在想的人。」

这个把戏，他是从一本哲学书里学来的，年轻时读的。他说不清是哪本，只记得那个意思：世界没了，想的人还在。

那天晚上，齐悦听他讲起这个，眼睛一亮：「爸，你知道你这是在做谁的实验吗？」

齐老师说：「不知道，反正是个哲学家的。」

「是胡塞尔的。」齐悦说，「他做这个实验，用的是一整节书。」

这一章，就从这里开始。

◆ 二、第 49 节

胡塞尔的《观念　I》（1913）里有一节，节题是「绝对意识作为世界毁灭的剩余」（第 49 节）〔核：节题〕。

他说，大意是：设想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意识这一端，仍然剩下。世界的存在，是靠意识给它的意义；而意识，不靠世界。

你可以看出，这个想法跟齐老师的理想实验几乎重合。

齐悦把这一节念给爸爸听。爸爸说：「对啊，就是这样。」

「爸，你知道你刚才同意了什么吗？你同意了意识比世界更根本。」

齐老师愣了：「我只是同意，有一个在看的人。」

这就是这一节的魔力。它把一个人人都觉得对的直觉，写成了一条原则。那个「在看的人」，从此有了一个哲学上的位置。

「剩余」两个字，值得停一下。剩余是减出来的：把世界一样一样减掉，看还剩什么。

注意，这个「绝对」是在世界的账上算出来的。没有世界可减，就没有剩余可言。

胡塞尔爱用一个词：构成。意义，是意识构成的。

这个词容易被读成「编出来的」，其实不是。它的意思更接近：东西以它的样子给出来，要靠意识里一连串的活动一层一层把它搭起来。

打个比方。你看一张老照片，第一眼只是一团颜色；再看，是一个人；再看，是你外婆；再看，是她刚嫁过来的那一年。每一层的意思，都不是照片自己带着的，是你的意识一层层搭上去的。

胡塞尔想做的，是把这些层一层一层摊开来看。这是个大工程，也是他一生的活儿。

这一点要还他：他看见了「意义是搭出来的」，而且看得比康德更细。他的毛病不在这里，在搭的人是谁。

◆ 三、回到事物本身

胡塞尔有一句口号：回到事物本身。

这句话听着很朴素。他的意思是：别先拿一套理论去套，先看东西是怎样在经验里给出来的，把你的成见括起来，放在一边。

这个办法，叫悬置。你先不判断「它是不是真的在那里」，只描述「它怎样显现给我」。

打个比方。你尝一口刚出锅的汤，先别说「这汤好不好」「该加盐还是加水」，先只说：舌头上先来了什么，后来了什么，温度怎样变。这种功夫很细，细到每个字都要抠。

读过他的人，都佩服那股认真的劲。

可是，请你听一听这句口号本身：「回到事物本身」。它的意思是，事物是现成在那里的，我们要回去找。

这是发现学的老口号。

◆ 四、他自称新笛卡尔主义

1931 年的《笛卡尔式沉思》里，胡塞尔自称新笛卡尔主义〔核〕。

笛卡尔那条路是：怀疑一切，最后剩下「我思」。这个「我思」不能被怀疑，所以是知识的起点。

胡塞尔把这条路走得更精细。他把世界的存在括起来，剩下的是先验自我：一个给一切东西赋予意义的、不属于世界的源头。

这里有一个动作，要看清：他撤掉了世界的先在，却请进了先验自我的先在。

对照一下前面。康德那里，「我思」只是形式条件，不是实心；胡塞尔这里，先验自我成了意义的源头。康德小心翼翼不让主体实体化，胡塞尔把它请回了正位。

所以，他是在向后走吗？也不能这样说。他是在用一套更精细的办法，把主体这一端重新立稳。

这种事，在日子里也常见。一家老店换了掌柜，新掌柜把账本记得清清楚楚，规矩写得明明白白，生意比以前稳当。不过店的格局，还是老掌柜定下的那个格局。

把康德和胡塞尔放在一起，有个对照很扎眼。

康德小心翼翼，不让「我」变成实心的东西。统觉是个形式条件，他连一个「灵魂」都不肯多给。

胡塞尔把这个「我」郑重其事地请回来，叫它先验自我，让它做一切意义的出处。

你可以说，这是他的功夫：把一个形式条件，补成了一个可以细细描述的领域。也可以说，这是一步往回走：康德好不容易撤到「形式」，他又把「源头」请回了。

两种说法，都对一半。本书倾向这样记：康德把主体撤成了一个结果，胡塞尔又把它立成了一个源头。撤的人和立的人，都在发现学的房子里，只是各自站的位置不同。

◆ 五、晚期，擦边

有人会说：晚年的胡塞尔变了。

没错，他有变化。他晚年做了发生现象学，讲被动综合，讲经验怎样一层一层沉淀；《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1936）里，他又提出了生活世界，说科学的世界是从日常的生活世界里抽象出来的。

这几处，都是擦边。他在向「发生」的方向探身，而且探得很远。

读他的晚期手稿，你能感到一种焦急。他像一个人站在河边，水声越来越近，脚下却仍然踩着自己搭的那块石头。

可是，看他的发生是怎么讲的：被动综合是先验自我底下的一层，生活世界是先验自我回头看见的一层。发生的最终源头，仍然是先验自我。

擦边，是擦过去了，没有进去。

这里的分寸要守住。他不是没看见发生；他看见了，认真追了。只是追到最后，那个源头，他没有再往下问。

被动综合，可以用一个小例子来懂。你听一首歌，没有人要你去「综合」，不过一串声音，自己就连成了旋律；你走路，脚怎么落、手怎么摆，没经过你的判断，也自己连好了。

这些「自己连好」的东西，胡塞尔说，是意识在主动判断之前就做好的一层。这一层，他讲得很细。可它们是谁的？仍然是先验自我的。

◆ 六、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够。

他是现象学的开创者。从他以后，许多人才有了一套细密的办法，去描述意识里的东西是怎样给出来的。

他对「意义不是现成的」这一点，看得很准。世界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在意识的活动里「构成」的。这是对素朴实在的一次很狠的敲打。

他的晚期，对发生的问题是真诚的。他没有躲，一路追问，追到了被动综合，追到了生活世界。

读他，你会觉得：这个人在认认真真地往下挖。

而且他挖出来的东西，后来被很多人拿去用。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列维纳斯，都是从他的地里长出来的。一个修补者能有这样的收成，说明这块地不一般。

◆ 七、为什么说是修补

按王德生博士的口述，从 SDE 看来，胡塞尔的东西仍然是一个发展的修补而已，并不是颠覆的革命。

这个判断凭什么？

判据只有一条：看他有没有把发现学的公设撤掉，而且撤掉以后，没有用别的原语把它请回来。

对胡塞尔，这个答案很清楚。他把世界先在撤了，不过请回了先验自我先在；他的发生现象学向下挖了一层，不过最后停在先验自我这个源头上。这个源头，在他那里是不被生成、只被预设的。

撤了一样，请回一样，账是平的。账平了，就是修补，不是革命。

你可以拿一个装修的例子来看。老房子里有一堵承重墙，挡着，你不喜欢，于是请工人拆了。拆完发现房子要塌，只好在原来的位置，立一根钢柱。

墙变成了柱，样子好看了，宽敞了，不过那个位置上，仍然站着一件撑房子的东西。胡塞尔做的，大概就是这件事。

用本书的话说：他在发现学的房子里，把一堵承重墙换成了另一堵更精致的承重墙，房子还是那座房子。

别把「修补」读成贬义。

一座老房子，如果没有人去修，它早就塌了。胡塞尔做的，就是让发现学这座房子，在被撞了一轮又一轮之后，还能住人。他把意义的构成，写成了一门可以学、可以教、可以传的功夫。

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很多撞出来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把它们整理成功夫，就散了。他把碰撞留下的一堆碎片，收成了一个体系。

修补者有两种。一种是把裂缝糊上，假装没有裂。一种是把裂缝认认真真看一遍，再补上。胡塞尔是第二种。

所以本书说他是修补，是在说这座房子的结构没变，不是在说他没有本事。

◆ 八、不是看职位

有人会这样想：胡塞尔是大学教授，在体制里，所以是修补；那些在体制外的人，才可能革命。

本书不这样判。

胡塞尔写《逻辑研究》（1900—1901）的时候，在哈勒做编外讲师，前后约十四年（1887—1901）；1901 年到哥廷根，据传记，教育部压过了系里的反对〔据传记〕。这些故事，让人觉得他在边上。

可是，职位在边上，不等于公设在边上。他一个人在编外的那些年，写出来的东西，仍然是在发现学的公设里做功夫。

反过来也一样。一个在体制内站稳了的人，也可能真的撤了公设。判据在公设，不在职位。

这个区分，第五编会展开讲。那里要说的是：体制，按本书的用法，是一套思想和名誉的东西，不是一份工作。

一个判断，要说清楚它怎样才会错。

对胡塞尔的这个判断，推翻它的条件很具体。有人在他的著作里找到一处：他把先验自我也当作被生成的结果，而且没有用任何别的原语把它换回来。

比如，在晚期的发生现象学里，有一段文字明明白白地写：先验自我本身，是由被动综合一层一层长出来的。而且这个「长」，不需要先有一个现成的自我来托底。有了这一段，这条判断就要改。

本书读到的版本，没有这一步。可是，胡塞尔的手稿浩如烟海，本书读到的只是一小部分。所以，这是一个开着的判断，读者读到那一段，欢迎回写。

◆ 九、放回日子里

齐悦的导师曾劝她：「你不如做现象学吧，稳妥，路子也宽。」

她回家跟方屿讲，方屿问：「稳妥，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套现成的办法，大家都认。」

方屿想了想：「那就是在人家的地里种东西。」

她没有立刻回话。后来她想明白：现象学是一块很好的地，种出来的东西也扎实；可她要问的，是那块地本身从哪来的，那就不能在地里种。

这个念头让她有点怕。因为她的导师、她的同学、她读了三年的书，全都在地里。要问地从哪来，就得站到田埂上去，一个人。

这并不是说现象学不好。她后来还是把胡塞尔的几段读得很熟，用在了论文里。读，是一回事；住进去，是另一回事。

明天能试：下次有人说「这是某某的框架」，问一句，这个框架默认了哪几样东西不用再问。

带 走 的 话

胡塞尔挖得最细，挖到发生的门口，可他把先验自我留在原位，不再往下问。

> 小 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碰撞：一次最精密的修补，是旧石头换了一面磨亮。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墙前：撤了世界先在，请回先验自我，账平，是修补。

想 一 想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框架：大家都在里面做事，却从没人问过它是从哪来的？

第 10 章

一杯水里长出来的个体

◆ 一、过饱和的那杯水

齐老师讲结晶那天，带了一只烧瓶。瓶里是醋酸钠的溶液，烧开了，又慢慢放凉。放凉以后，它还是清清亮亮的一瓶水，看不出一点不同。

学生们凑过来问：「老师，这不就是水吗？」

齐老师不答，拿一根细铁丝，蘸了一粒小小的晶体，轻轻点进去。下一秒，晶体从铁丝尖上长了出来。它不是一下子全冒出来的，而是一圈接着一圈往外爬，爬过的地方，水就变成白花花的固体，手摸上去还是热的。教室里有人出了声。

齐老师说：「这瓶水一直憋着一股劲，只是缺一个地方让它放出来。」

这一章要讲的人，一辈子都在琢磨这瓶水。

◆ 二、他说了什么

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主要著作，叫《形式与信息概念下的个体化》，常被简称为 ILFI。书里最要紧的一个转弯，说起来很短：别先摆出一个个现成的个体，再问它们怎么来的。个体是一次「个体化」的结果。

在他看来，个体化之前有一片「前个体」的场。场里有势能，有张力，东西还没有分开（据二手研究〔待核〕）。一块晶体，一株植物，一个人，都是这片场解决自己的张力时，留下的一个样子。

这和我们日常的说法正好反过来。日常的说法是：先有一块块现成的东西，它们再互相碰、互相作用。西蒙东说，先有的是一片带着劲的场，东西是这股劲找到出路以后留下的形状。

你可以把它想成下雨。云里先憋着水汽，才有一滴一滴的雨。我们平时只盯着雨滴，数它有几颗、落在哪里，却忘了问那片云。

◆ 三、关系不是后来拉的线

他还有一个看法，对本书特别要紧。

关系不是两个现成的东西之间，后来拉的一根线。关系发生在个体化的系统里面，他把它叫作「内共振」（据二手研究〔待核〕）。用大白话说：两端是被这个关系一起做出来的，先有关系，才有被关系连着的两头。

这句话，你在下一章还会听一遍，到了第 12 章，会听见一位物理学家用另一种说法再讲它。本书不把这看成巧合。眼下只提醒一件事：西蒙东提出这一点，早于第 12 章的巴拉德。

不过后来谈「关系先于关系项」的人，并不都读过他。巴拉德就是从另一头走来的，这笔账留到第 14 章算。

眼下先还他一个公道：把这句话在哲学里立起来，分量不轻。在一个人人默认「先有东西、后有关系」的年代，他的书把这个次序翻了过来。

◆ 四、亚稳态：憋着的劲

回到齐老师那只烧瓶。

那瓶水有一个名字，叫过饱和溶液。西蒙东借来一个词，叫「亚稳态」。它看起来稳，其实带着没有解决的张力。碰一下，可以朝这个方向解决，也可以朝那个方向解决，往哪边走，要看碰它的是什么、碰在哪儿（据二手研究〔待核〕）。

这个词，和本书的方言很近。本书把「形状冒头、还站不稳」的时候，叫作正在成形。它算不上半成品。它是最容易长出东西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出事的时候。

你家里大概有过这样的晚上：一件事谁都没有提，可整张饭桌的空气已经绷着了。随便一句话掉下来，可能吵起来，也可能笑起来。那就是一个亚稳态，劲早就在了，缺的是一个落点。

◆ 五、转导：一步接一步地长

第二个要紧的词，叫「转导」。

它说的是：一个活动，从一个小地方开始，一步一步往旁边传，每一块新地方的样子，由前一块来定（据二手研究〔待核〕）。晶体长大就是这样，第一圈决定第二圈怎么排，第二圈决定第三圈。这里面没有一张事先画好的总图，每一步只认前一步。

这和本书的第二个词「路」很像。路是一先一后走出来的，顺序不能乱。

西蒙东还把这个办法，用到了四个层次上：物理的、生命的、心理的、集体的。后两个层次，他说是互为条件的：一个人的心里长出什么，要靠一群人；一群人长出什么，也要靠一个个的人（据二手研究〔待核〕）。

这样看，晶体对他来说是一把尺子。他拿着它，一层一层地量世界。

再说说「集体」这一层，它离你的日子最近。

齐老师带的竞赛班，开学第一个月，一个个学生各是各的样子：有人爱抢答，有人缩在后排，有人下课就问问题。到了第三个月，这个班有了一股「风气」，谁也说不清是哪天有的。风气一有，抢答的学生更敢抢了，缩着的学生也慢慢伸出了手。

这股风气，是一个个学生做出来的。一个个学生后来的样子，又是这股风气做出来的。你不能先问「哪个先」，因为没有哪个先。这就是西蒙东说的，心理和集体互为条件。

晶体里的那根铁丝，到了教室里，是第一个愿意把错题讲给大家听的学生。

◆ 六、先说对在哪儿

有四件事，值得认认真真记在他名下。

第一，他把个体放在后面。个体不是起点，是结果。第二，他把关系放在前面。第三，他留了一个很细的口子：个体化从不耗尽那片场，总有一部分剩下来（据二手研究〔待核〕）。这就等于说，长出来的东西不是终点，场还在，还能再长。第四，他用的例子是晶体、生命、心理、集体，不是几条悬空的原理。他是从工程的材料里看世界的。

读他的人，常常有一种感觉：这些话好像早就在那里，别人一说，才想起来，对，应该是这样。

这就是还他公道的地方。他在发现学的里面，把「个体先在」这块石头敲掉了，也把「关系是后拉的线」这块石头敲掉了。他用的不是外面借来的锤子，用的是晶体、生命这些发现学自己的材料。

这四件事，对本书各有用处。

「个体是结果」，让本书敢把「人」「主体」放到后面去讲；「关系在前」，让本书敢说关系项是从关系里长出来的；「剩余」，为本书的回写留了口子；而他那种从材料出发的做法，是本书的规矩：先让读者看见一块晶体、一堂课，再讲道理。

本书的方言里，「正在成形」「路」「回写」这几个词，他都占了不小的份。读到这里你应该明白，本书对他不是路过，是欠着一笔。

◆ 七、拿砖和晶体比一比

下面这个对比，是本书替你摆的，并非替他断言。

想想一块泥砖是怎么来的：有一只木头模子，一团泥，工匠把泥压进模子，倒出来，就是一块砖。形状是模子给的，泥只负责被压。模子在哪儿？在工匠手里，在泥之前就有了。

再想想齐老师那只烧瓶。晶体长成什么样，没有模子来定。形状是溶液自己的劲、温度、那粒种子，一路一圈一圈商量出来的。你拿走任何一样，长出来的样子都不一样。

西蒙东的走向，是把我们对「东西从哪来」的想象，从砖模挪到晶体这一边。这是一次很大的挪动。以前的老办法，总要在东西之前先放一只模子，不

管叫它形式、本质还是理念。他是在发现学自己的家底里，找到了另一种想象。

这一步，本书认他是碰撞里的一位狠角色。

◆ 八、替他辩护一句

说到这里，一位认真的西蒙东读者会开口：你们问「谁烧开了这壶水」，是把前个体当成了一个个体。

这句辩护不小。它的意思是：「谁来做」这种问法，本来就属于个体的世界，一个有做事者的世界；而前个体恰恰是做事者出现之前的东西，拿个体的问法去问它，是问错了地方。

本书认这句话有分量。它至少说明，他停下来，并非糊里糊涂，他有一个自己的理由。

不过请你看这个理由的样子：它把「不能这样问」当成了「不用再问」。一堵墙，常常就是这样砌起来的，先说这个问题问错了，接着就不再有人替它找一种问对的办法。

齐老师当晚的那句「他是不问」，要补一个字才完整：他是有理由地不问。有理由，还是不问。

◆ 九、换一副眼镜：前个体从哪来

好，请你再回到那只烧瓶。

那瓶水憋着劲，这股劲哪来的？你会说：烧开，再放凉，不去碰它。每一步都是齐老师做的。

西蒙东说的「前个体」，却远不止一只烧瓶里的事，它是整个个体化的底子。他说这片场是势能和力的储备，不是一堆现成形式的集合（这是 Massumi 的转述，据二手研究〔待核〕）。这一点他想得很细，不让储备变成一座摆满现成东西的仓库。

不过这片储备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读他的人里，有一位 Sauvagnargues，她的读法需要一颗已经个体化了的「种子」，下一轮个体化才开得了头。另一位 Cogburn 说，这样追问下去，可能会没有尽头（据二手研究〔待核〕）。这两位的说法，你不必全信。本书只取一点：问题的位置很清楚。

整个个体化的故事，从「前个体」开头。可是「前个体」自己有没有被问过，它是怎么来的？他把它放在那里，当作第一块地。再往下问，他的体系里没有一扇门通过去。

这就是他的墙：个体是结果，前个体却不是结果。

还有一层，值得说得更细一点。

他守得很严的一件事，是不让「前个体」变成仓库。你要是问他：储备里有什么？他会说，没有现成的形式，只有势能和张力。这个回答很漂亮，它防住了「里面早就藏着一份蓝图」那种读法。

不过防住了蓝图，没有防住「它在」。势能有多大，张力朝哪边，这些都是关于这片场的说法，也就是说，场被当作一个有样子的东西，放进了故事的第一页。故事的第一页，通常是最不容易被人追问的那一页。

◆ 十、放回齐家的日子里

那天晚上，齐悦在饭桌上讲西蒙东。个体化、亚稳态、转导，她讲得很顺。齐老师听着，把筷子放下了。

他说：「过饱和的水，我懂。不过你们这位先生讲了半天，水是现成的。」

「水是现成的？」

「对。那瓶水的劲，我在实验室里说得出来：烧开，放凉，不动它。他讲的那片场呢？谁烧开的？」

方屿在旁边插了一句：「你们是不是在说，他把『烧开』这一步省掉了？」

齐老师笑了：「他没省，他是不问。」

这个「不问」，正是本书要抓的东西。他不是没看见前个体。他看见了，也承认它有储备、有剩余。他没有做的，是把它也放进「被发生」的队伍里。齐悦后来在笔记上写了一行：他的个体是长出来的，他的场是放在那里的。

你也可以拿自己的日子试一试。你手里最稳的一样东西，比如一份工作、一个习惯、一段关系，它是从哪片场里长出来的？那片场，又是从哪里来的？问到第二层，大多数人会停一下。

停下来的那一下，就是墙。

带走的话

个体是一股憋着的劲找到出路时留下的样子；那股劲从哪里来，他没有再问。

> **小 账**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碰撞。他在发现学内部，撤掉了个体先在，也撤掉了关系是后拉的线。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墙前。前个体的储备，被他当作不用再问的第一块地。

想 一 想

你家里最近一次「空气绷着」的晚上，那股劲是从哪天开始憋的？你当时有没有想过，是谁把这壶水烧开的？

第二天，齐老师在班上又做了一遍这个实验。

晶体长出来以后，他问全班：「刚才那一步，第一个动手的是谁？」

有学生说：「是你，老师。」

「那你们说，我在动手之前，这瓶水是什么样子？」

没人答得上来，因为那瓶水，是他前一天晚上烧好、放凉、盖好的。班里安静了一会儿，有个男生小声说：「那这瓶水，也是有人做出来的。」

齐老师点点头，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小小的箭头，指向更早的一步。

他自己没有往下画，他让学生去画。

第 11 章

差异在先，形状也在

◆ 一、四十份不一样的错

齐老师批卷子，批到半夜。

一个班四十个学生，同一道题，他批出了四十种错法。有人把力的方向画反了，有人把单位抄丢了，有人公式对了，代数却乘错了位。没有哪两份错得一样。他拿着红笔，想在底下写一句评语，写了半句就停住了。

他以前总以为，错有「几种类型」，他只是把每份卷子归到类型里去。可是这一晚他忽然觉得：先有的是四十份不一样，类型是他后来归出来的。

他把笔放下，去倒了杯水。

这一章里的人，把这个念头，当成了一整座哲学的地基。

第二天他把这个想法讲给学生听，当作一个小练习：每个人把自己上次考试的错，写在一张条子上，不写题号，只写「我是怎么错的」。四十张条子贴在黑板上，齐老师一张一张念。

念到第二十张，学生们笑起来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那种「独一份」的错，被别人认了出来：「哎，我也是这么错的。」

这时候，类型才冒出来。不是老师先发给他们的，是他们一张一张念出来的。

◆ 二、他说了什么

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主要著作之一是《差异与重复》，1968 年出版。后来他和瓜塔里合写了《千高原》，1980 年出版。

最常被人引用的一个意思，大意是：差异自身先于同一〔核：据 SEP〕。你平常的想法是：先有「一样」，再有「不一样」，比如先有一个叫「杯子」的东西，各种杯子是它的变化。德勒兹说，反了。先有的是一个个互相不同的东西，「同一」是我们把差异压平以后得到的样子。

齐老师批卷子那一晚想到的，就是这个。

这句话很容易被听成一句口号：只有差异，没有什么是稳的。他没有这么说。他不是只有差异，是差异居首。这两者差得很远，下面几节就是要把这个差别讲清楚。

◆ 三、三层：现实、强度、虚拟

他有一个三层的图。

最上面是现实，是我们手能碰到的桌子、人、天气。中间是强度，是一个个差别的大小和落差。有落差，事情才发生：温度有高低，水才会流；电压有差，电才会走。最下面是虚拟，是还没变成现实的那一整片场。它不是一份「还没有的东西」的清单，而是一片带着问题的场，现实是这些问题的一次回答。

三层之间是活的。差异在强度层里推着，把虚拟里的东西，一次一次带到现实里来。

人也是这样。一个人的脾气，一条街的样子，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是差异推出来的一次回答。用本书的话说，他把「路」放到了最前面，而且放得很狠。

「落差」这个词，不妨用一间屋子来想。

冬天，屋里暖，窗外冷。窗玻璃两边的温度不同，水汽就在玻璃上凝出了一层雾，雾再长成冰花。如果屋里屋外一样冷，或者一样热，什么也不会发生。

德勒兹的「强度」，说的就是这种落差。它指的是东西与东西之间不一样的那个量，而非东西本身。有了它，事情才有力气发生；没有它，世界是一池不动的水。

读他的人，常常会被「虚拟」「现实」这些词吓住。其实先抓住「落差」这一个，后面的就顺了：落差在推，推出了现实，现实又改了落差。

◆ 四、先还公道：他不是只有差异

这一章最要紧的一节，在这里。

很多人以为他是「流动的哲学家」，一切都在流，没有一块地是实的。不是这样的。《千高原》里有层化、领土化、解域、再结域这一组词〔核：据SEP〕。大意是：东西会稳下来，形成一层一层的地层；稳下来的东西，又会被冲开；冲开以后，又会在别处重新稳下来。稳定的形态是有的，而且他认真地讲它。

他的意思不是「没有形状」。他的意思是：形状是差异的产物，不是差异的前提。

你在街上看到一家小店，开了三年，装修换了两次，老板换了一个，看起来一直是「那家店」。这是一次领土化。房租涨了，它搬走了，这是一次解域。几个月后它在另一条街重新开张，这是再结域。店是稳的，不过它的稳，是一次又一次的差异撑起来的。

他还有一个不太显眼的态度：结构和产物的本体论分量，低于过程〔核：据 SEP〕。他更看重「怎么发生的」，不那么看重「发生成了什么」。对本书来说，这是好消息，本书也是这样看的。

读他，有两处容易走偏，先替你打个预防针。

第一，别把虚拟读成「另一个世界」。它既非天上的理念，也非躲在现实后面的第二层房子。他自己反复说，虚拟是真实的，不过它不是现实的。你可以把它想成一道还没解的题，题是真的，答案还没写出来。

第二，别把「差异居首」读成「随便怎么都行」。差异推出来的东西，是一层一层稳下来的，有它的路，有它的条件，不是想怎么变就怎么变。一个人的脾气不会一夜换掉，一家小店也不会无缘无故变成银行。

这两处读准了，你才能看清他的墙在哪里。

◆ 五、回头的一笔，他也有

他有没有回写？

有。强度里的差异把东西推到现实里，现实又回头改变强度，改变下一轮的虚拟。这样一来一回，不是一条直线（据二手研究〔待核〕）。

所以，要是你把「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土」看成本书的独门招牌，那在他这里，已经有人用过了。第四编专门算这一笔：本书哪些东西是别人早就说过的，不能再算成自己的。

这里先记下三件事。他看见了差异居首，看见了稳定的形态是产物，也看见了回头的一笔。比起上一章的前个体，他的东西放得更开。

也正因为放得开，他最后那堵墙，反而最容易被读过去。

◆ 六、他和黑格尔的一处不同

上一编里的黑格尔，要把圆圈画圆，让结果回头成为开端，最后收拢。德勒兹正好相反，他不愿意收拢。这一点第 23 章会细讲，这里先记下它的样子。

黑格尔式的收拢，像一台账本，年底要平。德勒兹的样子，更像一条一直在分岔的河：一条汇进另一条，又从下游裂成三条，没有哪一刻，所有的水都回到同一个湖里。

这个差别，对本书很要紧。因为它说明，同样撞到了「回头的一笔」，一个人想用它把事情关上，另一个人想用它把事情一直开着。

德勒兹这条路，离本书的方向更近。他不要一个封口的体系，他让差异继续分岔。不过正因为他把门开得那么宽，他在最底下留的那一块，才更容易被我们放过去。一个体系处处敞开，我们就很难相信，它还有一个不让问的地方。

◆ 七、再回到那四十份卷子

我们回到齐老师的桌子。

四十份错法，先有。归成几类，后有。这是德勒兹的次序，也是任何批过卷子的人的经验。

不过请你再多想一步：为什么是这四十份卷子，而不是别的？为什么这道题，会被这个班的这一批学生，错成这个样子？

这里有很多可以回答的东西：课时，教法，这道题前一周讲过什么，某个学生那天早饭吃了没有。这些全是现实里的东西，一件一件，都可以追。

德勒兹的虚拟，是在这些追得到的东西的下面，再铺一层：所有这些错法，来自一片「带着问题的场」。这一层铺得对不对，本书不判。本书只问：这一层是怎么铺上去的？是从那些可以追的东西里一点点沉淀下来的，还是一开始就放在那里？

如果是沉淀下来的，那它是被发生的。如果是一开始就放着的，那它是一块原语。他的书里两种读法都有人读。这就是读他的人至今还在吵的缘故。

◆ 八、换一副眼镜：虚拟是不是先在

虚拟是整个体系的底。差异从它那里，把现实一次一次推出来。

问题是：这片虚拟的场，是先在的吗？

他自己会说，不是。虚拟不是一份现成的清单，是一片带着问题的场。这个说法，本书认。不过请你想一想：这片场里的「问题」，是怎么来的？是什么让某些问题在，另一些问题不在？

如果说，这些问题是由前面的现实回写出来的，那虚拟就不是底了，它只是中间的一层。如果说，它们不是由前面的东西回写出来的，那虚拟就是一块不被发生的地。

这两条路，他的书里都看得出用力的方向。读他的人，至今还在吵：虚拟到底算不算先在〔待核〕。

本书不替他吵，只做一件事：把这个问题放到桌面上，说它就是他的墙。差异居首、稳定居后，这是对的。可是排在最前面的那片虚拟场，来历不用再问。

这个动作，你在上一章已经见过一次。撤掉了物，撤掉了主体，却给「发生」本身留了一块不用被发生的底。第 16 章会把六家的底并排摆出来。

不妨给自己备一把小尺子，用来量这一类说法。

对任何一个「底」，问一句：它是不是被它自己产出来的东西改过？如果改过，它就是一个会变的、有来历的东西，哪怕来历很远。如果没有改过，永远是它推出别的，别的碰不到它，那它就是一块不动的地。

这把尺子用在德勒兹身上，得到的答案是两可的。他书里讲现实回头改强度，改下一轮虚拟，那么虚拟是改过的。他书里也把虚拟放在一切的最底下，那么它又像是不动的。本书不去裁判这两种读法，只提醒：只要两可还在，这一格，就还没有被撤干净。

◆ 九、放回齐家的日子里

齐悦读德勒兹，读到发火。

她对方屿说：「他写得太好了，我都没法反驳。每一句都对。」

方屿问：「那你为什么发火？」

她想了想：「因为我觉得他在躲一个问题，可是我说不出是哪一个。」

方屿翻了翻她摊开的书，指着一页：「你画了线的这一句，说虚拟是真实的，却不是现实的。我问一句外行话：谁说它是真实的？」

齐悦没有马上答。这是方屿说中的地方。他不懂哲学，可他懂数据：任何一张底表，都该能问到它的数据源。不过他接下来那一句，就说偏了：「那他就是没有数据源，凭空造了一张表。」

齐悦摇头。她说，不是凭空。他的数据源，是他之前所有哲学家留下的东西，他从那堆材料里，把差异挑了出来。他只是不再往下问「虚拟」的数据源。

这就对了。他不是凭空，他是停手。

你可以拿这个办法去问自己手边的东西。你信任的某个说法，比如「人各有命」「时代不同了」，背后有没有一片被你当作「底」的东西？你问过那片底的来历吗？

带走的话

差异居首、稳定是产物，他说对了一大半；「差异从哪片场里来」，他也放在了不用问的地方。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碰撞。他在发现学内部，撤掉了同一的优先，也撤掉了实体的优先。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墙前。虚拟场是否先在，成了他没有交代清楚的底。

想一想

你最信的一个「大道理」，如果有人问它从哪里来，你说得出第一句吗？说不出来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后来这事有个后续。

齐悦在论文里写了一小段，大意是：德勒兹的虚拟，是一个被他的读者们反复争论的位置，这种争论本身就表明，这个位置没被他自己封死。导师读了，批注了一行：「这是优点，还是缺点？」

她没有马上回。她在论文边上写了两个字：「都是」。

这两个字，也许是这一章最准的总结。没封死，是优点，因为它给后人留了门。没交代，是缺点，因为门后面是什么，他没说。

第 12 章

从量子测量里走出来的人

◆ 一、双缝前的一个问题

齐老师带竞赛班，每年都要讲一次双缝。

光打过去，两条缝，后面一块屏。光点一粒一粒落下来，落久了，屏上排成明暗相间的条纹。这时候总有学生举手：「老师，那它到底是走了哪条缝？」

齐老师每年都说，这个问题要小心问。你要是在缝边装一台探测器去看它走哪条，条纹就没了。学生不服：「那它自己总知道吧。」

齐老师停了一下，说：「它知道不知道，我们没法说。我们能说的，是你装了这台仪器，屏上就是这个样子。」

有两个人，把这个小小的停顿，扩成了一整套哲学。一个是巴拉德，一个是罗韦利。

◆ 二、巴拉德：她从实验装置讲起

巴拉德（Karen Barad）没有从哲学书读到量子，她是从量子测量走到哲学里来的。她读的是玻尔，不是西蒙东，这一点第 14 章还要回头说。

她那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后人类主义的述行性》，发表在 Signs 杂志 28 卷 3 期，2003 年，801—831 页。文章里最要紧的一句，大意是：关系项不先

于关系；关系项在「现象」里面，经由一种特定的「内互动」（intra-action）才浮现出来（p.815）〔核〕。

「内互动」是她造的词。普通的「互动」是说：先有两个东西，它们再互相作用。「内互动」说的是：不是两个东西在互动，是它们在互动里，才成了「两个东西」。

齐老师那台探测器就是一个例子。不是「光」和「仪器」先各自在那里，然后碰上了。是这一次装置、这一次光点，一起做出了「光走了什么」这件事。

读她的人，容易有两个误会，值得在这里就说开。

第一个误会：以为她是说「人看了，世界才变」。这个读法不对。她说的是装置，也就是仪器、布置、测量的整套安排，是物质的，不是人的念头。这一点，要记着。

第二个误会：以为她是说「什么都是相对的，没有对错」。这也不对。她正因为看重装置做出来的结果，才要问责，才要求设装置的人对结果负责。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人，不会说「问责」两个字。

这两个误会放下，你才能正确地看见，她撤了什么、留了什么。

在她的写法里，玻尔是一个站位。

本书第 33 章要把这个意思讲透：每一位的站位，带着什么原语，翻墙以后就剩什么原语。巴拉德站的是玻尔留下的那一套讲法，也就是，从实验装置讲起，把仪器和被测的东西放在同一个现象里看。这个站位，让她撤得干净，也让她留下的「现象」，有了一个清楚的颜色：物理实验的颜色。

◆ 三、她撤掉了多少

把她放到发现学的三条公设面前，会发现她撤得很干净。

她说，本体论的基本单位不是「物」，是现象（p.818）〔核〕，这一步撤了客体先在。她说，人的身体和人类主体，不先于现象而存在（p.821）〔核〕，这一步撤了主体先在。她说，没有先在的关系项的关系（p.815）〔核〕，这一步撤了关系项先在。三块石头，一篇文章里搬走了。

她还处理了局部可分离性（p.825）〔核〕。在量子的实验里，你没法把「被测的东西」和「测的东西」切得干干净净。这个切分，在她那里不是自然就有的，是装置做出来的。

这一章最该先记住的是：她做得非常彻底。这不是一个半截的修补，而是从物理的材料里长出来的、清清楚楚的一撤。

把这三步放在一起，会发现它们是同一个动作的三个面。

撤客体先在，是说「被测的东西」不是先摆在那里等人去量的。撤主体先在，是说「量的人」也不是站在世界外面的。撤关系项先在，是说两头不是先有，再被一根线连起来。三样一起撤，剩下的只能是一个把两头都装进去的单位，这就是她说的「现象」。她走到这一步，是顺着材料一路走下来的，没有绕路。

◆ 四、她有责任，不只有理论

还有一样东西，值得单独记。

她的文章里，「问责」这个词出现了好几次（p.803、812、825、827）〔核〕。她的意思是：既然装置参与做出了世界，那设装置的人，就要对做出来的东西负责。

这个想法绝非理论的装饰，它落在日子里就很重。你怎么设计一份问卷，怎么设计一张表格，怎么定一套评分标准，你就是在做出一种人。她后来的《与宇宙中途相遇》（2007）里，有「伦理—本体—认识论」的说法（p.90）〔待核〕。

本书引到这个层面就够了：她把本体论和责任放在了一起，没有让它们分家。第七编讲事业的时候，会用到这种感觉。

◆ 五、停在哪里：「现象」没有被问来历

现在回头看，她的底是什么。

她说，现象是本体论的原语（p.815）〔核〕。原语，就是不再被拆开来问的第一样东西。她没有躲，直接写了出来：我的起点是现象。这样的起点有一个清楚的好处，它是从量子实验里自己长出来的，不是从别处借来的。

不过起点终究是起点。现象是怎么来的？是什么让某些现象出现，另一些不出现？一个现象和下一个现象之间，有没有先后的次序？她的理论里，对这几件事没有一套系统的回答。尤其是「谁先显出来、谁后显出来」这样一种次序，她那里没有一套讲主体怎样后来才显影的理论。

这不算她的错，那本来就不在她要答的题里。可对本书追的这条线来说，缺口就在这里。她的墙，是「现象」。

她的理论里，还有一处缺口，值得再看一眼。

她的「内互动」，讲的是关系项怎样在现象里浮现，浮现出来的，有物，也有人。可是人的位置，她没有给一个有先后的交代：是物先显出来，人后显出来，还是同时？同时，是一种说法；有先后，是另一种说法。她那里没有选。

你可以想象一场考试。出卷的人、答卷的孩子、卷子、分数，是同时出现的吗？当然不是。卷子先，孩子后；孩子的「数学差」，是分数出来以后才有的名字。这个先后，对理解一个现象怎样成形，很要紧。她没有把它当作一个要回答的问题。

◆ 六、一次考试，也是一台装置

她这个想法，放到齐老师的班上，一点也不玄。

期中考完，齐老师在办公室说：「这孩子数学不行。」说这话的时候，他看着手里那张成绩单。

巴拉德会请你多看一眼这张成绩单是怎么出来的：这套题，是谁出的；时间给了九十分钟；考场里坐得很挤；这个孩子那天正在换新眼镜。这一整套东西，连同孩子，一起做出了「数学不行」这个结果。

她不是说成绩不算数。她是说，这个结果，是这一次装置和这一个孩子一起做出来的，不是孩子身上早就装着的一个「数学能力」，被考试读了出来。

所以她才说问责。设卷子的人，对卷子做出来的那个「孩子」，有一份责任。这一点，齐老师听进去了。他后来每次发卷子，都会多想一句：我这套题，这一次，在把谁做成什么样的人。

◆ 七、两位的差别，不要抹平

巴拉德和罗韦利，都从量子里走出来，但两个人不要放成一个人。

巴拉德走得更远。她三条公设一起撤，还把责任带了进来。罗韦利走得更克制。他的主张围着物理系统说，「只有关系」是别人替他概括的。

在残留上，两人也不同。巴拉德留的是「现象」，一个大单位，一个把装置和被测者都装进去的单位。罗韦利留的是「节点」，一个小单位，一个靠关系取值、却得先在那里的系统。

大单位更像一个起点，小单位更像一个预设。起点和预设，并不相同，不过它们站在同一个位置上，都是「先放在那里」。

这一点值得记，因为第 16 章把六家的墙并排摆的时候，你会再看到这两个名字。

◆ 八、罗韦利：每个系统都是一个节点

罗韦利（Carlo Rovelli）也是从量子里走出来的人。

他 1996 年提出关系量子力学。基本想法是：基本的本体论是物理系统，加上系统的取值变量；观察者自己也是一个物理系统；不存在「孤立系统的状态」这回事〔核：据 SEP〕。你不能说「这个电子向上还是向下」，只能说「相对于那个系统，这个电子向上还是向下」。这是一个很干净的主张，它不要一个站在世界外面的观察者。

他 2020 年写了《赫尔戈兰》，引到龙树，讲的是相互依存（据二手研究〔待核〕）。你也许听过一句概括：「只有关系，没有关系项」。这里要停一

下，这句话是别人概括出来的推论，不是他的原文。本书只在这个意思上用它。

至于龙树，这里只说一句稳妥话。

罗韦利自己引了他，讲相互依存，这是他的书里写出来的。至于这条线对他的物理学主张，到底承重多少，本书没有核到，不下判断（据二手研究〔待核〕）。你记住的应该是：他在量子这头，各家走到了相互依存这个词的旁边，而这个词，东方的传统里早有人说过。

东方给的是站位，材料另有来处，这句话在这里又用得上了。

◆ 九、罗韦利的墙：被预设的节点

他停在哪儿呢?

他的关系，是在「系统」之间的。可是「系统」本身，是被预设的。它是一个没有内禀性质的节点，只靠关系才有取值，不过它得先在那里，才有人去取值。

还有一件事，说明他是诚实的。阿德拉姆（Adlam）和罗韦利 2023 年发表在 Philosophy of Physics 1 卷 1 期的文章，加了一个「跨视角链接」，摘要里写明：这样一来，事件集不是纯粹的关系了〔核：摘要〕。也就是说，他自己的体系在修订的时候，发现要补一样不是纯关系的东西。

物理学家碰到墙，不假装没有墙。用本书的话说，他的墙是「系统作为被预设的节点」。比起巴拉德的「现象」，这堵墙更低、更薄，但它在。

请你把巴拉德和罗韦利的墙并排看一眼，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

她的墙厚一些，因为「现象」是一个被她立成本体论基本单位的东西，她明说了。他的墙薄一些，因为「系统」只是一个被预设的节点，他没有给它立一块碑。厚的墙容易被看见，薄的墙容易被放过。

本书把两堵都记下，是因为到了第 16 章，墙的厚薄不重要，位置才重要。

◆ 十、放回齐家的日子里

那天晚上，齐老师问齐悦：「你说这两个人，是一路的吗？」

「是一路的。」齐悦说，「都撤了先在。」

方屿在那边摆碗，听见这一句，回头说：「那为什么你书里把他们放在一章，却又说底不一样？」

这个问题问得好。答案是：他们撤了同样的东西，各自留下的底却不一样，一个留了「现象」，一个留了「节点」。齐悦想起自己的论文。她这一年读了太多家，发现几乎每一家撤的是同样几样，留的却各不相同。她以前觉得，这是各家各有立场。方屿这一句让她换了个角度：也许这不是立场，而是同一条路走到头，每个人停下来的地方不一样。

这个想法，她当时没敢写进论文，怕老师说太玄。

你也可以试一试。读两本互相看不上的书，看它们撤掉的是不是同一样东西。如果是，你读到的就不是两个立场，而是同一个动作的两个落脚点。

带走的话

她们从量子测量里走出来，把关系项先在撤得干干净净；「现象」和「系统」，仍是没被问过来历的第一块地。

小账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碰撞，而且是从物理材料里独立撞出来的。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墙前。巴拉德留下「现象」，罗韦利留下被预设的节点。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先有各自的东西，再互相作用」的想法，是在什么事上？倒过来，如果它们是在互相作用里才成为各自的，这件事会有什么不同？

第 13 章

身体自己生产自己

◆ 一、一台自己拉起自己的机器

方屿在公司里管一套服务。他有一回讲给齐悦听，齐悦听得半懂不懂。

他说，他们的系统有一个特点：任何一个进程挂掉，另外几个进程会把它拉起来；而这几个进程挂掉，又会被别的进程拉起来。

「没有谁是总管？」齐悦问。

「没有。」方屿说，「每个进程都是被网络里其他进程维持的。整个网络，一直在把自己重新做出来。」

齐悦愣了一下，说：「你这话，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

那本书的作者，叫瓦雷拉。

◆ 二、他说了什么

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先和马图拉纳一起，在《自创生与认知》（1980）里提出「自创生」这个词。1991 年，他又和汤普森、罗施合写了《具身心智》。

自创生，大意是：一个活的系统，是一张由许多过程组成的网。网里每一个过程，都由网里其他的过程使能，而整张网的作用，是再生产出同一组「组织」。闭合，是这类系统的真实特征，不是我们描述时加上去的（据 Di Paolo 与 Thompson〔待核〕）。

一个细胞大致就是这样。它的膜，要靠里面的化学反应造出来；里面的化学反应，又要靠膜把它们圈在一起。没有哪一边是起点，谁都在维持谁。

你家里一盆炭火，有一点像：火靠热和燃料维持，火自己发热，热又让燃料继续烧。不过火不算，它不会修补自己，也划不出一个「里」和「外」。活的东西会。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家最大的好处，是把「生命」这件事，从一份性质的清单，变成了一个动作。

以前的讲法是：生命有这几条特征，会新陈代谢，会繁殖，会应激，像一张体检表。他的讲法是：生命是一件正在做的事，这个系统每一刻，都在把自己做出来。这一步，正是本书所爱的那一步：把一个「是」，换成一个「做」。

而且这个「做」，没有外面的人在做，是系统在自己的网里做。这样一来，一个活的东西，就不是先被谁设计、制造出来，然后才开始活的。它在活的过程里，一直在造自己。

还有第二个好处。他没有走回「主体先在」那里去。自创生的系统，并非先有一个灵魂住进了身体，是身体这张网，自己做出了一个「里面」。

这个「做」字，还值得多停一会儿。

你想一想自己的名字。它是你出生时别人给的，你以为它是你「有」的东西。可是你的名字之所以是你的，是因为这些年里，有无数次，别人叫了它，你应了它。每一次应声，都在把「你」这个东西再做一遍。

把名字换成身体，就是瓦雷拉的意思：身体不是你「有」的东西，是一件每一刻都在「做」的事。这个换法，换掉了一个很旧的习惯，那个习惯总是先找一件东西，再问它有什么性质。

◆ 四、身体和心的路

他还把这个想法，带进了认知。

《具身心智》的大意是：认知不是头脑里画了一张世界的图。它是一个有身体的活系统，在和环境来回走动的时候，把世界做了出来（据二手研究〔待核〕）。这和笛卡尔以来的路子不同。笛卡尔式的路子是：先有一个内心，再有一个外面，两者靠表象连起来。

瓦雷拉说，不对。里和外，是在你走路、摸东西、看东西的过程里，一起长出来的。

读过前面几章的人，会觉得眼熟。巴拉德的「内互动」，西蒙东的「内共振」，说的是相近的事，只是各自从不同的材料起步：一个从量子装置，一个从晶体，一个从活的系统。这是甲吸引子的样子，第三编再算。

把他和西蒙东并排放，有一处差别值得看。

西蒙东的场是一片储备，个体从里面长出来，场还在后面。瓦雷拉的网是一张自己转的网，没有「后面」的储备，所有的东西都在网里转。

前者是一口井，后者是一只陀螺。井的问题是：水从哪里来。陀螺的问题是：第一下是谁拨的。

两个问题，问法不同，落点相近。下一节我们就要看，他这第一下，是怎样被放过去的。

◆ 五、他身边常站着中观

关于他，学界常提到一件事：他的「无根基」，和佛学里的中观学有关联（据二手研究〔待核〕）。

本书的立场很简单：东方给的是站位，不是材料。第 3 章讲过这一点，第 33 章会再用一次。所以这里只记一个事实：他和东方思想有来往，这份来往，让他更敢说「没有一个起点」。

不过敢说，是一回事；说完以后，体系里有没有留下一个起点，是另一回事。

东方思想在这里的位置，值得再说得稳一点。

一个人读过东方的书，修习过，这对他的哲学会有影响，这是一回事。他的哲学体系里，有没有一块东西是从东方「搬」进来的材料，这是另一回事。本书关心的是第二件。自创生这套讲法，用的是活的系统的材料，细胞，网络，组织，闭合；它的概念，是从这些材料里长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站位」：东方让他敢于不去找根基，材料却是西方生物学和发现学自己的。

◆ 六、自创生和你的一天

自创生这个词，听着远，其实就在你一天的日子里。

你早上起来，没想过要不要呼吸，没想过要不要让心跳。你睡觉的时候，身体里成千上万的过程还在互相接着手，一个过程的产物，成了下一个过程的原料。你没有下过一道命令。

这一整张网，没有总管，却一直在维持自己。你昨天吃的饭，变成今天的细胞，今天的细胞，又在接着做明天的细胞。组织一直没变，里面的材料却几乎换了个遍。

瓦雷拉的好处，就是把这件平常得没人注意的事，当成了一件需要解释的事。大多数人觉得「活着」是理所当然的，他把它问了出来。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这一章讲的，只是怎样理解身体这张网为什么是一张网，不是给谁看病的办法。

◆ 七、闭合的好处，闭合的账

自创生的网是「闭合」的，就是说，维持它的东西，都在它自己里面。这是他的一个强处，也是他后面的一笔账。

好处是：这样的网，有一条清楚的边界。里面的，是它自己做的；外面的，是环境。你可以问它、量它、画它。一个细胞和一杯水之间，有一条能说出来的线。

账是：这条线是谁划的？

在细胞里，膜是细胞自己做的，这个问题好像不用问了。不过哲学要问的，比一个细胞更大。当我们说「一个系统」，说「一个自己造自己的单位」，是在说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现成的单位，还是说我们从某个看的位置，把它圈成了一个单位？

他的描述，倾向于前一种。系统是一个真实的、闭合的单位（据 Di Paolo 与 Thompson〔待核〕）。

本书的追问是：这个「单位」是不是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这样问，并非否认细胞是细胞，而是说在哲学的层面上，「单位」不要一开始就放在桌上。

◆ 八、换一副眼镜：他的墙在哪儿

回到方屿那套系统。

那些进程互相拉起，没有总管，这一点是对的。你有没有想过，这张互相拉起的网，是从哪天开始的？方屿说，第一版是一个工程师写的，上线、跑起来，慢慢形成了现在的样子。这个答案很重要：一张互相维持的网，它的「第一次」是要有来历的。

瓦雷拉的体系，是怎么处理这个「第一次」的？

自创生的描述，从「一个正在生产自己的单位」开始。这个单位一旦在，一切都通了：它的闭合，它的边界，它的认知。可是这个单位自己怎么来的？在他的哲学描述里，它是起点。

这就是他的墙：自创生的组织，被当作描述的起点。

请注意，这并不是说他不知道生命有来历，做生物学的人比谁都知道。这里说的只是：在他的哲学描述里，「一个正在生产自己的单位」是不再往下拆的那块地。

再拿方屿的系统多问一句。

它真的是「闭合」的吗？进程互相拉起，是真的。不过它得有电，有机房，有人付网络的账单，有人在凌晨三点被叫醒。这些东西，不在那张互相拉起的网里面，却是这张网能转的前提。

方屿说：「要是把这些也算进去，边界就画不出来了。」

这句话说得很实在。「闭合」是一个很好用的描述，用它，你能把一个系统圈出来，量它。不过它是我们圈的，圈得对不对，要看圈的是什么、为了什么。瓦雷拉的好处在于，他让我们看到那张网的内部有多精巧；他的账在于，那条边界，被他当作了系统自己的一部分。

这堵墙还有一个别的颜色，值得说一句。

他是一个愿意说「没有根基」的人。这一点，是他的好。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又把「自创生的组织」立成了一块可以站上去的地。两样东西，同时在他的书里：一句拆根基的话，一块当根基的地。

这不叫矛盾，这叫停手的方式。他拆了所有外面的根基，把最后一块留给了里面。

◆ 九、四堵墙，四种颜色

你可以把它和前面几家放在一起看。

西蒙东的墙是前个体，一片带着劲的场。德勒兹的墙是虚拟，一片带着问题的场。巴拉德的墙是现象，一次内互动的单位。瓦雷拉的墙是自创生组织，一个自己造自己的单位。名字不同，东西不同，站的位置却一样：都在「为什么会有这一块」的前面。

这几堵墙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有」，不是「无」，都是一样什么，可以被画出来。

而且，每一家的墙，带着他自己站的那块土的颜色。西蒙东的墙像晶体和工程，巴拉德的墙像实验装置，瓦雷拉的墙像活的网。第五编会专门讲这件事：站位带着什么，翻墙以后就剩什么。

这几堵墙之间，还有一件小事，请你顺手记下。

它们都带着「正在做」的味道：场在推，问题在问，装置在做，网在转。动词很多，名词却都在。每一堵墙，都是一个动作的名词化。

这是个好迹象。它说明，这些人没有把世界看成一堆死东西，他们看到的是做出来的世界。可是动作一旦写成名词，名词就容易被当成起点。语言的习惯，会把一路走来的事，压成一个站着的东西。这一点，第 18 章会专门讲。

◆ 十、放回齐家的日子里

那天饭后，方屿翻了翻齐悦的书，看了一会儿，说：「这个人讲的，我觉得和我们那套系统几乎是一回事。你说他有问题，我看不出来。」

齐悦说：「他没有问题，他有一个没问的东西。」

「什么东西？」

「那套系统最早的一版，是谁写的？」

方屿笑了：「我写的。」

「那你的系统，现在算不算自己生产自己？」

方屿想了想：「算。不过没有我最初写的那版，它根本不会有。」

「对。可是你写的那版，现在一行都看不到了。它被后来的东西一轮一轮改过去了。现在维持它的，是它自己的网络。」

方屿说：「那就是说，起点在，可是起点被后来的东西改没了。」

这句话说得很准。它也点中了本书后面要走的一条路：起点不是不要，是它自己也在被改。

你可以拿它去试试家里那些「一直是这样」的规矩。最早是谁定的？现在维持它们的，是那个人，还是一家人互相的习惯？

带走的话

他看见生命是一张自己做自己的网；这张网的第一个单位，他当作描述的起点放在了那里。

> 小账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碰撞，从活的系统的材料里撞出了一次。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墙前。自创生的组织被当作了描述的起点。

想一想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互相维持」的小系统，比如一个小团队、一个家？它最早是怎么开始的？现在是谁在维持它？

第 14 章

碰撞不是一条线

◆ 一、墙上钉满的卡片

齐悦的书房墙上，钉了一整面的卡片。每一张写着一个名字，下面是一句话：怎么撤的，留了什么。康德、尼采、黑格尔、怀特海、胡塞尔、西蒙东、德勒兹、巴拉德、罗韦利、瓦雷拉。她用红线，把互相引用的连起来。

连到最后，她发现一件怪事：线乱得像一团毛线。

方屿进来送茶，站在墙前看了很久，说了一句她后来一直记得的话：「你们说的是不是一回事？」

这句话，她在饭桌上听过很多回。有时候是外行的闲话，有时候是一把钥匙。这一章，就是替这面墙，做一份账。

她站在墙前，数了一遍。

康德那张卡片，边角已经起了毛，是她两年前钉的。西蒙东和德勒兹那几张，是今年春天钉的。罗韦利那张，只有半句话，因为她读到一半，被别的事打断了。

她忽然发现，这面墙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发生：先没有什么，后来一张一张钉上去，钉到哪里，自己也没有计划过。

◆ 二、先把账摆出来

第二编走了九章，写了十位。先把每一位撤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并排放进一张表里：

谁	撤了什么	留下的、没被追问的东西
康德	素朴实在	物自体：两世界读法仍留客体先在，两视角读法只剩界限概念
尼采	物自体、主体、真实世界	按形而上学读法，可能残留「力场」（依读法）
黑格尔	静止的实体，写下矛盾驱动与结果回写前提	停在收口：坏的无限被真的无限收束
怀特海	实体先在	无时间的潜能秩序
胡塞尔	只做了修补，没有撤	先验自我
西蒙东	个体先在，关系是后拉的线	前个体的储备
德勒兹	同一先在，实体优先	虚拟场是否先在
巴拉德	客体、主体、关系项先在	「现象」
罗韦利	孤立系统的状态	被预设的、没有内禀性质的系统节点
瓦雷拉	生命只是一份性质清单	自创生的组织

读这张表，有两件事要先说清楚。第一，有些格子是「依读法」的。康德的两世界和两视角，尼采的形而上学读法和非形而上学读法，会让残留的东西

变多或变少。本书不替这些争论裁判，只把读法写在格子里。第二，胡塞尔那一行，按王德生博士的口述，是修补，不是革命，第 9 章已经交代过。

最后在表后补一句胡塞尔。

他是这张表里唯一一个我们说「没撤」的人。他回到事物本身，这句口号，本身就是发现学的口号；他晚年的发生现象学，只能算擦边，发生仍以先验自我为最终源头。按王德生博士的口述，他的东西仍然是一个发展的修补，并不是颠覆的革命。把他放进这张表，是为了让你看见：同样叫「新」的哲学，有的撤了，有的只是修。

◆ 三、竖着读这张表

把表竖着读，你会看见：撤掉的东西差不多，留下的东西各不相同。

撤掉的，几乎落在同几样上：物先在，主体先在，关系项先在。留下的，有的是一片场，有的是一个单位，有的是一种秩序，有的是一个自我。名字不同，样子也不同。

不过它们站的位置，是同一个：「这个不用问」。

这句话，是本书的总钥匙。这一编里，每一家都有一句自己的「不用问」。眼下请你先别急着下结论，第三编会把它们并排摆开，看这些「不用问」是不是同一类。这里只记一个事实：十位里，没有哪一位把「底」也撤掉。

记住这句话以后，请你带着三个问题进第三编。

第一，这些底，是十个不同的东西，还是同一类东西穿了十件衣服？

第二，它们为什么偏偏都留在这个位置上？是十个人碰巧一样，还是有一股劲，把他们推到了这里？

第三，对面有没有另一群人，朝相反的方向走，也在同一片土里，也撞上了墙？

三个问题，一路带着。第三编会一个一个地答。

◆ 四、碰撞是多点的

再来看那团毛线。

你很容易以为，哲学的发展像接力赛：康德交给黑格尔，黑格尔交给怀特海，怀特海交给德勒兹，一棒一棒往下传。事情不是这样的。康德的亏空，尼采看见了，黑格尔也看见了，胡塞尔又用另一种办法去补。他们互相看见，互相反对，却不是一人传一人。

更多的时候，是互不相识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各自撞上了同一个问题。西蒙东从晶体和工程里撞上，德勒兹从重读康德和尼采里撞上，巴拉德从量子装置里撞上，瓦雷拉从活的系统里撞上。

这就是碰撞的样子：不是一条线，是许多点同时在响。用冰花的话说，是玻璃上不同的位置，各自结出了相近的枝杈。

◆ 五、没有裁判

碰撞还有一个特点：没有人当裁判。

你读这些人的时候，常常觉得应该有一位权威，来宣布谁对谁错。并没有。巴拉德读的是玻尔，不是西蒙东。她从量子的一头走出来，不是从个体化的一头。两个人说的是相近的话，各自的来路，却没有交叉。

更有意思的，是哈曼。他是物导向本体论的代表，点名批评过巴拉德，把「关系先于关系项」这一类想法，称为 duomining（Rhizomes 30 期）〔核〕。他自己的主张是：实在物脱离一切关系，感性物只在被遭遇时存在，物永远不会被关系耗尽（据访谈与二手研究〔待核〕）。

他和巴拉德是迎面撞的。这场迎面撞，没有一个裁判来判输赢。巴拉德没有被说服，哈曼也没有，各自留在自己的位置上。这就是没有裁判：不是没有争论，是争论没有终点。

哈曼和巴拉德这一对，还有一层意思。

他们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往相反的方向用力：一个说，关系项不先于关系；一个说，实在物脱离关系。两个人都读过很多书，都是认真的人。可是你找不到一个共同的地基，能让他们坐下来，把这件事判清楚。

这就是没有裁判的意思。裁判需要一把大家都认的尺子，而这里，尺子恰恰是被争的那一样东西。

齐老师听齐悦讲到这里，说了句内行话：竞赛场上有评分标准，才有名次。没有标准的比赛，只能叫各练各的。哲学的这一块地，眼下就是各练各的，谁也没有被谁赶下场。

◆ 六、方向互逆

第三个特点，是方向互逆。

我们习惯的想法是：大家往同一个方向走，只是有的人走得远，有的人走得近。这里不是。有的人往关系走：怀特海、西蒙东、巴拉德。有的人往物走：哈曼，第三编还会写到另外几位。有的人往混沌走：梅亚苏。有的人往圆走：黑格尔。

有意思的是，从三个相反的方向，有人各自撞到了回写。黑格尔是从矛盾里撞到的：结果回过头来，成了前提。怀特海是从过程里撞到的：过去被后继摄入，叫作客观不朽。德勒兹是从差异里撞到的：现实回头改变强度，改变下一轮的虚拟。

三个人没有商量，方向也不一样，却撞上了同一个形状。

用本书的方言说，这是一锅粥的样子：很多东西同时在，互相顶着，谁也没占上风。

◆ 七、要是碰撞是一条线

我们不妨想一想，要是碰撞真是一条线，会怎样。

那样的话，发生学就有可能是被某一个人「推」出来的。他站在线的最末端，把前人的东西一路接过来，做一次漂亮的演绎，发生学就在他笔下出来了。这样的故事，我们很熟悉，叫天才说。

这是本书开头的判词里，第一条说「错」的情形：有人证明，发生学是由某一位大师一线演绎出来的。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这一章要花这么多笔墨，证明碰撞不是一条线了。它有多个点，没有裁判，方向互逆，而且这些点上，有的人根本没读过对方。巴

拉德没读西蒙东，哈曼反对巴拉德，黑格尔、怀特海、德勒兹，各自从不同的方向撞上了回写，谁也不是谁的下一棒。

这就是为什么，涌现不能算成某个人的功劳。它是从一锅粥里，在没有人指挥的地方，慢慢显出来的。

这一编的四句话，还可以换成一句话给自己：他们每一位都做对了一件大事，也都在同一个地方停了脚。

你读完这一编，若只带走一样，就带这张残留表。它不是用来背的，是用来比的。下一次，你再读到一个新说法、一位新哲学家，试着先问两个问题：他撤了什么？他把什么放在了「不用问」的位置上？

◆ 八、十位里的两个小圈

最后，请你注意表里的一个微小分组。

怀特海、西蒙东、巴拉德、德勒兹、罗韦利、瓦雷拉这六位，撤了主客先在，却各自留下一个原语，本书把他们叫作关系与过程这一路，也叫甲吸引子。康德、尼采、黑格尔、胡塞尔四位，可以看作他们的前驱，或者说他们撤的那一堆石头，早先就是被这四位一块一块松动的。

这个分法，眼下只是一个提前的招呼，还算不上结论。「吸引子」这个词，第三编才正式出场，到那时你会看到，除了这六位，还有另一群人，在同一片土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这里只要你带着一个印象往下读：这十位的名字，并非一排并列的名字，而是一团有疏有密、有进有退的毛线。第三编，就是要从毛线里，看出一个形状来。

◆ 九、换一副眼镜：这一编的判断

现在回头看这一整编，有四句话可以记。

第一，碰撞是真的。每一位都撒了发现学的一块石头，而且是在发现学自己的材料里撒的，没有借外面的东西。第二，碰撞没有终点，没有人收尾，也没有一个方向，让大家都去。第三，撒得很彻底，底留得各不相同。第四，留下的底，都被当作「这个不用问」。

把这四句话放在一起，有件事会浮上来：这算不上十位各自的小缺点，而是一群人在同一片土里，同时撞上了同一个地方。至于撞上之后会长成什么样，下一编才讲。

请你先守住一个分寸：本书不说他们错了。他们每一位，都是把一块旧石头敲碎的人，这一编讲的，是墙内的人。他们走到了墙脚下。

十位各自撒了发现学的一块石头，又各自留下一样「这个不用问」的底；碰撞是多点的、没有裁判的、方向互逆的，它把石头撞碎了，却还没有人回头问：这堵墙，是不是也是撞出来的。

这个问题，第三编来答。

◆ 十、放回齐家的日子里

那天夜里，齐悦把墙上的红线拆了一半。

方屿说：「你拆它干嘛？」

「线太多，看不出东西。」她说，「我换一种钉法。不钉人，钉他们留下的底。」

她把「前个体」「虚拟」「现象」「自创生组织」「系统节点」「潜能秩序」一张一张，钉在了同一排。她退后两步，那一排，像一行字。

方屿看了一会儿，说：「它们好像在排队。」

「对，像排队。」齐悦说，「不过我没叫它们排。」

这就是下一编要讲的事。

你也可以做一次这样的整理。把你读过的几本书、听过的几种说法，不按人排，按「它不用问什么」来排。你会看见另一幅图。

带走的话

十位各撤一块石头，又各留一个底；碰撞是多点的，没有裁判，方向互逆，却在同一堵墙前排成了一行。

> 小账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碰撞已经到头，自组织刚刚露头。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十位都停在墙前。

想一想

你读过的两种互相反对的说法，各自没有问的是什么？它们没问的，是同一样吗？

第 三 编

自组织：同一堵墙

这一编六章，写一件很怪的事：许多人互不商量，却长成了同一个样子。

第 15 章先数枝杈，看哪几条看法是好几家各自长出来的。第 16 章指出，这些家最后都停在同一句「这个不用问」前，那就是墙。第 17 章去见另一群人，他们把物请了回来，墙的另一边也站得稳。第 18 章给一个解释，说那一边为什么那么像真理。第 19 章查文献，看这面墙在哪里已经裂过。第 20 章并排记账。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冰花的第二步：枝杈各自长，长到窗框才停。可是这扇窗的窗框不是现成的木头，是它们一起长出来的。

第 15 章

不商量，却长成同一个样子

◆ 一、窗上的第一眼

腊月的一个清早，齐悦被厨房里的动静吵醒。方屿站在窗前，端着杯子，没喝。

「你来看。」他说。

整扇窗都是冰花。左边一枝，右边一枝，窗角还有一枝。枝杈的走法一模一样：先是一根主干，再斜着分出两三条细的。

「没人商量过吧。」方屿说，「每一处都是自己结的，怎么长得一个样？」

齐悦看了一会儿，没接话。她这三年读的书，正好是这个样子。

她在哲学系写论文，写到第三年卡住了。每一家她都读得下去，每一家也都有道理，可是摊在桌上，合不起来。这一章，要替她把桌上的纸理一理：这些家，到底是各自长出来的，还是互相抄的？

◆ 二、先问一句：是抄来的吗

两份作业一模一样，老师先问的，多半是同一句：是不是抄的？

人和人的看法长得像，也是这三种可能。

一种是抄来的：后一个读了前一个，照着写。一种是碰巧：像是像，可没有什么缘故。还有一种，是两个人踩在同一片土上，土把他们逼向了同一个方向。

要分开这三种，得先立一把尺子。本书的尺子不高：只问有没有哪一家的这条看法，是从另一家一线推出来的。有，就算抄。没有，就算各自长。

至于谁读过谁，第 14 章按核过的写了。没核到的，本书不下断语。

再请你记一条规矩：数家数，只数他们白纸黑字说了的话。别人替他们补上的话，不算。

◆ 三、一家说，不算；五家说，才算

家长群里，有一位家长说：「作业太多了。」

你不会当真。这位家长可能刚吵过架，可能孩子那天考砸了。一个人的话，带着一个人的脾气。

过了几天，又有一位家长说同样的话。两个人，你会想：是不是她俩熟，私下说过？

可是要是五位家长，住在不同的小区，孩子在不同的班，谁也不认识谁，各自在不同的晚上，说了同样的话。这时候，你就不会再猜脾气，也不会再猜是不是串通了。你会猜：作业，是真的多。

这就是数家数的道理。一家的话是脾气，两家的话可能是交情，五家各走各的路、说了同一句，那说明他们脚下，有同一样东西。

这一章数的，就是这样的话。

◆ 四、第一条：看的人，是看出来的

先数最大的一条：看的那个人，不是先站在那里等着看，他是在看的过程里长出来的。

尼采说，大意是：闪电和闪光是一回事，闪光背后没有另一个叫闪电的做者（《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第 13 节）〔核〕。他又说，语法总要在每一个行为后面，看到一个做这件事的人（《偶像的黄昏》「理性在哲学中」第 5 节）〔核〕。

怀特海说，主体是过程的结果，他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主体—超体。

西蒙东说，个体是前个体的场里一次个体化的结果。

巴拉德说，人的身体和人类主体，不先于现象而在（《后人类主义的述行性》，Signs 2003，p.821）〔核〕。

瓦雷拉那边，说的是一个活的单位，靠网络里的过程，把自己一遍遍生产出来。

先看尼采。「天在下雨」，这句话里的「天」，是谁？没有一个叫「天」的人在那里下雨。可语法要一个做者，就硬安了一个。这一手，哲学里用得最多。

尼采还有两处，同样指向这里。他说只有一种视角性的看，没有「无视角的看」（《道德的谱系》第三篇第 12 节）〔核〕；又谈到「灵魂作为主体的多元」，把一个整块的「我」拆成许多个（《善恶的彼岸》第 12 节）〔核：据 SEP〕。

再看西蒙东。他讲亚稳态的时候，用过过饱和溶液的例子：看上去静静的，其实里面压着满满的张力，丢进一粒小小的种子，整杯一下子结成晶体。晶体是结果，不是原来就在杯子里的。人也是这样，是一次个体化的结果。

再看巴拉德。她读的是量子测量的实验。她说，不是先有一个被测的东西和一个测它的人，再让两边碰一下；是在这场测量里，两边才一起被分出来。

五个人，五个出发的地方。一个从语法的毛病讲起，一个从过程的形而上学讲起，一个从晶体和工程里的个体化讲起，一个从量子测量讲起，一个从活细胞讲起。他们没有共用一条路。

说「结果」，意思很简单：它排在后头，不在前头。你的口音就是一个结果。没有哪个孩子是带着口音出生的，口音是在一天天说话的日子里长出来的。这五家说的是：看的那个人，也像口音一样，是后头才有的。

瓦雷拉这一条，要加一句。他把单位说成自己生产自己的结果，可又拿这个单位当描述的起点。第 13 章记过这一笔，下一章还会回来。

罗韦利也靠得很近：他说观察者也是物理系统，谁也不特殊。可这只算半步，本书不把他算进这五家。

◆ 五、第二条：先有线，后有两头

第二条更窄，只有两家。

平常我们想一条线，是先有两头，再连一根线。先有甲，先有乙，然后有甲乙之间的来往。A3 说的就是这个：关系项先在，先有两端，再有连线。

西蒙东说，关系是个体化系统内部的「内共振」，不是两个现成的东西之间搭起来的〔据二手〕。他比后来的人早。

巴拉德说得最直接：关系项不先于关系，它们在现象之内，经过一种叫内互动的过程浮现出来（p.815）〔核〕。

罗韦利常被放进这一队，有人说他讲的是「只有关系，没有关系项」。这句话是后人推出来的，不是他的原话，本书不收。

◆ 六、第三条：长出来的，会回头改土

第三条，本书叫回写：一个东西长出来以后，回头改了它长出来的那片土。

四家有这个意思。

怀特海讲客观不朽：过去的东西，被后来的摄入，成了后来的材料。西蒙东讲转导，像晶体生长，每一层是下一层长的条件。德勒兹讲层化、领土化、解域、再结域：稳下来的层，被拆开，又落到新的地方重新稳住〔核：SEP〕。

黑格尔讲得最严。根据章里，他说条件被设定成前提（《逻辑学》§1021）〔核〕；绝对理念章里，他说开端是被结果证明为得出的（§1805—1806）〔核〕。

你在小区里见过这样的事：一片草坪，起初没有路。有人抄近道走过一次，草倒了；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一条小路；小路再引着后来的人，往同一个方向走。路是人走出来的，人又被路带着走。

这就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土。

黑格尔的回写，还有一个更日常的影子。你做完一件事，回头看，才知道开头那一步是不是对的。开头选的是什么，要等结果出来，才被证明。这就是他说的：开端是被结果证明为得出的。

这四家用的词互不相同：摄入、转导、再结域、设定。他们没有一个人说回写，这是本书替他们起的名。名字是本书的，意思是他们的。

◆ 七、第四条：只有一家，不算

还有一条：矛盾是一切运动的根。黑格尔说得很明白（《逻辑学》本质论「矛盾」节，Miller 译本 §956）〔核〕。

这一条，只有一家。

这一条放在这里，是要让你看见：多点出现，不是随便哪条看法都有的待遇。有的看法，五家都有；有的，只有一家。后面的几编，要靠这个区别吃饭。

一个点，成不了许多枝杈，本书不把它算成各自长出来的证据。它留着，第 22 章会回来：那里要说清，哪些东西黑格尔已经说过，不能再算新的。

这里先提醒一句。马克思一路也讲矛盾，可恩格斯 1890 年致布洛赫的信里，说经济基础「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上层建筑也有交互作用〔核〕。那是一头重、一头轻，不是两端一起被重写。

◆ 八、先说对在哪儿，再换一副眼镜

先说对在哪儿。这五家，各自都没有偷懒。

他们没有顺手抄一句现成的话。尼采是在拆一个语法习惯，西蒙东是在讲一块晶体，巴拉德是在读一场实验。每个人都是从自己手边的材料里，一寸一寸挖出来的。

所以不能说，这几条是某一家的发明，别人跟着喊。它们更像是同一扇窗上，不同位置同时结出的冰花。

再换一副眼镜。

冰花为什么长得一样？没有人在画，也没有哪一朵抄了另一朵。是水汽一样，玻璃一样冷，冷到同一个度数，枝杈就往同一个方向分。

土一样，长出来的就一样。

这里的土，是发现学自己。发现学立在三块地基上：被认识的东西先在，认识的人先在，关系的两端先在，也就是 A1、A2、A3。第一条撤的是认识的人先在，第二条撤的是两端先在。

第三条是另一回事。如果看的人是结果，两端也是结果，那结果就得有办法回头去改自己的来处，不然它们的来处就成了一笔死账。

这一句，是本书的解释，待验。

这件事对本书要紧，是因为第 1 章讲过，一个新想法的来历，有三种说法：天才想出来的，别处搬来的，自己长出来的。这一章数出的东西，是第三种说法的一个小样本。没有哪位天才一个人想出这几条，也没有谁从外面把它们搬进来。是好几家在发现学自己的土里，各自挖出来的。

小样本不等于证明。它只是让你看一眼：长出来，并非一句空话。

◆ 九、数得对不对

数完，还要回头问一句：数得对不对？

两处要小心。一是读法：同一个人，换一种读法，名单会变。瓦雷拉就是一例。二是范围：本书只数了已核的原文与可靠的二手材料，没核到的标了〔据二手〕，没有当成铁证。

还有一层要小心：有的家之间，有往来的可能。本书说的各自长，不是说他们从不认识，只是说，没有哪一家的这条看法，是从另一家一线推出来的。这把尺子偏松，所以本书不拿这一章去证明什么大事，只拿它去指一个方向。

这一编走到最后，还要再把这笔账翻出来看一遍。

◆ 十、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齐悦把书堆推开，拿出一张白纸，横着画了四列。列头写：谁是结果、先有线、回头改土、矛盾驱动。

她往下填名字，填到后来，前三列里站得最多的，是同几个人。

方屿端着碗过来看。「你们说的是不是一回事？」他说。

这一句，说中了一半。说中的是「像」：几条看法确实长成了一个样。说错的是「是一回事」：这几家，每家都还留着自己的东西，下一章就是它们。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以前没看出来，是因为每一本书，都把自己当起点。」

读的时候，眼里只有那一本的路标，看不见别的路上也有人在走。现在把几本书的路标，放在同一张纸上，才看出来，路是往同一个方向通的。

方屿问：「那是不是该高兴？」

「先别。」齐悦说，「路通到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是一堵墙。」

那天夜里，她还在笔记本的页脚，记了一行小字：「五家，不等于一百家。」她知道，这只是已经读到的这几家。读不到的，不能替他们说话。

明天能试：把你最近读的三本书，各挑一句话，问它认为谁是结果。看看三本书的答案，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带走的话

好几家互不商量，却不约而同撤掉了「看的人先在」和「两头先在」。这不是抄来的，是同一片土逼出来的。

> 小账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自组织：独立多点出现了同一种稳定关系。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还没到墙。这一章只数枝杈，墙在下一章。

想一想

你读过的书里，有没有两本互不相识的书，说了差不多的话？你怎么知道它们是各自想出来的？

第 16 章

那堵墙：每一家都留下一样「不用问」的东西

◆ 一、一张写不下去的表

接着上一章的夜晚。

齐悦又拿出一张纸，列了第二张表。左边一列写家名，中间一列写「他撤掉了什么」，右边一列写「他留下了什么」。

中间一列她填得很快，一口气写了六行。

写到右边，她的笔慢了下来。怀特海留下的，是一套没有时间的秩序。巴拉德留下的，是「现象」。西蒙东留下的，是前个体。每一行的最后，都可以补一句：「这个，不用问了。」

她把笔放下，发了一会儿呆。

◆ 二、先说对在哪儿

在写下墙之前，得先把功劳还回去。

这六家做的事，不小。两千多年来，发现学立在三块地基上：被认识的东西先在，认识的人先在，关系的两端先在。他们把这三块都撬松了，这是真功夫。

而且他们大多不藏。怀特海大大方方地给无时间的秩序起了名字，巴拉德明明白白地写「现象是本体论的原语」。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留了东西，他们是认真地留的。

比如巴拉德。她没有只停在一个词上，她把问责（accountability）写进了自己的本体论（p.803、812、825、827）〔核〕。她的「现象」不是冷冰冰的原语，上面压着伦理的分量。

比如西蒙东。他把世界分成物理、生命、心理、集体四层，每一层的个体化都有自己的样子，心理与集体还互为条件〔据二手〕。这是一张很大的图。

比如德勒兹。他不是只有差异，他有稳定的形态，层化、领土化这些词，讲的就是差异怎样稳下来。

这几家，是很认真地在干活。

所以后面说的「不用问」，不是挑错。是想看看，几个各干各的人，为什么刚好在同一个地方停了脚。

◆ 三、六样东西

先把六家摆进一张表里。

家	撤掉了什么	留下的「不用问」
怀特海	实体先在	潜能秩序（无时间）
巴拉德	关系项先在、主体先在	现象
西蒙东	个体先在	前个体
德勒兹	同一先在	虚拟
罗韦利	孤立系统先在	系统与事件
瓦雷拉	单位由外部给定的看法	自创生组织

下面逐家说一说，句句有出处，拿不准的标了。

怀特海：永恒客体是纯粹的潜能，上帝的原初本性对它们做概念评价，给出一般潜能的秩序〔据二手〕。这秩序不在时间里。本书把它记作　A0：形式潜能先在。

巴拉德：现象是本体论的原语，没有先在关系项的关系（p.815）〔核〕；本体论的基本单位不是物，是现象（p.818）〔核〕。可是现象从哪来，她没有往下问。

西蒙东：前个体是势能与力的储备，不是现成形式的集合〔据二手〕。个体化从不耗尽它。有人批评，他的解读需要一颗已经个体化的「种子」，可能无穷后退（Cogburn）〔据二手〕。

德勒兹：差异自身先于同一〔核：SEP〕。他不是只有差异，是差异居首；虚拟、强度、现实三层里，虚拟场是不是先在，他没有收口。

罗韦利：关系量子力学里，没有孤立系统的状态，观察者也是物理系统〔核：SEP〕。可是系统本身是被预设的节点。2023 年他与阿德拉姆又添了跨视角链接，事件集也不是纯关系的〔核：摘要〕。

瓦雷拉：自创生网络里每个过程，由网络里别的过程使能，再生产同一个组织〔据 Di Paolo 与 Thompson〕。可是「一个正在生产自己的单位」，被当成了描述的起点。

◆ 四、一块垫脚石

这六样东西，换成一个词，叫原语。

原语是搭别的东西用的、自己不再被拆开的那一块。就像搭积木，总得有一块放在桌面上，不能所有的积木都架在别的积木上。

三块地基被撤了，可每一家还得有地方站脚。这个站脚的地方，本书给它起个名，叫 A*：原语先在。

它的意思是：至少有一样东西，不被发生，只被预设。

公设，是不证明就先拿来用的前提。A1、A2、A3 是发现学的三块地基，A* 不是第四块，是前三块被撤掉以后，每一家各自垫上的那块石头。

六样东西，名字不同，材料不同，凭什么说成一堵墙？

本书用的是功能，不是长相。一样东西，要同时满足三条，才算原语：

它被拿来解释别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它自己的来历，不被解释；它也不被放进那个「怎么来」的故事里，不算发生过。

潜能秩序，满足。怀特海拿它当形式潜能的总库，它自己无时间，不发生。现象，满足。巴拉德用它解释关系项怎样浮现，它自己是原语。前个体、虚拟、事件集、自创生的组织，逐一对过，也满足。

所以是同一堵：形不同，用处同。

A0 是 A* 在怀特海那里的样子。其余五家，各有各的样子。

◆ 五、三种停法

这六家，停下来的样子，不完全一样。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是摆出来，起个名字。怀特海给那套无时间的秩序，配上了上帝的原初本性；巴拉德直接写下「现象是原语」。他们不遮不掩：这里是起点，请从这里读起。

第二种，是留一片剩下的。西蒙东说，个体化从不耗尽前个体，总有剩余。德勒兹的虚拟，也是这样的底：现实里走出多少，底下还有多少。这样的停法，不叫起点，叫储备。

第三种，是拿来当出发的地方。瓦雷拉的自创生，罗韦利的系统，都是在往下讲之前，先说好：我们从一个这样的单位讲起。

三种停法，三种口气，却都有同一个动作：到了这里，不再追问了。

你可以把这个动作，叫作「落脚」。人走路，每一步总要落在某处；思想也一样，总得有个地方落脚。本书没有要谁不落脚。本书只想看清：六个人落脚的地方，是不是同一块石头。

◆ 六、墙不是窗框

冰花长到窗框就停了。窗框是现成的木头，不是冰花长的。

这六家停下的那堵墙，不一样。

墙是他们自己长的。怀特海长出来的是一套秩序，巴拉德是一个词，西蒙东是一片储备。德勒兹是一层场，罗韦利是一个节点，瓦雷拉是一个组织。材料全不相同。

位置却相同：都在「那它又是从哪来的？」这个问题刚要开口的地方。

这也不算偷懒。往下问，就是后退；一直后退，就没有尽头。每一家都需要一个地方站住，才能把后面的话讲下去。

你小时候，大概也这样问过大人。「天为什么黑？」「因为太阳下山了。」「太阳为什么下山？」问到第五个「为什么」，大人通常会说：「就是这样的。」

大人不是不会，是总得有一个地方，把话停下来，好去做饭。这六家，在他们的饭桌上，各自停在了第五个「为什么」。

家里的老人也会这样停。你问：「这个规矩是谁定的？」他说：「老祖宗传下来的。」你再问：「老祖宗为什么定？」他就不说话了。这不是他笨，是话说到这里，他手里的东西用完了。

第 38 章会专门讲这种停法。那里有一个很老的说法，叫三难：往后退没有尽头，转圈是循环，停下来是独断。每个人都得选一样。

所以这堵墙，是六家各自出于同一个原因，各自砌的同一种墙。

◆ 七、康德和梅亚苏，站在两头

这堵墙，不止六家站在前面。

康德在最前头。他只接受消极意义上的物自体，把它当成一个界限概念（A255/B311）〔核〕。可有人追问，这个「触发」感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就是雅可比提出的触发难题。

触发难题，说的是这样一件事：感官被「触发」，才有了表象；可是触发的那个东西，要是不能被认识，我们凭什么说它在触发？

读他的办法有几种。两世界的读法，保留了被认识者先在（A1）。阿利森的两视角读法，只剩界限概念。朗顿读成形而上学的两面。所以说康德「残留 A1」，要看读哪一种。

梅亚苏在最后头。他的《有限性之后》（2006）讲，一切都能无理由地成为别样，唯有事实性本身不是偶然的（英译 p.80）〔核：转引〕。

梅亚苏有一处要说清。他把「一切都能无理由地成为别样」立为头一条，可是又留了一件事不能变：事实性本身。布拉西耶（《解放的虚无》，2007，p.89）指出，按他自己的话，事实性原则也该是偶然的〔核：转引〕。这是他的「不用问」：只有这一条，不必问理由。

康德在最前，梅亚苏在最后，相隔两百多年（《纯粹理性批判》1781 年；《有限性之后》2006 年），站在同一个位置：那句「这个不用问」。梅亚苏怎么站的，第 24 章细说。

◆ 八、方屿的根表

方屿听完，说起他的工作。

数据库里，总有一张根表。别的表都从它那里派生，只是这张表的数据哪来的，没人问。问了，也只会得到一句：「就是最开始的那批。」

「所以都得有一张吧。」他说，「不然搭不起来。」

这一句，说中了一半。搭东西，确实得有一块不动的底。可是齐悦想的，是另一个问题：这块底，是不是只能是不动的？

他又说了一句：「那这堵墙，是不是没办法的事？」

这一句，齐悦听着有点冒犯，却没有反驳。她想了很久，说：「我也不知道。」

这个问题，这一编先不回答。先把墙看清。这是诚实的次序：没看清墙是什么，谈不上翻。

◆ 九、亏空搬了家

王德生博士早年说过「亏空」。他写过一道式子：现象的特征，等于知识，等于主体、客体、互动的函数。亏空就出在这个式子里的两个自变量上：一是客体究竟是什么；二是主体、客体真的先于互动而在吗。

借这个说法来看这六家，会看出一件事：他们把头两道亏空，都补上了。

客体亏空，补成了：没有先在的客体，客体是现象里浮现的。主体亏空，补成了：主体也不先在，主体是结果。归属亏空，也跟着松了：知识不再属于哪一端，它属于那场互动。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可是亏空补了，账没有平。账换了一个地方。本书给这个新地方起名，叫第五道亏空：关系的底下是什么？

客体和主体都是结果了，那产生它们的「关系」呢？它是从哪来的？它先在吗？六家各自给了一个回答，回答的方式，就是那六样东西。

所以这堵墙，也可以这样读：前面几道亏空被补掉的地方，长出了第五道。

◆ 十、放回日子里

你家里，也有一堵这样的墙。

年夜饭的座次，谁坐上首，谁坐灶边，从来这样。没有人问过它哪来的。问一句，会惹得长辈不高兴。

这堵墙也不是现成的。是一年一年的饭桌，自己长出来的。

你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这样的墙：公司里「一直就这么做」的流程，家里「从小就这样」的规矩，学校里「大家都这样」的评分。

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当年可能有理由，后来理由丢了，只剩一句「不用问」。

那晚收拾桌子的时候，齐悦又看了一眼那张表。六行，右边一列，每一格都是一个她写得出名字、却答不出来历的东西。

她忽然觉得，这张表上最诚实的一样，是她自己手里那支笔：笔停在哪一格，哪一格就是她自己的墙。

明天能试：找一句你常说的「本来就是这样」，在后面补一句「它是从哪来的」。如果你答得出，往下再问一步。看看你在第几步停下，停在什么上。

带 走 的 话

六家各撤了发现学的一块地基，又各垫了一块自己的石头：潜能秩序、现象、前个体、虚拟、事件、自创生组织。位置全在同一句话前。

> 小 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自组织：六种材料各不相同的原语，长在同一个位置上。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墙前：六家都留下一样不被发生的东西，即 A*。

想 一 想

你信的那套道理里，有没有一句「这个不用问」？你上一次想问它，是什么时候?

第 17 章

另一群人：物又回来了

◆ 一、饭桌上的老爸

周日中午，齐家吃饭。齐悦把前两天画的两张表带来了，想让父亲看看。

齐老师是中学物理老师，带竞赛班二十年。他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把纸放下。

「你们这一路，我听明白了。」他说，「可是有一件事我不服。定律就在那里，等人去找。牛顿没出生，万有引力也在。」

齐悦张了张嘴。她想说，第 15 章里的那几家，不是这么讲的。

方屿在旁边夹了一筷子菜，没说话，偷偷笑了一下。

齐老师不是不讲理。他讲的，是他二十年用下来的东西。学生拿到一道竞赛题，先找守恒量，找不到就换个角度找。他从没怀疑过，守恒量是在题外面等着的。

这一幕，你大概也见过：一个人读了一圈关系和过程的书，回家一说，家里的老人把筷子一放：「那桌子还在不在？」

齐悦想了想，把纸推过去，指着第一张表说：「爸，你看，这几家想说的是，看的人不是先在那里的，是看的过程里长出来的。」

齐老师看了很久，说：「我做实验，也是这样。刚上手的学生，什么也看不见。看多了，才看出东西来。」

他没有被说服，也没有反对。他只是接了一句自己的话。

老人这一句，不是外行话。这一章要说的，就是这个：墙的另一边，也站着人，也站得稳。

◆ 二、一群把物请回来的人

前两章的人，都在拆物。物，是被认识者先在，是一个站在那里、等着人来看的东西。

这一章的人，走的是反方向。蒯因、克里普克、刘易斯、哈曼，四个人，出发点各不相同，却都在不同的地方，把物稳稳地放了回去。

本书先给每个人写足，再放在一起看。

◆ 三、蒯因：物也是设定，可他先信了

蒯因很早就拆过物。

他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51）第 6 节里说，大意是：物理对象和荷马诸神，只有程度的差别，没有种类的差别，都是文化设定〔核〕。

这句话为什么狠？因为它把你桌上的茶杯，和希腊人头顶的宙斯，放进了同一个口袋：都是人搭起来、用来整理经验的东西。区别只在程度。

他接着写：他自己，作为一个外行的物理学家，是相信物理对象的〔核〕。

《语词与对象》（1960）里，他讲表面刺激〔据摘录〕。晚年改说神经输入。到 1981 年，他承认最原初的对象也已经是理论性的〔核：SEP〕。本体论相对性、指称不可勘定、代理函数，这些都是他的名片〔核：SEP〕。

所以蒯因的位置很特别。在「世界上有什么」这件事上，他撤了被认识者先在。可是他留了一个入口：不管怎样，人总得从某个地方进来，这个进来的地方，他不再追问来源。

这个入口，是认识的入口，不是世界的原语。所以本书不把他算进乙那一边，另给了他一个位置：第三种。

这里要还他一个公道。蒯因是这一群里最诚实的人。他自己把底牌亮在桌面上：我相信物，可我知道这是一种设定。大多数人说「物在那里」的时候，不会加这后半句。

◆ 四、克里普克：给物一个底气

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里，做了一件让物重新抬头的事。

他讲严格指示词：一个名字，在所有可能的情形里，都指着同一个东西。他讲「水是 H_2O」，这是后验的，却是必然的。他讲微观结构，是一个种类的本质〔核：SEP〕。（1970 年讲，1980 年成书。）

后验的必然，听起来拗口，其实是一件日常事：这个事实，要靠去查、去试、去发现，才知道；可是一旦知道了，它就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水是 H_2O，没有哪个实验室能做出一种「是水却不是 H_2O」的东西，因为按克里普克的意思，那就不叫水。

打个比方。你叫一个人「老张」，不管世界怎么翻，老张当不当老师、住不住这座城，只要还是他，这个名字就指着他。名字像一根钉子，把一个人钉在所有可能的情形里。

这几步合起来，给了物一个很厚的底。水不只是你看到的、尝到的那个样子，水后面有一个本来的结构，它一直在。

请注意，他给的是底气，不是命令。克里普克的东西，为被认识者先在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支持，却不蕴含它。所以本书说他「倾向」乙，不说他「属于」乙。

◆ 五、刘易斯：世界是一大片镶嵌

刘易斯走得最直。

他有一个很出名的说法，叫休谟式随附：世界不过是局部特殊事实的庞大镶嵌，其余的东西，都随附在这上面（《哲学论文集》第二卷，1986，导言 ix—x 页）〔核：SEP〕。

用大白话说：把世界拆开，拆到每一小块、每一刻发生的事，那就是全部了。别的，是这些小块组合出来的样子。

打个比方。你的手机屏幕，是一格一格的像素。每一格只管自己的颜色，整幅照片是这些格子排出来的。刘易斯说的世界，就是这样一块屏幕：每一格，是一件局部的事实；整幅画，随附在格子上。

这等于把被认识者先在、关系的两端先在，一起加固了：先有一粒一粒的东西，再有它们之间的一切。

他知道贝尔定理的教训可能是，物理世界里有不局域的实体。他说这「也许如此」。可是他不准备从现在这样的量子物理里取本体论的教训，只为这个镶嵌「站得住」辩护（1986: xi）〔核：转引〕。

这一段话，第 19 章还会用到，请你先记着。刘易斯是个诚实的人，他把自己的软处，亲口说在了前头。

◆ 六、哈曼：物永远退在后头

哈曼比他们三个都狠。

他说，实在的物，脱离一切关系。感性的物，只在被遭遇的时候才有。物，永远不会被它的关系耗尽〔据访谈与二手〕。（他的书有《工具存在》2002、《网络王子》2009、《四重对象》2011、《物导向本体论：万物新论》2018。）

他还点了名。他批评巴拉德的「关系先于关系项」，把这一路的关系主义叫作 duomining（Rhizomes 第 30 期）〔核〕。

打个比方。你和一位同事共事十年，自以为很熟。可有一天你发现，你对他知道的，只是他在会议上、饭桌上露出来的那几面。他整个的人，永远还剩一块，是你碰不到的。哈曼说的物，就是这样：每一次相遇，只露一面，剩下的退在后头。

这样一来，被认识者先在、关系的两端先在，都被加固；而人的位置，被拆平了：人没有特权，人只是众多的物当中的一个。

有人批评他。沃尔芬代尔在《物导向哲学：物自体的新衣》（2014）里说，哈曼的实在物，不过是换了名字的物自体〔据书评〕。

梅亚苏要在这里提一下。他不属于任何一边。他的书《有限性之后》把「先祖性」当作武器：有些东西先于任何主体而存在，比如先祖化石。

关联主义容不下一个先于主体性的世界，所以他要跳出来。他向物的那边迈了一步，却又把混沌（一切都还没分开的那一锅粥）立为绝对：一切都可以无理由地变。所以本书把他放在横跨的位置，下一编再细说。

◆ 七、对抗样本

到这里，要停一下，讲一个词。

在做机器学习的人那里，对抗样本，是一个专门挑出来、要把你的模型弄错的例子。他们会故意找这样的例子，因为模型要是顺利通过，不一定说明它对，说明的可能只是你出的题太顺。

本书也要给自己找对抗样本。

前两章说的是：撤了主客先在，各家会长出同一堵墙。如果这句话只会在关系一路成立，那就太顺了，要看看另一路。结果另一路真的有，而且很稳。

还有一件要交代：这四个人，是在讲解释之前就列好的。本书没有先想好解释，再挑几个人来配。这是为了防止一种常见的毛病：先有结论，再找证人。

这就要把话说得准一点。自组织不是只往一个方向长。本书说有两个吸引子。

吸引子是什么？想一堆小球从山坡上滚下来，最后落进几个坑里。再推一下，它们还是滚回坑里。这些坑，就是吸引子。

甲吸引子，是关系与过程：怀特海、西蒙东、巴拉德、德勒兹、罗韦利、瓦雷拉。

乙吸引子，是物的回归：克里普克（倾向）、刘易斯、哈曼。

梅亚苏横跨在两边，他把混沌立为绝对。蒯因另外是第三种，他留的是认识的入口。

两个坑，都稳。

请你注意这一步做了什么。它没有把乙当成一个绊脚石搬开，而是承认：前两章的口气，说得太满了。「撤了主客先在，就长出关系这一堵墙」，只对一半成立。收窄以后的话是：撤了主客先在，会长出墙；墙有两种长法，一种往关系里长，一种往物里长。

◆ 八、乙不是错的

写到这里，很容易生出一个想法：甲对，乙是旧的。

不对。乙之所以稳，是有原因的，下一章专门讲。在这里，只先承认一件事：你手里拿着一只杯子的时候，说「杯子在那里」，没有任何问题。

齐老师教了二十年竞赛班，学生靠「定律就在那里」这四个字，一道一道地解出题。这是有用的，用了几百年。

乙要紧的地方不在于它错，而在于它的墙也有个位置。这个位置，从下一章起，要用一种眼镜看。

还要多说一句，免得你以为乙是拖后腿的。

一座桥，工程师算它的受力，用的是「钢梁在那里」。一台核磁共振仪，调的是「这一束东西，在这一个点」。一个实验室里，没有人先问「物是怎么个体化的」，再去拧螺丝。

这些事做成了，做了几百年。乙的稳，是日子里验过的稳。

所以本书说乙有墙，不是说乙无用。是说，用得上，和问到底，是两回事。一座桥可以不问到底，一个想弄清楚「新东西从哪来」的人，不能。

◆ 九、两个坑，并排看

	甲（关系与过程）	乙（物的回归）
代表	怀特海、西蒙东、巴拉德、德勒兹、罗韦利、瓦雷拉	克里普克（倾向）、刘易斯、哈曼
对三块地基	撤 A1、A2、A3	加固 A1、A3；拆平 A2 的特权
留下什么	各自的原语	物
另有		梅亚苏（横跨）、蒯因（第三种）

这张表要看懂的，不是谁赢，是两件事：两边都稳；两边都有一块不被追问的东西。

◆ 十、放回日子里

那顿饭的后半，齐悦没有再争。

她把两张表折好，放进口袋。齐老师给她盛了一碗汤，说：「你们那一路，我不懂，也不反对。可有一条，我得说在前头：别把我二十年教的东西，说成是错的。」

「不会。」齐悦说，「它没错，它是一个坑。」

「坑？」

「就是……滚到那里，就停住的地方。」

齐老师想了想，笑了：「那我这个坑，坑得挺舒服。」

她想，父亲的那句话，不出自没读过书的人，出自一个二十年每天跟「定律」打交道的人。那一句话，是他用二十年验过的。

收碗的时候，齐老师忽然问了一句：「那个，物导向的，叫什么来着？」

「哈曼。」齐悦说。

「回头给我讲讲。」他说，「他那个说法，我有点懂。」

方屿后来在洗碗的时候小声说：「爸说得也对，你的也对，这不就是两个坑吗。」

这一次，他说中了。

明天能试：和一个跟你意见不同的人聊天，别急着说服他，先问一句：「你这个看法，是靠哪件事撑住的？」多半，你会发现他也有一块不用问的地方。

带走的话

墙的另一边也站着人，也站得稳：蒯因、克里普克、刘易斯、哈曼把物请了回来。自组织长出的不是一个坑，是两个。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自组织：撤了主客先在的这一路，长出了两个吸引子，甲关系，乙物。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乙也停在墙前：它把被认识者先在与关系项先在加固了。

想 一 想

你身边有谁，和你读同一本书，却站在另一个坑里？他靠哪件事撑住自己？

第 18 章

为什么物先在那么像真理

◆ 一、半夜摸黑起来

夜里三点，齐悦口渴，没开灯，摸黑去厨房。

膝盖撞到了一个东西。

她痛得叫了一声。请注意，在那一下的前半秒，她没有想到「凳子」，只是撞上了「有个东西」。那是一个硬的、在那里的、不让她过去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她才说：哦，是凳子。

后来她坐在黑暗里，想了很久。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半秒。

为什么要讲它？因为上一章留下一个很扎手的问题：墙的另一边，为什么也站得稳？那么多互不相干的人，从物理的、逻辑的、语言的各个路口出发，最后都走回了「物在那里」。这不会是巧合。

◆ 二、先问：乙为什么稳

上一章，把乙吸引子摆在了桌上。它稳，并非偶然。

现在要问：为什么这么多不同路数的人，都会掉进同一个坑，而且爬不出来？

有人说，因为物是真的。这句话没有错，可它不是解释，是重复。

有人说，因为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这是半句话，下面会补全。

这一章提的解释，本书叫一号位（一次看见成形时，最先露头的那个位置，好比双人舞里最先落地的那一脚）显影。这是王德生博士的思想里的一个说法。下一节把它讲清，再用它。

◆ 三、一号位，是那一脚

先说那一脚。

想两个人跳舞。你站在旁边看，最先看到的不是舞，是对方的脚踩在了哪里。

一次看见，也是这样。最先显出来的，有三样，几乎同时到场。

第一样是对比：这里和那里不一样。第二样是粒子：这个「不一样」，落下来像一小粒、一小块。第三样是真：这一小粒摸上去是实的，是不让你过去的。

三样东西，各举一个小例子。

对比：一张白纸上，有一个黑点。你不是先看到「点」，是先看到「这里和那里不一样」。

粒子：这个不一样，落下来是一小粒，不是一整片。你说「一个点」，说的就是这一小粒。

真：你伸手去按，它不让你的手指穿过去。这个「不让你过」，就是真的感觉。

三样合起来，就是那半秒里的东西：「那儿有个东西。」

这里的「显影」，借的是洗相片的说法。一张底片放进药水里，影像是一点一点浮出来的。一次看见，也是一点一点浮出来的，最先浮出的，是一号位的东西。

后面还有两步，本章用不上。你只要记住：一号位先出来，什么都没名字，只有「有」。

◆ 四、语法再压成名词

「那儿有个东西」，没有名字。人没法这样过日子，总得说出点什么来。

这时候，语法上场了。

语法有一个现成的槽：一个名词，加一个动词。「凳子在那里。」「水在流。」一个「那儿有个东西」，被塞进名词的槽，就变成了「一个凳子」。

尼采早就看过这一手。他说，语法在每一个行为后面，都要看到一个做这件事的人（《偶像的黄昏》「理性在哲学中」第 5 节）〔核〕。他拆的是行为后面的做者。本书拆的是东西后面的名词，用的是同一把刀，换了一个地方。

你说「太阳升起来了」，其实是地球在转。这个说法，教了几百年的天文，也没改过来。壳一旦造好，比燃料更经久。

名词一出来，「有」就被压平了。它变成一个独立的、现成的、一直在那里的东西。

方屿在数据团队里，天天见到这一手。监控屏幕上，某一行日志突然变红，那是一个对比：这里和平时不一样。几分钟以后，有人在群里说：「出故障了。」

从这一刻起，那一行变红的东西，就有了名字：故障。再往后，会议室里谈的就是「这个故障的原因」。大家忘了，最开始只有一行变红的日志，故障是后来给它的壳。

齐老师的竞赛班里，也有这样的事。学生拉着小车，在纸带上打出一串点。最先看见的，不是什么加速度，是「这一头的点密，那一头的点疏」。这是对比。过一会儿，有人说：「在加速。」这是壳。

加速度这个壳很好用，可以拿去算题。算完题，纸带上那一串疏密不同的点，就被忘了。

你手机里的相册，会在每张照片上画一个小方框，框住人脸，旁边写上名字。方框和名字，是壳。底下那张脸的像素，是燃料。机器框得越准，你越容易忘了，最开始只是一片和周围不一样的像素。

壳没有错。没有这个壳，团队没法分工。你得记得，壳底下，是一次对比。

◆ 五、燃料和外壳

这里要分出两样东西。

「那儿有个东西」，是燃料。它是真的，没有它，一次看见就起不了火。

「一个名词」，是外壳。它是便利的，把燃料包起来，好拿、好传、好记。

打个比方。一只暖水瓶，里面的热是真的，外面那层塑料壳，是方便你拎。壳可以是红的，可以是绿的，里面的热，不因为壳的颜色改变。

日子久了，人容易把壳当成里面的东西。看见红壳，就以为热是红的。

乙吸引子稳，稳在燃料是真的。乙吸引子的毛病，出在把壳当成了燃料本身。

还有一层。壳是语言给的，语言的槽是名词加动词。所以只要你还在用这种语言想问题，你就会一遍又一遍地，把新冒出来的「有」塞进名词的槽。这不是哪个哲学家的失误，是整个说话方式的习惯。

所以乙吸引子之所以稳，有两股劲：一股是燃料，真的；一股是语法的习惯，顺的。

这是本书的解释，待验。

燃料和外壳，分得开吗？

分得开，但要费一点劲。你可以试一个办法：把名词拿掉，只留下对比。「凳子」拿掉，剩下的是：这里有一块硬的、挡住我的、和周围不一样的东西。再把「硬的」「挡住」拿掉，剩下的就更少了，只有「这里和那里不一样」。

越拿越少，到最后剩下的那一点，就是燃料。它很小，没有它，后面什么都起不来。

◆ 六、用它读乙的三家

拿这副眼镜，看乙里的三家。

先看刘易斯。他说世界是局部特殊事实的镶嵌。一小片一小片的「那儿有个东西」，就是一号位一次一次露的头。他把它们排整齐了，当成全部。

再看克里普克。他讲严格指示词，一个名字钉死一个东西。这一步，等于先指着「那儿有个东西」，把外壳钉在上面，钉得很牢，所有可能的情形里都不许它掉。

再看哈曼。他说物永远不会被关系耗尽。这是什么？拆开关系、拆开性质，怎么拆，最后总是剩下一个「有」的感觉。哈曼把这个剩下的感觉，当成了物本身。这是本书的读法。

你会发现，三家各自站的地方，正好是壳的三个位置。刘易斯在壳的内部，写的是一小粒一小粒的排列。克里普克在壳的外面，写的是名字的钉子。哈曼在壳的背面，写的是退在后头的剩余。壳从里、外、背三面，都被写得很讲究。

还有蒯因。他先信了，信的是燃料。他在认识上给它留了入口，在本体上把壳撤了。他是最清醒的一个。他的位置提醒我们：「那儿有个东西」这件事，哪怕在最彻底的怀疑者那里，也没有被拿掉。燃料，是连他也不否认的。

这三家的稳，都是燃料给的。三家的毛病，会出在壳的地方。这就是第 19 章要查的。

这里有一点要说清：本书不是说，刘易斯、克里普克、哈曼是「把壳当燃料」的糊涂人。他们是各自在最前沿的地方，把壳造得最漂亮的人。壳造得越漂亮，越要紧的是：别人拿这壳去问燃料的时候，它贴不贴得上。

◆ 七、甲为什么停

再回头看甲。

甲吸引子的人，做的事刚好相反。他们把壳拆了：物没有了，主体没有了。

拆完之后，该有一个东西，来接住「发生」本身。发生本身，应当是有时间的、会变老的、可以被改写的。可是他们没有给它这样的地位。

没有这个地位，他们就只好留一块不被发生的东西兜底：怀特海留的是无时间的秩序，其余几家留的各不相同，大体上都是兜底的石头。

有时间的发生，是什么样？一条公式，如果承认自己是从某一段历史里长出来的，就得同时承认：它有一天会被换掉。无时间的东西，不需要这样承认。

所以甲停，不是因为拆得不够，是因为拆完以后，没有再造出一个可以退化的、有历史的发生。这一句，也待验。

打个比方。你把一座老房子的承重墙拆了，房子总得靠什么撑着。要么你另造一根新梁，要么你请出一根钢柱。钢柱不会老，也不会换，它是最省事的。

甲吸引子里的几家，请的都是钢柱。柱子本身没有毛病，只是你要是问：这根柱子，会不会有一天也要换？它们大多回答不了。

◆ 八、两个可能的反驳

这套解释，会碰到至少两个反驳，先替它说了。

第一个反驳：你拿自己家的词（一号位）去解释别人为什么稳，这不是循环吗？

回答是：本章只用它解释「为什么稳」，不用它证明「物不存在」。它要是解释不了，本书就认输。能不能解释，读者自己查。

第二个反驳：人觉得东西「在那里」，不过是进化给的本能，何必绕这一大圈？

回答是：进化可以解释人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不过哲学家们把这个感觉写成了一条原理，写成「物先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感觉的来历和原理的地位，不是一个问题。

两个反驳都认真。认真地答，才配得上认真地问。

◆ 九、判词怎样才算错

按本书的承诺，判词能被推翻。这一章的解释，也要写下它怎样才算输。

判词怎样才算错，一共有五条。其中第四条，就落在这一章的头上：乙吸引子里，有哪一家的稳，一号位显影解释不了。

所以本章把条件摆明。如果有人能指出，刘易斯、克里普克、哈曼里某一家的稳，既不靠「那儿有个东西」的燃料，也不靠名词的外壳，这一章就要收回。

三个办法，可以查：

一，拿一家的主要论证，一步一步看，看它的前提是不是在某处，先默认了一个「已经在那里的一个」。有，就是壳。

二，看这一家被人戳到的地方，是不是总在需要把物说细的地方。是，就是壳贴不住燃料。

三，看有没有一家，既不要燃料，也不要壳，却依然稳。找到这样一家，解释就错了。

这三条，请读者自己拿去试。

◆ 十、放回日子里

这一晚之后，齐悦读书时多了一个习惯。每读到一个哲学家说「物」「对象」「实体」，她就在书边上写一个小问号：这里的「有」，是燃料，还是壳？

写了十几页，她发现一个事：同一个词，有时是燃料，有时是壳，同一个人，也会在两者之间换来换去。

第二天清早，齐悦把半夜撞凳子的事，讲给了父亲听。

齐老师笑了。「撞到凳子，就是凳子在那里嘛。」

「爸，」她说，「我撞到的时候，没想到凳子。我想到的是：这儿有个东西。」

父亲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两个，是不是一回事？」

这一次，是齐老师问出了方屿的那句话。

明天能试：今天找一样你叫得出名字的东西，比如手边的水杯。闭上眼摸一下，问自己：在我说出「杯子」之前，我先碰到的是什么？把那个答案写下来。

带走的话

物先在那么像真理，是因为一次看见最先露头的是「那儿有个东西」。燃料是真的，名词的外壳是便利的。

小账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自组织：乙吸引子之所以稳，一号位显影能解释；这个解释待验。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乙停在墙前：它把外壳当成了燃料，因而不问「它怎样成了这一个」。

想一想

你上一次把一个名字，当成了名字后面的东西本身，是在什么时候？

第 19 章

断点在哪里，文献早就撞到过

◆ 一、水壶开了

周六下午，齐老师在厨房烧水。壶盖噗噗地响，白汽顶着盖子往外冒。

齐悦靠在门边看。她想起了昨天夜里的那张纸，随口问了一句：「爸，水是什么？」

「H_2O。」齐老师头也没回，「初中就学的。」

「那一壶水里，哪一粒是水？」

齐老师拿着勺子，停了一下。

他教了二十年物理，这个问题他没被问过。他回答不出来，并非不懂，是这个问题，从来不在课本上。

这一章，就从这个问题里的那一道缝讲起。

◆ 二、断点是什么

先说一个词。

断点，是一堵看着结实的墙上，被人用手指戳进去过的那个地方。它不是推翻，只是指出来：这里，再往下问一步，说不通了。

前一章讲，乙吸引子的稳靠的是燃料，乙吸引子的毛病，会出在外壳。这一章就去查：外壳在哪些地方，已经被人戳过？

为什么偏偏是这三处？因为本书选处的办法，只有一条：哪里需要把「物」说得比日常更细，就去哪里看。纠缠，是把一个整体说细；水，是把一个种类说细；个体化，是把一个「这一个」说细。三处都是细说的地方，没有一处是挑出来凑数的。

本书查到三处。三处的状态不一样，先摆在这里：

断点	谁撞到的	状态
刘易斯—莫德林	纠缠推翻了可分离性	已撞到（那一半）
克里普克—尼德姆	水的结构随语境变化	已撞到
哈曼—个体化	「这一个」是怎样成为这一个的	还没人撞到，是一条预言

前两个是文献里已有的。第三个是本书的预言。后面会一个一个讲，也会讲清第三个怎样才算错。

◆ 三、刘易斯—莫德林：纠缠推翻了一半

先回到刘易斯的镶嵌。

莫德林在《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2007）第二章里，做了一件很干净的事：他把休谟式随附，拆成了两半〔核：据 NDPR 书评〕。

一半叫可分离性。大白话是：一个整体的状态，由各个部分各自的状态说得完。另一半叫物理状态主义：世界上的一切，随附在物理状态上。

打个比方。一台收音机，你把它拆成零件，每个零件的毛病、型号、新旧，都写得清清楚楚；把这些加起来，就知道整台机器是什么样。这就是可分离性：整体是零件的总和。

接着是量子纠缠。有一类状态，两个东西的联合状态说得清清楚楚，可是把它拆成两个各自的状态，却拆不出来。

于是莫德林说：纠缠让可分离性失去了支持〔核：据 NDPR 书评〕。

镶嵌这幅图，一半是靠「小块各自有各自的事实」撑着的。这一半，被纠缠抽走了。

刘易斯自己知道这一点。前面第 17 章引过他：他说教训可能是有不局域的实体，也许如此，可是他不准备从现在这样的量子物理里取本体论的教训（1986: xi）〔核：转引〕。

所以这个断点，是已经撞到的。而且撞的人用的是乙自己的材料。至于另一半，物理状态主义，本书不替他们判。

这里没有谁赢谁输。刘易斯说的是「站得住」，莫德林说的是「哪一半站不住」。两个人说的话并不冲突。这是一场发生在墙里面的、很体面的碰撞。

◆ 四、克里普克—尼德姆：水不是一粒一粒的 H_2O

再回到克里普克的水。

他说：「水是 H_2O」是后验的、必然的，微观结构是种类的本质。

尼德姆，一位研究化学的哲学家，在 2000 年的《水是什么？》（Analysis 60 卷，13—21 页）和 2002 年的《水是 H_2O 的发现》里，问了一个很朴素的问题：你说的 H_2O，是在说哪一个 H_2O?

他的回答，大意是：液态水不是一堆各自独立的分子。它是一种动态的结构，H_2O 分子靠氢键连成寡聚的链，链的平均长度，会随热力学的语境变化。熔点这类性质，只属于宏观的一大块，单个分子不是水〔核：据 SEP 转述〕。

氢键连成链，你可以想成一群人手拉手。人少、天冷的时候，链短一些，或者长一些；人多、天热的时候，又是另一种样子。这一群人，每时每刻都在松手、拉手，没有哪一个固定的队形。

这就等于说：克里普克想靠微观结构钉住的那个「本质」，自己就不是一个现成的结构，是随着温度、压力在变的。

你不能指着一个分子说：这个分子熔化了。熔化这件事，只属于一大块水。

要提一句，尼德姆说的是液态的水，冰和汽不在这句话里。

你家里烧水壶里的水，烧到九十度，和凉了以后放进冰箱的水，里面连成链的方式不一样。「H_2O」这一个名字，钉住的是哪一种?

所以这个断点，也是已经撞到的。

◆ 五、拉波特不是证人

这里要停一下，说一个人，免得有人把他请进来凑数。

拉波特写过《自然类与概念变化》（2004）。书里讲，意义变了，种类会不会跟着变：鲸不再算鱼；玉分成了两种自然类，而日常的用法一点没变。

乍一听，像是在戳克里普克。其实他不是。他全程站在克里普克的框架里，只是在说明：这个框架怎样容得下意义的变化。

所以拉波特不是反克里普克的人，不能当断点的证据。

本书在这里点名说，是为了一件事：一个断点的证据，宁可少，不可凑。

齐悦的导师有一句话，她一直记着：一篇论文里，最容易被人看出破绽的，不是缺了一条引文，是多塞了一条不相干的引文。凑数的证据，会让整条论证都失去重量。

◆ 六、哈曼一个体化：还没有人撞到

第三个断点，是本书的预言。先说它是什么，再说它为什么不是白说。

哈曼说，实在的物脱离一切关系，永远不被关系耗尽。

那么请你问一句：这一个物，是怎样成为这一个的？

这个问题，叫个体化。西蒙东把它当作一个过程：个体是前个体的场里一次个体化的结果，而且这个过程从不耗尽场，总会留下剩余。

如果第 18 章的眼镜是对的，那么哈曼的「永远退在后头的实在物」，就是「那儿有个东西」被名词压平以后剩下的那一点「有」的感觉。这个感觉，一旦被追问「它怎样成了这一个」，就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承认这里有一个过程。可是那样，物就不再是先在的，成了个体化的结果。

第二条路，把个体化也算作原语，不再追问。这样，他就在乙吸引子中间，又立了一块墙。

哈曼当然可以走第二条路，他可以说：个体化不是我要回答的问题，实在物就是原语。这是一个站得住的回答，可它等于承认，乙吸引子里也有一块不被追问的石头。

两条路，各有各的代价：第一条，丢掉物先在；第二条，丢掉乙里没有墙的说法。

这是预言。它的底气，来自第 18 章的解释，不来自哈曼的哪句话。所以它的分量，和第 18 章一样：待验。

本书查到的范围里，没有看到有人用个体化向哈曼发难〔待核〕。查不到，不等于没有。如果有人已经撞到，这一条就要从预言挪到文献这一栏，这并不丢人，只是它就不是新的了。

要提一下，沃尔芬代尔说哈曼的实在物是换了名的物自体，那是戳在另一个地方，不是这一处。

◆ 七、预言怎样才算错

先说一句公道话。预言写错了，不丢人；写得没法错，才丢人。一条怎么也不可能被推翻的预言，不是预言，是口号。本书把它写成可错的样子，是对读者的一点诚意。

把这条预言的推理，拆成三步，请你检查每一步。

第一步：哈曼说，实在物脱离一切关系，永远不被关系耗尽。

第二步：这等于说，有一个「这一个」，在所有关系之外，还是它自己。

第三步：「它自己」，是怎么成为「这一个」的？一个不在任何关系里的东西，怎样和别的东西分开，成为一个，而不是两个、三个？

这三步里，第二步是他自己的话推出来的，第三步是问题。问题不是批评，是请他答。

既然是预言，就得写下它怎样才算错。

第一种错法：有人拿出哈曼的一本书或一篇文章，证明他早已回答过「这一个怎样成为这一个」。而且回答里，没有留任何一块不被追问的东西。

第二种错法：有人拿出一篇已有的文献，早就把这一问抛给了哈曼。这时候，这条预言就不再是预言。

这两种情况，本书都认。

◆ 八、断点和推翻不是一回事

有一个常见的误会：断点，就是把一个理论打倒了。

不是。刘易斯的镶嵌，现在还有人用；克里普克的水，现在还在课堂里教。一个理论有了断点，通常的下场是：被补丁修一修，继续用。

断点的用处，不在打倒谁，在指路：它告诉你，这面墙上，哪一块砖是松的。你要翻墙的话，应该往哪里看。

这一点，请你记下来。第四编会回来用。

◆ 九、三个断点的共同点

把三个断点并排放：

第一个，在纠缠里，整体与部分的账对不上。第二个，在水里，一个名字和一个结构的账对不上。第三个，在个体化里，物与「这一个」的账对不上。

三个，都是在需要把「物」说得更细的地方裂的。你可以说，这是外壳贴不住燃料的地方：燃料是一团会变的「有」，外壳是一个不变的名词。语境一变，壳就松了。这也是本书的解释，待验。

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地方：前两个，是乙自己的材料戳出来的。撞出这两处的，是物理哲学和化学哲学里的人，用的是物理和化学自己的材料。

这就是第二编说的碰撞：不是外人的批评，是墙里面的石头，自己撞了自己。

撞了以后呢？刘易斯的镶嵌还在被人用，克里普克的水还在被人教。墙裂了缝，没人拆墙。

三处断点，出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一处在物理哲学里，一处在水的化学里，一处在个体化的问题里。三种问法，却都落在同一个问题的边上：当你要把「物」说细的时候，说得出来吗？这和第 15 章是一个样子：好几家互不商量，却落在同一个位置。第 15 章是枝杈，这里是裂缝。

◆ 十、放回日子里

水烧开了。齐老师关了火，把壶放下。

「你问我哪一粒是水。」他说，「我想了一下。初中教的是，水就是 H_2O。可我从来没想过，一壶开水跟一杯冰水，是不是一样的『一个 H_2O』。」

齐悦没说话。

「回头我问问学生。」他说。

这是一个竞赛班老师说的话。一个断点，在他那里不是推翻，是一个新的问题，有人愿意带到课堂上。

他又说：「要是有孩子问我，哪一滴是水，我就说：你先告诉我，你说的水，是哪一刻的。」

齐悦听着，没有插话。她心里想，这一句，比她三年里写的任何一页论文都更像样。不是因为深，是因为他说的是自己的话。

明天能试：下次你说「这杯水」「这个人」「这个家」的时候，停一下，问：我说的是哪一刻的它？同一杯水，烧开了和放凉了，我还叫它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管的是什么？

带走的话

乙的墙也裂过：纠缠推翻了可分离性，水的结构随语境变。第三道裂缝是本书的预言：物是怎样成为这一个的，还没人问。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碰撞：乙吸引子内部，被自己的材料撞出了两处裂缝，并留下一处预言。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墙前：裂缝在，墙没有拆。

想一想

你说的「这个东西」，在什么时候，会变得不再是「这一个」？

第 20 章

第三编总账：自组织会组织出边界

◆ 一、窗前，四张纸

周日晚上，齐悦把这几天画的纸，一张一张摆在桌上。

第一张是枝杈，第二张是墙，第三张是另一边，第四张是裂缝。

方屿拉了把椅子坐下，没说话，只是看。齐老师路过，也停了一下，戴上老花镜。

窗外很冷，玻璃上又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花。这一次，谁都没去数枝杈。

这一章，就是替这四张纸记总账。进账，出账，还欠的账，一笔一笔，摆在明处。

◆ 二、第一张与第二张：枝杈和墙

第 15 章数了四条。

主体是结果，有五家：尼采、怀特海、西蒙东、巴拉德、瓦雷拉。关系先于关系项，有两家：西蒙东、巴拉德。结果回写条件，有四家：怀特海、西蒙东、德勒兹、黑格尔。矛盾是驱动，只有黑格尔一家，不算。

这些家互不商量。他们的出发点，一个在语法，一个在过程，一个在晶体，一个在量子，一个在细胞。

本书把它记作：独立多点出现的稳定关系。在冰花里，是三个窗角同时结出了相似的枝杈。

这一笔，进账是：来历说里的第三种，长出来，有了一个小样本。

第 16 章把这些枝杈长到的地方，叫墙。

六家，六种不被发生的东西：潜能秩序、现象、前个体、虚拟、事件、自创生组织。康德的物自体和梅亚苏的事实性，站在两头。

它们在同一个地方停下：「那它又是哪来的？」这一问的前面。

这就是 A*：原语先在。至少有一样东西，不被发生，只被预设。

这一笔，进账是：判词里的「同一堵墙」，有了六个证人。

◆ 三、第三张：另一边

第 17 章，遇到另一群人。

蒯因、克里普克、刘易斯、哈曼，把物请了回来。他们是对抗样本：如果自组织只往关系那边长，这群人就不该存在。

于是有了两个吸引子，甲与乙。

第 18 章给了乙一个解释：一号位先显出「那儿有个东西」，语法再压成名词。燃料是真的，外壳是便利的。甲停，则是因为拆完物和主体以后，没有给「发生」一个有时间、会变老的地位，只好留一块无时间的石头。

这个解释，待验。

请你留意这张纸给第四编留下的一道题。

第四编要找的，是一个能从上面解释这两个坑的东西。光解释甲不行，光解释乙也不行；它得说清，甲为什么停在甲，乙为什么稳在乙，而且这两个解释出自同一个来源。本编把这道题的难度先摆明了：两个坑，稳的原因不同。

这一笔，是出账：前两章的口气，说得太满，收窄了。

◆ 四、第四张：裂缝

第 19 章，查文献。

刘易斯—莫德林，纠缠推翻了可分离性那一半，已撞到。克里普克—尼德姆，水是随热力学语境变化的氢键链，已撞到。哈曼一个体化，还没人撞到，是一条预言。

拉波特不是证人，沃尔芬代尔戳在另一处。

这一笔，进账是：墙有缝，缝的位置，和燃料外壳的解释对得上。

但这一笔也要小心。缝的位置对得上，不等于解释就对了。三个断点，也可以用别的办法解释。本书只能说，它们和这个解释不冲突，而且恰好落在这个解释说会裂的地方。

◆ 五、进账与出账

把前面四笔，分成两栏记。

进账有四项：长出来有了小样本；同一堵墙有了六个证人；乙吸引子有了一个可以检查的解释；墙上的缝找到了位置。

出账有两项：前两章的口气说得太满，收窄了；原先以为只有关系一路会长出墙，现在知道物那一路也长。

进账多，出账少，不等于账好。出账那两项，其实比进账更要紧。因为进账只是说你原来想的对，出账是说你原来想的不够。

◆ 六、并排看

把四张纸并成一张表：

	甲（关系与过程）	乙（物的回归）
谁	怀特海、西蒙东、巴拉德、德勒兹、罗韦利、瓦雷拉	克里普克（倾向）、刘易斯、哈曼
对三块地基	撤 A1、A2、A3	加固 A1、A3
留下的石头	各自的原语	物，及「这一个」
稳从哪来	拆完以后要兜底	一号位的燃料
裂在哪	原语不被追问	外壳贴不住燃料

另有梅亚苏，横跨；蒯因，第三种。

表看完，有一件事很清楚：两边的稳，来源不一样；两边的墙，位置却一样。都在「它又是哪来的」这句话的前面。

这本书里有七个词，可以拿来给三编对一下账。

第二编是一锅粥：许多家同时在撞，没有裁判，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一编，粥里开始长出形状。形状还不稳，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这是正在成形。四条看法，在好几处同时露了头，就是这个阶段。

长到墙前，停住了，认得出来了，也传得下去了，这是定型。甲定型成一个坑，乙定型成另一个坑。

请你记住定型的意思：它是一站，不是终点。稳住了的东西，不等于永远不变。冰花化了，窗还在，下一个冬天，又会结出新的。

◆ 七、本编总判断

四张纸并起来，本编的总判断是：

自组织会组织出边界。

先说清它为什么不是「自组织会停下来」这么一句平话。

停下来，是一个动作。边界，是一个东西：它在一个确定的位置，有可以指认的材料，有人站在两边。一堵墙，和一次停步，差在这里。

这句话的意思是：好几家互不商量，各自长出同一种看法，长到某一个位置，一起停下来。这个位置，不是谁画的，也不是现成的，是他们各自长出来的。

导论里讲过，冰花这个比喻，有三处对不上。头一处就是这里：冰花长到窗框就停，窗框是木头，现成的；这堵墙，不是现成的，是各家一起长出来的。

长出来的墙，和现成的墙，有一个重要的差别。现成的墙，你只能绕。长出来的墙，你可以问：它是怎么长的？长在什么土上？在哪个位置，它的材料是松的？

这就是为什么第 19 章能找到缝。

◆ 八、墙是怎样长出来的

把这条总判断拆成三步，看得更清楚。

第一步，撤。发现学的三块地基（被认识者先在、认识者先在、关系项先在），被一家一家撬松。

第二步，要站脚。撬松以后，每一家都要一个地方，把后面的话讲下去。这时候，他们就近取材：怀特海取了数学和神学的底子，西蒙东取了工程，巴拉德取了玻尔，罗韦利取了物理，瓦雷拉取了细胞。

第三步，停。站稳了脚的地方，就成了不再追问的地方。

三步里，每一步都是一家一家各自走的，没有人统一安排。三步的次序，每一家都一样。这就是自组织：没有指挥，却有秩序。

秩序的名字，叫边界。

边界有两面。

一面是稳。有了边界，一个思想才站得住，才能被教、被引、被继承。乙吸引子的几百年，就是这样稳下来的。

另一面是指路。边界在哪里，缝就在哪里，出口也就在哪里。要翻墙的人，不必满世界地找，只需要往边界走。

这一编没有翻墙。它只做一件事：把墙指给你看。

这和一个常见的想法相反。很多人觉得，思想的边界是人为划的，是门派之见，是圈子的围墙。这一编的材料指向另一种可能：边界也可以是自己长出来的，没有人划，也没有人守，一家一家走到那里，就停了。

◆ 九、判词的账

全书有一句判词，也有五条承重命题。这一编对它们，各记了什么？

命题	这一编的账
一、只能被发生	没动，在第一编

命题	这一编的账
二、材料在内	没动，在第一、二编
三、碰撞与墙	后一半进账：自组织分出两个吸引子，关系派停在同一堵墙前，都留下一个不被生成的原语
四、涌现是合取推不出	没到，在第四编。但这一编给它出了题：上一层要能同时解释两个吸引子为何稳
五、显影点在共同体之外	没到，在第五编

可见，这一编主要对着第三条命题干活。

总账不能只记进账。

第一，六种原语的分类，有一部分靠读法。康德读成两世界，还是读成两视角，结果不同；尼采的力场，读成形而上学，还是不读，结果也不同。

第二，「五家」「四家」这些数字，取决于怎么读。本书按已核的写，没核的标了。

第三，一号位显影对乙的解释，待验。如果它错了，乙的稳就还没有人解释，本书也就缺了一块。

第四，哈曼的预言，有没有人撞到过，〔待核〕。

第五，「撞到过」和「解决过」是两回事。两处已经撞到的断点，文献里各自有各自的补丁，本书没有逐一追到底，也没有宣布它们没救。本书只说：它们是真的裂过。

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附录五会集中写。与本编有关的三处，先摆在这里：分类靠读法，解释待验，预言没查到。写在前头，是为了让你在翻到别处以前，先知道哪里不牢。

还有一件事，这一编没做：判词怎样才算错的第二条，是找到某一家关系派，翻过了墙，却没有留下任何不被生成的原语。按本书核到的，六家里没有这样的一家。可这是邀请：你找到了，本书就改。

另有第三条：SDE 自己的三个内核，能不能被这些家合起来推出来。那是下一编的事。

◆ 十、放回日子里

这一晚的总账，齐悦只用三句话，记在了笔记本上：几家各自长出同样的看法；长到同一个位置停了；停住的位置，有两个坑，也有缝。

齐悦把四张纸叠起来，压在笔记本下面。

有一件小事，她那晚没说出口。她想起自己写论文的第一年，总觉得是自己读得不够多。现在看着这四张纸，才明白，卡住不是因为读得少，是因为每一家都有一个自己不能往下问的地方，读得再多，也读不出那一问。

「我之前一直说，」她说，「每一家都对，合不起来。」

方屿说：「现在呢？」

「现在是：合不起来，是因为每一家都停在同一个地方。」

「那翻过去的话呢？」方屿问。

她没回答。她看着窗。

方屿也没再追问。他有一个习惯：话说到不能再往下说的地方，就换一个话题。这一次，他没换，只是陪着她看。窗上的冰花化了一半，水顺着玻璃往下淌，枝杈全糊在一起。

站在一旁的齐老师说了一句：「翻过去，总得有个梯子吧。」

「爸，」齐悦说，「梯子是用墙里的砖搭的。」

这是她刚想到的，还不知道对不对。

要翻过这堵墙，不能从外面搬一架梯子来，也不能凭空造一座桥。能用的材料，只有墙里面的砖：那些被撞出来的看法，那些被指出来的缝。

下一编，就从这里开始。

明天能试：回头看看你手上卡住的那个问题，别问「哪一家对」，问「这几家，是不是停在同一个地方」。

带走的话

好几家互不商量，各自长出同一种看法，又一起停在同一个位置。自组织不只长出形状，还长出边界。

> 小账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自组织：这一编六章，记的都是自组织，没有涌现。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全编停在墙前：两个吸引子，各留一块不被追问的石头。

想一想

如果你卡住的原因，是几家停在同一个地方，你会往墙里还是墙外找出路？

第 四 编

涌现：翻过墙的那一步

这一编八章，写本书最要紧、也最容易说大的那个词：涌现。

第 21 章先立一把尺子，用来量「拼出来的」和「长出来的」。第 22 章拿这把尺子量自己，把别人早已说过的候选一个个划掉。第 23 章、第 25 章、第 26 章量剩下的三样东西：一个不封口的圆，真善美三股劲，一把缩成点的伞。第 24 章请来一位专门撞第一样东西的哲学家。第 27 章问最难的一句：原初那一锅粥，算不算原语。第 28 章把账并排放好。

这一编的判断，先摆在这里：涌现不在自组织之外，它在自组织的尽头。

第 21 章

拼起来，还是长出来

◆ 一、一盘菜，一锅汤

周六中午，齐家的饭桌上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齐老师炒的番茄炒蛋。另一样是他从早上就架在灶上的骨头汤，煲了三个钟头。

女儿齐悦夹了一筷子菜，说：「这个味我早就知道，番茄的酸，鸡蛋的软，一点意外都没有。」

她说得对。一盘菜是拼的。你把番茄尝一遍，把鸡蛋尝一遍，再把两种味道加起来，就知道这盘菜是什么味。

汤不一样。骨头是灰白的，水是清的，火没有颜色，三样东西你都单独见过，没有一样是奶白的。不过揭开锅盖，汤是奶白的。

这个奶白，不在骨头里，不在水里，也不在火里。它是三样东西在锅里碰出来的。

方屿盛了一碗，吹了吹，说：「这碗汤，要是有人事先只给我看骨头、水和火，我猜不到它是白的。」

齐老师笑了一下，没接话。他教了二十年物理，心里清楚：这句话，比看上去要锋利。

◆ 二、尺子只有一条

本书要用的尺子，就是这一锅汤。

把各家的话，用「并且」连成一串，这叫合取。康德说了这一句，并且尼采说了那一句，并且黑格尔说了另一句。合取就是桌上摆着的全部话，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

尺子问的是：从这一串话里，**能不能推出**你要说的那句新话？

推得出，这句话就是拼装。它只是把已有的话收拾整齐，换了个架子摆出来。

推不出，这句话才配叫涌现。它不在任何一家嘴里，也不在几家加起来的嘴里，不过它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举一个书里的真例子，你就明白两边各是什么样。

尼采说，闪电背后没有一个「放电的东西」，行为背后没有行为者（《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第 13 节）〔核〕。巴拉德说，关系项不先于关系，它们是在现象之内、经由互相作用才浮现的（《后人类主义的述行性》p.815）〔核〕。

把这两句连起来，你立刻推得出：主体不是先在的，它是互动的结果。这是拼装。两家的话摆在一起，结论就在桌面上，用不着谁再想一步。

◆ 三、事后诸葛亮不算

尺子有一个常见的漏洞：事后总能讲通。

齐老师带竞赛班，见过太多次。一道难题，学生卡了一晚上，看了答案，拍着脑袋说：「这不是很自然吗？」

答案摆在眼前，什么都自然。不过尺子不能这样量。

你要问的是一句话：如果我只拿到各家的话，没见过结果，我推得出这一句吗？

骨头汤也一样。懂乳化的人会说，脂肪被滚水打成极细的小油滴，悬在水里，光被散开，所以汤是白的。这话没错。可是这条「乳化」的知识，不在骨头的说明书里，不在水的说明书里，也不在火的说明书里。要推出奶白，你得从外面带进一条新料。

所以尺子要定得严：只许用桌上已有的话，不许偷偷加新料。

加了新料才推得出的，不叫推得出。它叫：你把新料也端上了桌，只是没告诉我。

◆ 四、拼装并不丢人

先说拼装对在哪儿。

拼装是正经功夫。一篇好的综述，把十家的话理得清清楚楚，谁和谁同，谁和谁异，读的人省下半年时间。

方屿在饭桌上说过一句：「这不就是几个模型做集成吗？各投一票，少数服从多数。」

他说得不错。投票这件事，从各家的票里一定算得出结果，这是拼装，而且是好的拼装。

齐悦的论文卡在第三年，卡的就是这个地方。她读了太多家，每一家都对，她想把它们合起来，合成一个更大的对。

合不起来，是有道理的。各家守着不同的公设，你把它们用「并且」连在一起，连出来的是一串互相顶着的话。拼装拼不成，不是你的错，是这几块砖的边本来就不齐。

不过方屿的话，只说中了一半。集成再好，也只能在已有的票里选，选不出一张新票来。

◆ 五、涌现要过三关

本书给涌现定了三道关，外加一条检查。

第一关：它要把各家的局部答案收到一起。康德答了客体那一端，尼采答了主体那一端，西蒙东答了关系那一端，它不能绕开他们。

第二关：每一家都不会同意它。因为它撤掉的，正是各家各自还留着的那一条公设。有人留着「物先在」，有人留着「潜能秩序」，它把这些都撤了，所以没有一家肯点头。

第三关：它的每一个零件，都要能在发现学内部找到被逼出来的痕迹。不许偷偷新增一个先在的东西。

检查是这一条：它得能同时说明，关系一路和物的一路，这两种冰花为什么各自都稳。

三关加一查，过不去，就退回去叫拼装。

你会发现，第二关很怪：一个东西，既要收拢各家，又要让各家都不同意。这并不矛盾。一锅汤收拢了骨头、水和火，可是骨头、水和火，没有一样肯承认「我是白的」。

◆ 六、冰花是菜，还是汤

全书的总比喻是窗上的冰花，这里正好用尺子量它一次。

冰花的枝杈，是自组织。许多地方同时、各自结出相似的样子，彼此没有商量，谁也不是谁推出来的。你贴着玻璃看一枝，再看另一枝，可以说：它们像。但是「像」不等于「推出来」。

涌现是另一回事。涌现是退到屋外，看出整片图样，并且回头解释：每一枝为什么偏偏长成那个样子，这两种不同的枝杈为什么都稳。

这一步，没有哪一枝冰花替你走。它需要有人换一个站位，从另一头看。

所以在本书里，自组织与涌现分得很清。自组织，是许多枝杈各自长得相似。涌现，是对整片图样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从任何一枝上都推不出来。

还有一件事，两种人最爱混。一种人把拼装说成涌现，是为了显得新；另一种人把涌现说成拼装，是为了显得稳。尺子两头都管。

◆ 七、一个看着像涌现的拼装

再看一个容易看走眼的。

你读到怀特海说，过去的东西被后来的东西接了过去，成了后来者的一部分（《过程与实在》，客观不朽的说法）。你又读到黑格尔说，结果回过头来，证明了开端是怎么得出的（《逻辑学》绝对理念章 §1805—1806）〔核〕。

这两句连起来，你推得出：结果会回头改写前提。这个「回写」，听上去是一个新发现。

可它是拼装。两家早已把它说了出来，你不过是把两句话并排放了一遍。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要把「新」字管得很严。一个想法让你眼睛一亮，不等于它过了尺子。眼睛一亮是感觉，推得出推不出是检验。

◆ 八、尺子谁都能拿

这把尺子还有一个好处：它不靠权威。

你不必相信本书，也不必相信哪一位大师。写下前提，写下每一步，别人拿着同一张纸，可以一步一步核。推得出，就是拼装；卡在某一步推不过去，就记下卡在哪儿。

附录一把这个过程写成了严格的证明，供想查的人去查。正文里只要你记住一件事：涌现的判决，是一张可以被人当面核对的账单，不是一句夸奖。

一个东西被叫作涌现，却没有人能指出它卡在哪一步推不出，那就是一句好听的话。本书不想写那样的话。

◆ 九、汤里不许偷放料

第三关最容易作弊。

偷放料的办法很多。一锅汤，有人悄悄放一勺现成的浓汤宝，汤是白了，可那白色是买来的，不是熬出来的。

放到哲学里，就是在某个关键处，请出一个「本来就有」的东西：一个现成的潜能，一个现成的储备，一个现成的场。它们出场的样子都很自然，自然得让人忘了问：它是从哪儿来的？

下一章起，本书要查的，正是这个。

更要紧的是：这把尺子，先量别人，也量自己。后面三样东西，每一样都要过这一条：你放进锅里的，是不是锅里本来就有的？

◆ 十、放回日子里

那天饭后，齐悦把论文提纲摊在桌上，两边各写了几家的话，中间留一条空白。

她看着那条空白，问自己：我想写在这里的那句话，是不是只用两边的字，就能写出来？

要是能，她写的是综述。要是不能，她就得问，这句话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

方屿端着碗从旁边路过，瞄了一眼，说：「你这不是在找答案，是在查它有没有偷料。」

她愣了一下，笑了。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可以试：拿一张纸，左边写你读到的两家说法，右边写你想说的那一句。再逐字问：右边这句里的每一个意思，左边找得到吗？找不到的那一处，就是你得去弄清来历的地方。

带走的话

合起来推得出的，叫拼装；合起来推不出，又没从外面偷料的，才叫涌现。

> 小账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都不是，这一章只立尺子，不指认哪一处。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尺子还没动手，下面几章拿它去量。

想 一 想

你最近写下的一个「新想法」，如果只许用别人已经说过的话来推，推得出吗？推不出的那一小块，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第 22 章

黑格尔已经说过的，不能再算

◆ 一、竞赛班里的老教训

齐老师的竞赛班里，每年总有一个学生，在某个晚上自己推出一条结论，兴冲冲地跑来说：「老师，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齐老师从不泼冷水。他先问：「你怎么推的？」听完，点点头，说：「推得对。」

然后他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旧书，翻到某一页，推给学生看。同一条结论，一百多年前就有人写过了。

学生的脸会垮一下。齐老师接着说：「这不是白做。你自己走了一遍，以后别人再说起它，你就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不过写进『我的发现』，不行。」

这一章做的，就是这件事。本书自己手里有几个听上去很新的候选，现在要翻开旧书，一个一个查账。

◆ 二、回写：四家都有

第一个候选，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它赖以长出来的那片土。

这是本书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所以更要先查。

黑格尔那里有。他说，根据章里，形式与内容互相预设（《逻辑学》§1020），根据把条件设定为前提（§1021）〔核〕。绝对理念章里，开端被

结果证明为得出的（§1805—1806）〔核〕。结果回过头来，改了开端的身份。

怀特海那里有。过去被后来的摄入，成了后来者的一部分，这叫客观不朽。

德勒兹那里有。层化、领土化、解域、再结域：走出去，又在别处重新落下，落下的地方已经不是原来的地方（据 SEP）〔核〕。

西蒙东那里也有它的骨架。个体是一次个体化的结果，结果不会躺在原地不动，它又成了下一次个体化的条件〔待核：此处是对二手材料的转述〕。

四家各有各的词。词不同，骨架一样：后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先前的东西。

所以回写，不能算本书的涌现。它是被本书借来，用得顺手的老工具。

借老工具并不丢人，丢人的是借了不说。本书往后每一次用到回写，都会写明它的老主人是谁。

◆ 三、主体后显影：三家早到

第二个候选：主体是后显出来的，不是先站在那里的。

这一条也有人先到了。

怀特海说主体是过程的结果，他用「主体—超体」这个词，把主体放在过程的尾巴上。西蒙东说个体是前个体场里一次个体化的结果〔据二手〕。巴拉德写得最干脆：人的身体与人类主体不先于现象存在（《后人类主义的述行性》p.821）〔核〕。

尼采更早。行为背后没有行为者，闪电就是闪光（《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第 13 节）〔核〕。

你看，本书想说的「主体是显出来的，不是发动者」，在这一串名字里，早就有四五个人站着。

这一条要格外小心。「主体是结果」这句话太顺口，顺口的话，最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自己想出来的。

◆ 四、价值进本体：两家在前

第三个候选：价值不是挂在事实外面的标签，它进了世界的根。

怀特海说，价值是本体论的核心，每一次生成的主观形式，就是一次评价。巴拉德把问责写进了存在论：他在文中多处谈到问责，我们对自己参与造出的区分负有责任（同文 p.803、812、825、827）〔核〕。

两家都已经把价值放进了本体。

所以本书不能说「把价值放进本体」是自己的新东西。后面第 25 章要讲的真善美，若有新意，新在别处，不在这里。到时候你再看，新在哪里。

齐悦的笔记本上，这一条本来排在最前面，她最喜欢它。划掉的那天晚上，她把笔放下，在桌前坐了很久。

◆ 五、矛盾驱动的双向重写：黑格尔在前

第四个候选，本书起初最舍不得：矛盾是驱动，而且两头一起被重写。

黑格尔说，矛盾是一切运动与生命力的根（《逻辑学》本质论「矛盾」节，Miller 译本，Lenin 版分段 §956）〔核〕。矛盾的第一个结果，是「空

无」（§939—940）〔核〕。形式与内容互相预设，两头一起动（§1020）〔核〕。

也有人想拿马克思来补。恩格斯 1890 年写给布洛赫的信里说，经济基础「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上层建筑也有反作用〔核〕。

可是这是一头重、一头轻的主从关系：不管「归根到底」几个字下得多软，还是承认了一头在先。它不是两头同时被改写。要说双向，还得回到黑格尔，他那里形式与内容互相预设，哪一头也不先。

方屿这时插了一句：「回写不就是反馈吗？我们做系统，反馈环天天在用。」

齐悦摇头：「反馈是调参数。库房还是那个库房，生产线还是那条生产线，只是旋钮拧了一下。回写是连库房和生产线一起改。」

方屿想了想，说：「那是我说得太小了。」

◆ 六、为什么先查自己

有人会问：本书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候选划掉这么多？留着不是更好看吗？

因为第 1 章说过，发生学的来历有三种讲法：天才想出来的，从别处搬来的，长出来的。本书选第三种。

选第三种，就必须让账本干净。如果一个想法写成是「某位天才的独创」，它就掉进了第一种讲法。如果它其实是从某家搬来的，它掉进的是第二种。只有当你能指出「这个零件是谁留下的，那个零件是谁逼出来的，剩下的这一小块是新长的」，它才是第三种。

所以查账不是谦虚，是这本书立论的需要。

齐悦的导师有一句口头禅：「你以为是你的，先去查查是谁的。」她当年听了很不服气。今天她才明白，这句话是在替她把地基垫稳。

◆ 七、怎样才算「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这四个字，也要定个规矩，不然谁都可以说谁抄了谁。

本书取的规矩是：骨架相同，就算有。

词可以不同。黑格尔说「设定前提」，怀特海说「摄入」，德勒兹说「再结域」，词完全不一样。不过骨架都是这一句：后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先前的东西。

规矩也不能放得太宽。若只因为都提到「关系」两个字，就算同一家，那么天下没有新东西。所以还要加一条：骨架相同，并且在同一个地方起作用。

做完这两步，还有人不服，可以去翻附录二的核验总表，逐家看证据，逐家提异议。账本摊开着，谁都能挑错。

下面是这一章查出来的账，并排放在一起：

候选	谁已经写过	裁决
回写	黑格尔、怀特海、德勒兹、西蒙东	不算
主体后显影	尼采、怀特海、西蒙东、巴拉德	不算
价值进本体	怀特海、巴拉德	不算
矛盾驱动的双向重写	黑格尔	不算
回落重组作为原则	本书核过的人里没有查到	弱存，待验

◆ 八、四个候选，一个都不能算

四笔账查完，结论干脆：回写、主体后显影、价值进本体、矛盾驱动的双向重写，一个都不能算本书的涌现。

这不是坏消息，而是先还公道。

第一，这些候选都是对的。它们被划掉，不是因为错，是因为已经有人把它们写在了纸上。

第二，划掉它们，说明本书的尺子是真的。若一把尺子量别人严、量自己松，它就不是尺子。

第三，这四样本来就是从发现学内部逼出来的。它们同时出现在好几家身上，正是第三编说的「不商量，却长成同一个样子」。这是自组织的证据，不是涌现的证据。

也就是说，到这里，本书还在墙内，还在冰花的枝杈上。

◆ 九、还剩一条线，只说弱存

查账也有一笔没销掉。

黑格尔那里，坏的无限被真的无限收束，圆最后合上了。他没有把「合上以后又散开、重新落下」写成一条原则。德勒兹写了解域与再结域，可那更像一种运动的描述，不像一条让整个体系回落重组的规矩。

「回落重组作为原则」，在本书核过的这些人里，没有查到谁写过。

本书只说这个：弱存。它没有被淘汰，也还没有被证明。它是一线，不是一堵墙。后面第 23 章的圆，会用到它，不过本书不押它。

◆ 十、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齐悦把四个候选写在便利贴上，一张一张贴在书桌前，旁边写上先到的人名。

写完，四张便利贴都有了一排名字。她看着，反倒松了一口气。

方屿问：「划掉四个，还剩什么？」

她说：「还剩三样：一把伞，三股劲，一个圆。」

方屿说：「那就一样一样过秤。」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可以试：遇到一个让你心跳加快的新想法，先别写。花一个小时，去查三个问题：谁说过？在哪一页？说的是同一回事吗？查完还站着的那一小块，才是你的。

带 走 的 话

一个想法让你心跳加快，不等于它是新的；先查账，查完还站着的那一小块，才是你的。

> 小 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是碰撞：本书自己的候选，撞上了前人的账本。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墙前：被划掉的四样，别人早已到过。

想 一 想

你引以为傲的一个「我的看法」，有没有可能是别人早说过的？如果是，你还剩下哪一小块是自己的？

第 23 章

一个不封口的圆

◆ 一、饭桌上的规矩是谁定的

齐家饭桌上有一条规矩：吃饭的时候不看手机。

这条规矩不是谁一开始就定好的。去年夏天，有一顿饭，三个人各自低着头，菜凉了没人动筷子。齐老师把筷子一放，说了几句重话，齐悦回了几句嘴，方屿夹在中间。吵完，规矩就有了。

今年春天，规矩改了：吃完十分钟之后可以看，因为方屿的团队有时候半夜要他回消息，他总不能一顿饭都吊着。

改规矩的时候，没有人去翻什么「家规总纲」。家里没有这样的东西。规矩，是在这张桌子上长出来的，也是在这张桌子上被改的。

方屿说：「那改规矩的办法，是不是也能改？」

齐老师愣了一下，说：「也能。」

这一问一答，就是这一章要讲的事。

先说清楚这一章的难处。规矩有两层：一层是规矩管着人，一层是人改着规矩。多数理论只讲第一层，把规矩当成立在那里的东西。这一章要看的，是更深的一层：连「怎么改规矩」，也在被改。

◆ 二、黑格尔的圆合上了

先说黑格尔，因为他最早把「圆」写进了哲学。

他在《精神现象学》序言里说，真理是一个圆圈：它以终点为目的，又以终点为开端（序言 §18）〔核〕。到《逻辑学》最后的绝对理念章，他说开端是被结果证明为得出的（§1805—1806），整个体系是「圆圈之圆圈」（§1814）〔核〕。

连开端也不例外。《逻辑学》的开端以《精神现象学》的结果为前提（开端章 §93）〔核〕。

这一步看得极准。开端不是一块孤零零的基石，它要靠结果回头来作证，这就是回写的骨架。他把一个原来被当作地基的东西，看成了圆上的一个点。

不过他的圆，最后是合上的。坏的无限被真的无限收束，终点回到开端，这一圈走完，事情就算做完了。

他停在收口。

不过先要把他的好处讲足。

圆合上，并不是坏事。你想想家里那条吵了三年的规矩，终于定下来，一家人安安稳稳吃上了一顿饭，那种踏实，是真的。体系需要一个能站稳的样子，才有人能进来住。

麻烦在于把「合上」当成了终点：合上之后，再没有人问，这个圆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此刻合上，明天还合不合。

◆ 三、德勒兹不肯合

德勒兹的路数，几乎是反着的。

他把差异放在最前面，差异自身先于同一（据 SEP）〔核〕。在他那里，东西走出去，又在别处重新落下，落下之处已不是原先的地方。本书读他，是一个拒绝合上的人：他不愿让一切回到同一。

他看见了黑格尔那个圆里被压住的东西：圆合上的时候，差异被磨平了。

这也是对的。你想想家里的老照片，每一年全家福的位置都差不多，可没有一年是同一张。

可德勒兹不肯合，也有他的代价：什么东西让一场运动稳下来、认得出、传得下去？他给了稳定的形态，却把原因留在了虚拟那一层，没有再追。

◆ 四、两家合起来，是矛盾，不是它

有人会说：把黑格尔的闭，和德勒兹的不闭，合在一起，不就有了一个不封口的圆吗？

用尺子量一下。

「圆要合上」，并且「圆不能合上」。这是一对互相顶着的话。你把它们用「并且」连起来，连出来的不是一个新想法，是一个矛盾。

想要从矛盾里取出「半合半不合」，就得另外说明：哪一半合，哪一半不合，凭什么这样分。这个说明，不在黑格尔嘴里，也不在德勒兹嘴里。

所以这个圆，不能靠拼。拼出来的是一对水火不容的话。

◆ 五、一个什么样的圆

那么本书要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圆？

打个比方。你绕着操场跑一圈，回到起点。可是跑过的人，脚下把草踩出了一道印。第二圈再回来，起点已经不是原来的起点了。

这就是圆的第一个特点：它回到起点附近，可起点被走过的路改了。

第二个特点，更要紧：改起点的那条规矩，也在圈里。

还是用家里的饭桌。「吃饭不看手机」这条规矩，是吵出来的；改它的办法，比如「大家商量，一人一票」，也是吵出来的；这个办法也能被下一次的吵改掉。规矩一层套着一层，没有哪一层是天生站在最上头的。

这叫生成的规律，本身也是被发生的。

本书把它叫作不封顶的反身闭合。闭合，是因为圈回来了，规律自己也被圈进去。不封顶，是因为圈到哪一层，哪一层都还能再被改。

◆ 六、三种圆放在一起看

到这里，可以把三种圆并排放一放。

谁的圆	圆合上了吗	规律在不在圈里
黑格尔的圆	合上，坏的无限被收束	不问：推动圆的那条矛盾，没有被问来历
德勒兹的不闭	不愿合上	不系统地问：差异居首，规律没有单独成题
本书的圆	回到起点附近，不封口	在圈里：规律自己也被发生

表里黑格尔和德勒兹两行，是本书的读法，不是他们自己的话，所以说「不问」「不系统地问」，是在说他们没有把这个问题单独立起来。

第三行的不同，只有一处：规律进了圈。

别小看这一处。怀特海、梅亚苏，各自守着一样「秩序」或「律」，把它放在圈外，让圈绕着它转。本书的圈里没有这样一个站在外面的东西。

◆ 七、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不封口，不等于乱来。这个圆有两个条件。

第一，变是有条件的。规矩不是无缘无故地变，它是被矛盾推着变的。你家的规矩，是被半夜的消息推着改的，不是哪天早上无缘无故改的。

这里说的矛盾，不是吵架，是两样都要、又不能同时要：一边是一家人好好吃饭，一边是方屿半夜要回消息。两头都有道理，规矩夹在中间，撑不住了，才改。

第二，不豁免自己。「规律是被发生的」这句话，自己也在圆里，它也会被发生，也会被改。

第一个条件，把本书和「什么都可以变」的说法分开。第二个条件，把本书和「我这句话是例外」的说法分开。

这两个条件，下一章马上就有人来撞。

◆ 八、和上一章那条线的关系

上一章留下一条线：回落重组作为原则，弱存。

这个圆，用到的就是这一线。圆合上以后，不是安安稳稳地躺在那里，而是有时候要回落，重新散开，再重组。黑格尔给了圆，没有给回落；德勒兹给了散开，没有给回收。

不封口的圆，把二者放进了同一条运动里。

圆合上，是黑格尔的功劳；圆散开，是德勒兹的功劳；合了又散，散了又合，合的方式每一轮不同，这是本书想加的那一笔。

不过本书只说用到它，不说证明了它。那条线，还是弱存。

◆ 九、过一遍尺子

拿第 21 章的尺子来量。

第一关，收束各家：它收了黑格尔的圆、德勒兹的不闭、怀特海和西蒙东的回写。过。

第二关，每一家都不同意：黑格尔不同意，他要圆合上。德勒兹也不同意，他不要圆。把规律当作先在的人，更不同意。过。

第三关，零件不新增先在者：圆来自黑格尔，不闭来自德勒兹，回写来自好几家，「规律也被发生」是从这三样里逼出来的。不过它是不是真的没有偷料，要看最后一章原语那一笔账。第三关，先挂着。

◆ 十、放回日子里

那天饭后，方屿在厨房洗碗，齐悦在擦桌子。

她说：「你那句话问得好，改规矩的规矩，也能改。」

她想起导师总说的一句话：论文要有一个自洽、封闭的论证。她第一次觉得，这句话也要问一句：封闭，是谁规定的？

方屿说：「我做数据的，最怕的就是有人说『这条规则不能动』。不能动的那一条，往往就是出事的那一条。」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可以试：数一数你家（或你的团队）里有几条「从来如此」的规矩。每一条，问一句：它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长出来的？问得出来的，它就是可以改的。问不出来的，也别急着动，先想想它在替谁挡着什么。

带走的话

规矩是在桌上长出来的，也能在桌上改掉；连「怎么改规矩」的规矩，也在圈里。

> 小账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候选的涌现：前两关过了，第三关挂着，等最后的原语检验。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还不能说。它把规律也圈了进去，墙还有没有，看第 27 章。

想一想

你家里或工作里，有没有一条「从来如此」的规矩？它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改它的办法，是谁定的？

第 24 章

梅亚苏：规律可以无理由地变

◆ 一、一块比人类还老的石头

齐老师的办公桌上，压着一块灰扑扑的石头。

那是一块带着贝壳印痕的化石。他每年开学第一课都拿出来，问竞赛班的学生：「这块石头，是什么时候的？」

学生会说：几亿年前。

「那个时候，有人看着它吗？」

没有。那时候连人都没有。

「那我们说它『几亿年前』，到底在说什么。」

教室里会安静一会儿。因为这个问题不好答。年份是人定的，尺子是人造的，可石头确实在人出现之前，就已经躺在那里了。

这就是法国哲学家梅亚苏出场的地方。

◆ 二、他为什么要拆关联主义

先弄明白他想拆的是什么。

康德以后，哲学里有一种很顺手的说法：你说的「世界」，永远是你面前的世界，是被你的眼睛、你的概念、你的语言过了一遍的世界。你想说「世界本身」，一说出口，它就已经是对你而言的了。

这话听起来很谦虚，也很难反驳。梅亚苏看出了它的代价：只要这样想，科学里最平常的一句话，「地球有几十亿年的历史，比任何生命都老」，就变得没法按字面去读。你只能说，那是「对我们而言」的几十亿年。

他不肯。他要的是：这句话就按字面读，它说的就是人出现以前的事。

齐老师听到这里，把桌上的化石拿起来，在手心里掂了掂：「我是个物理老师，我站他这边。」

◆ 三、他怎么答

梅亚苏在《有限性之后：论偶然性的必然性》（2006，英译　2008）里，把这类东西叫作先祖化石。它们指向的那个比一切生命、一切意识都早的时间，他叫作先祖性〔核：二手〕。

他的话，大意是：近两百年的哲学，几乎都在一条路上，就是「关联主义」。这种想法认为，我们永远只能接触到「思想与世界的关联」，没法接触到离开关联的世界本身。可是先祖化石逼着你承认，世界在关联出现之前就已经在了。

那么，怎样想这个世界？

他的答案很大胆：这个世界的一切，包括它的规律，都没有理由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可以无理由地成为别样，律也可以无理由地被打破〔核：二手大段转引〕。

这就是他说的「超混沌」：一种比任何混乱都更彻底的、没有任何东西来拴住的可变。

乱，还有乱的规矩：乱到什么程度，哪些东西乱，总有个说法。超混沌连这个说法都没有，它是连「乱」都可以无理由地换成别的。

◆ 四、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还公道。

他看见了一件很多人不愿看的事：墙里的人，习惯把世界缩小成「对我们而言的世界」。康德以后，这个习惯几乎成了常识。他一脚把它踢开了。

他还看见了另一件事：规律不是永恒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定律，不必是世界永远的模样。

这两件事，本书全部同意。本书说律也是被发生的，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所以从方向上说，梅亚苏不是对手，他是同路人。

他还有一个好处，是肯把话说到头。很多人说「规律可变」，说到一半就收住，怕得罪常识。他没有收，一路推到底。这一点，本书佩服。

◆ 五、他停在哪儿

可是他在一个地方，把门关上了。

他说，一切都可以无理由地变，唯有一件事不能变：事实性本身，就是「一切无理由」这件事，不是偶然的（英译 p.80）〔核：转引〕。他还保留了非矛盾律：在他那里，必然的不是某一个存在者，而是「不可能有哪个存在者是必然的」这件事。

这就奇怪了。一个说一切都可以无理由改的人，给了一样东西豁免。

法国的布拉西耶（《解放的虚无》，2007，p.89）看出了这个毛病：若事实性原则必然为真，那么按它自己的说法，它也该是偶然的〔核：转引〕。这叫自指反驳。

你可以用饭桌上的话来体会：家里贴一张告示，写着「本家一切规矩，随时可以无理由改变」。不过这张告示，不许改。那它就不是它自己说的那种规矩了。

齐老师看到这里，在草稿纸上写了一行：规矩说「一切规矩都可改」，那它自己也该能被改成「有些规矩不可改」。

◆ 六、方屿说错的那一句

方屿听了半天，说：「这不就是随机数吗？每次跑出来都不一样。」

齐悦摇头：「不是。随机数要有一个骰子，骰子有六个面，每个面出现的可能是定好的。梅亚苏说的，是连『骰子有六个面』，都可以无理由地变。」

方屿想了想：「那就没法查问题了。一个东西无理由地变，我没法排查，没法复现。」

这句话，说中了要害，只是他说错了一半：他以为梅亚苏讲的是随机。梅亚苏讲的比随机更彻底，所以更让人没处下手。

◆ 七、本书被他逼着收窄

梅亚苏撞上来，本书的又一个内核，不封顶的反身闭合，被撞得很疼。

第 23 章里，它原来的说法有一个口子：规律本身也是被发生的，会变。可没有说，变是凭什么变。

梅亚苏当面问了两句：

第一句：你说规律会变，变是有理由的，还是无理由的？

第二句：你这句「规律会变」，算不算在被变的范围里？

本书的回答，要比出场时窄：

第一，变是有条件的。退化不是无理由，它由矛盾推动。一个规律用久了，越用越僵，撞上它解决不了的情况，才有退化。

第二，不豁免自己。三大方程也是被发生的形状，也有历史，也会退化。「规律会变」这句话，本身也在会变的范围里。

这两条合起来，叫「有条件的退化，不豁免自己」。

它比出场时弱了。出场时，它像是一个很强的宣言；现在，它是两条很具体的约束，可以被检验，也可以被推翻。

收窄这件事，要先谢谢他。

没有梅亚苏，「规律会变」这句话，很容易停在一句漂亮的口号上。谁都可以说它，谁也不用交代。是他把话逼到了绝处：变，凭什么变？你的话自己算不算？

被逼出来的两条，比没被逼之前的那一条硬得多。

齐悦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一个好的论敌，是替你做压力测试的人。」

方屿在旁边接了一句：「我们叫它红队。」

◆ 八、他的墙在哪儿

梅亚苏自己，也站在一堵墙前。

那句「这个不用问」，在他那里，就是事实性原则。他把一切都放进可变里，唯独把「可变」立成了不变的绝对。这个绝对，是他的原语：不被生成，只被预设。

康德有物自体，怀特海有潜能秩序，他有事实性。名字不同，位置相同。

本书收窄之后，没有给自己留这样一条。不过，这是不是真的做到了，还要等第 27 章去检验：三大方程自己，是不是也在偷偷当作原语？

◆ 九、过一遍尺子

用尺子量。

第二关，每一家都不同意：梅亚苏不同意。因为他不愿给变化加条件，他要的是无条件的可变。黑格尔也不同意，他的圆是合上的。把规律当永恒的乙吸引子，更不同意。过。

第三关，零件不新增先在者：「条件」来自矛盾，矛盾来自黑格尔；「不豁免自己」来自梅亚苏的批评者布拉西耶。两个零件，都是被别人逼出来的。过。

有意思的是，这一条是被论敌逼出来的。一个东西，能被最强的反对者撞出形状，比它在书房里自己想出来，更像样。

梅亚苏自己大概也不会同意这个结果。他要的是无条件的可变，本书给的是有条件的。两边都没有让步，各自把话说到了底，这正是碰撞该有的样子。

◆ 十、放回日子里

开学第二个星期，竞赛班有个学生举手问：「老师，定律会不会哪天变？」

齐老师没有像往常那样说「不会」。

他说：「到现在为止，没有见过。可要是哪天它变了，我们应该能说出一个缘由；而且，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话，包括『定律不会变』这句，也都得跟着受检验。」

学生似懂非懂地点头。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可以试：下次听到有人说「这是铁律」，别反驳，只问两句：它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立起来的？它自己，在不在这条铁律的管辖范围里？

带走的话

说一切都可以无理由地变，却给「一切无理由」留个特权，是自己拆自己；规律能变，但要有缘由，也不能放过自己。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是碰撞：梅亚苏撞上不封口的圆，把它逼窄成「有条件的退化，不豁免自己」。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梅亚苏停在墙前，墙是事实性原则；本书这一条，翻没翻过，等第 27 章。

想一想

你信的某一条「铁律」，自己受不受自己的管？如果它也该被检验，你愿不愿意它被检验？

第 25 章

真、善、美是三股劲

◆ 一、去年的年夜饭

去年的年夜饭，齐家只有三个人。

齐老师在厨房忙了一下午。菜一道一道端上来，最后一道是红烧鱼。齐悦帮着摆碗筷，方屿把手机扣在了桌上。

开饭前，齐老师讲了一件旧事：他小时候，爷爷每年都在这张桌上讲同一个故事，讲他怎么走了三天山路去赶一场集。讲了几十年，一个字都没有变。

齐悦听着，忽然说：「爸，你上次讲，说是走了两天。」

齐老师愣了一下，笑了：「是三天，我记错了。」

方屿听得入神，随口问了一句：「那条山路，现在还在吗？」

这一问，把一桌人的话头都带开了。齐老师说起老家，齐悦说起暑假去过的村子，说着说着，三个人的椅子，不知什么时候都往桌子中间挪了一点。

这一顿饭里，有三股劲在转。

这三股劲，你家的饭桌上也有。只是平时太近，看不见，就像鱼看不见水。这一章，是借齐家这一顿饭，把它们一股一股指给你看。

◆ 二、先借中学物理的三个名字

齐老师教了一辈子物理，对这三个名字再熟不过：内能、动能、势能。

一个小球举在手里，它有势能；放手落下，势能变成动能；球和空气里的分子，各自乱动，那是内能。三样东西是一种能量的三种样子，可以互相变。

本书借的，只是这个分工，不是公式。

这一点要说在前头：下面讲的是一个比喻，不是把哲学写成物理。借来的是「一样东西的三种状态，彼此能转化」这个骨架。

◆ 三、真：守住的那股劲

先看年夜饭里的第一股劲。

爷爷讲了几十年，一个字不变。这不是记性好，是一股劲在守：守着一束缠在一起的东西——那条山路，那场集，那三天——让它如实地留在那里。

本书把这股劲叫作内能，也叫作真。

要注意，这里的「真」，不是「符合事实」的那个真。它是守住：一束纠缠，如实地持存下来，不散，不走样。

齐悦指出「是三天不是两天」，也是这股劲在起作用：她在守，守的是那个故事不被记歪。

有人会把「真」误会成死守不变。不是。爷爷的故事讲了几十年，每年的饭桌不同，听的人不同，故事还是那个故事。守，是不走样，不是不呼吸。

◆ 四、善：带动的那股劲

第二股劲，是方屿那句话。

他随口一问：「那条山路，现在还在吗？」一问之后，齐老师想起了老家，齐悦想起了村子。一个人的话，激起了另一个人的话。

这股劲，本书叫它动能，也叫善。

这里的「善」，也不是道德课上的好人好事。它是：一个纠缠，激发另一个纠缠的力。你带动了我，我带动了她，一件事就流动起来了。

没有这股劲，桌上只剩三个守着各自故事的人，各讲各的，谁也碰不到谁。

所以「善」，在这里是一个动词：带动。有人说话，别人接得住；有人迈步，别人跟得上。它说的是力的传递，不是品行的评分。

◆ 五、美：聚拢的那股劲

第三股劲，最难察觉。

三个人的椅子往中间挪了一点。没有人说「我们靠近些」，却挪了。

那是一股想把散着的东西聚成一个的张力：三个人想成为一桌人，一桌人想成为一家人。本书叫它势能，也叫美。

这里的「美」，不是好看。它是纠缠要聚成一的张力。像一根拉满的弓，弦在那里绷着，一放手，什么东西就飞出去了。

好看的东西为什么让人心里一紧？因为你的心也被拉了一下，想把散着的合成一个。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看一幅画，听一段歌，忽然觉得散着的东西都归了位？那一刻心里的那口气，就是这股劲在松开。弓拉到了顶，箭才飞得出去。

借物理的名字，有一个危险，要提前说明。

本书不是说，世界上有一个守恒的「真善美总量」，三股劲一多一少，总数不变。没有这样的账本，也没有这样的公式。

借来的只是三件事：这三股劲各管一样；它们能互相转；它们是同一片土里长出来的。

还有一个危险，叫模板化。看到什么都想往「三」里套：任何三步都说成是内能、动能、势能。那就把一个可以检验的判断，变成了一个万能的壳。本书在第 37 章会把它列成发生学自己的一条死法。所以每次套之前，先问：这里的守、带动、聚拢，真的各有一个看得见的样子吗?

◆ 六、三股劲是同一种东西

你可能会想，为什么非要说这三股劲是同一种东西的三种状态。

因为它们真的能互相变。

守住的东西积累到一定地步，会推着人开口，那是内能变成了动能。话说开了，说着说着聚成了一桌人的样子，那是动能变成了势能。聚成了一，就有了新的东西要守，势能又落回内能。

一家人的年年岁岁，就是这样转的。

这三步没有严格的先后。你不能说守完了才带动，带动完了才聚拢。它们像三个人在同一张桌上传球，球在谁手里，谁就是那一刻的主角。

如果三样东西只是三个并排的价值，各是各的，你就看不到这种转。

◆ 七、换一个地方再看一遍

齐老师也想试试，这三股劲，是不是只在饭桌上才有。

他拿自己的竞赛班来比。

班里有一道老题，每届学生都会做，推法三十年没变，一代传给一代。这是守：一束东西，如实地留着。

某一天，一个学生问：「这道题，要是把条件反过来，会怎么样？」一句话，带出了另外三个学生的三种试法。这是带动。

到了期末，班里的人不再各做各的，开始互相对答案，晚上留在教室里讨论。他们想成为一个队。这是聚拢。

齐老师说：「你看，换了个地方，三个样子都在。」

方屿补了一句：「这只是又举了一个例子，不是证明。」

他说得对。例子只能让你看见这三股劲长什么样，不能代替检验。这一点，本书老老实实留给下一步去做。

◆ 八、十几家里没有一家

接下来是查账，用上一章学会的办法。

第 22 章已经划掉了「价值进本体」：怀特海说价值是核心，巴拉德说问责写进存在论，两家早到。这一章的新意不在那里。

新意在：把真、善、美写成同一股能量的三种状态。

本书核验过的十几家里，据所及，没有查到一家这样写。怀特海讲价值，没有这个分工。巴拉德讲责任伦理，没有把真善美排成三态。西蒙东说前个体是势能与力的储备〔据二手〕，他有势能，可是没有往真善美那边走。德勒兹讲强度，也没有。

这是一句否定的话，否定的话最怕漏查。所以本书把它放进附录二，请你来挑错。

◆ 九、谁会不同意

用尺子量。

第二关，每一家都不同意：物的一路会说，真善美是人心里的价值，不是世界里的劲。关系一路里的人，多半会问，你这不是又多请进来一个东西吗？没有一家会点头。过。

第三关，零件不新增先在者：内能、动能、势能，来自物理里最普通的能量分类；真、善、美，是发现学几千年一直在谈的三个词。本书只做了一件事：把这两边挂在一起。这个挂接，没有请进新的先在者。

不过挂得牢不牢，是另一回事。它不像伞那样可以拿数字去算，它更难检验。本书把它标成「待验」，不说它已经证明。

◆ 十、放回日子里

齐家的这顿饭，你完全可以在自己家里数一遍。

哪一股劲在你家最强？有的家，守得很牢，可是没人开口，那是内能太大，动能不够。有的家，话很多，一个带一个，可是谁也不守什么，那是动能太大，内能不够。有的家，大家都想成一家，却总差一句话，那是势能满了，缺一个放手的人。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可以试：下一顿饭，数一数三件事。有没有人在守一个旧故事，有没有人被别人的一句话带动，有没有人往中间挪了挪。哪一样今晚没出现，明晚想想办法让它出现。

带走的话

守住、带动、聚拢，是同一种劲的三个样子；它们能互相变，所以一家人才能一直转下去。

小账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候选的涌现：十几家里没查到一家这样写，可它更难检验，待验。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还不能说翻过；它没有请进新的先在者，可挂接牢不牢，要靠后面的检验。

想一想

你家饭桌上，今晚缺的是哪一股劲：守，带动，还是聚拢？你能为它做的最小一件事是什么？

第 26 章

一把伞缩成一个点

◆ 一、雨天门口的一排伞

下雨天，小区门口的屋檐下，站着一排人，每人撑一把伞。

你想知道门口那块地砖附近，雨水是怎么流的。最省事的办法，是只看这一块砖和紧挨着它的几块邻居。这块砖比邻居高一点，水就往邻居那边流；低一点，水就从邻居那边流过来。

这是老办法，数学里叫拉普拉斯算子：只看一个点，和它紧挨着的周围，差多少。它是局部的。

你不必记它的样子。记住一句话就够了：它问的是，这一点比周围的平均，高多少，或低多少。

另一种办法是：撑开伞。每把伞罩住一片地，伞下的各处，都和伞心比一比，差多少，把这些差加起来。伞和伞可以叠在一起，每个点同时被好几把伞罩着。

这是伞模型：看的不是一个点，而是一片一片互相叠着的范围。

◆ 二、方屿的一句话

方屿在饭桌上听齐悦讲这个，讲到一半，他说：「这不就是滑动窗口吗？」

做数据的人对窗口再熟悉不过。算一天的平均气温，你可以只看今天，也可以看前后各三天。窗口越宽，看的越多，窗口越窄，越像只看今天。

他说得对，这个比方几乎是准的。伞，就是窗口。窗口缩到只剩一个点，你看的就是那个点本身。

那么问题来了：伞一把一把缩小，缩到一个点的时候，伞模型会变成什么？

◆ 三、重叠，就是缠在一起

回头再看那排伞，有一个细节值得停一下：伞是可以叠的。

屋檐下，两个人的伞靠得近，中间那一小块地，同时在两把伞底下。它的湿，不再只由它自己决定，也由左边的伞和右边的伞一起决定。

这就是本书说的「缠」的样子：一个点，同时属于好几个范围，它不是孤零零的。

伞缩成点，重叠就没了，每个点只属于自己，它们之间不再互相牵着。点事实的镶嵌，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一个，各是各的。

所以退化定理，从另一头看，是一个很具体的说法：缠在一起的世界，在把缠的范围缩到零的时候，变成了不缠的世界。老办法，是不缠的情形。

◆ 四、答案：退回老办法

答案是：退回老办法。

伞缩得足够小，伞模型就变回经典的拉普拉斯算子。这叫退化定理。

这一条本书很看重，因为它说明了一件事：老办法没有错，它是伞的一种极限情形。当伞缩成一个点，你得到的恰好是旧世界的算法。

这也是第 22 章里「回写把旧理论重新定位」的一个数学样子：新的东西长出来以后，回头告诉旧的东西，你是我的极限情形。

要说清楚的是，这条链子上，有一环是别人早已做过的。杜强、冈茨伯格等人约 2012 年起，就在做非局部算子退回局部算子的结果。本书这一条，用到了他们的成果，不是要抢他们的位子。

◆ 五、第一组数字：伞心对准了

光说不练不行，得拿数字试。

本书拿一个具体的光滑函数，在一个固定的求值点上，让伞一圈一圈缩小，看伞模型的结果离老办法有多远。

第一组：伞心就在求值点上，核是对称的，每个方向一视同仁。伞的半径 δ 逐次减半，误差是这样的：

伞半径 δ	0.4	0.2	0.1	0.05
与老办法的误差	4.5×10^{-2}	1.1×10^{-2}	3.0×10^{-3}	8.7×10^{-4}

你看：半径每减半，误差差不多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数学上把它写作 $O(\delta^2)$，意思就是误差跟着半径的平方走。

伞缩小，结果稳稳地落回老办法。

◆ 六、第二组数字：伞心歪了

接下来是不那么好看的一组。

如果伞心不在求值点上，比如求值点偏在两把伞之间，没有落在格点上，会怎样？

本书又试了一遍。伞每缩小一档，半径减半，档位与第一组相同。这回数字是这样的：

缩小档次	一	二	三	四
伞模型 ÷ 老办法	1.52	1.07	0.28	−1.20
一阶矩项	−0.67	−1.33	−2.67	−5.33

两行都不对劲。第一行本该越来越靠近　　1，它却穿过零，跑到了负的一边。第二行更清楚：一阶矩项每档翻一倍，伞越小，它越大，按半径的倒数在涨。

伞缩得越小，结果越偏，不是越准。

◆ 七、救回来的条件

偏差从哪来？

伞心不在那个点上，每把伞看出去的方向是歪的。左边的伞多看了一点左边，右边的伞多看了一点右边。要是这些偏，彼此刚好抵消，没事；要是抵消不了，伞越小，偏的账越大。

所以要救回来，得有条件。本书把它们叫作矩条件，用大白话说是三句话：

第一，左右抵消。所有伞在各个方向上的偏，加起来为零。这叫一阶矩相消。

第二，各方向一样。没有哪个方向特别受照顾。这叫二阶矩各向同性。

第三，要想误差还跟着半径平方走，还要三阶的偏也抵消。

另外，如果伞的半径还随位置变，会多出一项漂移，也得另外处理。

条件满足，伞就缩得回去。条件不满足，伞越缩越偏。

你可以拿方屿的窗口来想：一个算移动平均的窗口，要是总是偏向一边，窗口开得再小，估计也是歪的，而且越小，歪得越显眼。

◆ 八、原书的账，要改两处

这里要说一句对自己不客气的话。

原来的证明，没有写这些矩条件。第一组数字对得上，第二组对不上，一对照，才看出证明缺了一块。

这是第一处：补上矩条件。

第二处在命题 18.1。原书说伞导数等于 u' 加上一个小修正：$(r^2/6)$ 乘 u'''，再加上更高阶的小量，那个 1/6 看上去很漂亮。

数值一量，它不对。实测的修正系数是 M_3 除以 $6M_1$，也就是核的两个矩的比，它随核的形状变：

核的形状	$\psi = z$	$\psi = \text{sign } z$	$\psi = z(1-z^2)$
修正系数	0.1000	0.0833	0.0714

只有纯中心差分，才恰好得 1/6。

另外，定义前面的因子 $1/r$，量纲也不对，应当是 $1/(r^2M_1)$。

这些改动，严格的写法都放在附录三。

有人会问：这些错，为什么要写进正文，而不是悄悄改掉？

因为判词要能被推翻，才配站在第一页。在本书的三个内核里，伞是最容易被推翻的，它是数学，数字不会客气。所以它应该最先被摆上桌，让人挑毛病。

挑出了毛病，本书改了：补上矩条件，换掉常数。改完，核心结论还在：伞缩成点，退回老办法；伞心歪了，要靠左右抵消。

它没有因此倒掉，反而更有分量。一个能被数字挑出毛病、又能把毛病补上的说法，比一个从来没被挑过的说法，站得稳。

齐老师在课堂上，常对学生说：「实验数据对不上，别藏。对不上的那一行，往往是整张表里最值钱的一行。」

◆ 九、刘易斯的镶嵌，就是缩成点的伞

现在可以回头看那一边的人。

刘易斯说，世界不过是局部特殊事实的庞大镶嵌，其余的一切，都随附于这些点事实（《哲学论文集》第二卷，1986，导言 ix—x 页）〔核：SEP〕。

你把这句话和伞放在一起看：一个只剩点的世界，正是所有伞都缩成了一个点的世界。点事实的镶嵌，是伞的极限。

那么，他对不对？在极限下，对。老办法没有错。

不过离开极限，就不够了。莫德林后来指出，量子纠缠使「可分离性」失去支持（《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2007，第二章）〔核：据　NDPR　书

评〕。刘易斯自己也知道贝尔定理的教训可能是有不局域的实体，只是不准备从现在这样的量子物理里取本体论教训〔核：转引〕。

乙吸引子那一边为什么稳？这就是答案之一：它抓住的是极限情形，而极限情形永远是对的，在它自己的范围里。

◆ 十、放回日子里

齐老师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所以，我教了二十年的那些『点上的定律』，没有错。」

齐悦说：「没有错。它们是伞缩成点的时候的样子。」

方屿补了一句：「可你要是想算两点之间那种缠在一起的事，窗口就不能缩。」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可以试：下次你拿一个平均数来说事，问一句，这个窗口是怎么选的？窗口对准了要估计的那一点吗？窗口缩小，结果是稳了，还是偏得更厉害？

带走的话

伞缩成一个点，就退回老算法；可伞心歪了，没有左右抵消的条件，越缩越偏。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候选的涌现：把点事实放成伞的极限情形，可以用数字检验；原证明缺的矩条件，已经补上。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没有请进新的先在者，却发现了自己的两处错：补条件，改常数；翻没翻过，看第 27 章。

想一想

你日常用的一个平均数，窗口是谁定的？如果换一个窗口，结论会不会变？

第 27 章

原初那一锅粥，算不算原语

◆ 一、点第一把火

老家的院子里有一口柴火灶。

齐老师小时候常蹲在灶前烧火。点火有个讲究：不能一上来就塞大木头，要先有火种，一小团干草，用火柴点着了，再往里加细枝，细枝着了，才加粗柴。

他有时候会想一件小事：火柴是谁点的？火柴点着了干草，干草点着了细枝，可是那第一根火柴，是从哪儿来的？

答案当然简单：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不过你再问：口袋里的火柴，是谁造的？造的人，又是怎么点第一把火的？

一路问下去，就问到了所有说「世界是发生的」的人，都躲不过的那个问题：最开始的那一锅粥，从哪儿来？

◆ 二、先把三个字说清

在往下走之前，先把三个字翻成大白话。

这一章里，所谓「空」，是指没有形状，认不出任何样子，用本书的字母说，是显露（S）接近零。所谓「虚」，是指没有土，没有东西缠在一起可以站，是特征纠缠（E）接近零。所谓「混沌」，是指路上全是岔，互相冲撞，没有一条走得通，是差异序列（D）极强。

空、虚而又混沌的这一锅，就是本书说的原初那一锅粥：什么都没成形，什么都没缠住，差异却在里头乱撞。

想一间教室：没有座位，没有课表，没有老师，谁和谁也不认识，可是几十个人挤在里头，各说各的，吵成一团。吵，是极强的；形状和土，一样也没有。原初那一锅粥，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锅粥，是发生学的起点。

◆ 三、二难

起点就有难题。

本书有三大方程。其中一条写的是：路（D）是由形状（S）和土（E）生成的，即 D＝G（S，E）。

现在把空和虚代进去：S≈0，E≈0。路应当是 G（0，0）。

可是原初那一锅粥，路是极强的。要路极强，G（0，0）就不能是零。

这就卡在两头了：

如果 G（0，0）不是零。那这一项，不由形状和土生成，它是凭空多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一项，不被谁生成，只被预设，它就是原语。

如果 G（0，0）等于零。那么原点就是个不动点：形状没有，土没有，路也没有，什么都不会开始。那口灶是冷的，永远冷下去。

这是个二难。两个角都不好站。

用灶来说：灶里的火，是由柴和空气生出来的。如果柴没有，空气也没有，火怎么会有？可原初的那一锅粥，偏偏是「火极旺，柴和空气都没有」。这就是 G（0，0）要回答的事。

◆ 四、第一条退路：火星自己长大

有人会说：不用这么死。可以让原点不稳定，一点点小扰动，就会被放大，一路放大成极强的路。

这是个好想法。不过请问：那一点小扰动，从哪儿来？

本书自己有一个形式模型，叫伞场动力学方程。方程里确实有一个让事情开始的项，第三项 $\sigma_i(t)\xi_i(t)$，那是一个外加的白噪声。原书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混沌注入」。

读到这里，你要小心：混沌在这个模型里，是从外面注进去的，不是模型自己长出来的。

注进来的火星，等于一根外面递来的火柴。这条退路，不通。

用第 21 章的尺子量，也能看出毛病：往锅里偷放了一勺现成的料，违反了第三关。

◆ 五、第二条退路：无始环

另一条路，是换一种想法。

原初那一锅粥，不是最早的，它是更早一轮秩序僵化之后，留下来的残渣。

你想想一座老房子，住了很多年，规矩越来越多，一层压一层，最后僵到谁也动不了，一场变故，整个塌回一地瓦砾。那一地瓦砾，就是下一轮的一锅粥。

这样，没有「最早的粥」。每一锅粥，都来自上一轮定型的僵化与塌陷。一圈一圈，没有起点。

这叫无始环。

这条退路，通。第 23 章那个不封口的圆，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圆里没有第一点。

这里说的僵化，有一个具体的样子：一条规律用得太久，再也生不出新的判断，只会被背诵、被套用。第 37 章会把它列为发生学自己的第一种死法。也就是说，本书给自己写的死法，恰好也是它解释起点的办法：死掉的秩序，塌回一锅粥。

◆ 六、怎样查一个原语

既然说原语没有清零，就得说清楚，本书是怎么查的。查法只有三步，你自己也能用。

第一步，找「这个不用问」。读一个理论，留意它在哪里停下来，不再解释。康德停在物自体，怀特海停在潜能秩序，西蒙东停在前个体，德勒兹停在虚拟，巴拉德停在现象，梅亚苏停在事实性。

第二步，问它被不被生成。这样东西，是理论里别的东西推出来的、长出来的，还是直接摆在那里的?

第三步，记账。凡是摆在那里、不被生成的，就记一笔：这是原语，写明它是物，是场，还是律。

按这个办法，原语可以搬三种家：搬成一个物，搬成一个场，搬成一条律。本书选的，是第三种，而且让这条律自己有出生和死亡的年头。

齐老师说：「这像做实验记录：不管结果好不好看，每一栏都要填。」

把这几家的「不用问」并排放，一眼就能看清：

谁	停在哪	是物，是场，还是律
康德	物自体（读法不同，说法不同）	物
怀特海	无时间的潜能秩序	律
西蒙东	前个体储备	场
德勒兹	虚拟	场
巴拉德	现象	物与场之间，没有来源
梅亚苏	事实性原则	律
本书	三大方程，但自带出生与死亡	律

最后一行，是本书给自己记的账。

◆ 七、原语没消失，搬了家

不过要对自己诚实：这条路通了，原语却没有消失。

它搬了家，从「物」搬到了「律」。

这一搬，不是白搬。物是摆在那里的东西，你只能信它。律不一样，律是一条条的话，写得出来，可以放到桌上验，也可以改。原语从物挪到律，等于从一个不能碰的东西，挪成了一个可以碰的东西。

第一条路里，原语是一锅现成的粥。第二条路里，粥有来历，来自上一轮的残渣。可是那个「上一轮塌回一锅粥，一锅粥又长出下一轮」的规矩本身，也就是三大方程，它是从哪儿来的？

它一直带着，在每一轮里都在。

这就是本书如实要说的：原语没有清零。

还记得导读里那条「判词怎样才算错」吗？第二条说，若有人找到一家关系派哲学家，翻过了墙，却没有留下任何不被生成的原语，判词就要改。本书这一章是在拿同一把尺子量自己：自己也没有做到清零，所以不能拿这一条去苛求别人。

◆ 八、搬到了律上，和怀特海差在哪

你会问：把原语搬到「律」上，不就是怀特海的潜能秩序吗？

差别有，而且是要紧的差别。

怀特海的律，是无时间的。永恒客体是纯粹潜能，上帝原初本性给出的一般潜能秩序，不随任何一轮过程而变。

本书的三大方程，不这样讲。它们也是被发生的形状：有历史，有出生的年头，会随着用久了而僵，会被修改，将来甚至有一天会死。

这个差别，让本书的原语多了一个特点：它自己带着死亡条件。

这条规矩怎样会死，第 37 章要专门讲。

◆ 九、三难里选了一个

哲学里有个老难题，叫明希豪森三难：你给一个断言找理由，理由还要理由，只有三条路。

一条是后退，一路问下去，永远没有尽头。一条是循环，绕一圈回到自己。一条是独断，到某处砍一刀，说「不用问」。

康德停在物自体，怀特海停在潜能秩序，巴拉德停在现象，这些都像是第三条路：到了某处，说一句「这个不用问」。黑格尔走的是第二条路，圆圈合上。

本书走的也是第二条路，只是圆不封口：开放的圆。完整的账，留给第 38 章。

◆ 十、放回日子里

晚上，齐悦把论文提纲翻到第一页，在最上面写了一行字：我的论文里，哪一句话是「这个不用问」？

她写了很久，写下三句。

方屿看了，问：「写下来有什么用？」

她说：「写下来，我才能给它一个死亡条件。比如：如果有一天，有人拿出这样一个证据，这一句就该被撤掉。」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可以试：在你最看重的一个想法里，找出那一句「这个不用问」。把它写在纸上，旁边写一行小字：在什么情况下，我会承认它错了？

带走的话

没有哪个想法能把原语清零；能做的，是把它从一块现成的石头，换成一条自带死亡条件的规矩。

小账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是检验：拿本书自己的涌现候选，去量它有没有请进原语。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翻过了一半：原语从物挪到了律，没有清零，律自带死亡条件。

想一想

你最信的那个道理，有没有一个「它从哪儿来」的问题，你一直绕着不问？假如要问，你会怎么开口？

第 28 章

第四编总账：涌现在自组织的尽头

◆ 一、把八张纸摊在桌上

周日晚上，齐老师把这一编的八张纸，摊在了饭桌上。

他说：「我教物理，最怕一堆实验数据，只有结果，没有账。你们这一编，我想看看账。」

齐悦把手边的笔记，一张一张按章号排开。方屿坐在旁边，端着茶，随时准备插一句。

这一章做的，就是这件事：把第 21 章到第 27 章，每一章量出来的东西，并排放在一起，看它们加起来，说了什么。

◆ 二、一张总表

先看表。

章	量的是什么	结果
第 21 章	立尺子	合起来推得出，是拼装；推不出又没偷料，才是涌现
第 22 章	四个听着新的候选	回写等四样，别人已有，划掉；「回落重组」弱存
第 23 章	不封口的圆	前两关过，第三关挂着
第 24 章	梅亚苏的撞击	逼出「有条件的退化，不豁免自己」，说法变窄
第 25 章	真善美三股劲	十几家里没查到，可难检验，待验
第 26 章	伞缩成点	能算，退回老办法；原证明补矩条件，常数要改
第 27 章	无原语检验	原语没清零，从物挪到了律

齐老师看完，说：「这张表，有几行是在认错。」

齐悦说：「对。认错的那几行，才是账。」

方屿问：「七行里，有几行是完整的好消息？」

齐老师数了数，说：「一行都没有。」

这并不丧气。一本书里，如果每一行都是好消息，你反倒要怀疑它有没有认真查账。

◆ 三、活下来的三样

划来划去，活下来三样东西。

第一样，伞模型的退化定理。伞缩成一个点，退回经典算法；伞心不在点上，要靠矩条件，否则越缩越偏。这是本书最硬的一块，因为它能拿数字去量，也已经被数字挑出过毛病。

第二样，真、善、美是同一股能量的三种状态：内能是真，动能是善，势能是美。这是本书最新的一块，也是最难检验的一块。

第三样，不封顶的反身闭合，收窄之后的说法是：生成规律也是被发生的，退化有条件，不豁免自己。

三样东西，都不是凭空而来。

先说一句：这里说的「活下来」，意思是过了尺子，不是说证明完了。

三样东西，都不是凭空而来。每一样，都能在发现学内部找到被逼出来的痕迹。

伞来自计算数学里的非局部算子。三股劲来自物理里的能量分类，和哲学里一直在谈的真善美。圆来自黑格尔与德勒兹的对撞，又被梅亚苏撞窄。

◆ 四、能不能同时解释两个吸引子

尺子上还有最后一道检查：它得能同时说明，两种冰花为什么都稳。

先看乙一路，物的一路。他们之所以稳，是因为对比、粒子、真，最先显出来的是「那儿有个东西」，语法再把它压成名词。燃料是真的，外壳是便利的。伞缩成点，剩下的恰恰是点事实的镶嵌。所以刘易斯那一路，在极限下是对的。

再看甲一路，关系与过程的一路。他们撤掉了物与主体，却没有给「发生」本身一个可以退化、有时间的地位，只好留一个无时间的原语兜底。本书的圆，把这个位置让出来了：律自己也有历史，也会退化。

两种冰花，各自都稳，各自停在哪里，都说得通。

◆ 五、判词怎样才算错，这一编的答案

导读里留了五条推翻判词的办法。其中第三条，是这一编要回答的：

SDE 的三个存活内核，被某一家或几家合起来完整推出。

这一编查了十几家，没有查到。伞不在任何一家的合取里，三股劲不在，收窄后的圆也不在。

不过要说清楚：查过的是十几家，不是所有人。若有一天，有人拿出一份清清楚楚的推导，说这三样就是从某几家合起来推出来的，这一条判词就要收回。那是对本书的一次正当的回写。

◆ 六、这一编没有做到的

接着说没有做到的。

第一，原语没有清零。它从物搬到了律，那条律自带死亡条件，可是它还在那里。

第二，真善美三股劲，是本书最想说、也最难验的一条。它被标成「待验」，没有一个可以拿数字去量的接口。

第三，伞的证明缺过矩条件，命题 18.1 的常数错过。这两处已经改，可也说明，原书的证明没有那么牢。

这三条，附录五里有更细的清单，每一条后面写着：什么证据出现，本书就认输。

把这一编站住的和没站住的并排放，是这样的：

站住的	没站住、要认的
尺子：合取推不出，又没偷料	三股劲：没有数字可量，只能标「待验」
四个候选划得干净，有账可查	原语：搬了家，没有清零
伞：能算，补上条件后结论还在	伞的证明和常数：原来有错，已改
圆：被梅亚苏逼窄，反而更硬	圆：第三关还挂着

左边的每一行，都在右边找得到它的另一面。账是这样记的：站得住的地方，同时也是最该被挑刺的地方。

◆ 七、本编总判断

把这一编的账放在一起，可以说出一句话：

涌现在自组织的尽头发生。

怎么理解这一句?

第二编里，许多石头在墙内互撞；第三编里，它们自己排成了一行，停在同一堵墙前。到了这里，石头已经排到了头，再往前，是那句谁都不愿问的「这个不用问」。

涌现不是另起炉灶。它不在碰撞之外，也不在自组织之外；它是自组织排到尽头的那一步：有人看出了这一行石头为什么排在这里，并且把那堵墙，当成一个可以问的问题。

这里的「尽头」，不是终点。终点是圆合上、事情做完。尽头是路走到了头，前面没有路了，人才抬起头，看见路的两边。

齐老师解释得最朴素：「做题做到最后一步，不是答案出来了，而是你终于看清了，这道题为什么要这样出。」

回到冰花上。冰花长到窗框才停。涌现，就是在窗框前停下来的那一刻，看清了「窗框也是冰花自己长出来的」。

◆ 八、冰花的三个错处，回头对一遍

导论里讲冰花的时候，说过这个比喻有三处不对。现在，这一编的账，正好可以回头对一遍。

第一，冰花长到窗框就停，可是墙不是窗框那样现成的木头。这一编看到的是：连「律」这堵最后的墙，本书也不敢说它是现成的，它是被发生的，有历史，会退化。

第二，冰花不会回头改窗户，可发生学长出来以后，会回头改写发现学。伞缩成点，把老办法放回「极限情形」的位置，这就是一个具体的回写。

第三，屋外的人看见图样，不需要冰花同意，可涌现出来的东西，必须能解释两种冰花为什么都稳。这一编对过这一条：乙一路稳在极限，甲一路停在没有给发生本身一个有时间的位置。

三处错，各有各的着落。这个比喻，用到这里，也该收一收了。

还要加一句对本书自己的话：账摊到这里，不是为了说「我们成了」。三个存活内核，每一个都还带着待验。这一编写得越顺，越要提防：顺，是品牌化的开头。第 37 章会专门讲这件事。

◆ 九、谁来看见

不过还有一件事没有交代：谁来看见？

冰花贴着玻璃看，只能看见眼前的一枝。要看出整片图样，得退到屋外。

这一编只回答了「涌现出来的是什么」。至于「谁能把它看出来」「站在哪里才看得出」，要留给下一编。

第 29 章会讲：体制是什么，体制不是一份工作。

◆ 十、放回日子里

饭后，齐老师把八张纸收起来，叠成一叠。

他说：「我教了一辈子物理，才明白，有些定律的尽头，不是又一条定律，是一个问题。」

方屿看着那叠纸，问：「这些东西，将来会不会也被人这么撞一遍？」

齐悦点头：「会。而且应该。」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可以试：拿一张纸，把你这个月学到的东西列成一张账。哪些是别人已有的，哪些是你拼出来的，哪些是你自己长出来的，哪些你还不确定。不确定的那一栏，别删。

带走的话

涌现不在碰撞的外面，也不在自组织的外面；它在自组织走到尽头、有人把那堵墙当成问题的那一刻。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是涌现的候选：伞、三股劲、不封口的圆三样存活，各自带着待验和认错。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翻过了一半：没有一家被它请回来当原语，可律自己还留着，没有清零。

想一想

你这个月的新想法里，有哪一个是「排到了尽头」的？它前面，有没有一行别人排好的石头？

第 五 编

显影点：系统之内，共同体之外

前四编走完一趟：材料在发现学里，墙也在发现学里，涌现在自组织的尽头发生。这一编问最后一个问题：那一步，是谁看见的？他站在哪里看见的？

一共七章。第 29 章先把「体制」这个词拆开，换成两层，一层叫思想，一层叫名誉。第 30 到 32 章讲三个人，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看他们写下最要紧的东西时，人在哪里。第 33 章把几位关系派哲学家的出身并排放，看站位带来了什么。第 34 章讲一个人怎样成了他自己的体制。第 35 章记总账。

这一编的话，最容易说过头。所以先立一条规矩：「涌现者在共同体之外」，本书只把它写成一个有条件、能检验的强模式，不写成已经证明的必然。哪一半几乎是定义，哪一半真能被检验，第 29 章先说清楚。陪着你读这一编的，还有方屿，齐家那位不读哲学的女婿。他的话有时说中，有时说错，账都会记在总账里。

第 29 章

体制不是一份工作

◆ 一、饭桌上的一句外行话

周日的晚饭，齐悦又在叹气。导师看了她第三版论文提纲，说了一句：「想法不错，不过在我们这一行，不好发。」

方屿夹着菜，问：「不好发，是想法不对，还是这一行不爱听？」

齐悦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齐老师在一旁笑：「他这话，倒像我们竞赛班的学生。题解对了，可不是评委想要的解法，这是两回事。」

这一章要做的事，就藏在这几句话里。一个想法好不好，和它在不在一个圈子里说得出口，是两回事。前四编一直在讲墙内的人怎样撞，怎样排成一行；这一编要问的，是谁能站到墙的外面去看。要问这个，得先弄清楚：「墙内」「墙外」，到底拿什么来分？

◆ 二、一份工作，两个圈子

先看齐老师。他是公立中学的老师，工资、职称、退休金，样样在体制里。可是物理学界的哪一个委员会，也不认识他。他带竞赛班二十年，教出过一批在全国拿奖的学生，学界的杂志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的名字。

再看方屿。他在一家公司做数据，没有职称，没有编制。不过他所在的那个行当，有自己的规矩：什么算好模型，什么算脏数据，哪一个会议上的人说话有分量，他心里清清楚楚。他每天的活，都在这些规矩里转。

你看，职位和圈子，不是一回事。

有职位的人，可以不在圈子里。没有职位的人，可以整个人泡在圈子里。所以，说一个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只看他有没有一份工作，会看错人。

这一点放到哲学家身上，更要紧。后面几章要读的人，有的一辈子在大学里，有的一辈子没进过。如果拿职位来分，康德是体制内，维特根斯坦教过小学就是体制外，这样分，什么也解释不了。

◆ 三、他们说了什么

这一章没有哲学家的原话可转述。要转述的，是王德生博士的一条口述，本书把它照原话立在这里：

体制内，体制外，必须是思想和名誉品牌来区分，不是现实的区分。

意思很清楚：不看你拿谁的工资，看你的想法归谁管，你的名声归谁认。

本书把这句话拆成两层。拆开以后，每一层各说各的话，也各有各的检验办法。

◆ 四、思想层：共同体默认的东西

第一层叫思想层。

一个共同体，总有一批不用商量就认的东西。哪几条公设不许碰，哪几个问题算正经问题，哪几个词有固定的用法。前面几编反复出现的那一句「这个不用问」，就住在这一层。第 16 章列过的那六样原语，潜能秩序、现象、前个体、虚拟、事件、自创生组织，正是关系派这个圈子里不用问的东西。

在思想层上，在内，意思是：你保留着共同体的原语。你可以修，可以补，可以换一种说法，不过那几样东西你不动。在外，意思是：你把其中一样撤掉了。

这样定义，有一个后果，请你留意。

「撤了原语的人，就不在保留这个原语的圈子里」，这句话几乎是在重复定义，不是在报告发现。撤原语，就是离开保留原语的那群人。所以在思想层上，说「涌现者在共同体之外」，差不多等于说「单身汉没有妻子」。它没错，也没有告诉你多少新东西。

◆ 五、名誉层：谁被承认

第二层叫名誉层。

名誉层看的是人身上的东西：谁的名字被引用，谁的学生被当作继承人，谁有权说一句「这不是我们这一行的东西」。这就是本书说的命名权和判错权，它们最后总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

打个比方。小区业主群里，谁说话，大家会接？不是住得最久的，也不是楼层最高的，而是以前把几件事办成过的那一位。群里没有人宣布过这件事，不过名誉是实实在在的。你要在群里提一个新办法，先看的不是办法好不好，而是谁提的。

名誉层有经验内容，所以能查。本书只查三件事，记作三项指标：

一，一个人写他最要紧的著作时，是为了获得承认而写，还是为了把一件事想明白而写？

二，他是不是继承了某个学派的牌子？

三，他有没有亲手推翻过自己的旧牌子？

三项都是看得见的事，有发表时间，有书信，有履历可以对。不过第一项涉及动机，动机看不见，所以读它的时候，只能看旁证，比如发表的节奏、写给谁看。凡是读不准的，本书会标〔待核〕，或者干脆写「不下断语」。

◆ 六、先说对在哪儿

只看职位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职位真的会管住人。要写报告，要评职称，要带学生，要应付评审。这些事把一个人的时间和问题清单，一点一点圈在一个范围里。一个年轻讲师，每年要交几篇论文，他就没有工夫去想一个十年才见得到头的问题。

共同体也不只是限制。它让知识能够累积：前人踩过的坑，你不用再踩一遍；前人排好的问题，你拿来就能用。没有共同体，每个人从头来，谁也走不远。发现学三块地基里，知识累积就是一块，本书从不把它当坏事。

所以「体制内」这个词，不能扔。扔了，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同在一所大学里的人，走的路差得那么远。

不过它只说对了一半：职位管得住时间，管不住一个人最后想的是什么。

◆ 七、换一副眼镜：路是怎样被路由的

换一副眼镜，看一个人的下一步是怎么走的。

你用过手机导航。它只肯给你地图上已经有的路。你想走一条没画出来的小路，它会反复提醒你：请掉头。

共同体对一个人的作用，像这个导航。本书把这个意思写成一句话：身在体制内，就是自己的路经由共同体的土来路由。你下一步该问什么问题，该引谁的书，该把哪个结果算成「做完了」，都由那片土悄悄指路。

指路的人，从来不凶。他只是把没有画出来的路，不显示给你。

于是一个人只要待得够久，他走出来的路，大多落在共同体已经铺好的网格里。碰撞他会做，自组织也会发生，不过边界在哪里，他常常看不见。因为他的眼睛，正是用这片土里的东西磨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第二编里那么多聪明人，一家一家把石头敲碎，最后都停在同一句「这个不用问」前面。他们不是不够聪明，是导航把他们带到了同一个路口。

◆ 八、「必然」这个词，先别急着用

现在可以说那句容易说过头的话了。

王德生博士的口述是：涌现者必然不会从西方哲学家群体诞生，是共同体之外诞生。本书照原话立，也要老实说它是什么。

在思想层上，这句话几乎是定义，说「必然」不算过分，也不算发现。

在名誉层上，这句话才有内容，也才可能错。它说的是：真正翻过墙的人，大多不是为了得到那个共同体的承认而写，不是在继承那个共同体的牌子，而且有过推翻自己旧牌子的举动。

所以本书这样安放它：它是一个强模式，也是一个必要条件。意思是，不在共同体之外，就不会涌现；可是在共同体之外，不保证涌现。

还有两件事，要说在前头。第一，样本很少，本编读得了的只有几个人。第二，我们是事后回头挑的：在共同体之外的人成千上万，绝大多数什么也没留下，我们看到的，只是留下了东西的那几个。

所以本书对这句话的态度是：当作一个可以被推翻的假设，边读边记账。怎样才算推翻，导读里写着：有人在共同体之内，守着自己的名誉牌子，完成了颠覆，不是修补。

◆ 九、两个反问

读到这里，你心里可能冒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有职位的人，就一定守牌子吗？不一定。职位只是让守牌子变得容易，不是让它变成必然。有的人在席位上，照样把自己的问题越问越远，远到同行不太看得懂。名誉层上，他慢慢从圈子中间，挪到了圈子的边上。

第二个：在外面的人，就一定自由吗？也不一定。方屿的行当，没有职称，没有编制，可是它自己就是一个圈子，有自己的会议，自己的行话，自己的「大家都这么做」。一个人到了外面，不过是换了一个圈子。外面不是空地，外面是另一片有人住的地方。

所以，本书说的「共同体之外」，不是指一个没有人的荒原，是指：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原语，你不在保留它的那群人里。这个说法很窄，也很具体。窄，才能查。

◆ 十、放回日子里

方屿问齐悦：「你们那个圈子，有没有一句话，是大家谁也不会问的？」

齐悦想了一会儿，说：「有。『先把现有文献读完，再谈自己的想法。』」

方屿说：「那不就是说，你的想法要等到读完以后，才有资格出现？」

这一句，有时说中，有时说偏。读文献不是坏事，没有文献打底，想法常常是在重复造轮子。不过他问到了要害：谁规定了「读完」的终点？

齐老师在旁边补了一句：「我们带竞赛班，也有这样的话。『基础题没做熟，别碰难题。』对一大半学生是对的，对那一两个不一样的，就是一道锁。」

明天能试：把你所在的行当里，三句从来没人问的话写下来。每一句后面，写一个问题：这句话是谁定的，它要是错了，会先在哪里露出来？

带走的话

在不在体制里，不看你拿谁的工资，看你的路由谁来指，你的名字由谁来认。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都不是，这一章给后面几章量尺：思想层几乎是定义，名誉层才能检验。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这一章不下判断，只立三项指标。

想 一 想

你的行当里，谁有命名权，谁有判错权？你自己，有没有被它们悄悄指过路？

第 30 章

康德写第一批判的时候，坐在哪里

◆ 一、一个教授，四十六岁才有席位

说起康德，你脑子里大概先冒出一位端坐在讲台上的大教授。

不过他的路，没有那么直。

1748 年到 1754 年，他做家庭教师。1755 年到 1770 年，他是编外讲师，没有薪水，靠学生交的听课费过日子，一做就是十五年。1770 年，他才得到柯尼斯堡大学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教授席位，那一年他四十六岁。

四十六岁，放在今天，是许多人评上教授以后开始松口气的年纪。康德在这个年纪，才刚刚有一把稳当的椅子。

这十五年的编外日子，有一个后果值得先记下：他在拿到席位之前，早就习惯了靠自己的课、自己的想法吃饭。没有人替他排好问题清单。

编外讲师的日子，还有另一层意思。听课费是学生交的，学生不来，收入就少。这等于每一节课，都要经过一次最直接的检验：讲得清楚不清楚，别人愿不愿意再来。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了十五年，说话的办法，大概会很不一样。这一条是本书的推想，没有材料可核，读者可以保留意见〔待核〕。

◆ 二、他们说了什么

康德后来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是休谟把他从教条的迷梦中唤醒的（据《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序言〔待核〕）。

这位唤醒他的人，自己的处境也值得看一眼。

据传记，休谟 1745 年申请爱丁堡大学的教席，没有成功；1751 年到 1752 年，他又申请格拉斯哥大学的教席，又没有成功。两次，都没有拿到。

这件事放在这里，不是为了说休谟可怜。本书只记一个事实：那个把康德唤醒的问题，是从一个没拿到教席的人那里递出来的。休谟没有占着一把椅子，也没有一个学派的牌子要守。康德接下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教书的人了。

问题从外面来，接问题的人在里面。这个组合，后面还会反复出现。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那把椅子。

1770 年到 1781 年，康德几乎没有出书。后人管这十年叫「沉默十年」。《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在这段沉默里写成的，1781 年问世。

一个人能沉默十年，是因为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他不用每年交一篇文章去换下一年的饭钱，也不用先问这本书能不能让他评上更高的职称。你想想，要是他还在做编外讲师，靠听课费吃饭，一年不出声，学生就会少一批。

所以，体制不是天生的敌人。它给人时间，给人一个可以慢慢想的地方。这一点，本书不否认。

齐悦听到这里，说了一句实话：「我最缺的就是这个。导师每学期问我一次，这学期出了几篇。」

◆ 四、不过，问题清单不是椅子给的

椅子给了时间，没有给问题。

康德在这本书里做的一件大事，是把素朴实在撤了（这一条本书核过〔核〕）。素朴实在，就是那个想法：世界原样摆在那里，我们的头脑照着它抄。这是当时最顺手的一条默认。

他撤得干净，不过撤到最后，留了一样东西：物自体。康德自己只接受物自体的消极意思，把它当作「界限概念」（A255/B311 一带〔核〕）。后来的人读法不同：按两个世界的读法，它保留了客体先在这条公设；按阿利森那种两个视角的读法，只剩下一个界限概念。读法有分歧，第 5 章讲过了，这里只记一笔：他在撤的同时，没有撤干净。

这一笔，要和他的处境放在一起看。

一个撤了默认、又留下一道缝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不像守牌子的人，守牌子的人不会撤。他也不像已经翻到墙外的人，翻出去的人不会还留着那样东西。他像一个站在墙头的人。

◆ 五、书出来以后，先被读成别的东西

名誉层的事，要看书出来以后。

1782 年，《哥廷根学报》登了一篇书评，作者是加尔韦和费德尔。他们把这本书读成了贝克莱式的唯心论。

你想想这个场面。一本新书，撤了旧共同体里最顺手的一条公设。旧共同体拿起它，第一反应不是「他撤了什么」，而是「这像我们认识的哪一家」。读来读去，把它归进了一个现成的格子。

这是共同体的本能。你在日常里也见过：公司里来了一个新同事，做事不太一样，不出三天，大家已经给他贴好了标签，「那个谁谁谁带出来的人」。标签不一定恶意，它只是帮大家省事。

可是被贴标签的人，要为此付代价。新东西刚冒头，还站不稳，最需要的是被好好读一遍；它得到的，却是一个现成的名字。

◆ 六、莱因霍尔德之后，才入主体制

转机在 1786 年到 1787 年。莱因霍尔德发表《关于康德哲学的通信》，把这套东西讲得让年轻人听得懂。他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耶拿的教席。

此后的事，很快。到了 1790 年代，康德的学说已经成了德国大学里的主流。

请注意这个顺序。

他先写出了书。书先被误读，被冷眼看。过了几年，有一个解释者出来，把它讲成了一门可以教的课。然后，它才成了共同体里的主流。

也就是说，康德的东西是在共同体的边上长出来的，被收进共同体，是以后的事。收进来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好教、好考、好引用的版本了。长出来的那个样子，和收进去的那个样子，不会完全一样。

◆ 七、换一副眼镜：职位在里，处境在边上

现在可以用上一章的两层尺子了。

先看思想层。他撤了素朴实在，这是当时共同体默认的一块。撤了，就是站到了那块默认之外。不过他留了物自体，所以他还没有走到墙的外面。

再看名誉层，三项指标一项一项问。

写第一批判，是不是为了获得承认？从发表节奏看，他沉默了十年，没有赶着出书。不过动机这件事，我们看不见，本书不下断语〔待核〕。

有没有一个现成的学派牌子可以继承？没有。他四十六岁才得到席位，写书的时候，没有一个「康德学派」可以靠。

有没有推翻过自己的旧牌子？有一种读法说有，说他早年的形而上学，被后来的批判撤销了。不过这一条，本书没有逐字核过〔待核〕，只当提示。

这样读下来，康德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职位在里面，处境在边上。他没有把椅子当作靠山，椅子只是给了他十年。

要老实说一句：康德这一例，能证明的不多。

他有教授席位。若有人说「康德就是体制内的人」，在职位上说，没错。本书靠的是另一条线：思想与名誉。这条线上，他写书的时候，边上的味道很重。

不过，这里有读法的空间。「处境在边缘」是本书读出来的，读的人换了，可能读出别的。这一例最好当作一个提醒：只看职位，会错过他；只看他的书，也会错过他。

还有一层。康德的故事，到 1790 年代就拐了弯：学说成了主流，成了课程。从这时起，他的东西是在体制里了。下一章的黑格尔，会把这个拐弯讲得更清楚。

◆ 八、休谟和康德，一个在外，一个在里

把休谟和康德并排放，有一个有趣的搭配。

休谟，两次没拿到教席。他在大学的外面，可是他递出来的问题，把大学里的一个人唤醒了。康德，拿到了教席，可是他的书要等一个解释者，才进得了大学的课堂。

一个有问题，没有椅子。一个有椅子，问题是别人给的。

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本书想说的不是「谁更了不起」，而是一件很朴素的事：这一类事情，往往不是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单独做完的。问题从外面递进来，材料在里面备好，中间还隔着一个愿意把它翻译给年轻人的人。

这和第 35 章要记的三样条件，已经有了影子：材料在里，站位在外，两样碰到一起。

◆ 九、误读也是一种收编

再多说一句加尔韦和费德尔的书评。

把一本新书读成「贝克莱式的唯心论」，听上去只是读错了。不过换个角度看，它也是一种收编：旧共同体用自己已有的名字，把新东西装进了自己的格子里。装进去，它就不再危险了。

一本书最危险的时候，是它还没有名字的时候。一旦有了名字，哪怕是错的名字，共同体也就知道该怎么对付它。

康德没有接受这个名字。他不接受，是因为那个名字把他撤掉素朴实在的那一步，说成了另一件事。这一点，是本书从书评的事实里读出来的，书评原文本书没有逐句核过〔待核〕。

◆ 十、放回日子里

齐悦有一个师兄，博士刚毕业，每个月都问她：「你这一篇，准备投哪里？」

齐悦说，她有时候觉得自己像在一条传送带上，每一步都有人告诉她下一个站台。

方屿听了，说：「我们公司也有。季度目标一排，每个人都只做目标里有的事。」

康德的十年沉默，放在这个场景里，让人有点羡慕。别羡慕得太快：他的沉默，是一份稳当工作换来的，而且是等到四十六岁才换来的。

明天能试：如果你手里有一件想了很久、还没敢拿出去的事，给它定一个「沉默期」。比如三个月，不对任何人讲，也不为任何人写。三个月以后再看，那件事还在不在你心里。

带走的话

椅子可以给人十年时间，给不了问题；问题常常是从椅子外面递进来的。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碰撞：他接住了休谟递来的一块石头，撤掉了素朴实在。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墙前：他留下了物自体，读法不同，残留不同。

想一想

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有没有一张「别人认可的路线图」？如果没有，你会怎么办？

第 31 章

黑格尔：书写在大学外，体系硬在大学里

◆ 一、一个家庭教师的二十年

你要是把黑格尔的履历摊开，先看到的不是讲台，是一户一户人家的客厅。

1793 年到 1800 年，他先后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做家庭教师。1801 年，他到耶拿，做编外讲师。1805 年，升为编外教授。

编外，意思是学校里有你的名字，不过没有你的正式位子。这个样子，和康德的前半生很像。有意思的是，后面的路，两个人分得很开。

先不急着说分在哪里。请你先想一想，一个家庭教师白天做什么：教别人家的孩子，吃别人家的饭，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对着自己的稿纸。他没有同事，没有评审，没有一个可以请教「这样写行不行」的人。他唯一的读者，是将来的自己。

◆ 二、1807：城门外有炮声

1807 年，《精神现象学》完成。完成的时间，正好是拿破仑的军队攻占耶拿的时候。

一边是书稿要寄出去，一边是城里兵荒马乱。

这本书里，有两句话，是整个体系的骨架。一句，大意是：真理是一个圆圈，以终点为目的，又以终点为开端（序言 §18〔核〕）。另一句，大意是：

要紧的是把真的东西不仅理解为实体，也同样理解为主体（序言 §17〔核〕）。

请你记住这个年份：1807 年。

圆圈，在这一年就已经写下了。那时候他是个编外教授，没有学派，没有学生排着队等他开课。这个圆圈，是一个没有牌子的人写出来的。

你可以用一个很日常的东西去体会它。一个人煮粥，先放米，后放水，火候一路看着调，最后喝到的那一碗，和最初放进去的米，已经不是同一样东西了；而喝粥的人，下一次煮的时候，是带着这一碗的味道去煮的。终点回头成了下一轮的起点，这就是圆圈的意思。黑格尔把这个过程，写成了一个思想的样子。

◆ 三、班贝格的编辑，纽伦堡的校长

此后几年，他的日子很不「学者」。

1807 年到 1808 年，他在班贝格编一份报纸。1808 年到 1816 年，他在纽伦堡当中学校长。《逻辑学》就是在这个校长任上写的，1812 年、1813 年、1816 年分几次出版。

你想想这个场景。一位中学校长，白天处理学校的杂事，晚上写一部后来让整个德国哲学界绕不开的书。他写它的时候，没有研究生，没有课题组，没有「黑格尔学派」。

这几年，是他离共同体最远的几年。偏偏最硬的一部书，就在这几年里写成。

这并不奇怪。一个人离开了评审的目光，反而可以把一件事一直想到底。想到底的时候，他不用顾虑「这一步别人会不会接受」。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这些「编外」的年头。

在校长任上写出来的《逻辑学》，里面有一句很硬的话，大意是：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本质论「矛盾」节，米勒译本，列宁版分段　§ 956〔核〕）。

这句话把矛盾，从「要避免的毛病」，变成了「推着一切往前走的劲」。

他还看见，新东西的开端，不是凭空来的。开端是以《精神现象学》的结果为前提的（开端章　§ 93〔核〕）。也就是说，后来的结果，回头成了先前开端的条件。根据章里的说法，形式与内容互相预设，根据把条件设定为前提（§ 1020—1021〔核〕）。

这是几处很漂亮的看见。第 7 章已经讲过。这里只补一句：这些看见，是在大学之外写下的。

◆ 五、1816 到 1818：椅子来了

1816 年，他去了海德堡。1817 年，《哲学全书》初版。1818 年，他到柏林。1820 年，《法哲学原理》出版。

从这时起，他不再是那个校长，也不再是那个编外教授。他是柏林最有分量的哲学教授之一。

此后的故事，就和前面不一样了。

圆圈有一个特点：它要收口。圆圈之圆圈，在绝对理念章里被写成了最后的一环（§1814〔核〕）。开端被结果证明是「得出的」（§1805—1806〔核〕）。坏的无限，被真的无限收束，没有哪一处是留给「回落重组」当作原则的。

这个收口，在 1807 年的书稿里，已经写了。不过写下它的人，当时没有一把椅子要守。

◆ 六、换一副眼镜：同一个圆圈，两种状态

现在换一副眼镜，用本书的七个词来看。

1807 年的圆圈，是一个人在兵荒马乱里、在编外的位子上写下的东西。它还在正在成形：写的人自己也在路上，书里有许多地方还在推，有许多话是边写边找出来的。

1818 年以后的圆圈，坐在柏林的讲台上。它被讲，被考，被写成教材，被一代一代学生背下来。它已经是定型。

同一个圆圈，在外面写下的时候，是一锅正在冒泡的东西；在里面被守着的时候，是一块立起来的牌子。

体制没有改变他写的字。它改变的，是这些字的用处。从前，它是一个人的想法。后来，它是一个行当的牌子。

这里要请你分清一件事。本书不是说，黑格尔进了大学才变坏。他的收口，早就写在 1807 年了。本书说的是：收口这件事，在外面是一个人的主张，可以被反驳；在里面，它变成了共同体默认的东西，没有人再去问「为什么一定要收口」。

◆ 七、他死后，学派分成两半

1831　年，黑格尔去世。他的学派很快分成了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

一个体系在里面硬了，出路只有两条：守，或者拆。

守的人，一代一代把它讲下去。拆的人，大多不在讲台上。马克思没有走上大学教职。克尔凯郭尔终身没有职位。这两个人，都在黑格尔的阴影里工作，又都把他的东西重新组织了一遍，一个往历史和经济里拆，一个往个人的生存里拆。

他们在体制外，不是巧合，也不是命运的玩笑。守着牌子的人，没有办法同时拆牌子。

要把这件事讲得公道，还得看一眼马克思拆到了哪一步。

1890　年，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里说，经济基础「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上层建筑也会反过来起作用（致布洛赫信〔核〕）。

这是一种不对称的主从：有一个更根本的，有一个次一等的。

黑格尔的圆圈，是前提和结果互相成为条件。马克思把它改成了一条主线加一条反作用。这是一次很大的改造，不过它还不是两端同时被重写。所以本书对他的判断是：他把圆圈翻了一个面，没有把圆圈拆成别的东西。

这一点，第　22　章里已经用过。放在这里，是想让你看到一件事：从体制外重组，不等于一定翻墙。外面是必要的位置，不是保证。

◆ 八、在外面写下的，也可能是一个封口

请你别急着得出一个太顺的结论。

「在外面，就能写出开放的东西」，听上去很有道理，黑格尔却是一个反例。他的圆圈，是在编外写下的，收口也是在编外写下的。没有牌子要守，没有评审盯着，他照样把圆圈合上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外面是条件，不是保证。外面给了他自由，他用这份自由，写出了一个要把一切收进来的体系。第 23 章会讲，黑格尔要闭合，德勒兹拒闭合，二者合起来是矛盾，不是涌现。这里先记一笔：同样在外面，写出的东西可以朝相反的方向走。

所以，本书对「站位在外」的态度，一直是半句话：它是必要的，不是够用的。黑格尔这一例，把这半句话说得最清楚。

◆ 九、为什么偏偏是编外的年头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问：最硬的那些书，为什么偏偏写在最不像学者的年头？

本书的读法有三条，都是推想，不是黑格尔自己的话。

第一，没有评审。一个人写东西，不用在每一页上问「这一句会不会被同行抓住」，就可以顺着自己的逻辑一路走到底。

第二，没有学派。他不必替谁说话，也不必防着谁，问题怎么长，就怎么写。

第三，问题是连着的。一个家庭教师、一个报纸编辑、一个校长，白天的杂事把时间切得很碎，可是晚上回到稿纸前，那个问题还在原来的地方。碎的是日子，连着的是问题。

这三条，读者可以不同意。它们只是帮你想：外面的年头，到底给了一个人什么。

◆ 十、放回日子里

齐悦的导师有一个读书会，每两周一次，读黑格尔。

齐悦说，读书会里最让她不安的事，是大家都不再问「他对不对」，只问「他的意思是什么」。

这就是定型的样子。一个想法，变成了一件要被「读懂」的东西，不再是一件要被「用」的东西。

你家附近可能有一家老字号。创始人当年在一个小摊上，凭一口锅、一点手感，做出了那碗面的味道。后来有了总店，有了培训，有了一本「标准流程」。那本标准流程，没有写错一个字，那碗面，却慢慢成了一块招牌。新来的学徒不问「为什么这一步要放这么久」，只问「流程里写的是多久」。

方屿在旁边说：「我们的代码也是这样。一开始是一个人写的，后来变成规范，再后来没有人敢改。」

明天能试：找一样你很熟的东西，一个配方、一套流程、一条家规，问一问：它最初是在什么样的处境里写下来的？写的人，当时在守什么？

带 走 的 话

同样的字，写的时候是一个人的路，被守的时候是一行人的牌子。

小 账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自组织：矛盾驱动、结果回写前提，是第三编里那一群里的一员。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墙前：圆圈在 1807 年就写下了收口，后来在大学里硬成了牌子。

想 一 想

你身边有没有一样东西，最初是一个人的办法，后来变成了大家的规矩？它是在哪一天变的？

第 32 章

同一个人，前后两种处境

◆ 一、一本书，为了一张椅子

前两章的人，各只有一种方向。康德从编外走进席位，黑格尔从编外走进讲台，路都是往里走。

这一章的人不一样。海德格尔，同一个人，一生里经历过两种处境，而且方向是反的。

1927 年，《存在与时间》出版。那时他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学者，是胡塞尔身边的人，据传记，也是被看作继承人的那一位〔待核〕。据传记，这本书是为了争取正教授的席位，在时间很紧的情况下付印的〔待核〕。

也就是说，这本书出来的时候，作者心里有一把椅子。

这不是在说他的坏话。想一想你自己：一份报告要在周五交，一个职位要在月底定，这个时候写下来的东西，难免带着那把椅子的影子。它会写得紧，写得稳，写得让评审放心。这是人之常情。

◆ 二、他们说了什么

后来的海德格尔，对这本书的评价，变了。

通行的说法是：他后期的「转向」，等于承认前期的做法仍然在主体性形而上学里面（据通说）。

这句话需要小心地读。他不是说前期的问题问错了。他是说，那一套问法的出发点，仍然站在「人」这一边，把「人这个存在者」当作进入存在的门。门是从人这边开的，进去以后看到的，也就带着人的样子。

他后来要换一条路。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的认账。

一个人在自己成名的书之后，回头说「那一步还没有走出去」，这在哲学家里并不常见。多数人是把成名作越守越紧，因为那是他们最大的资产，是名誉层上最值钱的一块。

他没有。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做的是撤，不是守。

这件事，对着第 29 章的三项指标看，正好落在第三项：推翻自己的旧牌子。这是他拿到的一个记号。

◆ 四、品牌崩了以后

他的处境，后来真的变了。

据传记，1945 年到 1951 年，他被禁止授课〔据传记〕。一位曾经站在讲台中央的人，没有了讲台。

那几年，他写的东西，也变了样子。《哲学论稿》写于 1936 年到 1938 年，据说那是一部不打算马上给人看的东西〔待核〕。1946 年，他写了《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

他在体制里的名誉，在那几年，大大地塌了。本书不替这件事下道德判断，也不讨论他为何如此。这里只讲结构：一个人的名誉品牌崩了，他对「别人怎么认我」的在乎，也随着松了。

松开的那一刻，一个人才有可能去试一些以前不敢试的事。不过松开，不等于会试，更不等于试得成。这两点，等一下还要回来。

名誉塌了以后，一个人大概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辩护：反复解释当年的事，把力气花在修复牌子上。一条是沉默：什么也不说，等风头过去。还有一条是改道：把自己写过的东西当作旧账，另起一行。

这三条路，从外面看，常常分不清。一个人沉默了十年，可能是在认输，也可能是在酝酿。只有后来他写出了什么，我们才回头给这段沉默起名字。

所以本书对他后期的态度，是半句话：处境的变化，给了改道一个可能，不保证改道发生。至于他实际走的是哪一条，要看他留下的文字，不能只看他被禁了几年。

◆ 五、1946 年夏：前八章

这一年夏天，海德格尔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却很有意思。

他和萧师毅一起，翻译《道德经》。

萧师毅后来写了一篇回忆，收在帕克斯编的《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里（1987，93—104 页）。他们译了前八章，就中断了。

据帕克斯《黑森林上的旭日》的说法，海德格尔写信给雅斯贝尔斯，说那种语言，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于是放弃了〔核：据 Parkes 引海德格尔致雅斯贝尔斯信〕。

1957 年的《同一律》里，他又说，「本有」就像逻各斯，像「道」，是不可翻译的（据 Parkes）。

你看，这个小故事要说什么？

◆ 六、换一副眼镜：站位搬不过来

它说的是，东方给的是站位，不是材料。

这个意思，第一编已经讲过。《道德经》的语言，对一个从德语和希腊文里长出来的人，是完全陌生的。他没有办法把它直接搬进自己的问题里。他试了，前八章，然后停下。

停下，没有什么丢人的。反过来，这是一个诚实的读数：他的材料，在他自己的语言里，在发现学的历史里。他想借一个外面的站位来看自己的材料，只借到了一点点气味。

那点气味，也许让他更相信，「本有」这个词，要从德语里自己长出来。这是本书的读法，不是他的话，要标清楚。

你在日常里也有类似的经验。一个人到了外地，想把家乡的做法搬过去，开头总是搬不动：菜市场的规矩不同，邻居的说话方式不同。过一阵子你会发现，家乡带来的不是办法，是一副看人的眼睛。办法要在新地方重新长，眼睛却一直跟着你。

◆ 七、三项指标，读他两个时期

把第 29 章的三问，分别问一问他的前期和后期。

前期。写《存在与时间》的时候，为获得承认吗？据传记，有争取席位的紧迫〔待核〕。继承了学派牌子吗？他身处胡塞尔的圈子，被看作继承人〔待核〕。推翻过自己吗？还没有。

后期。写《哲学论稿》的时候，是为了被承认吗？它写得不像要马上给人看〔待核〕。继承了牌子吗？他早已被这块牌子的圈子推开。推翻过自己吗？有，承认前期仍在主体性形而上学里。

同一个人，三项读数，前后翻了一遍。

这里要小心，不要走得太远。本书不判他的后期是否翻过了墙，那要另写一本书。这一章只取他的对照：同一个人，处境一变，读数一变。这个对照，比一个人的标签有用。

它的用处在于：它把「谁在里面，谁在外面」这件事，从一个人的标签，改成了一个人在某一段时间里的位置。位置会变。一个人可以先在里，后在外。

不过它也有用不了的地方。一个在外面的人，并不一定会翻墙。海德格尔被禁授课的那几年，没有人说他因此成了涌现者。大多数被推到外面的人，什么也没有做出来。

处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不是一个够用的条件。这一点，请你一直记着。

还有一个更小心的提醒。海德格尔的前后两个时期，是我们回头划出来的。他自己当时，未必觉得有一道线。事后的整齐，常常比当时的乱要好看。本书用这条线，是因为它有用，不是因为它就是事情的原样。

◆ 八、不可翻译的词

再多想一步「本有」为什么不可翻译。

一个词不可翻译，意思是：它在自己的语言里，连着一大片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片东西，是几百年的说话、写作、争吵长出来的。别的语言里，没有这片土。

海德格尔说「本有」像「道」一样不可翻译（据 Parkes），这句话，从本书的角度读，有一层意思：他的新词，是在他自己的土里长出来的，不是从外面搬来的。

这和第一编的判断是一致的：发生学要有土，那片土只能是发现学自己。外面的站位，给的是看法，不是土。

当然，这是本书的读法。海德格尔没有这样说。本书也不判断，「本有」是不是翻过了墙。

◆ 九、把两个时期放进七个词里

如果用本书的七个词，给他的两个时期画一张粗略的像，可以这样画。

前期，《存在与时间》，更像定型的方向：问题收得紧，术语立得稳，要给一个行当提供新的地基。后期，更像正在成形的方向：词在找，句子在摸，常常说一半停下来。

这是本书的读法，不是他的自述，也不是定论。后期的东西是不是真正「正在成形」，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定型，不同的读者读法不同。

用这张粗像，只想让你看到一件事：同一个人，处境变了，写出来的东西的「硬度」也变了。席位在的时候，字是硬的；席位没了，字软了下来，也松了下来。

◆ 十、放回日子里

方屿听完这个故事，说：「这不就是跳槽吗？刚进公司，什么都想让领导满意；后来被边缘化了，反而做出了自己的东西。」

齐悦说：「你这话，一半对。」

方屿问：「哪一半？」

「被边缘化以后做出自己的东西，这半对。不过大多数被边缘化的人，什么也没做出来。」

方屿想了想，没再反驳。这一回，是他自己承认，这个比方有一半是错的。

齐老师在一边收拾碗筷，说：「我带过的学生里，有的高考前一个月才开窍。问他怎么开的窍，他说，是因为不再想着分数了。」他顿了顿，「不过也有人不想分数，就真的没分数了。」

明天能试：回想你最近一次「不再为别人满意而做」的事情。它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哪一次，你换了位置，同一件事就变得不一样了？

带走的话

位置会变；同一个人，在里和在外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 **小 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碰撞：一个人的前期与后期，互相撞。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本书这里不下判断；他提供的是一份「同一个人、两种处境」的对照。

想 一 想

你有没有过「换了一个位置，同一件事就看得不同了」的时刻？是什么换了？

第 33 章

站位带着什么，翻墙后就剩什么

◆ 一、一个人不是白手起家

晚饭后，齐悦在整理笔记。方屿凑过来看了一眼，问：「你那些人，是不是各有各的出身？」

齐悦说：「有的学数学，有的学物理，有的先学神学。」

「那他们想问题的时候，不就各自带着自己行当的东西？」

齐悦停了一下。这句话，她在书里读过很多遍，却没有用这个说法想过。

这一章，就是把这句外行话，认真地想一遍。想的办法很笨：先把几位关系派哲学家的出身和他们最后留下的那个「不用问」并排放在一起，看看两栏之间有没有一条线；再老实说，这条线有多粗，有多细。

◆ 二、先看一张表

本书一直在用一句话：站位带着什么原语，翻墙以后，就剩什么原语。下面把几位哲学家的出身，和他们最后留下的那个「不用问」，并排放在一起。

哲学家	站位（出身的行当）	留下的那个「不用问」
胡塞尔	自称无前提，回到事物本身	先验自我
黑格尔	神学训练〔待核〕	绝对的闭合
怀特海	数学加神学〔待核〕	无时间的潜能秩序
西蒙东	工程〔待核〕	前个体的储备

哲学家	站位（出身的行当）	留下的那个「不用问」
巴拉德	玻尔的量子物理	现象
罗韦利	物理加龙树	被预设的系统节点

这张表要小心读。它不是说，出身决定一切。它只说，这两栏之间，有一条看得出来的线。

◆ 三、他们说了什么

逐行看，每一行都是前面几编已经讲过的事，只是换了一个问法。

胡塞尔的站位，是「没有站位」。他自称新笛卡尔主义（《笛卡尔式沉思》，1931〔核〕），要从一切怀疑之后剩下的东西出发。剩下的，是先验自我。他以为自己没有站位，不过「剩下的那一个我」，就是他的站位。第 9 章说他是一次最精密的修补，原因就在这里：他拆得再细，起点那个我没有被拆。

黑格尔那一行，要标〔待核〕。他早年受的是神学训练，这一点本书没有逐条核过。如果成立，那么一个讲「绝对」的人，最后写出一个闭合的圆，就不让人意外：神学的活，本来就是把一切收到一个终点上。

怀特海是数学家出身，后来写下了过程哲学。他把实体撤了，换成过程，不过留下了一个无时间的潜能秩序。数学的永恒，被他带进了哲学。这一句是本书的读法，不是他的自述。

西蒙东的例子最直观。他讲个体化，用的是过饱和溶液和晶体生长这样的画面（亚稳态、转导）。这是工程师的眼睛看出来的东西。他撤了成品先在，却留下了一个前个体的储备。

巴拉德读玻尔，把「现象」立为本体论的原语（Signs 2003，p.815 与 p.818〔核〕）。量子测量里，仪器和对象分不开，这个经验，她原样搬到了哲学里。

罗韦利是物理学家，他的关系量子力学说，没有孤立系统的状态。他后来在《赫尔戈兰》里引龙树，讲相互依存（据二手）。不过，他的系统，仍是一个被预设的节点。

◆ 四、先说对在哪儿

这些站位，不是缺点。

没有西蒙东的晶体，就看不到「带着张力、可以多种方式解开」这件事。没有量子测量的经验，巴拉德不会那么坚决地说「关系项不先于关系」。他们的站位，给了他们一个杠杆，让他们能把发现学的一块石头撬松。

没有站位，就没有力气。一个人要是真的什么行当也不属于，什么东西也不顺手，他连撬棍都找不到。

所以，对站位，本书先还公道：它是工具，也是眼睛。

◆ 五、换一副眼镜：顺手的东西，就是没发现的原语

不过工具用得太顺手，就会忘了它是工具。

站位带来的东西，在站位的行当里，是不用问的。工程师不会问「溶液为什么会有一个储备」，物理学家不会问「系统为什么是一个节点」。这些东西顺手，所以不显眼。

于是，翻墙的时候，别的东西都撤了，只有这一样，被原样带了过去。

这就是本书说的：站位带着什么原语，翻墙后就剩什么原语。

这不是在批评谁。这是一条结构上的规律：你看世界用的眼睛，是在一个地方磨出来的，磨出来的那块镜片，你自己看不见。

还有一层，值得你停一下。这条规律对读这本书的人，同样成立。你读到这里，用的是你自己的镜片。你是物理老师，会先找定律；你是做数据的，会先找字段；你是读哲学的，会先找出处。本书写作的人也一样。没有哪个人能脱下镜片再读书。

能做的，是知道自己戴着一块，并且偶尔换一块试试。

你在家里也有这样的镜片。一个做了三十年会计的人，看什么都先想「这笔账怎么平」。他不是故意的，他的眼睛就是这样磨成的。你问他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个问题奇怪。

◆ 六、这条线有多粗

现在要老实说一件事：这条线，并不粗。

巴拉德和罗韦利，都是从物理学里走出来的，站位相近。可是一个留下的是「现象」，一个留下的是「系统节点」。两个人的站位差不多，剩下的原语却不同。

可见，站位只决定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来自每个人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材料，还有他们选择读谁、批谁。

表里还有好几个〔待核〕。出身的记载，有的本书没有核到。所以这张表的用处，是帮你想，不是帮你证明。它给出的是一个值得继续查的线索：站位和残留，看起来有关系，关系有多强，要靠更多的人来检验。

◆ 七、无自性的站位：为什么必要，又为什么不够

有一个站位，值得单独拿出来说：佛学讲的「无自性」。

它的意思是，没有哪一样东西，自己就是自己，不靠别的。换成本书的话，就是：不许留原语。

这个站位，对本书的问题，几乎是量身定做的。第一编说过，东方的缘起，从来没有经历过客体先在、主体先在、关系项先在这三条公设，所以无从「撤」。它从头就站在公设之外。

不过，为什么罗韦利引了龙树，还是留下了系统的节点？瓦雷拉与中观学有关联（据二手），为什么他把「正在生产自己的单位」当成了描述的起点？

因为光有这个站位，不够。

佛学擅长的，是破：它告诉你，每一个你以为是原语的东西，其实靠别的东西。它不擅长造：它没有告诉你，在一个具体的问题里，新的东西是怎么一步一步长出来的。只破不造，就是一把没有材料的刀。

所以，站位必要，却不够。它得和材料碰在一起。这正是第 35 章要记的三样条件之一。

◆ 八、怎样查自己的站位

这一章的东西，不只是用来看别人的。你也可以拿它查自己，办法有三步。

第一步，写下你最常用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到底还是……」「本质上就是……」「其实就是……」。口头禅最容易藏原语。

第二步，问这个说法，是从哪一段日子里来的。是读书，是工作，是一次吃过的亏。找到它的出处，你就找到了它的行当。

第三步，试着想象一个没有这段日子的人。他会怎么说同一件事？他的说法，大概就是你的盲区。

这个办法很笨，不过它有一个好处：不用等别人来指出你的原语，你自己先摸一遍。

◆ 九、SDE 自己，也带着东西

这一章里，有一条不得不说的账。

按照本书的规则，SDE 也有它的站位。王德生博士是计算数学出身，做过 Voronoi、Delaunay、CVT、有限元。网格、邻域、点和它周围的一小块地，这些是他看世界的顺手工具。

那么，按规则，他的东西里，也该留着一样没有被追问的东西。

本书的诚实是：留着。第 27 章做过无原语检验，结论是原初那一锅粥要么是一个不被生成的原语，要么退回「无始环」，原语从物挪到了律。这一笔，是 SDE 自己的剩余。它没有被藏起来，也没有被免掉。

◆ 十、放回日子里

方屿做数据，他常常在饭桌上说：「你们说的，是不是一回事？」

这句话，是他的行当带来的。数据工程里，最顺手的动作，就是把两张表对一对，看字段是不是同一个东西。这个动作有时候很灵，帮他看出了几家哲学说的是同一件事。

不过它也有一个原语：先假设「事」是一张可以对的表。

齐老师也一样。他教了二十年物理，顺手的原语，是「定律就在那里」。他听到有人说「定律也是长出来的」，第一反应是皱眉头。他不是不讲理，是他的眼睛这样磨成的。

明天能试：写下你的行当里，三个你从没有问过「为什么」的顺手动作。再问一句：假如这个动作不灵了，我会先怀疑哪里？

带走的话

你的行当给了你一把撬棍，也给了你一块看不见的镜片；翻墙以后，镜片还在。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自组织：不同站位的人，各自长出相似的「不用问」。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墙前：每个站位翻墙后，都带走一样原语，SDE 也不例外。

想一想

你最顺手的一个动作，是从哪个行当、哪一段日子里练出来的？它什么时候没有灵过？

第 34 章

一个人可以是他自己的体制

◆ 一、一块只有一个人的招牌

街角有一家小店，招牌上是老板自己的名字。开了二十年，生意不错。

有一天，儿子想在菜单上加一道新菜，老板摇头：「加了，就不是我们家的味道了。」

你看，这块招牌，没有任何一个委员会在守。守它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老板自己。他不需要谁来规定什么算「我们家的味道」，二十年里，他自己把这个标准一点一点立了起来，又一天一天地守着它。

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体制。

这不是文字游戏。你可以去看自己身边：有人写了一本畅销书，之后每一本都在重复同一个意思；有人做出过一个爆款产品，之后每一个新产品都像它的影子。他们不是偷懒，是旧牌子在替他们决定，什么算「像我」。

前几章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体在外面。这一章换一个问法：如果共同体只剩一个人，那堵墙还在不在？

◆ 二、他们说了什么

维特根斯坦的例子，很清楚。

他的《逻辑哲学论》在 1921 年问世。此后，据传记，1920 年到 1926 年，他在奥地利的乡村小学里教书〔据传记〕。他后来写了《哲学研究》，把前期的做法推翻了〔据传记〕。

一个人写出了一本让整个行当都记住的书，人却在乡下，教孩子认字。再往后，他回头，自己拆自己。

本书这里只取这几件事实，不替他的心思下断语。具体到哪一年离开、哪一年回来，要留给传记去核〔待核〕。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件事，对着第三项指标看，格外醒目。

那块牌子，是他自己一笔一划写下来的，名誉层上，他完全可以守着它过一辈子。他没有。

他是自己的读者，也是自己的判错人。请注意，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守着自己的旧作，几乎不要费力；撤了它，却要先承认，那个写下它的人，自己曾经站在一个原语上。

更难的是，旧作有读者，有崇拜者，有写论文引他的人。你一撤，这些人手里的东西也跟着不稳了。一个人推翻自己，等于同时推翻一批人的作业。

◆ 四、换一副眼镜：品牌是装进脑子里的共同体

为什么一个人也能成为体制?

因为共同体的作用，不一定要有很多人。它的东西，可以装在一个人的脑子里：一套自己习惯的问法，一个自己认定的成名作，一批自己早已不再追问的默认。

这个装在脑子里的共同体，也会给你的路做路由。你下一步写什么，会不自觉地问：这像不像我的东西？像，就写下去。不像，就觉得不对。

于是，旧作变成了一个会评分的读者。

这就是自我品牌。它有一个特点：外人看不见它，守它的人自己也常常看不见。你只会觉得「这样写才对」，却想不起，这个「对」是谁定的。

所以，把一个人看作一个体制，并不是比方。思想层上，他有自己默认的东西；名誉层上，他有自己的牌子要守。外面没有一个人在管他，里面已经有一个共同体在管他。

◆ 五、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类比

下面这一节，是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类比，一律用第三人称。

他的思想，走过四站。第一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从 2017 年 1 月到 2022 年 10 月。第二站，321 智慧系统，从 2022 年 10 月到 2024 年 7 月：智慧是（存在，矛盾，视角），借的是尼采的视角论。第三站，SIO 本体论，从 2024 年 7 月到 2025 年 12 月。第四站，SDE 本体论，从 2026 年 1 月起；2026 年 5 月起，S 改读作显露。

每一站，都把上一站撞穿了。

最清楚的一次是第二站的尽头。那套尼采式的答案，听起来很对，不过他判定，它其实是错的。因为顺着它走一遍，会撞上一个无处安放的问题：这份

知识，到底是谁的？是客体的，主体的，还是那场互动的？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巨大亏空。

请你看，这个动作，是什么？

是一个人，亲手撤掉了自己上一站的牌子。他没有把这块牌子守成品牌，而是在它里面看见了一个坑，然后沿着坑走了出去。

◆ 六、计算数学里，能借来的那一点

这个类比，还有一处真连得上的地方。

他是计算数学出身，做过 CVT，也就是质心 Voronoi 剖分。你可以把它想成给一张桌子分摊位。一开始，摊主们随便站，每人负责离自己最近的那一块地。接下来，每个摊主挪到自己那块地的中心去站。他一挪，各人负责的地界又变了；地界一变，中心又变。

摊主和地界，互相改写，一轮一轮，直到站稳。

这和他四站的走法，有一点相似：每一站既改写下一站的问题，又被下一站重新划定。

本书只借这一点。别的地方，借不得，借了就是强行拼接。比如，你不能说他的四站「收敛」到了某个最优点，计算数学里有收敛的证明，思想的路上没有。

◆ 七、这个命题，恰好与作者出身相合

接下来是本章最要紧的一段，也是对读者的一个提醒。

「涌现者在共同体之外」这个命题，恰好和王德生博士的出身相合。他是计算数学出身，不在哲学系的圈子里。一个人说「涌现来自外面」，而说这话的人，自己恰好在外面，你有权起疑。

所以，本书不靠他的经历来证它。

四站的故事，只当作一个类比，一个让你看得更清楚的画面。它不是证据。真正的证据，要从前面几章里那几个人的结构里来：康德的十年，黑格尔的校长任，海德格尔的禁令，维特根斯坦的乡村。

这些人身上的材料，不是作者挑来迎合自己的，它们早在作者之前就已经摆在传记里。你可以不信本书的读法，可是你可以自己去核那几条履历。

若这条线只靠一个人的经历撑着，它就只是一个故事。若它在别人身上也立得住，它才是一个模式。

如果有一天，你在这几个人身上读出了和本书相反的结论，那么，王德生博士的四站，也就只剩下一个好听的类比了。

◆ 八、三种对待自己旧牌子的办法

一个人对自己的旧牌子，大概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守。像街角那位老板，每一道菜都是二十年前的味道，加一勺糖，都要想想「像不像我们家」。

第二种，换。把旧牌子收起来，换一块新的。看上去和旧的断了，其实只是换了名字，里面的原语一样没动。

第三种，拆。把旧牌子拿出来，一条一条查，哪一条原语是撑着它的，把那一条撤了，看看牌子还立不立得住。立不住，就是真的拆了。

三种办法里，第三种最累，也最少见。你需要先把自己的牌子当成一件别人写的东西来读。读的时候，既不能偏袒，也不能出气。

维特根斯坦的例子，如果成立，属于第三种。王德生博士的四站，如果类比成立，也是第三种。不过请记得，前一句靠传记，后一句只是类比。

既然本书立了三项指标，就不该只拿它们去量别人，不量自己。

第一项，为获得承认而写？四站的动机，本书无从读，不下断语。

第二项，继承某个学派的牌子？第二站借的是尼采的视角论，可是后来被判定为「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错的」，借来的牌子没有被守住，而是被撤了。

第三项，推翻过自己的旧牌子？有。四站每一站，都把上一站撞穿。

三项里一项读不准，一项读成「借过又撤了」，一项读成「有」。这样的读数，和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一样，只是一份粗账。它不能证明什么，只能告诉你：如果这个命题是对的，这个作者的履历，至少没有和它打架。

没有打架，不是证明。这一句，请一直放在心里。

◆ 九、自己的牌子，也会硬

还有一件事，必须提前说。

四站的每一次推翻，都发生在从前。从前，不等于今后。

这套东西现在有了名字，有了书，有了出版社。按照本书自己立的规矩，它也可能硬成一块牌子。这件事，第 37 章专门讲。

一个人可以是自己的体制，也就可以成为自己的墙。

◆ 十、放回日子里

齐悦在整理旧笔记。她翻到三年前写的一页，上面写着：「这个想法，一定是对的。」她看了很久。

她说：「那时候，我是真的相信。」

方屿问：「现在呢？」

她说：「现在觉得，里面有一半，是我当时只读过那几个人。」

这一页，就是她的旧牌子。方屿说：「那你把它撕了？」齐悦摇头：「不撕。我要把它留着，在旁边写，哪里不对。」

方屿这回没有再说什么。留着旧页，又在旁边写批注，比撕掉更难，也更诚实。

明天能试：把你最得意的一条旧想法找出来，在它后面，写一页「如果它是错的，错在哪里」。不用写完，写半页就行。

带走的话

一个人可以守着自己的旧作，当成自己的体制；能撤它，才是真的在外面。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碰撞：一个人的前后几站，互相撞穿，自己成了自己的对手。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这一章只作类比，不下判断。

想一想

你有没有一块「自己的招牌」？如果有，你上一次改它，是什么时候？

第 35 章

第五编总账：材料、站位、显影点，三样同时在

◆ 一、先把账摊在桌上

晚饭后，方屿把碗洗了，说：「你们这一编讲了半天，我只想听结果。」

齐悦笑：「结果就是一张表。」

下面这张表，把第 30 到 32 章和第 34 章的读数并排放。三项指标，沿用第 29 章：一，写核心著作时，是否为获得承认而写；二，是否继承某学派的牌子；三，是否推翻过自己的旧牌子。

人	职位与处境	指标一	指标二	指标三
康德	46 岁得席位；写第一批判时无学派可靠	看不出，不下断语〔待核〕	无现成牌子	有一说〔待核〕
黑格尔	圆圈 1807 年写在编外；体系 1818 年后硬在柏林	写的时候无牌子可守	无；死后自己成了牌子	未见
海德格尔	前期争席位，后期被禁授课	前期有紧迫〔待核〕	前期被看作继承人〔待核〕	后期有
维特根斯坦	乡村小学六年	不下断语	无	有〔据传记〕

◆ 二、先说对在哪儿

这张表，最该先承认的，是它的粗。

四个人，十几个格子，有一半写着「不下断语」或者〔待核〕。读它的人，不应该从里面读出一个整齐的规律。

不过，它也不是空的。有两处，看得出来。

一处是，写下最要紧东西的时候，这几个人大多不在一个守着牌子的位置上。康德没有学派可靠，黑格尔写圆圈时在编外，维特根斯坦在乡下，海德格尔后期被推开。另一处是，凡是在体制里硬下来的东西，后来都等着被别人从外面重组。黑格尔的体系，等来了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康德的书，先等来了一个误读，再等来了一个解释者。

还要补一个与这两处相配的事实：尼采 1879 年辞去了巴塞尔的教职。他走出体制的方式，是自己走的。本书这里只记这一笔，不展开〔据传记〕。

◆ 三、他们说了什么

回到第 29 章那条口述。

涌现者必然不会从西方哲学家群体诞生，是共同体之外诞生。体制内外，要用思想和名誉品牌来区分，不是现实的区分。

这一编读完，本书可以把它的意思，一层一层说出来。

思想层：要翻墙，就要撤原语；撤了原语的人，不再保留共同体的原语。这是定义，几乎不用查。

名誉层：翻墙的人，大多不是为了让共同体承认他而写，也不是在继承共同体的牌子，而且有过推翻自己旧牌子的举动。这是经验，可以查，也可以被推翻。

◆ 四、三样同时在

这一编给出的，不是一个条件，是三样同时在。

第一，材料在内。第一编讲过：撤销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没有发现学的石头，就没有可撤的公设。康德的素朴实在，黑格尔的开端与结果，海德格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都是在里面的东西。

第二，站位在外。第 33 章讲过：你看世界的那个角度，是在某个地方磨出来的。共同体之内的人，磨镜片的地方，就是共同体。想看见那堵墙，需要一块不是在墙内磨出来的镜片。

第三，显影点在二者相遇的地方。材料在手里，站位在眼里，这两样碰到一起，那堵墙才会被看出来。

这三样，可以读作「造中含破，破中有造」。造出来的东西，用的全是旧公设的料，所以造中含破；破的那个动作，需要站在一个不是旧公设的地方，那个地方带来了新东西，所以破中有造。

三样缺一样，会怎样？

只有材料，没有站位，就是修补。按王德生博士的口述，胡塞尔的东西就是这样：一次很精细的修补，不是颠覆。

只有站位，没有材料，就是外行话。有时说中，有时说偏，不过接不上证据。

只有站位和材料，却没有让它们碰到一起，就是两个各自有道理的人，谁也没听见谁。

◆ 五、强模式，不是定理

现在必须把这件事的分量说准。

本书能说的是：在本编读过的几个人身上，写下撤销之举的那个时刻，人大多不在一个守牌子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强模式。

在共同体之外，是涌现的必要条件。这一句，在思想层几乎是定义；在名誉层，才有经验内容。

本书不能说的有三样。

第一，不能说「在外面就会涌现」。海德格尔被禁授课的那几年，没有人说他因此成了涌现者。

第二，不能说样本够多。本编读了几个人，不是几百个。

第三，不能说没有选择偏差。我们是回过头，从留下东西的人里挑出来的。在外面而什么也没留下的人，不在表里。

所以，它是一个可以错的假设。怎样才算错，导读里写了：有人在共同体之内，守着自己的名誉牌子，完成了颠覆，不是修补。找到这样的人，这个命题就要收窄，甚至放弃。

另外还有一种更温和的错法：三项指标本身测不准。比如指标一，涉及动机，本书一直读不准。如果有人能证明，用别的指标测，结果完全不同，那么本编的读数也要重做。

◆ 六、方屿的账

这一编里，方屿说了几句话，也该记账。

他在第 29 章问：不好发，是想法不对，还是这一行不爱听？这一问，问对了地方：想法好不好，和它说不说得出口，是两回事。记一笔对。

他在第 32 章，把海德格尔比成「跳槽」。这个比方一半对，一半错：被边缘化而做出自己的东西，只是少数。记一笔半对。

他在第 33 章问：你们说的，是不是一回事？这一问，有时灵，有时只是把两张表对上了字段。记一笔灵，也记一笔它的原语。

一个外人的话，有时说中，有时说错。他的用处，是问出圈子里的人不再问的那一句。他的话，不能拿来当证据。

这里有一个容易滑过去的陷阱：读者读到这里，很可能想，那就找几个外行来，问他们。不对。外行的位置，只是站位的一种，它同样带着自己的原语，方屿的「一回事」就是一例。站位在外，只是条件之一，材料不在手里，外行的话也就只是外行话。

◆ 七、本编的总判断

把这几件放在一起看：

在本编读过的案例里，把发现学撞穿的那一步，材料来自系统之内，站位来自共同体之外；这是一个要靠名誉层指标继续检验的强模式，不是已经证明的必然。

这句话，有两半。

前一半是看见：材料和站位，一个在里，一个在外，缺一不可。

后一半是认账：它是一个模式，不是一条定理。它是强的，因为几个案例都指向同一边；它不是定理，因为样本小，又是事后挑的。

◆ 八、三件还没有回答的事

总账不只要记已经算清的，也要记还没算清的。这一编至少留下三件事。

第一，共同体怎么划。本编把西方哲学家群体当作一个共同体。可是它里面还有分支，现象学一支，分析哲学一支，过程哲学一支。一个人在大支里是外人，在小支里却可能是中心。划法一变，读数就变。

第二，东方的位置。本书在第一编说过，东方的缘起与道是站位，不是材料。这个说法，这一编没有再检验。海德格尔放弃《道德经》的故事，是一个旁证，不是证明。

第三，当下的人。本编读的人，都已经去世了，他们的履历是封好的。今天正在写的人，履历还在长。要检验名誉层的指标，需要时间。本书能做的，是把指标立好，把推翻的条件写清，留给以后的人去查。

这三件事，本书不假装已经解决。它们和那条〔待核〕的清单一样，是这一编的欠账。

◆ 九、放回日子里

齐老师听完，只说了一句：「做物理这么多年，我也有一个感觉。最好的学生，往往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一个。」

齐悦问：「为什么？」

「最喜欢的那个，会用我的办法答题。不喜欢的那个，用他自己的办法。有时候，是错的。有时候，比我的好。」

这句话，不能当证据。不过它是一个老师的日子，和这一编的账，在同一条线上。

方屿插了一句：「那你怎么分得出，哪个是错的，哪个比你的好？」

齐老师说：「有一个笨办法。让他把解法讲给比他低一级的同学听。讲得通的，留下。」

这个笨办法，其实就是本书一直用的两个条件：材料要在手里，站位可以在外面。

明天能试：下次你在一个团队里，听到一个「不合规矩」的想法，先不急着判，先问自己一句：它是错了，还是它站在我没站过的地方？再问第二句：它手里有没有材料？

◆ 十、下一编

这一编看的，是别人。

下一编，要把镜头掉转，看发生学自己。三大方程是怎样长出来的？它会怎样死？它选了三难里的哪一个？

按这一编立的规矩，品牌化一到，SDE 就成了新的发现学。到那时，下一次涌现，会在它的共同体之外发生。

带走的话

材料在里，站位在外，两样碰到一起才有显影点；这是强模式，要继续查，不是定理。

> 小 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这一章是账：它把前几章的读数并排，没有新的碰撞。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翻墙的条件，这一编只摆出三样：材料、站位、显影点；是否真翻过，要看下一编对 SDE 自己的检验。

想 一 想

如果要你来反驳「涌现者必然在共同体之外」，你会去找什么样的人当反例?

第 六 编

反身：发生学自己的死法

这一编三章，只做一件事：把本书对别人用过的尺子，转过来量发生学自己。

第 36 章问，三大方程是怎样来的。答案很朴素：把本书对每一家问过的三个问题，原样问到它自己头上。第 37 章问，它会怎样死。第 38 章问，它在明希豪森三难里选了哪个出口，又为这个选择付了什么账。

本编的判断只有一句：一套说「没有先在」的学问，必须先给自己写好死法；不写，它就在自己身上悄悄留了一个先在。

第 36 章

三大方程是怎样长出来的

◆ 一、饭桌上的一问

齐悦把书稿翻到第五编，放下了筷子。

「爸，你说发生学是撞出来的。那三大方程呢？也是撞出来的，还是有人坐在桌前推出来的？」

齐老师夹了一块排骨，没抬头：「公式总得有人推。」

他教了二十年物理，对公式有一种天然的信任。在他的竞赛班里，一条定律摆在那里，是用来被找到的。找到了，写成式子，式子就是那条定律的名片。

方屿在旁边盛汤，插了一句：「书里拆了十几家，每一家都要交代来历。轮到自己，也得交一份吧。」

齐悦笑了：「他说得对。」

齐老师没有反驳，只是把筷子放下：「那你们说说看。」

这一章交的，就是这份来历。

◆ 二、先立规矩：用量别人的尺子量自己

本书对每一家问的，是同样三件事。他的东西长在哪片土里？他走过一条什么路？最后长成了什么形状？

土、路、形状，是本书从头用到现在的三个家常词。现在，把这三问原样问给三大方程。

问之前，要先把一个提防说在前头。来历这种东西，是事后讲的。事后讲的故事，越顺越可疑，因为顺是讲出来的，不一定是走出来的。

所以这一章立一条规矩：只写能对上的事。对不上的，当场标出来，不替它圆。

另一条规矩是称呼。这一章里的「他」，是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类比。本书看的是一条路的形状，不替任何人下结论。

◆ 三、第一块土：康德留下的一笔账

先说土。

康德说，大意是：我们能知道的是现象；现象总得有个来源，可那个来源是什么，我们不能知道。他只肯在一个很窄的意思上留下「物自体」，把它当作一条界限（《纯粹理性批判》A255/B311）〔核〕。

先说他对在哪儿。他把一件事讲清楚了：我们知道的东西里，有我们自己做的一份。这一步，后来的人都踩着走。

可他也留下一个难处。现象由来源触发，可来源又不可知，那它凭什么触发？雅各比当年就是这样问的。第 5 章细看过，这里只提一句：这个难处，没有被补上，只是被封住了。

王德生博士后来把这笔账写成一个式子：现象的特征＝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

式子本身站得住。量子力学、日常生活、尼采的发现，三处都指向这三个变量的函数。账出在其中的两个变量上。

第一处亏空：客体究竟是什么？康德的办法是物自体，再加一句不可知。

第二处亏空：主体和客体，真的先于互动而在吗？式子把它们写成自变量，等于默认二者在互动之前就站好了位子。这一条，从来没有人证成过。

这两笔账，压在他的路上好几年，是后来一切的土。

◆ 四、第二块土：尼采的视角，和一次「听起来很对」

尼采动手拆了康德的物自体，连「行为背后有个做事的人」也一并拆了。

他说，大意是：闪电和闪光之外，没有一个叫「闪」的做事者；是语言的习惯，在每个行为后面都塞进一个做者（《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第 13 节；《偶像的黄昏》「理性在哲学中」第 5 节）〔核〕。第 6 章说过，这是一次拆得很干净的手术。

2022 年 10 月起，王德生博士走进 321 智慧系统。他借尼采的视角论，想回答一道题：同一个存在，为什么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对比、变化和分布？

答案写成一行：智慧＝（存在，矛盾，视角）。

这条路走了近两年，到 2024 年 7 月。到头来，他自己下的判语是：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错的。

为什么？照这条答案走一遍就明白了。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去碰客体，碰出矛盾，得到不同的视角。这很顺。

可是顺到最后，你会撞上一个无处安放的问题：这份知识，是谁的？客体事物的？主体的？还是那场碰撞的？

三个位子，没有一个坐得下。

尼采没有还康德这笔账。他让视角去承担「真理不唯一」，却把「客体」原封不动留在原处。

所以这块土，不是一个答案。它是一次走到尽头的失败，失败得足够清楚，清楚到能指出缺的是哪一块。

◆ 五、第三块土：量子测量那一头

同一道题，从物理那一头也压了过来。

量子测量里有一个老问题：测量之前，那个东西是什么？测量之后写进结果的，哪些是它自己的，哪些是测量带来的？主体、客体、互动，三样东西又一起站到了桌上。

第 12 章里的巴拉德和罗韦利，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人。巴拉德说，关系项不先于关系；罗韦利说，没有孤立系统的状态。他们是从测量台上，撞上了和哲学桌上一样的问题。

这对一个正在为亏空发愁的人，是一次很有分量的旁证：不是书斋里的人想多了，物理那头也在为同一件事卡着。

不过话要说稳。本书不拿量子力学的任何结论去证明三大方程。借来的，只是这道题的形状：两端先站好，再谈连线，这条路在这里也走不通。

◆ 六、第四块土：网格、点和地盘

第四块土，来自这位博士的本行。

王德生博士出身计算数学，做过 Voronoi 剖分、Delaunay 三角化、重心 Voronoi 剖分和有限元。

打个比方。纸上撒一把点，给每个点划一块「离我最近」的地盘，这是 Voronoi。再让每个点挪到自己地盘的重心上。点一挪，地盘的边界跟着变；边界一变，重心又不在原处了。

反复挪，多数时候，点和地盘会一起稳成一张匀称的网。

有限元也是这个脾气：网格不是铺好等着用的。解变化得急的地方，网格自己加密；变化缓的地方，网格自己放松。

这套手艺给了他一个习惯：点位、地盘、网格，不分先后，一起算。

这一处只借一点，借的是「互相改着稳下来」的样子。连不上的地方也要说清：数学里，点和地盘有明确的算法，一步一步可以验；哲学里，没有这样的算法。所以它是类比，不是证据。

◆ 七、路：四站，每一站撞穿上一站

土说完了，说路。把这位博士的历程摆成一张表。

站	年份	这一站说什么	撞穿它的是什么
三视角	2017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	把知识拆成三种看的方式	本体仍是人、事、物；「客体是什么」没有着落
321 智慧	2022 年 10 月—2024 年 7 月	智慧＝（存在，矛盾，视角）	「这份知识归谁」的亏空
SIO			

站	年份	这一站说什么	撞穿它的是什么
	2024 年 7 月—2025 年 12 月	把「归谁」当作本体论的题，正面去答	摆好的位子，是不是也是先在的〔待核：据口述归纳〕
SDE	2026 年 1 月起	形状、路、土互相长出对方	本书正在做的事

表里最后一行，要补一句：2026 年 5 月起，S 改读作显露（SDE 里的 S，本书平常说「形状」）。

四站不是接力。接力是一个人把棒交给下一个人，棒始终是同一根。这里不是。前一站，是在后一站眼前裂开的。

每一次裂开，都不是被外面的东西推倒的，是被它自己带出来的问题撞穿的。

比如三视角那一站，王德生博士把知识拆成特征、具相、关系三种看法，也就是对比、变化、分布。这一步很扎实。不过它的本体，仍是人、事、物三样现成的东西。三种看法是看谁的？看什么的？追下去，就是那个「客体是什么」。

再比如 321 那一站。它把矛盾和视角请上了台，是一次真正的前进。可是走到头，撞上了「归谁」。三视角走到头，撞出了「客体是什么」；321 走到头，撞出了「知识归谁」；每一站的缺口，都是下一站的入口。

这就是第 14 章说的「碰撞不是一条线」。只是这一回，碰撞发生在一个人的一条路上。

◆ 八、2026 年 1 月：形状冒头

2026 年 1 月，三个式子露了出来：

S＝F（D，E）　D＝G（S，E）　E＝H（S，D）

大白话是三句。形状，由路和土一起定。路，由形状和土一起定。土，由形状和路一起定。

没有哪一句排第一。

这三句，你不必背。你只要记得它的脾气：看到一个「形状」，别问它是谁造的，问它是哪条路、哪片土一起长出来的，而这条路和这片土，又在被它改。

放回一个班里看。齐老师的竞赛班，分数的分布是形状，备课和刷题的安排是路，班风是土。

班风松了，分数跟着掉；分数一掉，下一轮的安排就变；安排一变，班风又变。三样东西，互相写。你要问「到底哪一个是起因」，齐老师多半会笑一下：这个班带了二十年，他从没找到过那个起因。

它是推出来的吗？

从康德那笔账、尼采的视角、测量台上的难题和网格里的习惯，推不出这三行。每一块土，只递来一个缺口。没有哪一块递来「三条式子互相写」这个答案。

至于推不推得出，要用什么条件来判，那是附录一的事。本章只讲来历，不下判。

◆ 九、为什么是三条互相写，不是一条主线

齐老师追问了一句：「要是我，会先写一条总方程，别的从它里头出。」

这是个很自然的念头，物理老师都有。一条总纲，往下推，推出一切。

不过这条路，正好是本书一直在拆的那条。总纲要站得住，就得先有它自己：一条不被推出来、只被摆在最前面的东西。第　16　章把这样的东西叫原语，每一家都有一个。

三条互相写，就是对这个念头的回答。哪一条也不排第一，哪一条也能被另外两条改写。没有那个「最前面」。

可是它也付了价。没有最前面，就没有现成的起点；起点这件事，要靠第 38 章的无始环来交代。这一章先记下：三条式子的样子，本身就是对「公式总得有人推」的一个回应。

◆ 十、这份来历，有三处讲不顺

交账之前，把讲不顺的地方先摆出来。

第一，SIO　那一站为什么被撞穿，本书只有口述的大意，没有逐条的文字依据，所以标了〔待核〕。

第二，量子和网格，是类比，不是证据。它们说明土里有什么，没说明那三行为什么是那三行。

第三，这整个叙述，是事后的。一个人走完路回头看，总会把岔路看成直路。

所以请把这一章读作：一份诚实的来历，不是一份必然性的证明。

读者里如果有人走过一条类似的路，也不妨拿自己的来历和它对一对。对得上的地方，是形状；对不上的地方，才是你自己的路。

◆ 十一、放回日子里：给你自己的想法写一份来历

饭后，齐悦在草稿纸上写了三行，递给父亲。

第一行：让我卡住的三件事。第二行：我撞穿过的两个旧想法。第三行：现在这个想法的样子。

齐老师看了很久，说：「第二行，我得想想。」

明天能试：挑一个你最得意的想法，写下这三行。写不出第二行，说明它还没有撞过什么东西，那就先别急着拿它当结论用。

带走的话

一套学问的来历，不是一份功劳簿，是一张账：土里缺了什么，路上撞穿了什么，才长出这个样子。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四站相撞是碰撞；三大方程算不算涌现，本章不下判，留给附录一的条件。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本章不替它回答，第 38 章细算它还留着什么。

想一想

你最看重的一个想法，是在哪一次、被谁撞过，才变成今天的样子？如果想不起来，它是被发生的，还是被背下来的？

第 37 章

它会怎样死

◆ 一、一句口诀什么时候不灵

齐老师的竞赛班里，有一句口诀：受力分析，先画图。

这句话救过很多孩子。一道题没头绪，先把每个力画出来，思路就开了。孩子们背得滚瓜烂熟，考场上手一抖，图先画了再说。

可有一年，一个学生拿它去做热学题，画了半页的「力」，什么也画不出来。口诀没有错，他错在把它用到了它管不着的地方。

后来齐老师在班里添了一本册子，叫「例外册」。每个人收一道口诀失灵的题，记下它在哪里不灵、为什么不灵。

怪的是，从那以后，口诀反倒更好用了。因为大家知道它管到哪儿。

给一句口诀写下死法，不是要推翻它，是让它活下去。

◆ 二、死法和错法，不是一回事

导读里写过五条「判词怎样才算错」。那是错法：有人拿出证据，判词就倒了。

死法不一样。死法说的是，没有任何人证明它错，它自己却死了。

打个比方。一个人背熟了全套口诀，遇到什么都往上套。从头到尾，没有一次被证明错，也没有一次真的解出过新题。口诀还在嘴上，人早就不用它想事了。

一套学问也会这样。它的名词还在，它的判断已经没了。

发生学要是只有错法，没有死法，就还留了一个后门：只要没人证明它错，它就算活着。这一章，把后门关上。

关的办法，是替它写下三种死法。

◆ 三、第一种：符号态封顶

先看第一种。

你大概见过这样的读书会。有人提出一个新问题，被问到的人答：这是形状的问题。再来一个，答：这是土的问题。再来一个，还是这一句。

词都对，一个新判断也没有。

这就是符号态封顶：这套东西被背诵、被套用，不再生出事先没想到的判断。它停在词这一层，用来给一切贴标签。

标签贴得越熟，越像懂了。齐悦读博士第三年，见过不少这样的讨论。大家说得热闹，散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比来时多知道一件事。

怎么查？问自己一句：我最近一次用它，得出了一个事先没有的判断吗？

不是复述，不是把别人的话换个说法。是在你动手之前，你并不知道的那一种。

◆ 四、第二种：模板化

第二种更隐蔽。

三大方程里有「三」，123　原理里也有「三」。一旦读熟了，就会看见到处都是三：三步走、三要素、三板斧。

方屿公司的汇报里，这样的页面多得是：一页三个框，框上贴三个字母，看上去严丝合缝。

不过三大方程的「三」，是三条互相写的式子，不是三个先后的步骤。三步走，是第一步做完做第二步，前一步不会回头改。三大方程，是三样东西同时在改彼此。

模板化，就是把「互相写」偷换成「先后排」，再把它外推到任何有三个部分的东西上。

方屿有一回在饭桌上说过一句很准的话：「凡是能分成三块的东西，都能说成是它。」

这句话，恰好是死法的描述。

判断的办法也简单：这三样，是先后，还是互相改？说不出它们怎样互相改，那就不是它，只是三。

齐老师的竞赛班里也有一个小例子。有一阵，学生一看到题里写了三个力，就套「三力平衡」，不管那三个力是不是作用在同一个点上。

套对了，叫举一反三；套错了，叫三力平衡的幽灵。同一句话，用法不同，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

◆ 五、第三种：品牌化

第三种，最要紧。

第五编讲过：体制不是一份工作。体制有两层。思想层，是共同体默认的公设和问题清单；名誉层，是谁被承认、被引用、被继承。命名权和判错权，落在名誉层的人手里。

现在设想一个场景。

一个读书会，读了几年三大方程。有一天，新来的人说：「第二条方程，是不是多余的？」

有人答：「你这不是 SDE。」

话到这里，要紧的不是谁对谁错，要紧的是，「不是 SDE」这四个字，成了一道关上的门。那个撤销的候选，没有被当作材料拿来撞一撞，而是被当作不属于这个圈子的东西，请了出去。

这就是品牌化：它被自己的共同体当品牌守护，撤销它的候选，被判为「不是它」。

要分清一件事。有时候「你这不是它」是判对了，比如有人把形状读成了结构，那确实是读错。区别在于：这句话挡住的，是一个读错，还是一个撤销。

读错可以纠。撤销要拿来撞。

◆ 六、品牌化是怎么一步步来的

品牌化一般不是从恶意开始的。

它多半从善意开始：一批人读了几年，觉得这套东西真有用，于是想保护它，不让别人拿去乱用、说歪。这个念头本身，没有错。

第一步，是用它来判人，不是判事。有人说错了，大家不再问「这一句哪里不对」，而是说「他不懂」。

第二步，是引用代替论证。一个判断站不站得住，不看它的理由，看它是谁说的，出自哪一页。

第三步，是撤销的代价变高。提出一个改动，要先交一份「我是自己人」的证明。很多人算了算，不如不提。

走到第三步，守护者看上去什么也没有做错，不过那条救命的通道，已经窄得只剩一条缝。

◆ 七、为什么品牌化最要紧

三种死法，救起来的难度不一样。

符号态封顶，有新用例就能救：找一个没有人套过的题，真的解一遍。模板化，写一份「不适用清单」就能救：它管到哪儿，管不到哪儿，白纸黑字。

品牌化救不了。因为救人的那条路，是「有人从里面提出撤销」，而品牌化恰好把这条路封了。提出撤销的人，成了外人。

按本书第五编的结论，这一步到了，会怎样？

石头在墙内排成了一行，停在同一堵墙前。SDE 成了新的发现学。下一次涌现，要在它的共同体之外发生。

这不是预言，是一个条件句：若品牌化，则如此。条件没有满足，它什么也没说。

所以品牌化，是这三种死法里唯一一个，本书自己的理论也帮不上忙的。它只能靠一种东西救，就是共同体里的人，愿意把撤销当材料。

◆ 八、它预言了自己的死法

一套学问能把自己的死法写出来，是个好兆头吗？

至少，这是它与它所拆的那些体系的一个差别。

本书前面拆过的每一家，都在某个地方说「这个不用问」。那一处，就是他没给自己写死法的地方。

三大方程是被发生的形状，所以它有历史，会退化，可以修宪。「可以修宪」不是比喻：导读的「判词怎样才算错」，附录五的「推翻条件」，都是修宪的程序，白纸黑字写在账本里。

其中第 5 条尤其要紧：如果有人在共同体之内、守着自己的名誉品牌，完成了颠覆而不是修补，那本书的判词就错了。

这一条，同时也是品牌化的检验线。如果真有一天，颠覆从圈子里长出来，那说明品牌化没有到。如果颠覆只能从圈外来，那说明它到了。

◆ 九、今天的机器，让第一种死法来得更快

今天还多了一个新情形。

你对着一个会说话的机器，随口问一句：「用三大方程分析一下我们公司的会议。」几秒钟之后，它交给你一篇头头是道的文章：形状是什么，路是什么，土是什么。

文章是通顺的，术语是对的，三栏是整齐的。

这恰好是符号态封顶最舒服的形态。你拿到的是一份看上去有判断的东西，可是它没有一句，是在你动手之前你不知道的。

所以在机器的时代，这道检验更要紧。你要问的不是「它说得对不对」，是「它让我多知道了什么」。

方屿在数据团队里有一条规矩，可以借来用：先把预测写下来，再看结果。用这套东西得出一个判断，先写在纸上，封好；过一阵，再对一对事实。对不上的，才是它真管用的地方。

◆ 十、三个警报

明天能试的，是三个警报。它们不是裁判，是你自己用的哨子。

一，数一数最近一个月：你用它得出过几个事先不知道的判断？一个也没有，就要警觉。

二，翻一翻你用过的「三」：几个是先后，几个是互相改？全是先后，就是模板。

三，问一问身边：最近有谁撤销过它的一条，结果是被认真对待，还是被一句「你这不是它」挡了回去？

最后这一条，本书也放在自己头上。如果有一天，这本书被当成一块招牌守起来，请你把它当材料，拿起来，撞一撞。

◆ 十一、一个更小的验法：把它用在一句话上

如果你嫌这三个警报太大，还有一个更小的办法，只用一句话。

找一句你平时常说的判断，比如「我在这个公司干不长」。把它拿出来，用三大方程拆一拆：这个判断里的形状是什么？它由哪条路长出来？哪片土在推它？它回过头改了什么？

拆完之后，问一句：我对这句话的看法，变了一点吗？

变了一点，哪怕只一点，说明它在起作用。一点没变，只是多了几个词，那你刚才做的，就是符号态封顶的练习。

◆ 十二、本书给自己装了几道闸

本书写到这里，也该看看它自己装了什么。

第一道，是标记。凡核验过的，标〔核〕；没核到的，标〔待核〕；本书自己的解释，标「待验」。读到这些标记的地方，就是它最容易死的地方：它们是等着你去撞的。

第二道，是推翻条件。附录五列着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每一处都写了：什么情形出现，这一条就要收回。

第三道，是请读者回写。后记里有一个请求，不是客气话，是一条真通道。

这三道闸，管得了符号态封顶和模板化，一部分也管得了品牌化。不过闸是死的，要靠人去推。要是没有人推，它们就只是纸上的字。

◆ 十三、放回日子里：例外册

齐悦看完这一章，给父亲的例外册添了一页。

她写的是：「三大方程」这一栏下面，记一道它不灵的题。

齐老师看着那页纸，说：「我以为你们搞哲学的，不兴留这个。」

「留这个，」齐悦说，「才是搞哲学的。」

方屿在一旁翻了翻，又补一句：「那我把我们公司的『三板斧』也记一条进去。」

没有人笑。他们都明白，这一笔，记得有多重。

回家的路上，方屿想起齐老师说的那句：公式总得有人推。他想，也许还要加半句：推完了，还得有人肯把它不灵的地方，一笔一笔记下来。

带走的话

要判断一套思想活没活，别看它有多对，看它有没有一本记着自己不灵的账。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这一章只写死法，不属于三者，是把本书的判断转过来用在它自己身上。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三种死法，每一种都是回到墙前的路。

想一想

你手上有一套自己最信的办法，它的例外册里有几条？如果一条也没有，是它真的没有例外，还是你一直没去找？

第 38 章

三难里选了一个开放的圆

◆ 一、孩子的第七个「为什么」

齐悦四岁那年，有一阵连问「为什么」。

天为什么黑？因为太阳下去了。太阳为什么下去？因为地球在转。地球为什么转？齐老师答到第五个，嗓子有点哑，说：「因为定律就是这样。」

第七个「为什么」落下来的时候，他把女儿抱起来，说：「该睡觉了。」

那一晚的三个出口，后来她在哲学系里又见了一遍。

◆ 二、三个出口有个名字

一直答下去，是第一个出口：每一个理由，都要另一个理由来撑，往后退，没有尽头。

绕回来，是第二个出口：答到第四个，说「因为……因为最开始的那件事」，兜了一圈，理由撑着理由。

说「就是这样」，是第三个出口：在某一处停下，不再问。

这三个出口合起来，叫明希豪森三难。名字取自那位据说抓着自己头发把自己从沼泽里拔出来的男爵。这个说法，出自汉斯·阿尔伯特 1968 年的《批判理性论》。

先说它对在哪儿。这是一道公平的难题：想给出最后理由的人，只有这三条路。每一条，都有人体面地走过。

没有第四条。要是有人说他找到了第四条，请他把理由的理由拿出来看看。

◆ 三、后退：为什么不往前再找一层

第一个出口，是往后退。有人会说：既然那锅粥算原语，那就再往前找一层，找粥的前面是什么。

西蒙东就是这样走的。他说，大意是：个体是前个体场里一次个体化的结果，前个体是势能和力的储备，个体化从不把它耗尽。这是一步很漂亮的后退：个体的前面，还有一片没分化的场。

先说他对在哪儿。他早于很多人，讲了「关系先于项」，也讲了亚稳态：带着没解决的张力、可以用多种方式解决的状态，像一杯过饱和的溶液。

可是批评者问：前个体场里，要让一次个体化开始，是不是得先有一颗已经个体化的「种子」？这个批评，有人写过，本书只据二手转述〔据二手〕。如果问得对，后退就一路退下去，没有尽头。

后退的难处，不是它错，是它没有停的地方。每退一步，都要新找一个东西垫底，而被垫的那一层，又要问自己的底。

所以本书不走这条路。

◆ 四、循环：黑格尔把圆画得最好

第二个出口，黑格尔走得最漂亮。

他说，大意是：真理是以终点为目的、也以终点为开端的圆圈（《精神现象学》序言　　§18）〔核〕。到了绝对理念章，开端被结果证明为是得出的（§1805—1806），整个体系是圆圈之圆圈（§1814）〔核〕。

先还他公道：他没有躲三难。他把理由绕成了一个圈，让圈自己撑自己。这在哲学史上，是少数几个敢正面迎着三难走的人。

不过这个圆是闭的。闭到最后，圆里的律成了不再改的律。坏的无限，被真的无限收束，没有回落重组这条原则。

第 7 章说他停在收口，说的就是这一步。圈画完了，笔就放下了。

德勒兹走的是另一边。他拒绝闭合，不肯让任何东西收口。第　23　章算过：黑格尔要闭合，德勒兹拒闭合，把两家合起来，得到的是一个矛盾，不是本书说的这个圆。

本书的圆，不是闭，也不是拒闭。它是转着的，转的时候，连圆上的规矩也在转。

◆ 五、停下：怀特海和巴拉德

第三个出口，本书前面已经见过很多次。

怀特海停在一个无时间的潜能秩序前，巴拉德停在「现象」前。第　16　章列过六样东西：潜能秩序、现象、前个体、虚拟、事件、自创生组织。每一样，都是一句「这个不用问」。

他们的停，并不丢人。

一个人看见了三难，选了一个出口，把停的位置明白地写在书里，这是诚实。孩子的第七个「为什么」，总得有人在某个地方回答「就这样」。

本书要追问的，只是三件小事：停在那里的东西，有没有时间；会不会退化；能不能被撤。

怀特海的潜能秩序，没有时间，不会退化，撤不了。巴拉德的「现象」，没有追问来源。这是他们的停，和后面要说的那个停，差别所在。

◆ 六、梅亚苏：把「无理由」立成绝对

这里有一个人，看上去是想从三难里整个逃出去。

梅亚苏说，大意是：一切都没有理由，任何东西都可以无理由地变成别样，连自然律也可以无理由地被打破；唯一不偶然的，是「偶然」本身。这是他的事实性原则。

先还他公道：这一步很大胆，他把「充足理由」这根老桩子拔了，同时保留了非矛盾律，所以不是随便乱说。

可是细看，他不是逃出了三难，是停在了第三个出口，停在「无理由」这四个字上。而且这条原则，对自己是豁免的：它说一切偶然，却不允许它自己偶然。

布拉西耶当年就是这样反问的：如果事实性原则是必然的，那按它自己，它也应当是偶然的。

本书的律不同。它的变是有条件的，由矛盾驱动；它也不豁免自己，同样会退化。这是第 24 章算过的账，这里只拿来对照一下三个出口。

◆ 七、SDE 选了开放的圆

第三条路，是本书替发生学选的：开放的圆。

用大白话说，是三句话。

不后退：不去找一个更早的东西垫底。

可以循环：形状、路、土互相写，兜回来。

不封口：这个圈里管事的规律，本身也是被发生的。圆每转一圈，规律自己也可以被改写。

打个比方，是一部宪法。宪法管着一个国家的事，也规定了怎样修宪。修宪这件事，在宪法之内，改的却是宪法本身。圈在转，圈上的规矩也在转。

这和黑格尔的圆，差在一笔：他的圆转一圈，回到起点，把起点证明成必然；这个圆转一圈，回到起点附近，起点本身已经被改动。

再换一个家常的例子。一个家里有条规矩：晚饭不看手机。规矩管着饭桌上的事。

过了半年，孩子说，奶奶要看视频通话，能不能算例外。全家商量，把规矩改成「晚饭不刷手机，视频通话可以」。

规矩管着家里的事，家里的事回头改了规矩。再过一年，这条规矩又会被改一次。没有哪一个版本，是最初那一条。

这就是开放的圆的日常样子：它不靠一个不变的起点撑着，靠的是一套会改自己的办法。

◆ 八、账算清：原语没有清零

选了开放的圆，原语就清零了吗？没有。

做一个检验，叫无原语检验。设想最早的那一锅粥：形状几乎没有，土几乎没有，路却极强，什么都在乱动。

三大方程里，管路的是　D＝G（S，E）。形状和土都是零，式子变成　G（0，0）。

路要极强，这一项就必须不是零。可它不由形状和土生出来，它自己就是一个原语。

反过来，若 G（0，0）是零，原点就是个不动点，什么也不会开始。

两头都不通，这是一个二难。

退路一：原点不稳，一点扰动就被放大。不过扰动从哪里来？在伞场方程里，那一项是外加的白噪声，不是方程自己生出来的。这条路不通。

退路二：原初那锅粥，不是最早的东西，而是更早一轮秩序僵化之后留下的残渣。一个环，没有起点。这条路通。

可是它付了账：原语从「物」挪到了「律」。

◆ 九、无始环，是什么样子

「一个没有起点的环」，听上去绕。换一个家常的东西来看。

一座老城，街道和房子，哪个先有？你说先有街道，可街道是被房子的位置逼出来的；你说先有房子，可房子是沿着街道盖的。

再问一句：最早的那条街，是怎么来的？答案多半是：更早的一座城拆掉以后，留下的路基。

城不是从零长出来的。它每一轮，都是在上一轮的残渣上重盖。

无始环就是这个意思：最早的那锅粥，不是时间的起点，是上一轮秩序僵化之后的剩余。往前问，总有一轮更早的；这个问法不会落空，也不会终止。

这样的环，不靠一个「第一块砖」站着。不过它也有代价，下一节就算这笔账。

◆ 十、五个出口，各付什么账

把前面走过的几条路，并排放一张表。

出口	谁走	付的账
后退	西蒙东（有批评者说要退无穷）	没有停的地方，每一层都要新垫底
闭合的圆	黑格尔	圆里的律成了不再改的律
停下	怀特海、巴拉德	停点没有时间，撤不了
停在「无理由」	梅亚苏	这条原则对自己豁免
开放的圆	本书	原语从物挪到律，律要自带死亡条件

每一行，都有人体面地走过。没有哪一行不付账。

◆ 十一、挪过去的，是一个会死的律

挪过去之后，这条律和怀特海的律，有什么不同？

怀特海的律，没有时间。本书的律，是被发生的形状：它有历史，会退化，可以修宪，上一章还替它写了三种死法。

所以区别在这里：停下来的东西，不是不许碰，而是写明了怎么碰。

不过要诚实地问一句：一份写了遗嘱的独断，还是不是独断？

本书的回答是：看它能不能被检验。遗嘱写了，有没有人真能去执行？附录五列了推翻条件，任何一条被满足，这一章就要收回。

这一处，标「待验」。如果有一天，有人证明「可退化」只是一句装饰，从没有真的对律起过作用，这一章就该改写。

还有一个反过来的提醒。「自带死亡条件」，听上去很动人，动人的东西最该查。查的办法就是前一章的三个警报：它会不会被背成口诀，被外推成三步，被守成招牌。

◆ 十二、放回日子里：账本锁不锁

饭桌上，方屿听完，问了一句：「所以你们还是有一个东西没解释？」

「有。」齐悦说，「我们把它写在了账上。」

「别人也有账吧。」

「别人有的，把账本锁起来了。」

方屿笑：「那你们这本，是开着的。」

齐老师没接话，把例外册往桌上推了推。

不过方屿的话，也不能照单全收。账本开着，不等于里面的账是对的。开着，只是让别人能去查。

这一编的三章放在一起，是一个意思：本书拆别人的时候用的每一把尺子，也都量过自己，并把量的结果摆在了桌面上。

一套说「没有先在」的学问，清不掉最后一个先在；它能做的，是把这最后一个先在写成会死的律，并把死法交到别人手里。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次序，值得留意。本书先替别人算了三难，最后才轮到自己。顺序不是偶然：先看别人怎样停，才知道自己停在哪里，才知道这个停，该写成什么样。

下一编，把这些尺子放回日子里：教室、床头、一个团队的会议桌。

带走的话

最后一个理由，谁也给不出；能做的，是把停下的地方写明，并写好怎样把它拆掉。

> 小账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这是对自组织的边界做一次盘点，不新生什么，只认账。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墙前，但墙上贴了一张写着拆除办法的纸；这张纸有没有用，待验。

想一想

你的哪一个「就是这样」，是你自己选的停点？它写明过怎样才算错吗？

第 七 编

用得上：教育、健康、事业

前面六编，讲的是一件事怎样长出来：发现学里的石头在墙内互撞，排成了一行，停在同一堵墙前；发生学是墙外被看出来的那条路。这些话，听上去离日子很远。

这一编把它们拿回日子里用。三章，三块地：教育、健康、事业。齐家三个人各领一章：齐老师在竞赛班的讲台上，齐悦在凌晨一点的书桌前，方屿在他那个五个人的数据团队里。

每一章走同一条路。先说本书的道理在这件事上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碰撞，什么是自组织，什么是涌现，那堵墙在哪里，站在哪里看，一个人的名声怎样变成锁。然后是十个上下的场景，每个场景一个具体的人和一个具体的晚上。最后是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和一个小练习。

这一编不另立新判断，只问一句：这套看法放进你的日子里，哪一处会松开。

本编的判断只有一句：一个人、一个班、一个团队，想长出新东西，要做的不是多读几家，而是让自己手里的旧想法互相撞、撞出边界、再退到外面去看。

第 39 章

让学生自己的旧想法互撞

◆ 一、周四晚上的竞赛班

周四晚上七点，物理楼三层最里面那间教室，亮着灯。

齐老师带这个竞赛班二十年了。他 52 岁，粉笔灰在袖口上积了二十年，也没洗干净。班里十一个学生，都是自己报名来的，平均每周多上六个小时的课。

那天讲自由落体。他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忽略空气阻力，轻的和重的从同一高度落下，同时着地。

靠窗的顾小川举手了。

「老师，我扔过。一张纸和一块石头，石头先到。」

教室里有人笑。小川没笑，他把手举得更直了一点。

齐老师二十年里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手。他的做法一向很利索：「那是空气阻力。把纸团成一团再扔，你就知道了。」小川点头，坐下，笔记本上记了一行。

这一行记得很工整。不过齐老师心里清楚，下一次考试，题目换个样子，小川的石头还是会先到。

这件事，他一直没想明白。答案他给对了，对在哪里，他也讲清楚了。学生点了头，记了笔记。可是那块「重的先落地」的石头，好像从来没有被搬走过，它只是被一行工整的字盖住了。

那天晚上，他留在教室里，收拾讲义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又想了一遍。

他想起女儿齐悦前些天在饭桌上说的一句话，大意是：一个想法不是被告知错了才死的，是被另一个想法撞穿了才死的。他当时觉得这是哲学系的人才爱说的话，没往心里去。

现在他站在空教室里，看着黑板上那行「同时着地」，心里有一点松动。

他当了二十年物理老师，对「讲清楚」这件事很有信心。他的讲义是组里公认最整齐的，每一步都有来历，每一个结论都有推导。

不过有一次期中考试后，他把全班十一份卷子并排摊开，才第一次认真数了一遍：同一类错，在不同的学生手里，错法几乎一样。题目换了、数字换了、情境换了，错的那一步没换。

那不像是不会，像是有一件东西，一直在底下拉着他们的笔往同一个方向偏。

◆ 二、教室是发现学的好地方

先把公道还给讲台。

齐老师信「定律就在那里，等人去找」，这句话在教室里很管用。它让十七岁的孩子相信，题是有答案的，答案是可以靠想出来、算出来的，不是靠嗓门大、靠老师喜欢。竞赛班最需要的，恰好就是这份踏实。

本书前面的几编，没有说这是错的。发现学把客体先放在那里，把方法放得中立，把知识一层层往上码，这套做法造出了桥、电、药和手机。第 3 章说过，撤销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没有这三条地基，连墙都没处可撞。

所以讲台上讲定律，没有错。

可是有一件事，这套做法看不见。学生脑子里不是一张白纸。

小川十七岁，他已经扔过无数次东西。扔过球，扔过书包，扔过一张纸和一块石头。他的手知道重的东西往下坠得更狠，他的眼睛看过羽毛飘、石头砸。这些东西在他脑子里长成了一个很稳的想法：重的先落地。

这个想法不是错觉。它是十七年的日子长出来的形状，在他每天过的那种空气里，它大多数时候是对的。

本书把这叫作材料在内。发生学要撤销的东西，必须先有；要长出新想法的地方，必须先有旧想法。教室里最丰富的材料，不在课本里，在十一个学生的脑子里。

发现学式的教学，做的是搬运：把定律从课本搬进脑子。搬过去的东西，叠在旧想法上面，就像在一块没有清理的地上铺了一层新砖。平时看着平整，一遇到题目换个样子，底下那块石头就顶起来了。

第 1 章讲过，一样东西的来历有三种说法：天才、搬运、长出来。教室里的三种，齐老师都见过。有的学生像天才，一点就通；大部分学生靠搬运，背了就会，换题就忘；极少数学生是长出来的，他们的旧想法自己撞了一回，撞穿了，才有后面那条路。

这一章要问的，只有一件事：能不能让更多的学生，走第三种。

◆ 三、碰撞：先别报答案

本书说的碰撞，有三个样子：多点、无裁判、方向互逆。放到教室里，每一样都有对应的画面。

多点，是十一个学生，十一个版本的旧想法。有人觉得重的先落，有人觉得一样快，有人觉得要看形状，有人觉得越高越快。这不是混乱，这是材料。一个班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起点。

无裁判，是老师先不当裁判。这一条最难。二十年的习惯，让齐老师一听到不对的说法就想纠正，纠正完了，碰撞就没有了。裁判一出声，其余的人立刻去猜裁判喜欢哪一个，而不是去想那个想法站不站得住。

方向互逆，是让互相反着的两个想法见面。「重的先落」和「一样快」，是反着的。把两个反着的想法放在一起，谁也不让谁，教室里就会出现一种很特别的安静，那是电麻了的一拍。

第 14 章写过，碰撞多点、无裁判、方向互逆，合起来就是一锅粥的样子。这锅粥在教室里，要有人看着火，可是不要有人先尝一口就说咸了淡了。

这里有三条规矩，齐老师是后来才慢慢摸出来的。

第一条，每个说法都用学生自己的原话写上黑板。不改写，不润色，哪怕说得啰嗦。一个人看见自己的话被原样写在那里，会认真起来，也会比平时更舍得放手。

第二条，不排名次。不说「这个说法比较接近」，不用眼神给谁打分。两个反着的说法，在黑板上的位置一样大。

第三条，老师自己的看法，最后说，而且当成第十二个说法来说。班里是十一个学生，加上他，是十二个旧想法，他的也是从二十年的日子里长出来的。

那天之后的周四，齐老师换了一种开场。

他没有写那行「同时着地」。他在黑板上画了两栏，左边写：重的先落，右边写：一样快。然后说：「各自去想一想，你们手上有什么证据。不是课本上的，是你自己见过的。」

教室里先是静，然后是小川的声音：「我扔过一张纸和一块石头。」

「好，记在左边。」

另一个学生说：「可是我看过视频，宇航员在月球上扔羽毛和锤子，一起到地。」

「记在右边。」

黑板很快满了。两栏都满了。再往下，是第一次有人把话说得有点急：「那纸为什么慢？」「是纸轻吗？」「纸是平的啊，你把它揉成团试试。」

最后这句，是小川的同桌说的，和齐老师二十年里说过的那句话几乎一模一样。不过它不是从讲台上来的，是从旁边的人嘴里来的。小川听了，没有点头，他皱起眉头，反问了一句：「那是纸变了，还是重量变了？」

齐老师站在黑板旁边，把粉笔放下了。

这是他二十年里第一次，没有说话，也没有觉得时间浪费。

◆ 四、自组织：看班里长出的两堆

碰撞一阵之后，班里会分堆。

不用谁指挥，十一个人会自己慢慢靠成两堆。一堆更信「东西自己有个脾气，重的就是下得快」，一堆更信「是别的东西在拖慢它」。这两堆的人，之前并没有商量过。

这就是第 15 章讲的自组织：没有人安排，各自独立，却长成了相似的两种样子。窗玻璃上的冰花也是这样，水汽碰到冷玻璃，许多地方同时结出相似的枝杈。

教室里的两堆，每堆都有自己的道理，也有自己的软处。

信「重的先落」的一堆，说得出一大堆日常证据，不过一问到月球上的羽毛，他们就要想半天。信「一样快」的一堆，说得出视频和课本，可是一问到手里的纸，他们的声音就低下去。

为什么是两堆，不是五堆，也不是十一堆？

这件事，齐老师后来问过自己。他的猜想是：旧想法虽然多，能撑得住的形状却少。要么把「重」当成原因，要么把「别的东西」当成原因，在日常的空气里，能一直走得通的，大致就这两条路。别的说法，走几步就断了，自己就并进了这两堆里。

本书第 17 章讲两个吸引子，讲的是哲学家们的大格局。教室里是小格局，道理一样：自己排成了行，不是谁让他们排的。

这时候，齐老师做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把两堆各自停下来的地方，找出来。

每一堆人说到最后，都会有一句话。信「重的先落」的人说：「反正东西重了就是更使劲嘛。」信「一样快」的人说：「课本上就是这样写的。」

这两句话，很像。两句话都是一句「这个不用问」。

第 16 章把这叫作那堵墙。每一家都敲碎了发现学的一块石头，又都停在同一句「这个不用问」前。教室里没有康德，没有怀特海，不过教室里有小川的「更使劲」，有同桌的「课本上写的」。这两个想法，也各自留了一个不被追问来历的东西。

一个学生脑子里的墙，不比哲学家的低。

齐老师发现，这一步最值钱的，不是把墙推倒，是让学生看见墙在那里。当小川听到自己嘴里说出「更使劲」三个字，而同桌指着这三个字问「使什么劲」的时候，他第一次看见，这句话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

◆ 五、涌现：合起来推不出的那一句

有一天，班里出现了一句话。

那是一个叫林子衿的女孩，平时话不多。她盯着黑板上的两栏看了很久，慢慢说：

「要不要换个问法？不是问谁先到，是问它们被什么拉着往下，被什么挡着慢下来？」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这句话，两堆人都不会同意。信「重的先落」的人觉得：重量不就是拉力吗，还问什么。信「一样快」的人觉得：课本已经说了，拉力是加速度，无关质量，还问什么。

可是这句话把黑板上的所有证据都收了进去。纸慢，是因为挡的东西多；石头快，是因为挡的东西少；月球上羽毛和锤子一起到，是因为没有东西挡。那一堆矛盾的证据，在这一句话里，第一次摆成了一个整体。

这是涌现吗?

本书的严判据只有一条：能从各家合起来推出的，是拼装；推不出的，才是涌现（第 21 章）。拼装是一锅菜，把两堆想法各取一半，拌在一起；涌现是一锅汤，熬出来的东西，尝不出每样食材的原味。

齐老师回家的路上，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一句话，是我塞进去的，还是她自己长出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很笨的办法：回想一下，当天自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有，哪怕只是一个眼神，一次点头，那这句话多半是被引出来的，是拼装。如果整堂课他都在擦黑板，没有说过任何一句和这个问法有关的话，那它就更可能是涌现。

那天晚上，他想起来了，整堂课他确实什么都没说。

不过他也有一点不踏实。他知道自己的不说话，本身也是一种引导。教室里的学生，都在看他不说话的样子。

还有一件事，是涌现之后才看得见的。

林子衿那句话出来以后，小川回头看自己的「重的先落」，不再像看一个错误，倒像看一个有适用范围的老朋友。在有空气的地方，在落得不太高的时候，在东西形状差不多的时候，它大多数时候是对的。

这就是第 22 章讲过的回写：新长出来的东西，回头给旧想法重新定位，把它安放成一种极限情形。旧想法没有被扔掉，也没有被偷偷留着不碰，它被改写了位置。一个被这样改写过的想法，比被擦掉的想法牢靠得多，因为它的来历，学生自己知道。

本书对此的态度，是不装。涌现不是一个可以被老师证明的奖状，它是一个要一直自查的问句。老师退到旁边，只能让它有机会发生，不能保证它发生。

◆ 六、站位：让学生给弟弟妹妹讲

碰撞和自组织，都在教室里发生。可是本书的第五条命题说：显影点在共同体之外。

教室也是一个共同体。十一个学生共享同一套词：加速度、重力、质量、阻力。他们说着说着，会觉得彼此都懂了。其实有些东西，只是大家都不问。

怎样把一个人放到共同体之外去？

方屿在饭桌上说过一句话，齐老师当时没当回事。方屿说：「我们公司有个规矩，写完的文档，要找一个不在这个项目里的人读一遍。他读不懂的地方，十有八九是我们自己没想清楚。」

齐老师把这个规矩搬进了竞赛班。

每个学生，下一周要给一个没学过物理的人讲一遍：为什么纸比石头落得慢。可以是弟弟，可以是妹妹，可以是爷爷，可以是楼下买早点的阿姨。不能用「加速度」，不能用「重力场」。

下一个周四，教室里的故事比任何一堂课都精彩。

小川给他上初二的弟弟讲，讲到一半卡住了，因为弟弟问：「你说东西都被地球拉着，那纸怎么不被拉得跟石头一样使劲？」小川愣了半天，才发现自己讲不下去，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分清过两件事：地球拉它的劲，和它往下跑的快。

那个「使什么劲」，他在教室里被同桌问过，可是他还能用一句话糊弄过去。弟弟不吃那一套，弟弟不认识那些词，所以糊弄不过去。

这就是站位的力量。站在外面的人，不会因为不懂就不好意思。他的不懂，是一面很干净的镜子。

本书讲站位，讲的不是谁更高明，是谁没有被这套词收买。体制不是一份工作（第 29 章），是一套默认的公设、问题和术语。竞赛班的体制，就是那一套每个人都点头的词。把学生送到弟弟妹妹面前，就是送到了体制外面。

还有一层，齐老师不愿意说，但也躲不开。

他是「金牌教练」。这块牌子是二十年挣来的，挂在学校的公告栏里，也挂在家长的口碑里。他最怕的是：学生撞来撞去，成绩掉了，牌子也跟着掉。

本书第 34 章讲过，一个人可以是他自己的体制。牌子挂久了，守牌子的力气，会慢慢超过想问题的力气。他后来做了一个小决定：每个月留一次课，让学生评他这一个月讲的哪句话最该被撞一撞。头一次评出来的，是他的口头禅。

◆ 七、十一个场景

下面十一个场景，每个都是一间教室里的一个人、一个晚上。

1. 一张纸和一块石头。

晚自习，顾小川举手，说石头先到。齐老师没有讲空气阻力，反问了一句：「你还扔过别的什么？」小川想了一圈，说起小时候扔过的玻璃弹珠，打球时掉在地上的乒乓球，还有那年从四楼飘下去的一只塑料袋。他越说越慢，说到塑料袋的时候，自己停住了。

按发现学的办法，这些是干扰，要先清掉。照本书看，这些恰恰是材料：它们是他自己的旧想法在内部长出来的证据，撤销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

明天能试：学生说出一个「错」的说法，先别纠正，问一句「你还见过什么，也是这样的？」把证据收齐，再让证据自己打架。

2. 错题本上的两种红笔。

林子衿的错题本，有一页写满了「重的先落」的各种变形。题干换了五次，错的想法一直是同一个。那天齐老师没有批改，把全班十一本错题本摊在讲台上，按错答案背后的想法分堆，分出三堆。

他发现十一个人的错，只有三个来源。错得各不相同，却长成了相似的几种样子，这在本书里叫自组织。老师要看的，是堆，不是题号。

明天能试：别按题号看错题，按「它背后是哪个想法」分堆，堆起个名字，名字让学生自己起。

3. 两个同桌，答案互逆。

周五小测，同桌两个人的答案正好相反。一个写球先到，一个写两个球一起到。两个人互不服气，吵到熄灯。齐老师这次忍住了，没有报答案。他只说：「今晚回去，各想一个实验，能让对方服气的那种。」

第二天，一个带来了两个大小一样、轻重不同的小球，另一个带来了一张纸和一本书，纸压在书上面一起掉。没有人宣布谁赢。第 14 章讲过，碰撞没有裁判；这里的裁判，是后来才长出来的一个两边都认的实验。

明天能试：两个学生争起来，不判，只问一句「什么样的实验，你们两个都愿意认？」

4. 全班的「本来就是」。

讲到惯性，小川说：「物体本来就是想保持原来状态的嘛。」齐老师问：「『想』是什么意思？」全班笑起来，笑完了，没有人答得上来。

这是班里的那堵墙：一句「本来就是」，把一个没问过来历的东西请进了每个人的解释里。第 16 章列过六种原语，教室里的墙小得多，同样硬。找到它，比推倒它要紧。

明天能试：在黑板的角上留一栏「这里我们没有问」。学生每说一次「本来就是」「当然」「反正」，就把那句话抄上去，积到十条，就是一份班里的墙的清单。

5. 老师的口头禅。

齐老师有一句口头禅：「这个不用证。」他讲了二十年。那天小川问：「老师，哪些不用证？谁定的？」他愣住了。回到家，他翻出旧讲义，想知道自己是哪一年开始说这句话的。大概是带竞赛班的第三年，赶进度的时候。

一句赶进度时说的话，二十年里长成了一条家规。它是老师自己带进课堂的偷运品，没报过关，也没人查过。第 41 章会给它一个专门的查法。

明天能试：把你的口头禅写在纸上，问一遍：这一句是哪年、哪个晚上、因为什么说出来的？

6. 给弟弟讲题。

小川给初二的弟弟讲纸和石头，讲到「地球拉着它们」，弟弟问：「那它们被拉得一样使劲吗？」小川愣住了。他从来没有把「拉的劲」和「落的快」分开想过。

他回到班里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全班又吵了一节课。弟弟不认识那些词，所以糊弄不过去。外面的人问出里面的人不会问的话，这就是本书说的站位。

明天能试：每周留一道题，要求每人讲给一个没学过的人听，回来只汇报一件事：对方在哪一句上皱了眉。

7. 家长群里的标准答案。

周日晚上，家长群里有人问：「老师，上周那道题的标准答案能发一下吗？」后面跟了十几个点头的表情。齐老师没有发。他写了一段话：这道题班里讨论了三十分钟，有三种想法，三种想法的理由附在下面，请和孩子一起看，哪一种让您信服。

有家长不满意，说孩子要考试，没有时间听过程。他没有争，只记下一件事：家长要答案，是因为家长也站在同一个体制里，只认一条出路。

明天能试：给家长的不是答案，是孩子这周撞过的两个想法，加一个问题，留给周末的饭桌。

8. 会说话的机器。

小川的同桌用手机拍下一道题，一分钟拿到完整的解题步骤，抄在本子上。那一晚，他没有哭，也没有笑。被电麻的那一拍，被跳过去了。

齐老师没有禁手机。他换了一个用法：让机器扮演「重的先落」那一派的辩护人，全班去驳它；再让它扮演另一派，再驳。机器没有错，错在我们以为答案到手就等于想通。让它替一个错的想法辩护到底，等于替全班多开了一个碰撞的点。

明天能试：让机器把一个错想法辩护到最硬的那一句，学生的任务是找出这一句，再找出它停在哪一句「不用问」前。

9. 一个怪想法。

班里有个男生叫宋一鸣，成绩排在后面。有一天他说：「我觉得东西落得越久，就越重。」全班笑翻了。齐老师没有笑，问他为什么这么想。宋一鸣说：「因为越落越快，撞到地上越疼。」

这个想法是错的，里面却藏着一个很准的看见：速度和冲击有关。它是正在成形的东西，不是半成品，更不是笑话。

明天能试：听到一个怪想法，先问「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把里面那一点对的找出来，还给他，再谈错在哪一步。

10. 考前最后一周。

竞赛前七天，有学生问：「老师，这样撞来撞去，来得及吗？」这是一个必须诚实的问题。

碰撞要时间，考前确实有些东西只能背。本书不卖鸡汤：一个班大部分时间用来背公式、刷题，那是发现学的好处，也是它该用的时候。不过每周留出

一个晚上，哪怕只有四十分钟，让旧想法碰一次，两三个月后，会有几个学生突然不再犯同一类错。

明天能试：把课表上最容易被挤掉的那四十分钟固定下来，名字叫「撞一撞」，不考试，不评分。

11. 不开口的转学生。

开学第三周，班里来了一个转学生，叫邵远，一个月没在课上说过话。齐老师没有点他。第二个月，他在作业本边上写了一行小字：「这里的人说的『重力』，和我以前学校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

他不是没想法，是他的旧想法来自另一个共同体，他一开口就像「说错」。一个刚来的人，恰好站在本书说的外面，他看得见这个班没有人看见的缝。

明天能试：对班里最不爱开口的那个人，只问一句：「你以前学的，和这里说的，哪一处对不上？」然后把他的话，原样写上黑板。

12. 一堂作文课。

教语文的白老师听说了齐老师的办法，也想试。她的班上，学生写「一个好人」，写出来的几乎都是一个样子：助人为乐，不图回报，最后受到表扬。她想让这个「好人」自己撞一撞。

她没有讲「好人要写得立体」，只在黑板上写了两句话：「好人从不犯错」「好人也会犯错」，让学生各自写下一个自己身边的人，放进这两句话里，看哪一句装得下他。

有个女孩写了自己的奶奶。奶奶对邻居很好，对儿媳很凶。她写完，两句话都装不下。她举手说：「老师，我这个人，好像两边都不是。」

白老师说：「那就别硬装，把奶奶写下来。」这是那一学期，班上最好的一篇作文。

这件事和物理无关，却是同一个道理：旧想法放在一起撞，会撞出一个两边都装不下的东西，而那个东西，才是真的人。

明天能试：任何一门课，只要有两句互相反着的话，就可以拿来撞。找一个学生身边的真人，看哪一句装得下他。

13. 老师之间的一次饭。

那天晚上，齐老师和白老师一起吃饭，聊起各自的班。白老师说：「我在想，这样让他们撞，万一撞出来的是错的呢？」

齐老师沉默了一下，说：「错的，也是他们自己的错。我给的对的，他们不一定认。」

这句话他说完自己愣了一下。因为二十年里，他从来不是这么想的。他想的是：对的我给他，错的我纠他，天经地义。可是小川那块石头的事，让他第一次看见：被纠正掉的错，常常没有真的死。

白老师说：「你这是被你女儿带坏了。」齐老师笑了，说：「是被我一个学生带坏的。」

明天能试：找一个同行，吃一顿饭，互相说一件自己教学里「讲对了、没教会」的事。两个人加起来，总能凑出一个没有被问过的前提。

◆ 八、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

十个场景里反复出现的，是下面几件事。

一，开场不写结论，写两栏。把两个反着的说法并排放在黑板上，让证据往两边填。

这几条做法有一个共同的样子：老师的动作变小了，学生的动作变多了。

二，老师的第一句话，是问，不是评。「你还见过什么？」「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这两句，比任何讲解都管用。

三，收错题，不批对错，按「背后的想法」分堆。堆起个名字，名字让学生起。

四，每隔一阵，把「本来就是」「当然」「反正」抄在黑板角上。积到十条，就是一份班里的墙的清单。

五，每周让一个学生去讲给班外的人，回来只汇报对方哪一句皱了眉。

六，涌现出来的那句话出现时，老师自查一遍：这是我塞的，还是它长出来的？查不清的，就写成「待核」，别急着宣布。

六点五，给自己留一个出口。如果某一周碰撞没有撞出什么，也不要慌。有些周什么也不长，这是常态。冰花不是每个清晨都结得漂亮。

七，不要把这些做法变成新的规定。本书第 37 章会写：任何做法，一旦被背诵、被套用、被当品牌守着，就开始死。「撞一撞」也一样。

撞不起来的时候，教室里会有沉默。沉默有两种，要分清。

一种是没有想法的沉默。大家看着黑板，眼神是散的，没有人想接话。这时候，不是学生不愿撞，是他们手里没有可撞的东西。办法很朴素：退一步，

让他们先摸、先做、先看一遍。齐老师有时候会把两个球拿到讲台上，让全班先扔，再谈。手上的地先动起来，脑子里的地才有话说。

另一种是有想法的沉默。眼神是紧的，有人嘴动了一下又咽回去。这时候，不是没想法，是怕。怕说错，怕被笑，怕老师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这两种沉默，看上去一样，处理的办法正好相反。前一种要加材料，后一种要拿走压力。

齐老师后来学会了一个小办法：看到第二种沉默，他不说话，转身去擦黑板。他发现，老师的背对着，学生的手更容易举起来。

◆ 九、这样做，什么时候不灵

得说清楚，这一章讲的办法，不是万能钥匙。

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旧想法还没有长成形，撞不出什么，先让他们多看、多摸、多问，比撞要紧。

涉及安全的实验，不能让旧想法拿身体去试。让它们在纸上撞，在讨论里撞，别在电源和火焰旁边撞。

考试就在眼前的时候，老师要对学生诚实：这几天，我们先背，背完了再撞。把两件事分清楚，学生不会糊涂。

还有一种情况，最容易被忽略：学生不愿说。他们怕说错，怕被笑。这种时候，碰撞是不会发生的，只会有沉默。先把「说错没关系」这件事做出来，用你自己的错做一次。齐老师有一次在黑板上写错了一个符号，他停下来说：「我这里的旧想法，也撞了一下。」班里笑了，笑完了，手举得多了一些。

下面这张表，把两种教室放在一起，供你对着自己的课堂看一眼。

看什么	搬运的教室	长出来的教室
老师的第一句话	这道题的答案是	你还见过什么？
错答案的去处	擦掉、订正	分堆、起名字
争起来的时候	老师判	一起找一个两边都认的实验
学生的位置	听的人	也是讲给外面的人听的人
老师的牌子	守着	每月让学生撞一次

◆ 十、三个月以后

三个月后的期中考试，齐老师没有统计什么，也没有拿数字证明这套做法灵不灵。一个班十一个人，数字说明不了任何事。

他只是在改卷子的时候，注意到几个小地方。

小川在一道新题上，先在草稿纸边上写了一行字：「这里我默认了什么？」然后才下笔。那一行字后来被他涂掉了，不过涂得不重，看得见。

林子衿在一道她没学过的题上卡住了，没有空着，她写了两个相反的猜想，各画了一个小图，最后在两个图之间画了一条线。她没有做对，可是那条线，齐老师看了很久。

宋一鸣这次没有写「越落越重」，他写：「落得快，不是更重，是被拉得更久。」这句话仍然不对，不过比之前向前走了一步。

这些都是小事，是一个班的印象，不是证据。本书的态度是：写下来，留着，下个学期再看。

◆ 十一、老师也有一堵墙

齐悦周末回家，听父亲讲了这些，笑着说：「爸，你这是被我的论文带坏了。」

齐老师不服气：「我是物理老师，我信的是定律。你那一套，我还没读懂。」

「你不用读懂。」齐悦说，「你已经在做了。你让他们的旧想法撞，这是第二编。你发现他们分成两堆，这是第三编。你自己的墙，是第五编。你只差一件事。」

「什么？」

「别以为你做的这些，是你发明的。」

齐老师想了想，说：「我没觉得是我发明的。我是从那块石头那里捡的。」

齐悦笑了：「捡不到，是撞出来的。」

这句话是书里的判词，她只是借来用。不过齐老师听完，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让她意外的话：「那我这二十年，也不是白教的。」

「当然不是，」齐悦说，「没有那二十年的定律，学生脑子里就没有可撞的东西。」

她说的是真话。发现学给了材料，没有材料，撞不出东西。这一点，本书从头到尾没有改口。

◆ 十二、一个小练习

找一个你最近教过、或者最近学过的概念。可以是孩子的作业里的一道题，可以是你工作里新来的人总搞错的一件事。

第一步，写下三个人的说法：你的，一个学过的人的，一个完全不懂的人的。尽量用原话，别改写。

第二步，把三个说法画在一张纸上，用线连出它们互相不同意的地方。

第三步，在每个说法的末尾，补一句：「说到这里，大家就不再问了。」看看每个人停下的地方，是不是同一句。

第四步，隔一天再看。如果你发现自己写不出第三个人的说法，那说明你身边缺一个站在外面的人。明天去找一个。

◆ 十三、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周四的晚上。

小川的笔记本上，那一页和以往不一样了。上面没有「同时着地」四个字，只有两栏证据，两栏的末尾各有一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线下写着：「这里我们没有问。」

那一栏后来被他自己涂掉了一半，又写上新的。他写的是：「拉着它往下的劲，和它往下跑的快，是两回事。」

齐老师站在他身后，没有出声。他想起那个「不用证」的口头禅，想起二十年里没有被问过的东西。

下课以后他给齐悦发了一条微信：「今天有个孩子把『重的先落』撞穿了。我什么都没说。」

齐悦隔了一会儿回：「爸，你还是说了的，你说了『你还见过什么』。」

他看了一会儿，回了一个字：「对。」

那天夜里，他把黑板擦得很干净，只在角上留了一小块没擦的地方，上面写着那一栏的名字：「这里我们没有问」。

下周一，他想看看，这一栏里，会多出几句话。

带走的话

旧想法不是要擦掉的脏东西，是新想法长出来的土；别急着给答案，先让它们撞。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先是碰撞：十一个人，多点，互逆；接着自组织出两堆；林子衿那句话，要自查是不是涌现。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班里先停在两句「本来就是」前；让学生给班外的人讲，才有人看见那堵墙。

想一想

你教过（或学过）的东西里，有没有一句话，你说了很多年，却从没问过它是哪天开始说的？如果有一个十七岁的孩子问你「谁定的」，你答得上来吗？

第 40 章

和自己的旧信念互撞

◆ 一、凌晨一点的书桌

凌晨一点，齐悦还坐在书桌前。

她 27 岁，哲学系博士第三年，那篇卡了三个月的论文，今晚又写了四百字，删了三百八。台灯下的咖啡早就凉了，杯底结了一圈褐色的边。

方屿睡了一觉醒来，看见客厅的灯还亮着，披了件衣服出来。

「还不睡？」

「睡不着，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齐悦头也没抬，「天生睡不好，越晚越清醒，白天反而写不出东西。」

方屿没接话。他在旁边坐了一会儿，倒了杯温水放在她手边，然后说了一句她后来记了很久的话：

「你上周三不是十点就睡了吗？那天你说你睡得挺香的。」

齐悦的手停在键盘上。

她当然记得上周三。那天导师的邮件来了，说论文可以再等一个月。她松了一口气，洗了澡，十点不到就躺下了，一觉到天亮。

「那是特殊情况。」她说。

「哦。」方屿说，「那你天生睡不好，也有特殊情况。」

这句话她没有回答。她把咖啡杯端起来，发现是凉的，又放下了。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个凌晨一点的晚上。

先说一句要紧的话。这一章只谈理解和习惯，不谈诊断和治疗，也不替任何人判断身体有没有病。**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二、先还公道：旧信念哪里对

齐悦那句「我天生睡不好」，不是一句胡话。

它是二十七年的日子长出来的。小时候考试前夜睡不着，大学时宿舍里有人打呼噜，读博以后每个截稿日前都熬夜。这些晚上，一晚一晚地攒起来，攒成了一个很稳的想法：我就是睡不好的那种人。

这个想法有它的用处。它给了她一个解释，让她不必每天晚上都责问自己。它也给了她一点说得过去的借口，让熬夜这件事显得不那么难看。

本书不会说这是错的。第 3 章讲过，发现学的好处，在于它承认有些东西就在那里，不是想没就没。身体也是这样：睡眠有它自己的节奏，疲劳有它自己的账，这些是实实在在的，不会因为换一句话就消失。

所以第一步，是把公道还给这个信念：它是真的从日子里长出来的，每一晚都算数。

第二步，才是问：它在什么条件下对？

「天生睡不好」这句话里，有一个藏得很深的前提：睡不好这件事，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写好的，之后的每一个晚上，只是它的演出。这是第 2 章讲过的那种说法：先有一个现成的「我」，后有一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本书想换一副眼镜。不是说「你没有睡不好」，是问：这个「睡不好的我」，是怎样一晚一晚地长出来的?

◆ 三、碰撞：两套说法在同一个身体里

齐悦的书架上，有两排和身体有关的书。

左边一排是朋友送的，讲「顺其自然」，大意是：身体自己知道，不要勉强，困了就睡，饿了就吃，不要用意志去压它。右边一排是她自己买的，讲「自律」，大意是：身体是会被习惯塑造的，定时起，定时睡，不要让情绪决定你的作息。

她读这两排书，各读过几本，每一本读的时候都觉得有理。

读「顺其自然」，她觉得自己的熬夜是身体在表达：它要在夜里才有创造力。读「自律」，她觉得自己的熬夜是纵容：再这样下去，一切都会垮。

两排书同时住在一个人的脑子里，这就是碰撞。多点：不止两排，还有妈妈的「早睡早起」，朋友圈的「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导师那句「写作要趁脑子清醒」。无裁判：谁也没有资格说哪本书对。方向互逆：一个说放松，一个说收紧。

第　14　章写过，碰撞多点、无裁判、方向互逆，合起来就是一锅粥的样子。

这锅粥平时没人看。直到凌晨一点，身体撑不住了，才有人把锅盖掀开。

大多数人处理这锅粥的办法，是选边。「我今天信自律」，于是定了闹钟，隔三天就破功；然后「我是个顺其自然的人」，于是又回到熬夜里。像荡秋千，从一头荡到另一头。

选边的毛病，不在选错了，在没有让两边真的撞。真的撞，是让「身体自己知道」去问「自律」一句：你说的纪律，为什么我做了三天就垮？也让「自律」去问「顺其自然」一句：你说的自己知道，凌晨一点的那个自己，真的是在表达，还是在逃避？

这两个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可是只要两排书真的碰上了，齐悦就会第一次发现：她的熬夜，既不全是身体的声音，也不全是意志的失败。

◆ 四、同一个身体，三块地

本书的导论里，分过三块地：手上碰的，脑子里想的，心里的我你他。放到身体上，这三块地各有各的样子。

手上碰的，是身体自己的感觉：累，困，饿，酸，疼，松。这一块最老实，也最不会说话。一个人凌晨一点的困，是手上碰的；那个困说了什么，要靠另外两块地翻译。

脑子里想的，是关于身体的种种说法：睡八个小时，早起，别吃夜宵，运动要出汗。这一块地最拥挤，因为所有人都在往里面放东西：书、朋友圈、父母、广告、医生的一句话。

心里的我你他，是「这是我的身体」「别人怎么看我的身体」「他的身体比我的好」。这一块地最少被谈到，却最有力气。一句「你怎么又胖了」，可以让手上碰的那块地整整一周不对劲。

齐悦发现，她的「睡不好」，三块地全在里面。手上碰的，是凌晨一点真有的困和躺下后真有的清醒。脑子里想的，是那二十几句话。心里的我你他，是同学会上那句「齐凌晨」，和导师邮件里那句「你最近状态如何」。

一件事在一块地上通了，不等于在另两块地上也通。她读过不少睡眠的文章，脑子里的地通了；可是手上碰的地没动，心里的地也没动。这就是很多人说的那句话：明白了一堆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晚。

所以和旧信念互撞，不是只在脑子里撞。要让手上碰的那块地也出声：今天哪里累，哪里松；也要让心里的那块地出声：我在怕别人怎么看我。三块地一起撞，才撞得动。

◆ 五、自组织与墙：「我就是这样的人」

齐悦后来做了一件事：把脑子里关于睡觉和身体的话，写在一张纸上。

她写了二十几句。「熬夜伤身体」「我夜里才有灵感」「睡不够会变笨」「别人都比我自律」「运动要咬牙才有用」「放松是懒的另一个名字」，一句接一句

写完以后，她把这些话按意思分了堆，发现不用她费劲，它们自己就分成了两堆。

一堆是：身体靠意志管。熬夜是我不够自律，运动要咬牙，放松是偷懒。另一堆是：身体靠天生。我天生睡不好，我体质如此，我就是这样的人。

这两堆是反着的，不过她发现，它们从没有吵过架。一个人可以上午相信第一堆，晚上相信第二堆。

这就是第 15 章讲的自组织：没有人商量，却长成了稳定的两种样子。在健康这件事上，这两个吸引子特别稳，因为它们各自都有一半是真的。意志确实管用，体质确实有差别。

然后她看见了那堵墙。

两堆话的最后，各自停在一句「不用问」前。意志那一堆，停在「我应该自律」。体质那一堆，停在「我就是这样的人」。

这两句话，一句是「应该」，一句是「就是」，看上去相反，其实是同一堵墙的两面：都不再追问，这个应该、这个就是，是怎样长出来的。

第 16 章说，每一家都留下一样不被生成的原语。人在自己的身体上也是这样：总有一样东西，被当成了出厂设置。

齐悦在「我就是这样的人」下面，画了一条线。

不只是睡觉。她后来又拿了几张纸，把吃饭、运动、休息、情绪各写了一遍，发现每一样背后，都有这样一对反着的说法。

哪一块	一套说法	反着的一套	两套共同没问的
睡	睡眠要管，定时定点	睡眠要顺，困了再睡	「我的睡眠」是现成的
动	运动要咬牙才有用	运动要舒服才坚持	「有用」是谁定的
吃	嘴要管住	想吃就是身体在要	「想」是从哪来的
歇	歇是偷懒	歇是充电	「该干的事」是谁排的
心	情绪要压住	情绪要说出来	「情绪」是个东西吗

这张表不判谁对谁错。它只是让人看见：两栏各有一半是真的，而最右边那一栏，两套说法都不问。

◆ 六、涌现：合起来推不出的那一句

有一个晚上，她把那条线又看了一遍，慢慢写下一句话：

「我的睡眠，是我一晚一晚长出来的，不是我生下来带的，也不是我哪天决定的。」

她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这句话，信意志的那一堆不同意：它没有说「我该自律」。信体质的那一堆也不同意：它没有说「我天生如此」。不过这句话把两堆里的真话都收了进去：意志确实在每一晚里起作用，体质确实是起点之一。

按本书第 21 章的判据，这是不是涌现，要看它能不能从那两堆话合起来推出。她试着推了一遍：意志加体质，推出来的是「两样各占一半」，是一碗拼盘。而「一晚一晚长出来」是另一个东西，它多了一条路。

当然，这一句话本身，也要留一个问号。它是不是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装成了新东西？第 22 章讲过，已经有人说过的，不能再算。把话说得好听，不等于长出了新的东西。

检验的办法很朴素：这句话能不能让她明天做一件不一样的事？

如果只是更好听，那它就只是更好听。如果它能让她在凌晨一点放下键盘时，不再对自己说「我就是这样的人」，而是说「这一晚也是一晚」，那它就多了一点分量。

◆ 七、站位：让别人帮你看一眼

方屿做数据工程，不读哲学，也不懂身体。可是他有一个习惯：东西不对劲，先记下来。

那一周，他对齐悦说：「你要不要记几个数字？不是为了管你，也不是为了去找毛病。就记两样：几点躺下的，大概几点睡着的。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一起看一眼。」

齐悦起先不愿意。记数字，听上去像是在审判自己。

方屿说：「我不是医生，我也不会替你解读。我只是想看一看，你那句『天生睡不好』，一个星期里是不是每天都对。」

一个星期以后，他们把纸摊开。七天里，有两天十一点前躺下，睡着得很快；有三天一点后才躺，躺下后翻了很久；有两天写完论文一个段落，心里踏实，睡得居然也不差。

这七天的纸，并不能证明什么，也不能代替任何一个医生。它只做了一件事：把「我就是这样的人」，拆成了七个不同的晚上。

这就是站位的力量。方屿站在共同体之外，不属于论文那个世界，也不属于「自律」或「顺其自然」的任何一派。他只是看着，记着，问一句。

第 33 章说，站位带着什么，翻墙后就剩什么。方屿带着的是数据习惯：东西对不对，看记录。他的站位也有自己的原语：数字就是可信的。这个原语本书不展开，它留在第 41 章里。

在这里，要记住的只有一条：想看清自己身体的旧信念，找一个不住在你那个共同体里的人，让他帮你看一眼，只看，不判。

◆ 八、把身体当成一样东西，有多像真理

还有一个吸引子，齐悦是读了自己专业的书才看见的。

整个现代医学的语言，都在帮人把身体当成一样东西：这里有一个器官，那里有一个指标，这个值高了，那个值低了。这套语言救了无数人，本书一个字不想反对。

它之所以这么稳，是第 18 章讲过的那件事：一号位先显出「那儿有个东西」，语法再压成名词。一个人觉得疼的时候，疼先是一个很清楚的「这里」，然后才有了一个名字。燃料是真的，外壳是便利的。

另一边，是把身体当成一场正在发生的事：睡眠是一晚一晚做出来的，食欲是一天一天养出来的，体力是一周一周长出来的。这是关系与过程那一路的说法。

两边都有人信。齐悦发现，自己在两边来回：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她信「东西」，希望有一个明确的毛病，好对症；身体舒服的时候，她信「过程」，觉得一切都是习惯。

本书在这里要特别小心。这一章不判断谁对谁错，更不给任何诊疗上的建议。本书只提醒一件事：当你说「我有睡眠问题」，这句话把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说成了一件放在你身上的东西。这样说有时候很有用，比如你需要去看医生的时候。它也有它的局限：它容易让人觉得，这东西是被放进来的，不是长出来的。

怎么说都行，要紧的是知道自己在用哪一种说法。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九、回写：旧信念不是擦掉，是改了位置

齐悦后来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那句『天生睡不好』，现在不那么说了。」

她没有说那句话是错的。她说的是：在赶稿的季节，在没有一个出口的时候，在她把晚上当作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的时候，那句话大多数时候是对的。

这是本书说的回写：新长出来的看法，回头给旧信念重新定位，把它放成一种有条件的情形。旧信念没有被扔进垃圾桶，它仍在，但它不再是「出厂设置」，而是「在某些条件下长出来的习惯」。

一个被这样改写过的信念，有一个好处：条件变了，它会自己松。截稿日一过，齐悦发现自己的夜晚有一点点回来了。她没有刻意做什么。

这和硬生生地「改掉坏习惯」不同。硬改，是在旧信念上盖一层新规定，盖得再漂亮，底下那块石头还在。回写是让石头自己换位置。

◆ 十、「我是夜猫子」：身体上的自我品牌

还有一层，是齐悦最不愿意看的。

她在朋友圈里有一个身份：夜猫子。她的签名里写过「深夜的灵感才是真的」，她的同学会开玩笑叫她「齐凌晨」。这个身份，她用了五年，有人喜欢，有人羡慕，在读博的圈子里，它还有一点点文艺的味道。

第 34 章讲过，一个人可以是他自己的体制。名声不只是别人给的，也是自己守的。守着「夜猫子」这块牌子的人，每一次想早睡，都有一个声音问：那我是谁?

这就是身体上的品牌化。

一个信念变成了身份，要改它就不只是改一个习惯，而是在撤销自己的一块牌子。这时候的难，不是意志不够，是名誉层上有一笔账。

本书第 37 章说过，品牌化到了，发生学就会死。放到身体上：一个习惯一旦被当成「我是谁」，就开始不再被检查。

好办法不是砸牌子，是给牌子写上死法：「夜猫子」这三个字，在什么情况下就不再对了？

齐悦想了一会儿，写下：「如果有一周，我十一点前睡了，白天也写出东西来了。」

她把这句话贴在书桌旁边，没有告诉任何人。

◆ 十一、十四个场景

下面十四个场景，每个都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晚上。它们只谈理解和习惯。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1. 凌晨一点的「我天生睡不好」。

齐悦把「天生睡不好」写在纸上，旁边列了这个月能想起来的十个晚上。七个晚上，她是在赶稿；两个晚上，她是在刷手机；只有一个晚上，她真的躺下了，怎么也睡不着。

「天生如此」这句话，很大，十个晚上放进去，它都能收。不过一晚一晚地摆出来，这句话就只剩一小块。这是把一堵墙，还原成了砖。她后来说，那十个晚上写完，她第一次没有那么讨厌自己。

明天能试：把你最爱说的那句「我这个人就是」，写在纸上，旁边列出这个月里支持它的十个晚上，再列出不支持它的。

2. 咬牙跑三公里。

陈姐　41　岁，每周三次跑步，每次都咬着牙，跑完腿软，第二天不想动。她信的是：运动不痛苦就没用。有一天她的邻居说：「我走路也出汗。」陈姐不服，觉得那不算运动。

这就是两个吸引子。一个说意志，一个说舒服，各有一半对。陈姐的墙，在「运动必须痛苦」这一句。她没有被说服，可她做了一件小事：有一天，她偷偷少跑了五分钟，发现第二天自己想出门了。

这不是医学结论，也没有说哪一种更好。它只是说，那句「不痛没用」，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她读过的一本书、一个教练、一个朋友圈长出来的。

陈姐后来给那句铁律也写了一行死法：「如果我一连三个月都不想出门，这句话就先放一放。」

明天能试：把你关于运动的一句铁律写下来，问：这句话是我从哪里听来的？在我身上，它灵过吗？

3. 两本书，两个方向。

周日下午，大学生许然在书店看到两本书。一本说「早起是成功的第一步」，一本说「找到你自己的时区」。他买了第二本，回家读到一半，又在网上订了第一本。

两本书都有理，也都没有裁判。本书的办法不是替他选，是让他在日常里多收一些自己的证据：哪一天早起了，感觉怎样；哪一天晚起了，感觉怎样。这些是他自己的证据，书里没有。一周以后他发现，早起的那几天，感觉好的并不多；晚起的几天，感觉差的也不多。差别更多落在前一天晚上做了什么。

他把两本书并排放在床头。有一晚他随手翻开第一本，读到「五点起床」，笑了一声，合上；又翻开第二本，读到「不要和别人比」，也笑了一声。他忽然发现，自己两次笑，是因为两次都在想同一个人：高中时那个每天五点起床的同桌。他买书，原来是在买一个答案，好告诉那个同桌自己没输。

明天能试：不急着信哪一本，给自己一周，早晚各记一行字：今天感觉怎样。不评分，只记。

4. 体检单上的箭头。

林叔拿到体检单，有两项后面带着箭头。他一晚上没睡好，在网上查了各种说法，越查越怕。

这里有一件事要说清楚：箭头代表什么，该由医生来解读，本书不解读任何数值。本书能说的只有一点：一个箭头出现的时候，人的脑子里常常会冲出十几个旧想法，「我就知道」「早该听老婆的」「是不是完了」。这些想法是一锅粥，撞在一起，让人晚上睡不着。

他女儿看见他在纸上写字，问他写什么。他说：「写吓我的话。」女儿凑过来看，指着其中一句说：「这句是你上个月就说过的。」林叔愣了一下。有一些想法，每次箭头来的时候就出来，不是新的，是老的。

明天能试：把那个晚上冲出来的想法一句一句写下来，再去见医生。写下来的东西，有一半会在见医生之前就小下去。

5.「我们家都胃不好」。

周六的饭桌上，外婆说：「我们家都胃不好，你妈这样，你也会这样。」孙女小禾 25 岁，听了以后，每次胃里有一点不舒服，就立刻想起这句话。

家里传下来的话，常常是一堵墙：它不问来历，只管下判决。本书不对家族的健康史下判断，那属于医生。本书能说的是：一句家里传下来的话，和一次实实在在的身体感觉，是两回事。

小禾后来想起，外婆说这句话的时候，手里正端着一碗汤，是在说「你要小心」。这句话里有一半是关心，一半是判决。把关心留下，把判决放下，需要的是一次不急的饭桌。

明天能试：下次听到「我们家都」，轻轻问一句：是谁先说的？有什么依据？问完了，再去问医生。

6. 手环上的数字。

方屿给齐悦买了一个手环。头三天，齐悦看得很紧，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数字。数字低的那天，她一整天心情都不好。

数字是一个站位，可是站久了，也会变成一堵墙。第 41 章会讲，方屿自己也有这个毛病。手环的数字是它给出的一个版本，不是裁判。

第四天，齐悦发现了一件事：数字高的那晚，她觉得自己睡得不好；数字低的那晚，她觉得睡得挺好。两个版本对不上，她第一次想弄明白，到底是手环不准，还是她的感觉不准，还是两样各有各的道理。这个问题，比「我是不是睡不好」有意思多了。

明天能试：每天晚上先写一句「我觉得自己睡得怎样」，再看手环。把两个版本放在一起，看它们什么时候对得上，什么时候对不上。

7.「我是夜猫子」。

齐悦把「夜猫子」写在便利贴上，贴在显示器边，给它写了一行死法：「如果有一周，我十一点前睡了，白天也写出东西来了。」写完她笑了，觉得自己在给自己写遗嘱。

可是这一行字，让这个牌子第一次有了一个出口。一个有出口的身份，比一个没有出口的更安全。

明天能试：给自己最爱用的一个身份词（夜猫子、懒人、急性子、容易焦虑的人），写一行：在什么情况下，我就不再这样说自己。

8. 照顾中风父亲的人。

江敏　48　岁，白天上班，晚上照顾中风后的父亲。她对自己说的话是：「我不能倒。」这句话她说了两年。

「不能倒」是一堵墙，它保护了她，也把她锁在里面。本书不替她拆这堵墙，也不给任何护理上的建议，那属于医生和护理人员。本书只想让她知道：这句话是在某一个晚上、因为某件事长出来的，不是出厂设置。一个撑了两年的人，可以不必再一个人守着这一句。

她第二天去了一次茶水间，没有说「我撑不住」，只是对同事说：「我爸这两年的事，我从来没有认真讲给谁听过。」同事放下杯子，说：「那你讲。」她讲了十分钟，讲完什么也没有改变，不过回到座位上，那句「我不能倒」好像松了一圈。

明天能试：找一个不在这件事里的人，用十分钟，把「我不能倒」这句话的来历讲给他听。不求建议，只求被听见。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9. 手术以后的「我是不是废了」。

老周术后在家休养，医生的话他记得很清楚，可是夜里躺下，总有一句话冒出来：「我是不是废了。」

这句话背后，有一个很深的旧信念：人的价值是做事做出来的。这个信念陪了他三十年，在公司里很管用。不过它是在一种身体状态里长出来的，现在身体状态变了，它撞上了新的现实。

本书不谈康复，那是医生的事。本书只提一件事：这句话在撞，不是你软弱。让它撞，别急着赶走它，也别急着相信它。

他妻子后来说，那几天他夜里不再翻身，只是睁着眼。她没有劝，也没有拿「你已经很好了」去堵他，她只是躺在旁边，陪他一起睁眼。有时候，一句话要撞到天亮，才肯松开一点。

明天能试：把这句话写下来，然后在旁边写一句：这句话，是在我哪一年、因为什么，开始成立的？

10. 刷手机到两点。

阿杰 24 岁，每天晚上说「刷一下就睡」，通常一刷就是一个半钟头。他知道不好，可每次都想：反正我这个人就是自制力差。

这句话是个绕圈：自制力差，所以刷；刷了，所以证明自制力差。本书不追究他自制力怎样，只问：这个晚上的「再刷一下」，那一刻他在躲什么？

有一天他停了三秒，发现自己是想躲明天早上那个会。会本身不可怕，不过那个会要他交一份没写完的东西。刷手机不是自制力的问题，是一个躲的动作，躲的对象是明天。

明天能试：刷手机之前停三秒，问一句「我现在是想看，还是想躲？」答案不用对，问一问就行。

11.「我身体好得很」。

齐老师　52　岁，从来不去体检，理由是：「我身体好得很，爬五楼不喘。」这句话他说了十几年，没有人敢驳他。

那天晚上，齐悦没驳，只是问：「爸，你这句话，是哪一年开始说的？」他想了一会儿，说大概是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同事住院，他去探病，心里想：我才不会这样。

一句三十多岁时的话，成了五十二岁的盾牌。本书不判断他的身体怎样，那是医生的事，本书只看这句话：它是一个很旧的信念，从一次探病的晚上长出来，长了二十年，没人问过它的来历。

明天能试：对家里最爱说「我身体好得很」的那个人，不劝，只问一句：这句话，是哪一年、因为什么开始说的？

12. 跑步群的打卡。

苏苏　31　岁，加了一个跑步群，每天打卡。头三周，她跑得很勤，晒的截图也漂亮。第四周下雨，她没跑，没打卡，群里没人说什么，可是她在家里坐立不安。

这不是意志的事。是她在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给自己领了一个新身份：群里跑得勤的那个人。一个身份建起来很快，要撤也不容易，因为每天打卡就是在给它续命。

这是个小小的品牌化。本书的办法，不是退群，是给这个身份写一行死法：「如果有一个月，我没打卡，还想出门走走，这个身份就可以放一放。」

明天能试：给你最近新领的一个身份（跑者、早起人、素食者），写一行：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暂时不是它，而不觉得失去了自己。

13. 凌晨四点的洛杉矶。

石磊 33 岁，朋友圈里有一位偶像，说自己每天四点起床，称之为「自律的基础」。石磊试了三天，第四天闹钟响了没起来，那一整天都在自责。

这位偶像的话，本身没错。它是在他的日子里长出来的。石磊的毛病，是把别人日子里长出来的东西，搬进了自己的日子，当出厂设置用。第 1 章讲的三种来历，这又是一例：搬运，不是长出来。

明天能试：下次读到别人的作息，先问：他是在什么样的日子里长出这个习惯的？他的土，和我的土，差在哪里？

14. 孩子说「我不饿」。

文文四岁，吃饭的时候说「我不饿」，妈妈孙琪说「你上次也说不饿，后来又喊饿」。文文把勺子放下，不说话了。

孙琪是个很认真的人。她看了很多育儿书，知道要「尊重孩子的感受」，也知道「孩子不吃会饿坏」。两套话住在她脑子里，当天晚上撞了一次，她当场没有赢。

后来她在笔记里写了一句话：「我不是在问她饿不饿，我是在怕自己被判成不合格的妈妈。」

这是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在饭桌上说话。孩子的身体是孩子的，妈妈的怕是妈妈的，两块地混在一起，谁也说不清。

本书不替她判断孩子该不该吃，那属于孩子的医生。本书只想说：先把「她的饿」和「我的怕」分开，各放在一张纸上。

明天能试：下次想对孩子说「你应该怎样」之前，停一下，问自己：这句话是替孩子的身体说的，还是替我自己的怕说的？

◆ 十二、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

十个场景里，反复出现几件事。

一，把「我就是这样的人」拆成一个一个的晚上，列出来。拆出十个晚上，这句话就只剩一块。

二，让两套互相反着的说法，各问对方一个问题，而不是选边。「顺其自然」问「自律」：你的纪律为什么三天就垮？「自律」问「顺其自然」：你说的自己知道，是在表达，还是在躲？

三，找出自己的那堵墙：那一句「应该」，或者那一句「就是」。写下来，旁边写：它是哪年、因为什么开始成立的。

四，三块地一起问。手上碰的：今天哪里累，哪里松？脑子里想的：我现在在对自己讲哪一句话？心里的我你他：我在怕谁怎么看我？一天里问三次，每次不超过一分钟。

五，找一个不在你这件事里的人，只让他看，不让他判。方屿的七天纸，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六，给你最爱用的身份词写一行死法。夜猫子、跑者、早起人、素食者，都可以写。

七，别让任何一个数字变成裁判。手环的、体重的、体检单的，都是版本，不是裁判。

八，任何一条做法，用三个月就停下来看一眼，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新的「应该」。这一条最容易被忘。

九，凡是涉及诊断、用药、治疗的事，交给医生。本书不替你做这一步。

◆ 十三、一个小练习

找一张纸，分三栏。

左栏写：我对自己的身体，常说的一句话。比如「我天生」「我就是」「我必须」。

中栏写：这个月里，支持这句话的三个晚上，不支持这句话的三个晚上。

右栏写：这句话停在哪一句「不用问」前。再写：如果我想问，我会找谁来帮我看一眼。

写完放一边，三天以后再看。看的时候不求改什么，只看那句话，有没有松开一点点。

论文最后还是写完了，比预定晚了一个月。

交稿那天，导师在邮件里加了一句：「你这一稿，比上一稿稳。」齐悦看了很久，没有回得太热情，只写了一句谢谢。

她知道这一稿稳，不是因为她睡得更早，也不是因为她变得更自律。是因为她把书架上两排书、导师的一句话、妈妈的早睡早起、朋友圈的凌晨四点，都从脑子里放到了桌面上，一件一件地看过。

放到桌面上以后，它们不再是在脑子里互相拉扯的一锅粥，是一堆有来历的东西。有来历的东西，她能挑；没有来历的东西，只能被拖着走。

这是她在这篇论文里写到的同一个道理，只是以前她写别人的墙，这一次，她写到了自己的。

她把这篇论文里的一个小注，悄悄改成了：「作者本人在这一问题上也曾停在这堵墙前。」导师后来在批注里写了三个字：「保留吧。」

回到那个凌晨一点。

齐悦没有在那天晚上改变任何事，她照样写到了两点，才关灯。可是第二天早上，她在那张纸的背面写了一行字：

「今天睡的这一晚，也是一晚。」

写完她把纸折了一下，压在键盘下面。

方屿起床的时候，看见她的书桌上多了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夜猫子——死法：连续一周十一点前睡，白天也写得出东西。

他没有问。他只是把温水放在她手边，和昨天一样。

带走的话

「我就是这样的人」是一堵墙，不是出厂设置；把它拆回一晚一晚，你才看得见它是怎么长的。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先是碰撞：两排书在同一个身体里；再是自组织：意志与体质两堆；「一晚一晚长出来」那句，要留着自查。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我就是这样的人」前；方屿的七天记录和便利贴上的死法，让她第一次看见了墙。

想 一 想

你最近一次说「我天生」是什么时候？如果把这句话换成「我是怎样变成这样的」，你会想起哪几个晚上？

第 41 章

一个团队怎样不被自己的品牌锁死

◆ 一、周一早上，五个人，两张图

周一早上九点，方屿的数据团队开周会。

团队五个人：组长周姐，四十出头，带了这支队伍六年；方屿，29 岁，做数据工程，进来两年；小窦，23 岁，入职刚满三个月；老谭，做指标的老手；阿梅，对接客户的。

会议室的白板上，贴着两张图。

一张是周姐上周五画的，走的是「先统一口径，再出看板」的路：所有指标，用一套定义，把「日活」「留存」「转化」一次性写死，之后谁也不许改。另一张是老谭连夜画的，走的是「先上线，边用边改」的路：口径先别定，让业务方用起来，用出问题再修。

两张图是反着的。

周姐说：「口径不统一，数据就是假的。」老谭说：「口径定死了，业务就等着吧。」两个人都说得有道理，会议室安静了几分钟。

方屿本来想说话。他想说，这两张图他都画得出来，不过他不知道哪一张对。他看了一眼小窦，小窦低着头，手里转着笔。

这个团队有一个出名的口号，挂在会议室门口：数据说话。

方屿看着那四个字，忽然想起岳父齐老师在饭桌上说的一句话，大意是：旧想法不是被告知错了才死的，是被另一个想法撞穿了才死的。他当时在剥虾，没往心里去。

现在他看着那两张图，心里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问：如果数据会说话，那这两张图，是谁在说？

◆ 二、先还公道：品牌哪里对

「数据说话」这四个字，不是一句空话。

团队成立的头两年，业务方凭感觉拍板，吵得天翻地覆。周姐带着大家把每一个争吵都化成一张表，一个数字，一个可以回头查的来源。吵架少了，决策快了，业务方开始信这个团队。

这四个字，是挣来的。它帮团队立住了脚，也帮每一个新人很快知道：这里做事讲证据。

本书不会说这是错的。第 3 章讲过，发现学的三块地基，对象先在、方法中立、知识累积，造出了桥、电、药和手机。数据团队的日子，一半在这块地基上：数据就在那里，等人去取，取出来的东西可以叠起来。

所以第一步，是把公道还给这个品牌：它确实让团队从一锅粥里站稳了。

第二步才是问：站稳了以后，它还在不在往前走？

第 34 章说过，一个人可以是他自己的体制。一个团队也可以。品牌是名誉层的东西：谁被承认，谁被引用，谁的话算数。「数据说话」一旦成了品牌，就会悄悄分出两种人：说得出数字的人，和说不出数字的人。前一种人的话算数，后一种人的话要等一等。

这时候，这个口号就不再只是一句做事的办法，它开始决定谁有资格开口。

◆ 三、碰撞：内部方案互撞

周一的会开了两个小时，最后周姐说：「这样吧，先各自回去再想想，周三碰。」

方屿觉得，这句话比两个小时的争论都有用。

第 14 章讲过，碰撞有三个样子：多点、无裁判、方向互逆。周姐的图和老谭的图，是方向互逆的。如果这时候有人拍板，不管拍哪一张，另一张就会立刻死掉，而它里面那一半真东西，也会一起死掉。

所以周三的会，方屿提了一个小建议：不选，先各自把对方方案的最强理由，用自己的话讲一遍。

周姐讲老谭的：「边用边改，好处是业务方能立刻拿到东西，他们的反馈比我们坐在屋里想的要真。我之前低估了这一点。」

老谭讲周姐的：「口径先定，好处是以后吵架有地方查。我们上次有个季度，三个人用了三个『日活』，开了一个月会才发现。」

两个人讲完，会议室里有人松了口气。

这不是和稀泥。每个人都把对方的话讲对了，讲到对方点头为止。碰撞要真撞，先要让两边都被对方看见。

不过，这里要把话说清楚：碰撞不是没完没了的。团队有截止日期，业务方在等。无裁判的碰撞，只能放在决定之前，不能代替决定。决定的时候，总

要有人拍板。本书的办法，是拍板之前多撞一轮，拍板之后明确：这是一个当前的决定，不是定理。

◆ 四、自组织与墙：两堆人，一句「不用问」

撞了几轮以后，方屿发现团队自己分成了两堆。

一堆人更信「指标说了算」：什么事，拿数字来。另一堆人更信「经验说了算」：做了十年，感觉不会错。这两堆人没有商量过，可是每一次有新方案，他们都自动站到各自的位置。

这是自组织。在一个团队里，它特别明显，因为每个人都很快知道别人站在哪一边。

两堆的末尾，各有一句「不用问」。信指标的那一堆停在：「数据就是事实。」信经验的那一堆停在：「我干了这么多年。」

这两句，看上去是对立的，其实是同一堵墙。它们都不再追问：这个数据，是谁在什么时候、按什么口径、为了什么目的取出来的？这个经验，是在什么条件下长出来的，换了条件还灵不灵？

第 16 章说，每一家都留下一样不被生成的原语。数据团队的原语，叫「数据」。一个做了六年数据的人，会觉得它就像空气，不用问。

不过数据是被发生的。口径是人定的，采集是人装的，指标是人起的名字。同一个「日活」，三个口径，三个数。

方屿看着这堵墙，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因为这堵墙，是他自己也站在里面的。

◆ 五、折中不是涌现

周五，老谭和周姐各让了一步，做出一个方案：先定五个核心指标的口径，其他的边用边改。

会议室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周姐说：「这样挺好，各取所长。」

方屿没说话。他心里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方案，是涌现，还是拼装？

第 21 章讲过判据：能从两边合起来推出的，是拼装；推不出的，才是涌现。周姐的方案，加老谭的方案，各取一半，推出来的就是这个「五个口径加其他边改」。这是一锅菜，不是一锅汤。

这并不坏。拼装是日子里最常用的办法，它快，它稳，业务方马上能用。本书不看低拼装。

可是方屿想的是：这样的方案，会不会掩盖了两张图都没问的那件事？

他在周五晚上，把这个问题写在了笔记里：周姐和老谭吵的是「口径先定还是先用」，两个人都默认「口径」是一个可以被定的东西。如果口径本身，是业务方在用的过程中长出来的呢？

这个问题还很粗，可能不对。他没有拿它去开会，只是留着。

本书对涌现的态度是：别急着宣布。有一个新想法的时候，先查一遍，它是不是从两边推得出的。推得出，就好好用，别叫它涌现。推不出，留着，看它能不能解释两边各自为什么稳。

方屿把这几周的经验，攒成了几条小规矩。它们不是制度，只是让碰撞撞得动。

第一条，方案上桌之前，先写「它没问什么」。每个方案末尾留一行，写它默认了哪一句话。周姐的方案默认「口径是可以先定的」，老谭的方案默认「用户会给出可靠的反馈」。两行字写出来，两个方案第一次有了可以对视的地方。

第二条，撞的时候，不比谁说得好，比谁说得出对方最硬的一句。说得好听的人，容易在会上赢；说得出对方最硬一句的人，容易让会议长出东西。

第三条，撞完先别记结论，先记「谁改了口」。一场会开完，如果没有人改过一次口，那多半没有撞，只是各说各的。

第四条，给碰撞一个期限，期限一到，拍板的人拍板，其余的人把「我保留的那一句」写进会议记录。保留意见不是投反对票，是给下一次碰撞留材料。

这四条看上去很小，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不让碰撞变成吵架，也不让决定变成封口。

◆ 六、站位：新人、客户、隔壁组

方屿后来发现，团队里最有用的人，是小窦。

不是因为小窦聪明，是因为他刚来三个月，还不懂这个团队的话。

有一次周会，老谭说：「这个指标走老口径。」小窦举手问：「老口径是哪一个？」会议室里有人想笑，没笑出来，因为没有人能一句话说清。

这就是第 29 章讲的：体制不是一份工作，是一套默认的公设、问题和术语。新人没有被收买，他的「不懂」，是一面干净的镜子。

团队里还有两个这样的外面：一个是客户，一个是隔壁组。

阿梅对接的客户，是一家连锁餐厅的运营。有一次阿梅把团队的看板发过去，客户回了一句：「这个『复购』，和我们说的复购不是一回事。」阿梅把这句话原样带回来，没有解释，没有润色。这是团队最难得的一次外面的声音。

隔壁组做算法，他们有自己的另一套词。一次吃饭，隔壁组的人听了周姐讲「口径」，说：「你们为什么老在定口径，我们都是让模型自己找口径。」周姐没接话，回来以后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圈。

第 33 章说，站位带着什么，翻墙后就剩什么。每一个外面，都带着自己的一套原语：客户带着生意，隔壁组带着模型，新人带着一张空白。他们的话不一定对，不过他们的话是从墙外来的。

所以一个团队想不被锁死，第一件事不是自己想得更深，是安排几个位置，让外面的话能传进来。

◆ 七、自我品牌：口号怎样变成锁

「数据说话」，是怎样变成锁的？

方屿后来回想，大概是从一次小事开始的。小窦入职第二个月，在一次讨论里说了一句：「我觉得用户可能不是因为价格走的，是因为客服。」周姐问：「数据呢？」小窦说：「还没有，我只是觉得。」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然后话题就转走了。

没有人说小窦错，也没有人说他对。不过那句话没有被撞，它被放下了。

下一次，小窦就不说了。

这就是品牌化的样子。它不是有人宣布不许说，是一句口号，让没有数字的想法，变得不那么好意思开口。久了，团队里能被说出来的想法，都是已经有了数字的。没有数字的想法，没机会长出数字。

第 37 章写过发生学自己的三种死法：符号态封顶、模板化、品牌化。品牌化最要紧：一个理论一旦被它的共同体当品牌守护，撤销它的候选就会被判成「不是我们的路」。放到团队里：「数据说话」一旦成了品牌，质疑数据的人，就会被判成「不专业」。

本书不劝团队摘掉这个牌子，那是砸自己的饭碗。本书的办法，和前面两章是同一个：给它写一条死法。

周姐想了很久，写下的是：「如果有一个没有数字的想法，连续三次被事后证明是对的，我们就先去给它找数字，而不是先要它的数字。」

她把这句话贴在会议室的白板上，旁边留了一个位置，写着：谁来负责记账。

◆ 八、墙的清单

周五下午，方屿提议做一件事：把团队里「没有人问过」的话，列一张清单。

规则很简单。每个人在便利贴上写三句话，都是自己在这个团队里最常听到、从没问过「为什么」的。写完贴在墙上，不署名。

十五张便利贴，贴出来是这样的：

「线上的数就是用户做的事。」「看板一周更新一次。」「新需求要先估工时。」「留存按七天算。」「客户说不清楚的需求，我们去替他想清楚。」「报告越短越好。」「出了问题先查数据，再查人。」

周姐一张一张看。看到「客户说不清楚的需求，我们去替他想清楚」时，阿梅在旁边轻轻笑了一声。那一张是她写的。

她解释说：「客户说不清，是因为他们心里有事，没有数字。我们一替他想清楚，就把他心里那块东西磨掉了。」

没有人立刻反驳。方屿看着那面墙，想起第 16 章里列过的六种原语，每一种都是哲学家自己写在书里的话。这一面墙上的十五张，是一个团队自己写在日子里的话。

这些话不用都推翻。其中有几句，用了六年，还很好用。清单的目的，只是让它们从「空气」变成「一件件东西」，可以被指，可以被问，可以被留下或放下。

后来他们把这面墙留了下来，每个季度换掉三张。换下来的那几张，不扔，收进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这些话，当年是对的。」

◆ 九、品牌的三个检查问句

自我品牌，是第 34 章的事；放到团队里，本书借来三个检查问句。它们来自第五编对「思想」与「名誉」的区分：思想层是共同体默认的公设，名誉层才有可以检验的事实。

第一问：我们做这件事，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是为了被承认？

团队年终汇报的前一周，方屿发现自己在赶一个指标，赶得很认真。那个指标对业务没有什么用，可是汇报时好看。他问了自己这一问，把它放下了。

第二问：我们在继承谁的品牌？

团队做事的方式，有一半是从上一家公司、上一任主管、某本流行的书里带来的。这没有错，需要的是知道：这是别人的品牌，还是我们自己的做法。周姐的「先统一口径」，来自她在一家大公司的经历，她自己很清楚。老谭的「边用边改」，来自他在创业公司的日子。两个人各自继承了一个品牌，所以吵得这么真。

第三问：我们推翻过自己的哪个旧做法？

这一问最难。一个团队如果三年里没有推翻过自己的任何一个旧做法，不是因为它们都对，是因为没人敢提。周姐想了很久，说：「我们去年把周报取消了。」方屿说：「那是被业务方逼的，不算。」周姐笑了，说：「那这一问，我们要补一个。」

三个问句不给答案。它们只做一件事：让品牌从「我们是谁」，退回到「我们做过什么」。

◆ 十、查自己的偷运品：三步

前面几章，讲过一个词：原语。每一家都留下一样不被生成的东西，只被预设，不被问。

在日子里，这样东西有一个更土的名字：偷运品。

你出门办事，随身带着一个箱子，没有人让你开箱检查。你自己也不记得里面有什么。这个箱子里的东西，进了会议室，进了方案，进了你对别人的每一次判断，却从没报过关。

每个人都有偷运品，每个团队也有。查偷运品，不是为了把它们扔掉，是为了让它们补一张报关单：从哪来，什么时候进来的，还用不用。

下面是三步。

第一步，找翻脸点。

偷运品平时看不见。它在什么时候露头？在你对别人不耐烦、甚至想翻脸的那一刻。

回想最近一个月，有没有一句话，让你突然没了耐心？不是对方说错了什么，是对方说了一句话，你心里「咯噔」一下，几乎要打断他。

方屿找了一下，找到的是：有一次小窦说「这个数我觉得不太对」，他当场回了一句：「你有别的数吗？」说完他自己愣了一下，因为那句话的口气，很冲。

这句「你有别的数吗」，就是他的翻脸点。翻脸点底下，压着一件他从没检查过的东西：没有数就没有资格说。

翻脸点的特点是：你平时觉得自己很讲道理，不过在那一刻，你不再讲了。那一刻，就是箱子被碰到的时候。

第二步，反着想一天。

找到了偷运品，别急着判断它对不对。先做一件小事：用相反的前提，过一天。

方屿的偷运品是「没有数就没有资格说」，反着的是「有人觉得不对，就值得先听」。他定了一个小规矩，那一周的某一天，团队里谁说「我觉得」，先不要数，先问：你是从哪里觉出来的？

他发现，那一天的会，比平时长了二十分钟，可是出现了两条他们从来没数过的线索。一条关于客服，一条关于某个版本的按钮位置。

反着想一天，不是要从此改信相反的。它只做一件事：让你亲眼看一次，偷运品被拿掉以后，日子是什么样。如果拿掉了什么都不变，它多半是个空箱子。如果拿掉了，整个人都不自在，那说明它在承重。

第三步，写下它的进货史。

这一步最慢，也最管用。

问自己：这件东西，是什么时候、从谁那里、因为什么事，进到我的箱子里来的？

方屿想了一晚上，想起来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小公司，老板有一次在会上被投资人问住，老板说不出数。会后老板对他们说：「记住，没有数，就没有话语权。」那是方屿 24 岁的一个晚上。

那句话，是那个晚上的老板，为了一个尴尬的场面说出来的。方屿把它当成了行业真理，揣了五年。

进货史写下来的那一刻，有一件事会变：这件东西，不再是「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而是「在某个晚上，因为某件事，我拿到的一个办法」。它从原语，变成了一件发生过的事。

发生过的事，可以修改，可以退货，可以留着，也可以换一个位置放。

这就是前面第 38 章说的：原语没有清零，只是换成一个自带来历、也自带死亡条件的东西。

三步查完，方屿没有把「没有数就没有资格说」扔掉。他把它改成了一句更准的话：没有数，我们有时候说不清；可是没有数的想法，值得先去找数。

三步也可以团队一起做。做法是把便利贴换成三张纸。

第一张纸，每个人写「上个月我对谁不耐烦过」，不写名字，只写那一句话。五个人写完，往往有两三句是重的：同一句话，让不止一个人咯噔过。重合的地方，多半是团队共用的那只箱子。

第二张纸，选其中一句，全组一起反着过一天。不用整天，半天也行。结束的时候，每个人只回答一件事：哪一刻最难受。

第三张纸，由团队里待得最久的那个人来写进货史。周姐写的是：「先统一口径」这一条，来自她第一份工作里的一次大事故：三个部门各报各的数，老板在年会上发火。那是她 27 岁的一个冬天。写完，她自己在旁边加了一句：「那次事故的条件，现在没有了。这条规矩，可以松一格。」

松一格，不是扔掉。她把「所有指标先统一口径」，改成了「会进汇报的指标先统一口径」。范围缩小了，规矩还在，一个新人也读得懂它的来历。

有一点要老实说：偷运品查不完。查出一个，箱子里还有。本书的态度，是第 38 章那个意思：原语没有清零，只是换成自带来历、也自带死亡条件的东西。查一次，少一批没报关的货，够了。

◆ 十一、十二个场景

下面十二个场景，每个都是一个团队里的一个人，一个具体的晚上。

1. 周一早上的两张图。

周姐和老谭的两张图贴在白板上，谁也不让谁。方屿提了一个办法：每个人先把对方方案的最强理由，讲到对方点头为止。讲完，会议室里的气氛变了：不是谁赢了，是两个方案都比一开始更清楚了。

照本书看，这是让碰撞真撞，不是选边。选边会让一半的真东西一起死掉。

明天能试：下次两个方案互不相让，先别投票。要求每一方，用自己的话，把对方最强的一条理由讲出来，讲到对方说「对，就是这个意思」。

2. 看板上的绿灯。

看板上有一个指标，连续三个月是绿的。老谭觉得没问题，小窦偷偷觉得不对，因为他在用户群里看到的东西，和绿灯不是一回事。他不敢说。

团队里的「数据说话」，让一盏绿灯拥有了比用户群更大的话语权。这是品牌在名誉层上的力气。小窦的沉默，不是他胆小，是团队的土让这句话不好意思长出来。

明天能试：每个月留一个位置，名字叫「看板之外」，只允许放没有数字的线索：用户群里的一句话，客户的一句抱怨，一个新人看不懂的地方。

3. 事故复盘。

一次上线出了错，复盘会开了三个小时，最后落成了「谁没有检查」。散会以后，方屿问自己：我们是在找原因，还是在找人？

找人是最快的结尾，它让会议有个收口。可是第 23 章讲过，一个不封口的圆，才是活的。复盘如果总是收在某一个人身上，下次出错，还是同一种错。

明天能试：复盘的最后一栏，不写「谁」，写「我们这一年里，没有问过的一句话是什么」。

4. 新人问「为什么这么算」。

小窦入职第三个月，问：「为什么留存是按七天算，不是按五天？」老谭愣了：「一直是七天。」小窦说：「谁定的？」老谭想了很久，说：「我入职之前就是了。」

团队里不知道来历的东西，比想象的多。新人的问题，常常正好戳在偷运品的箱子上。

明天能试：给新人一个任务：前三个月，每周收集三个「为什么」，写在白板上。老人的任务，是不当场解释，先写下来，再各自去查进货史。

5. 客户的一句话。

阿梅把看板发给客户，客户回：「你们的『复购』，和我们店里说的复购不是一回事。」阿梅原样带回团队，没有加任何解释。

这是整个团队最难得的一次外面。客户的话，不属于团队的共同体，所以团队里没人能提前预判。一个团队想不被自己的品牌锁死，需要有人专门负责把外面的话原样带回来。

明天能试：每月让对接客户的人，带回三句客户原话，不翻译，不解释，贴在会议室里一周。

6.「我们是数据驱动的团队」。

团队去参加一个行业分享会，周姐的 PPT 第一页就是这句话。台下有人问：「如果数据和直觉冲突，你们信哪个？」周姐答：「信数据。」台下有人点头。

会后方屿问她：「真的一直信数据吗？」周姐想了想说：「其实不是，上次那个版本，是老谭的直觉救了我们。」她没有再往下说，不过方屿看出，她有一点不踏实。

对外说的口号，常常比对内做的事简单。差的那一块，就是品牌要的力气。

明天能试：把团队对外说的一句口号写下来，旁边写一条：最近一次我们没按这句话做、结果却更好的事。

7. 老板要一个答案。

老板在周五下午问：「就说一句，到底先定口径还是先上线？」团队里有人想：现在如果再撞，就是不负责任。

这是一个必须诚实的场景。无裁判的碰撞只在决定之前有用，决定的那一刻，要有人拍板。方屿的办法是：说一个答案，同时说三件事：这是一个当前的决定；它停在哪句我们没问的话前；三个月后，我们用什么来检查它。

明天能试：每个重要决定，写三行：决定是什么，它没问什么，什么时候回头查。

8. 各让一步的方案。

周姐和老谭各让一步，做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会议室里皆大欢喜。

不过第 21 章讲过，折中是拼装，从两边合起来推得出，不是涌现。折中没有不好，它快、它稳，业务方马上能用。要留意的是，别把折中当成了新想法，欢呼之后就不再往下问。

明天能试：折中方案出来的时候，自问一句：这是从两边推得出的，还是比两边都多出了一样东西？推得出，就叫它折中，别叫它创新。

9. 被裁的那一天。

老谭的一位旧同事老苗，四十二岁，所在的公司裁员，他被裁了。老苗在饭桌上说：「我这十年，就是『某某公司的数据总监』。」

名字背后的头衔，是一块牌子，也是一把锁。第 34 章讲过，一个人可以是他自己的体制，牌子被摘下来的那一晚，才看得见它原来挡着什么。老苗第一次想问：如果没有这个头衔，我会怎么介绍自己？

明天能试：写一句话介绍自己，不许用公司名、头衔、或任何别人给的称号。写完看一遍，哪一处写得吃力，哪一处就是牌子挡着的地方。

10. 第一次当主管。

晓晨 28 岁，刚被提成小组负责人，上任第一周，她说了一句：「我们组以后所有的方案，都先走我这里。」

这句话，是她从上一个主管那里学来的，没经过检查。进货史很清楚：上一个主管是在一次出了大事故以后，立下的这个规矩。事故过了三年，规矩留下来，变成了一堵墙。

明天能试：第一次当主管，把你最先想立的三条规矩，各写一个进货史：我是从哪个人、哪件事学来的？当年的条件，现在还在吗？

11. 老苗的第二周。

老苗被裁以后，在家待了一周，第二周开始每天出门走路。他说不是锻炼，是找回「不用向任何人汇报」的感觉。走到第五天，他在小区门口的打印店，看见老板正在为一份报价犯愁，就多嘴问了一句。三十分钟后，他替老板理清了三个口径。

老板说：「你这手艺不赖。」老苗愣在那里。那是十年来第一次，有人不是因为他的头衔，而是因为他刚才做的事，对他说话。

本书讲站位，常说要走到共同体之外去。一次裁员，对老苗来说，是被迫走了出去。外面不是无依无靠，外面有另一套人，另一些话。

明天能试：如果你有机会离开自己的行当一天，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帮一个人做一件很小的事。回来之后，看自己的那套词，哪几个在外面没人听得懂。

12. 带着老公司办法来的人。

团队新来了一位同事，从大公司跳槽来，名叫唐越。他有一套很成熟的做法：任何需求，先写文档，评审，再动手。他很熟练，也很自信。

头一个月，团队的节奏被他拖慢了。大家有点不耐烦，唐越也有点委屈：「这套做法是我在大公司用了六年的。」

这是第 33 章的一句话：站位带着什么，翻墙后就剩什么。唐越带来的，不只是一套做法，是一个没有报过关的前提：需求是先于动手而完整存在的。这个前提在大公司里大多时候成立，在这个团队里常常不成立。

团队没有让他改，也没有让他闭嘴。方屿做的事，是让他把自己那一套的进货史写出来，大家一起看：哪些是因为大公司的条件才长出来的，哪些带到这里还有用。

明天能试：新同事来的前两个月，请他写一页「我原来的做法，在原来的地方为什么这么做」。不批评，不评估，只当材料收。

13. 年度汇报的前一夜。

十二月，团队要给公司做年度汇报。周姐前一晚留在办公室改 PPT，方屿陪着。第一页还是「数据说话」，第二页是一张漂亮的增长曲线。

方屿问：「周姐，这张曲线里，有没有一段是我们自己都不太信的？」周姐没抬头，说：「有。三月到五月那一段，口径换过一次。」

「那要不要写上？」

周姐把鼠标停住了。写上，汇报就不那么漂亮；不写，这张图就是一张有一段不太信的图。她想了很久，在曲线下面加了一行小字：「三至五月，口径调整，数据不可直接对比。」

第二天汇报，有一位部门负责人专门问了这一行。周姐讲了十分钟，讲完，负责人说：「这一段，你们反而是最清楚的。」

名誉层上的账，不是靠一页漂亮的图算的。一个肯在图上写出「这一段我们自己也不太信」的团队，比一个全是绿灯的团队，更值得被引用。

明天能试：你的下一份汇报里，找一处你自己不太信的地方，写进去，用一行小字。

一，两个方案互不相让，先让各方讲出对方的最强理由，讲到对方说「对，就是这个意思」。

二，每个方案末尾留一行：它没问什么。两行字写出来，两个方案第一次有了可以对视的地方。

三，每月留一个「看板之外」，放没有数字的线索：用户群里的一句话，客户的一句抱怨，一个新人看不懂的地方。

四，给新人一个固定任务：收集「为什么」，老人先不解释，先写下来，各自去查进货史。

五，每月带回三句客户原话，不翻译，不解释，贴在会议室里一周。

六，每个重要决定写三行：是什么，没问什么，什么时候回头查。

七，给团队的口号写一条死法，写在白板上，旁边留一个位置：谁来负责记账。

八，每季度做一次偷运品三步：找翻脸点，反着想一天，写进货史。

九，任何一条做法，用半年就停下来看一眼：它是不是已经成了新的口号。

◆ 十二、一个小练习

找一张纸，写下你所在团队最爱说的一句话。可以是口号，可以是口头禅，可以是某个人常说的一句。

第一步：回想最近一个月，有没有一次你对别人说的话不耐烦。写下那一次，那一句。

第二步：设想一天，用这句话的反面做事。写下你会怎样开会、怎样回消息。哪一处最难受，圈出来。

第三步：给那一句，写它的进货史。哪年，哪个人，哪件事。写不出来，就写「我不记得」，这也是一个有用的答案。

写完以后，别急着改什么。放三天，再看一遍。

◆ 十三、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周一的白板。

周三以后，白板上的两张图还在，旁边多了一张小纸条，是周姐写的：「如果有一个没有数字的想法，连续三次被事后证明是对的，我们先去给它找数字。」

下面是小窦的字，歪歪扭扭：「我负责记账。」

方屿那天下班，在家里的饭桌上说起这件事。齐老师听完，问：「那你自己的那一箱，查了没有？」

方屿说：「查了。第一份工作那个老板，一句话，我揣了五年。」

齐悦在旁边夹了一筷子菜，说：「你这不是跟我一样吗？我的是『天生睡不好』。」

方屿想了想说：「是不是一回事，我现在不敢说。你们说的，有时候是一回事。」

齐老师放下筷子，说：「你们俩这个，我是不懂的。可我带竞赛班带了二十年，有一句话是真的：学生脑子里的东西，不是要擦掉，是要让它们见面。」

方屿说：「团队也是这样。」

齐悦说：「身体也是这样。」

三个人各说各的，说的是三块不同的地。可是他们说着说着，都觉得对方的话听上去，不太陌生。

没有人接这句话。不过三个人都笑了。

带走的话

一个团队的口号，既是它挣来的立身之本，也是它最先锁死的地方；给它写一条死法，它才活得久。

> 小账
>
> 这一处，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先是碰撞：两张图，互逆无裁判；再是自组织：信数据与信经验两堆；折中方案是拼装，不是涌现。
>
> 它停在墙前，还是翻过了墙？——停在「数据就是事实」前；新人、客户和三步偷运品检查，让团队第一次看见了这堵墙。

想一想

你所在的团队，最爱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如果一个新来的人问「谁定的」，你知道它是哪年、哪件事长出来的吗？

结　语

◆ 一、先把判词再摆一次

这本书是从一句话长出来的：

> **发现学的石头在墙内互撞，自己排成了一行，停在同一堵墙前；发生学，是在墙外被看出来的那条路——它是撞出来的，不是捡到的。**

这句话里每个词都有来历。「石头」，是各家撞碎的那一块块发现学的公设。「墙」，是他们共同停下的那一句「这个不用问」。「排成一行」，是说各家并没有商量，却长成了同一个样子。「墙外」，是说看见这条路的位置，不在这些石头中间。「撞出来的，不是捡到的」，是说发生学的材料全在墙内，它不是从别处捡来的。

走到这里，该回头验一验。

验的办法很朴素。五条承重命题，每一条只准有三种结局：站住，收窄，或者待验。站住，是说在本书核验过的范围内，没有找到反例。收窄，是说原来的话说宽了，现在改窄。待验，是说本书没有能力判，留给别人。

先把结果摆成一张表，再一条一条说。

◆ 二、五条，逐条验

命题	裁决	站住在哪里	还挂着什么
一、只能被发生	站住		

命题	裁决	站住在哪里	还挂着什么
		它是个来历与内容是否同类的论证	只管这一件事，不保证发生学为真
二、材料在内	收窄	核验过的十几家，撤销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	康德、尼采的「残留」依读法
三、碰撞与墙	收窄	关系派都留下一个不被生成的原语	乙吸引子要另判；蒯因只留认识论入口
四、涌现是合取推不出	收窄，仍待验	三个存活内核，各家没有合起来推出	只对核验过的家成立
五、显影点在共同体之外	收窄，仍待验	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的处境能对上	几个案例，不是统计

命题一，站住。发生学若是被发现的，它的来历就否定了它的内容。这一条站得最稳，因为它只说一件小事：来历和内容不能打架。

它不保证发生学是对的。它只保证，发生学不能用「发现」的方式去说自己。一个说「没有先在」的人，不能同时说「我是捡到它的」。

命题二，收窄。材料在内，在核验过的十几家里，撤销确实都落在已有的东西上，没有一家是从外面搬来一块新石头。

不过原来的话说得太满。康德有没有「残留　A1」，要看你取两世界的读法，还是两视角的读法；他的统觉，是形式条件，不是先在的实体主体，所以「残留　　A2」干脆不成立。尼采的「力场」，要看你把权力意志读成形而上学，还是不读。所以这条只能写成：依读法，残留在或者不在。

命题三，收窄。甲吸引子里的每一家，都留了一个不被生成的原语，这是本书最扎实的一块。六种原语，摆在第 16 章里，一家一样。

可乙吸引子是另一个方向，加固了物先在。蒯因留下的，不是本体论原语，只是一个认识论入口。康德和梅亚苏则站在墙前，却不在关系派里。所以收窄到：关系派。

命题四，收窄，仍待验。回写、主体后显影、价值进本体、矛盾驱动的双向重写，都被淘汰了，因为前人早已有。剩下三个内核。

伞模型的退化定理，要补上矩条件才站得住；而且退化链的第二环，是杜强、冈茨伯格等人约 2012 年起就有的结果〔待核〕。真善美三股劲，核验过的十几家，没有一家这样写。不封顶的反身闭合，被梅亚苏逼着写明：变是有条件的，不是无理由的，律也不豁免自己。

这三样，全都只对核验过的那些家成立。本书没有读到的人，它说不出话。

这里的判据，是第 21 章的老话：能从各家的合取推出来，是拼装；推不出，才是涌现。一锅菜，是把各样菜拼在锅里，尝一口就知道每样是什么。一锅汤，熬到最后有了一种哪样材料里都没有的味，它才是汤。本书只说，到目前为止，在核验过的那几家里，这三样尝起来像汤，不像菜。至于换一批人来尝，是不是同一个味，要等他们。

命题五，收窄，仍待验。体制以思想与名誉品牌来分，不以职位来分。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的处境，和这个划分对得上。黑格尔那一处，本书还改过一次判，后记里会说。

可是几个案例不是统计。思想层的那一半，几乎是个分析命题：保留共同体的原语，就在里面，撤掉原语，就在外面。真有内容的是名誉层，它是否可检验，要靠更多的人来练。

◆ 三、判词的五种错法，一条一条查

导读里写了判词怎样才算错，一共五条。现在回头查一遍，看每一条走到了哪里。

第一条：有人证明发生学是由某一位大师一线演绎出来的，或者整体从发现学之外移植过来的。本书核验过的十几家里，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康德、黑格尔、怀特海，各自给了一块材料，没有一个人给了全部。东方的缘起与道，给的是站位，不是材料，这一点导论里已经说过。

第二条：有人找到一家关系派哲学家，翻过了墙，没有留下任何不被生成的原语。本书逐家查过，没有。巴拉德留下「现象」，罗韦利留下系统节点，瓦雷拉留下自创生组织，每一家都有一个「不用问」。这一条，本书没有被推倒，不过也只能说在核验过的家里没有。

第三条：SDE 的三个存活内核，被某一家或几家合起来完整推出。前面第四条命题里已经说了，这三样都只对核验过的家成立。

第四条：乙吸引子里有哪一家的稳定，「一号位显影」解释不了。这一条悬着。

第五条：有人在共同体之内、守着自己的名誉品牌，完成了颠覆而非修补。这一条同样悬着，而且它要靠时间来回答。

五条里，两条没有被推倒，两条悬着，一条要等别人来判。这就是判词眼下的样子。

◆ 四、还挂在墙上的三件事

三件事，本书没有结案。

第一，乙吸引子为什么稳。本书给的解释是「一号位显影」：对比、粒子、真，先显出「那儿有个东西」，语法再压成名词。这个解释，有一条能被推翻的预言：哈曼的「个体化」，还没有人撞到。要是有人撞到了，而且一号位显影解释不了，判词的第四条错法就成立。

第二，「各家合起来推不出」，只对核验过的家成立。没读过的人，没读到的书，都是本书看不见的地方。

第三，站位带着什么原语，翻墙后就剩什么原语。这条要有人找到一个翻了墙、却没有留下原语的人，才算被推翻。本书没找到，不等于没有。

这三件事，写在附录五里，是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也是它留给你的活计。

◆ 五、这本书欠谁什么

一本讲「撞出来」的书，欠的账不少。账要一笔一笔认。

欠康德的，是那句「我们知道的东西里，有我们自己做的一份」，没有这一步，后面谁也站不起来。

欠尼采的，是对「做事者」的一刀。闪电之外没有一个叫「闪」的东西，这一刀砍得干脆。

欠黑格尔的，是圆和回写。本书淘汰掉的好几个候选，都是他早已写在纸上的。

欠怀特海的，是过程换掉实体，也欠他的客观不朽。欠西蒙东的，是「关系先于项」和亚稳态。欠德勒兹的，是差异居首。

欠巴拉德的，是「关系项不先于关系」，还有他对责任的坚持。欠罗韦利的，是「没有孤立系统的状态」。欠瓦雷拉的，是一个自己生产自己的组织。

欠乙吸引子这一边的，是一个本来最不想听的问题：物先在为什么那么像真理？克里普克、刘易斯、哈曼，加上蒯因，逼着本书去答这道题，也逼出了一号位显影这个解释。

欠梅亚苏的，是一次收窄。

这些账，不是客气。每一笔，都是书里的一根梁。

◆ 六、冰花回到窗前

回到开头那扇窗。

冬天清早，你看窗上的冰花。没有人画它，也没有一张图纸。水汽碰上冷玻璃，在许多地方同时、各自结出相似的枝杈，一路长到窗框就停了。

这个比喻，本书当初先说了它对在哪里：冰花是长出来的，不是画上去的，材料就在屋里那团水汽中。这一条，到今天仍然站得住。

它错的三处，也一一回头对一遍。

窗框是现成的木头，可是那堵墙不是。墙是各家一起「长」出来的，共同的原语是自组织出来的边界。这一条，第 20 章算过了。

冰花不会回头改窗户，不过发生学长出来以后，会回头改写发现学，把旧理论重新定位成极限情形。这是回写。

屋外的人看见整片图样，不需要冰花同意。可是涌现不能只是「看见」，它还要能解释屋里的两种冰花为什么都稳。这一条，是上一节的第一件待验的事。

比喻到这里，也该收了。它的三处错，正好是本书的三根梁。一个说得清自己错在哪里的比喻，才值得留下。

齐老师今早又起得很早。他站在窗前，用手指在白霜上抹了一个小圆，透过那个洞，看见院子里的树。

「从这儿看，只看得见一棵。」他说。

齐悦在身后接了一句：「退出去，才是一整片。」

两个人都没再说话。窗上的霜，正在一点一点化。

◆ 七、从这本书带走什么，留下什么

读完一本书，总要带走一点什么，也要留下一点什么。

可以带走的，是三个问句：这是碰撞、自组织，还是涌现？它停在哪堵墙前？站位带着什么原语？这三问，换到你读的任何一本书、听的任何一场讲座里，都能用。

也可以带走一个习惯：给自己信的东西，备一本例外册。

可以留下的，是那七个词。形状、路、土、回写、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是本书为了说话方便，用的一套家常方言。你用你自己的词，一样说得通。词不是东西，东西是词后面的那几个动作：撞，长，停，翻。

也可以留下书里的人物。齐家是为了让判断落地，才请来的，不是证人。

◆ 八、这本书自己的账

验了别人，也要验自己。这本书自己的账，有三笔。

第一笔：材料有限。十几家，是本书核验得动的范围。哲学史上，还有很多人没有进来：有的是读得不够，有的是没有找到可靠的出处，宁可不写。写进来的，每一家的结论都标了它的依据；没写进来的，不代表他们没有话说。

第二笔：叙述顺。这本书读起来是通的，这是写出来的通，不是天然的通。读起来越通，越要提防。

第三笔：执笔的方式。口述加 AI 执笔，这是一种新的写法，它的长处是快，短处是容易把「说得通」当成「证得了」。所以本书把严格的证明放进附录，正文只讲大意；正文里凡是大意与证明对不上的地方，以附录为准。

三笔账都摆出来，不是为了先发制人。是为了让你知道，从哪里下手最容易撞动它。

◆ 九、本书算不算下一块石头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难的一个。

这本书，算不算下一块石头?

本书不宣布终结。发生学不是发现学的终点，它只是这一段里被看出来的一条路。路的尽头有没有墙，本书不知道，也没有资格说。

本书不预言下一块石头。下一次涌现会在哪里、由谁、以什么形状出现，本书一概不知；知道了，就成了一个先在，成了它自己要撤的东西。

前面说过，品牌化到来，下一次涌现要在它的共同体之外。那是一个条件句：若如此，则如此。它不告诉你谁来，也不告诉你何时来。

本书也不说自己站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现在读到这一页的你，站的不是历史的顶点，只是一个位置。你的位置，和康德的、黑格尔的、窗前那位老师的，没有哪个高哪个低。

如果这本书有一天被当成招牌守起来，请把它当材料，拿起来，撞一撞。

撞出来的东西，也许不再叫发生学。那也是这本书想要的。

◆ 十、给三种读者的一句话

给只有一个下午的你：先读十分钟读完这本书，再读第 4 章、第 20 章、第 28 章、第 35 章这四篇总账，每一编的判断，都在那里被并排放在一起。

给为孩子来的你：翻到第七编的第一章，先试一件小事，让孩子自己的旧想法，自己撞一撞。

给只想看证明的你：直接去附录一，那里没有故事，只有定义、公设和推出。读完回来，看看这一篇结语，对不对得上。

三种读法，都行。

◆ 十一、如果你只记得一件事

只记一件事，就记这一件：

当你想问「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先别找它的作者，找它的土。

再看它走过什么路，最后问，它停在哪堵墙前。

窗上的冰花，今天还会再结。

参 考 书 目

书目分八类，条目连续编号。外文书名用斜体，后标初版年份；一部书有重要的修订版或英译本时，一并写出。中文著作只标通行书名，译者与版本以出版前核对为准。第一类按初版年份排，其余各类按主题排。

凡本书正文标〔核〕处，所据的原典或研究文献都在这份书目里；标〔待核〕处，是书目里查不到可靠出处、统稿时要逐条查对的地方，汇总在附录二。第七类是本系列的书，只标书号，不标年份。第八类是核验时用过的研究文献和网页条目，网页条目标出作者与最近修订的年份，读者查到的版本可能比这里新。

想接着读下去的人，有一条小路：先读第一类里康德、黑格尔、尼采各一部，再读第二类的怀特海和巴拉德，然后翻第三类的蒯因和克里普克，最后回到第七类，看这本书的判断是怎样在本系列里一步步走过来的。

一、发现学的原典（按初版年份）

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约公元前四世纪。

2.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1641。

3. 斯宾诺莎：《伦理学》（Ethica），1677。

4. 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1687。

5. 洛克：《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89。

6. 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1710。

7. 莱布尼茨：《单子论》（Monadologie），1714 年写成，1720 年首次发表。

8. 休谟：《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1740。

9.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748。

1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第一版 1781，第二版 1787。

11.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1783。

12.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

13. 康德：《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1790。

14. 雅各比：《大卫·休谟论信仰》（David Hume über den Glauben），1787。

15. 莱因霍尔德：《关于康德哲学的通信》（Briefe über die Kantische Philosophie），1786—1787。

16. 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mten Wissenschaftslehre），1794。

17. 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cendentalen Idealismus），1800。

18. 拉普拉斯：《概率的哲学导论》（Essai philosophique sur les probabilités），1814。

19.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1807。

20. 黑格尔：《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1812、1813、1816。

21.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1817。

22.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1818（版权页署 1819）。

2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1820。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

25.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1883—1885。

26. 尼采：《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1872。

27. 尼采：《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1886。

28. 尼采：《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1887。

29. 尼采：《偶像的黄昏》（Götzen-Dämmerung），1888 年写成，1889 年出版。

30.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31. 胡塞尔：《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1900—1901。

32.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L'Évolution créatrice），1907。

33.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I），1913。

34.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德文初版 1921，英译本 1922。

3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1927。

36. 胡塞尔：《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1929。

37. 胡塞尔：《笛卡尔式沉思》（Méditations cartésiennes），法文版 1931，德文版 1950。

38.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1936。

39. 海德格尔：《哲学论稿》（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1936—1938 年写成，1989 年出版。

40.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1945。

41.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1946。

42.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1953。

43. 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Identität und Differenz），1957。

二、关系与过程一路

44. 怀特海：《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1925。

45. 怀特海：《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1929。

46. 怀特海：《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1933。

47. 西蒙东：《形式与信息概念下的个体化》（L'individuation à la lumière des notions de forme et d'information），合编本 2005；英译本 Individuation in Light of Notions of Form and Information，2020。

48. 西蒙东：《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1958。

49.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1968。

50. 德勒兹：《意义的逻辑》（Logique du sens），1969。

51. 德勒兹、瓜塔里：《千高原》（Mille plateaux），1980。

52. 马图拉纳、瓦雷拉：《自创生与认知》（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1980。

53. 马图拉纳、瓦雷拉：《认知的树》（El árbol del conocimiento），1984。

54. 瓦雷拉、汤普森、罗施：《具身心智》（The Embodied Mind），1991。

55. 汤普森：《生命中的心智》（Mind in Life），2007。

56. 迪·保罗、汤普森：《生成论路径》（"The Enactive Approach"），载《劳特利奇具身认知手册》，2014。

57. 巴拉德：《后人类主义的述行性》（"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载 Signs 28 卷 3 期，2003，801—831 页。

58. 巴拉德：《与宇宙中途相遇》（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2007。

59. 罗韦利：《关系量子力学》（"Relational Quantum Mechanics"），载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35 卷，1996，1637—1678 页。

60. 罗韦利：《赫尔戈兰》（Helgoland），2020。

61. 拉图尔：《重组社会》（Reassembling the Social），2005。

62. 阿德拉姆、罗韦利：《信息是物理的：关系量子力学中的跨视角链接》（"Information is Physical: Cross-Perspective Links in Relational Quantum Mechanics"），载 Philosophy of Physics 1 卷 1 期，2023。

三、分析哲学与新实在论

63. 塞拉斯：《经验论与心灵哲学》（"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1956。

64. 蒯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Two Dogmas of Empiricism"），载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0 卷，1951；收入《从逻辑的观点看》（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1953。

65. 蒯因：《语词与对象》（Word and Object），1960。

66. 蒯因：《本体论的相对性及其他》（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1969。

67. 斯特劳森：《个体》（Individuals），1959。

68. 斯特劳森：《感觉的界限》（The Bounds of Sense），1966。

69. 阿尔伯特：《批判理性论》（Traktat über kritische Vernunft），1968，明希豪森三难即出于此书。

70. 刘易斯：《反事实条件句》（Counterfactuals），1973。

71. 戴维森：《论概念框架这一观念》（"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1974。

72. 普特南：《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1975。

73. 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1970 年讲，1980 年成书。

74. 刘易斯：《哲学论文集》第二卷（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II），1986。

75. 刘易斯：《论世界的多样性》（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1986。

76. 拉迪曼、罗斯：Every Thing Must Go，2007。

77. 弗伦奇：《世界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2014。

78. 金在权：《随附性的几种概念》（"Concepts of Supervenience"），载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45 卷，1984。

79. 莫德林：《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Within Physics），2007。

80. 拉波特：《自然类与概念变化》（Natural Kinds and Conceptual Change），2004。

81. 尼德姆：《水是什么？》（"What is Water?"），载 Analysis 60 卷，2000，13—21 页。

82. 尼德姆：《水是 H_2O 的发现》（"The Discovery that Water is H_2O"），载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6 卷，2002。

83. 梅亚苏：《有限性之后》（Après la finitude），2006；英译本 After Finitude, 2008。

84. 布拉西耶：《解放的虚无》（Nihil Unbound），2007。

85. 哈曼：《工具存在》（Tool-Being），2002。

86. 哈曼：《网络王子》（Prince of Networks），2009。

87. 哈曼：《四重对象》（The Quadruple Object），2011。

88. 哈曼：《物导向本体论：万物新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 A New Theory of Everything），2018。

89. 沃尔芬代尔：《物导向哲学：物自体的新衣》（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 The Noumenon's New Clothes），2014。

90.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1934（版权页署 1935）；英译本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1959。

91.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1963。

92. 阿利森：《康德的先验观念论》（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1983；增订版 2004。

93. 朗顿：《康德的谦卑》（Kantian Humility），1998。

四、科学与数学

94. 沃罗诺伊：《论连续参数在二次型理论中的新应用》（"Nouvelles applications des paramètres continus à la théorie des formes quadratiques"），载 Journal für die reine und angewandte Mathematik 133 卷，1908。

95. 德劳内：《论空球》（"Sur la sphère vide"），载 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RSS，1934。

96. 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载 Physical Review 47 卷，1935，777—780 页。

97. 玻尔：《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回应文），载 Physical Review 48 卷，1935，696—702 页。

98. 玻恩：《碰撞过程的量子力学》（"Zur Quantenmechanik der Stoßvorgänge"），载 Zeitschrift für Physik 37 卷，1926，863—867 页。

99. 贝尔：《论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悖论》（"On the Einstein Podolsky Rosen Paradox"），载 Physics 1 卷，1964，195—200 页。

100. 哥德尔：《论〈数学原理〉及有关系统中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载 Monatshefte für Mathematik und Physik 38 卷，1931，173—198 页。

101. 海森堡：《物理学与哲学》（Physics and Philosophy），1958。

102. 玻姆：《整体性与隐缠序》（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1980。

103. 劳埃德：《PCM 中的最小二乘量化》（"Least Squares Quantization in PCM"），载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28 卷，1982，129—137 页。

104. 安德森：《多则异》（"More Is Different"），载 Science 177 卷，1972，393—396 页。

105. 哈肯：《协同学引论》（Synergetics: An Introduction），1977。

106. 普里高津、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La Nouvelle Alliance，1979；英译本 Order Out of Chaos，1984）。

107. 考夫曼：《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Order），1993。

108. 霍兰：《涌现：从混沌到有序》（Emergence: From Chaos to Order），1998。

109. 贝多、汉弗莱斯编：《涌现：哲学与科学中的当代读物》（Emergence: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Philosophy and Science），2008。

110. 冈部、布茨、杉原、邱：《空间镶嵌：沃罗诺伊图的概念与应用》（Spatial Tessellations: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of Voronoi Diagrams），第二版 2000。

111. 杜强、费伯、冈茨伯格：《质心沃罗诺伊剖分：应用与算法》（"Centroidal Voronoi Tessellations: Applications and Algorithms"），载 SIAM Review 41 卷 4 期，1999，637—676 页。

112. 杜强、叶梅连科、鞠立力：《计算质心沃罗诺伊剖分的劳埃德算法的收敛性》，载 SIAM Journal on Numerical Analysis 44 卷 1 期，2006，102—119 页。

113. 布伦纳、斯科特：《有限元方法的数学理论》（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Finite Element Methods），1994；第三版 2008。

114. 西林：《弹性理论对不连续与长程力的重新表述》（"Reformulation of Elasticity Theory for Discontinuities and Long-Range Forces"），载 Journal of the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lids 48 卷，2000，175—209 页。

115. 西林、阿斯卡里：《基于近场动力学模型的固体力学无网格方法》，载 Computers & Structures 83 卷，2005，1526—1535 页。

116. 西林、勒乌克：《固体力学的近场动力学理论》（"Peridynamic Theory of Solid Mechanics"），载 Advances in Applied Mechanics 44 卷，2010，73—168 页。

117. 马登奇、奥特库斯：《近场动力学理论及其应用》（Peridynamic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2014。

118. 冈茨伯格、勒乌克：《非局部向量微积分及其在非局部边值问题中的应用》，载 Multiscale Modeling & Simulation 8 卷 5 期，2010，1581—1598 页。

119. 杜强、周康：《近场动力学非局部连续统理论的数学分析》，载 ESAIM: Mathematical Modelling and Numerical Analysis 45 卷 2 期，2011，217—234 页。

120. 杜强、冈茨伯格、勒乌克、周康：《带体积约束的非局部扩散问题的分析与逼近》，载 SIAM Review 54 卷 4 期，2012，667—696 页。

121. 杜强、冈茨伯格、勒乌克、周康：《非局部向量微积分、非局部体积约束问题与非局部平衡律》，载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Methods in Applied Sciences 23 卷 3 期，2013，493—540 页。

122. 杜强：《非局部建模、分析与计算》（Nonlocal Modeling, Analysis, and Computation），SIAM，2019。

五、科学史与思想史

123. 弗莱克：《一项科学事实的起源与发展》（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1935。

124. 巴什拉：《科学精神的形成》（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1938。

125. 洛夫乔伊：《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1936。

126. 莫斯纳：《大卫·休谟传》（The Life of David Hume），1954。

127. 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1957。

128. 库恩：《哥白尼革命》（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1957。

129. 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1960。

130.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

131. 福柯：《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1966。

132. 拉卡托斯：《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载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970。

133.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1975。

134. 库恩：《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1977。

135. 比泽尔：《理性的命运：从康德到费希特的德国哲学》（The Fate of Reason），1987。

136. 奥特：《马丁·海德格尔：一部政治生平》（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 seiner Biographie），1988。

137. 蒙克：《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Ludwig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1990。

138. 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1994。

139. 夏平：《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1996。

140. 柯林斯：《哲学的社会学：智识变迁的全球理论》（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1998。

141. 平卡德：《黑格尔传》（Hegel: A Biography），2000。

142. 屈恩：《康德传》（Kant: A Biography），2001。

143. 比泽尔：《德国观念论：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1781—1801》（German Idealism: The Struggle against Subjectivism），2002。

六、东方思想

144.《道德经》（通行本，王弼注）；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

145.《老子》帛书甲乙本，载《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

146. 《老子》郭店楚简，载《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147.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

148. 郭庆藩：《庄子集释》，清光绪年间。

149. 龙树：《中论》（Mūlamadhyamakakārikā），约二至三世纪；鸠摩罗什译，约409 年。

150. 加菲尔德：《中道的根本智慧：龙树〈中论〉》（The Fundamental Wisdom of the Middle Way），1995。

151. 韦斯特霍夫：《龙树的中观：哲学导论》（Nāgārjuna's Madhyamaka: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2009。

152.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1975。

153. 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1911。

154. 梅（Reinhard May）：《海德格尔的隐匿源头：东亚对其著作的影响》，德文版1989，帕克斯英译（Heidegger's Hidden Sources）1996，书末附帕克斯《黑森林上的旭日》一文。

155. 帕克斯编：《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1987，内有萧师毅回忆文，93—104 页。

156. 安乐哲、郝大维：《道德经：使此生有意义》（Daodejing: "Making This Life Significant"），2003。

七、SDE 与本系列（德麦国际出版社）

157. 王德生：《SDE本体论入门：世界是如何发生的》，德麦国际。

158. 王德生：《发现与发生》，德麦国际第 76 号。

159. 王德生：《SDE三方程导论》，德麦国际第 51 号。

160. 王德生：《西方哲学2500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德麦国际。

161. 王德生：《解释不完的那一部分》，德麦国际第 113 号。

162. 王德生：《哲学的使命是什么？》，德麦国际第 157 号。

163. 王德生、李昕：《谈尼采视角主义的错误》，德麦国际第 259 号。

164. 王德生：《三视角发生学导论》，德麦国际第 230 号。

165. 王德生：《超越波普尔：从多次性科学到一次性发生》，德麦国际第 226 号。

166. 王德生：《心理学的典范革命：从主体的发现到发生》，德麦国际第 306 号。

167. 王德生、阳涌：《上帝掷不掷骰子？——爱因斯坦与玻尔的表面之争和缝隙之争》，德麦国际第 205 号。

168. 王德生、白菌菌：《普通人都能懂的哈贝马斯》，德麦国际第 172 号。

169. 王德生：《从六步到九步：创造力的揭秘》，德麦国际第 236 号。

170. 王德生、胡敏：《原创动力学解码》，德麦国际第 32 号。

八、核验所用的研究文献与网页条目

斯坦福哲学百科（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s://plato.stanford.edu），条目作者与最近修订年份如下。

171. Stang, Nicholas F.："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2016 年首发。

172. De Pierris, Graciela; Friedman, Michael："Kant and Hume on Causality"，2024 年修订。

173. Grier, Michelle："Kant's Critique of Metaphysics"，2022 年修订。

174. Anderson, R. Lanier："Friedrich Nietzsche"，2026 年修订。

175. Maybee, Julie E.："Hegel's Dialectics"，2020 年修订。

176. Desmet, Ronald; Irvine, Andrew David："Alfred North Whitehead"，2022 年修订。

177. Smith, Daniel; Protevi, John; Voss, Daniela："Gilles Deleuze"，2022 年修订。

178. Rovelli, Carlo："Relational Quantum Mechanics"，2025 年修订。

179. Bird, Alexander; Tobin, Emma："Natural Kinds"，2022 年修订。

180. McLaughlin, Brian; Bennett, Karen："Supervenience"，2023 年修订。

181. Weatherson, Brian："David Lewis"，2026 年修订。

182. Hylton, Peter; Kemp, Gary："Willard Van Orman Quine"，2023 年修订。

183. O'Connor, Timothy："Emergent Properties"，2020 年首发。

184. Westerhoff, Jan Christoph："Nāgārjuna"，2026 年修订。

书评如下。

185. Healey, Richard：对 Maudlin《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的书评，载 Notre Dame Philosophical Reviews，2008 年 2 月 4 日。

附　录

附录六件，供查、供对、供练、供推翻。正文里的每一个判断，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证明、它的出处、它的边界，和能把它推翻的东西。

附录一是严格证明全文。正文第 2 章、第 3 章、第 21 章到第 28 章用大白话讲过的话，在这里换成定义、公设、引理、定理。你只想知道「为什么非得这样」，翻这一件。

附录二是原典核验总表。正文里每一处「他说，大意是」，都能在这里查到判断、裁决、出处，和有没有核过。你读到一句引文想查，翻这一件。

附录三是伞算子的数值审查。第 26 章讲「一把伞缩成一个点」，数字在这里。这是对原书写法的独立复核，不是原书的证明本身。

附录四是两张对照表：十四家的残留表，和乙吸引子的燃料、外壳、断点表。读完第二编、第三编想回头看全局，翻这一件。

附录五是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和每一处怎样才算被推翻。

附录六是口述命题登记。六条口述的原话、日期、落在哪条承重命题、主场在哪一章。

写法上有一条约定。附录一的语言比正文严，可是句子仍然短。每个定义后面，先给一个你能看见的例子，再给符号。符号只是速记，不是门槛。

凡标〔核〕处，出处已对过原文或可靠的转述。标〔据二手〕处，依据研究文献、百科条目、书评或传记，没见到原文。标〔待核〕处，尚未核到，请当作未证。三种标记在附录二里逐条汇总。

附 录 一

严格证明全文

◆ 一、这一件要证什么

全书的判词，只有一句：发现学的石头在墙内互撞，自己排成了一行，停在同一堵墙前；发生学，是在墙外被看出来的那条路——它是撞出来的，不是捡到的。

把这句话拆成能检验的东西，是三个断言。

第一，发生学不能是被发现的。这是论证一。

第二，发生学若要有来历，那来历只能是发现学内部诸理论的碰撞。这是命题 T 与引理 1 到引理 4。

第三，这样撞出来的东西，是涌现，不是拼装；而且它的三个内核，不是任何一家或几家合起来能推出的。这是引理 4、E2、E3 与定理″。

下面先立定义，再立公设，再证。

◆ 二、定义

D1　发现学系统。 发现学系统 $\mathfrak{D}$ 是一对 $(\mathscr{T}, \Pi)$。

$\mathscr{T}$ 是一组有限的理论 $T_1, \ldots, T_n$。每一家理论 T_i，是在固定一种读法 ρ_i 之下的一组语句，对推论封闭。读法要写明，因为同一位哲学家常有两种读法。康德的物自体，在两世界读法和两视角读法之下，说的不是一件事。

Π 是 $\mathscr{T}$ 共同预设的公设集。本书取 Π 的核心为三条：

- A1　客体先在：被认识者先于认识而在。
- A2　主体先在：认识者先于互动而在。
- A3　关系项先在：先有两端，再有连线。

举个例子。齐老师信「定律就在那里，等人去找」。这一句同时用了　A1（定律先在）、A2（找的人先在）、A3（人和定律是两端，找是连线）。这就是一个最小的发现学系统。

D2　亏空。 在 $\mathfrak{D}$ 中，一个问题 q 是亏空，当且仅当：

(i) q 能用 $\mathfrak{D}$ 的概念完整说出；

(ii) 对 q 的每一个回答，要么依赖 Π 里的某条公设而回答不了 q 自己，要么宣布 q 不可答。

本书取五道亏空：

- g1　客体亏空：现象的来源者是什么。
- g2　主体亏空：主体真的先于互动吗。
- g3　归属亏空：这份知识是谁的。
- g4　生成亏空：新东西从哪里来，旧知识为什么会死。
- g5　关系亏空：关系的底下是什么。

g1　到　g4　是王德生博士的「亏空」口径的展开：现象的特征＝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亏空一在「客体究竟是什么」，亏空二在「主客真的先于互动而在吗」。g5 是本书新提的一道。

康德的处理是一个样板。他对 g1 的回答是物自体，同时宣布它不可知。照 (ii)，这是「宣布 q 不可答」。亏空被封住，没有补上。

D3　局部答案。 一个局部答案是一个四元组 (T, g, R, N)。

- T　一家理论，带着读法。
- g　它要回答的亏空，g ∈ {g1, …, g5}。
- R　它撤掉的公设，R ⊆ {A1, A2, A3}。
- N　它的残留。

残留 N 要说得精确。它是 T 里的一组语句，形如「x 不用问它怎么来」。这里的 x 是 T 当作起点的东西，T 用它去生成别的一切，可是不生成它。这句「不用问」，就是正文里那堵墙。

举例：怀特海撤了「实体先在」，可是留下无时间的潜能秩序；他不问这个秩序是怎么来的。那么 x ＝ 潜能秩序，N ＝ { 潜能秩序不用问来历 }。

D4　收束。 设 L 是一族局部答案，S 是一个理论。说 S 收束 L，当且仅当四条同时成立。

1. **覆盖。** g1 到 g5 都被 L 里的某个局部答案回答；且 L 的各个 R 合起来，包含 A1、A2、A3，并且 S 把这些撤销统一说出。
2. **补缺。** L 里每一个残留 x，S 都给出 x 的来历，或者明说 x 的地位。
3. **一致。** S 与各个 T_i 去掉残留之后的部分相容，而且 S 能解释 𝔇 内部两个吸引子（乙、甲）各自为什么稳。
4. **非还原。** S 不能从诸局部答案的合取推出。

第四条要用严判据。写成：设 $\mathscr{C}$ 是 L 里每一个极大相容子族的合取。S 非还原，当且仅当对每个 $C \in \mathscr{C}$，$C \nvdash S$。

为什么要「极大相容子族」？因为黑格尔要闭合、德勒兹拒闭合，两家合起来是矛盾。矛盾能推出一切，包括 S。若不加这一条，「非还原」永远不成立，这是个空判据。所以把矛盾的家分开，各自合取，再问推不推得出。

D5　涌现形态。 说 S 是 $\mathfrak{D}$ 的涌现，当且仅当：

- **E1**　S 收束 L。
- **E2**　每一家都不会同意 S。形式地说：对每个 i，T_i 的残留里有一句 ν_i（「x_i 不用问」），而 $S \vdash \neg\nu_i$。也就是 S 明确说：x_i 有条件、有来历、可以问。
- **E3**　S 的每个构件，都能追到 $\mathfrak{D}$ 内部被逼出的痕迹。S 的原始词汇，限于 $\mathfrak{D}$ 的词汇加上对它们的运算。没有新增的先在者。

另加一条，记作 **E⁺**：S 所在的上一层，能同时解释两个吸引子为什么稳。

E2 要多说一句。「不会同意」是对每家立场的一个可检验的表述，不是对心理的猜测。检验的办法是：找出那句「不用问」，看 S 是不是否认了它。

◆ 二（附）、符号速查

符号	读作	在这里的意思
$\mathfrak{D}$	发现学系统	$(\mathscr{T}, \Pi)$，一组理论加它们共同预设的公设
T_i	第 i 家理论	固定了一种读法的语句集
ρ_i	读法	同一位哲学家的不同解读，如康德的两世界与两视角
g1—g5	五道亏空	客体、主体、归属、生成、关系

符号	读作	在这里的意思
R	撤掉的公设	局部答案撤了 A1—A3 中的哪几条
N，ν_i	残留，那句「不用问」	T_i 里形如「x 不用问来历」的语句
L	局部答案之族	十四个四元组
S	被检验的理论	即发生学，被检验它是不是涌现
$\vdash$	推出	经典逻辑的推出关系
C	极大相容子族的合取	严判据里被拿来「推」的对象
E1 E2 E3 E^+	涌现形态的四条	收束、都不同意、构件可追溯、上一层解释两个吸引子

符号只是速记。读不懂符号，读旁边的白话，也能跟上。

◆ 三、公设

除 A1、A2、A3 外，还要两条。

- **A0　形式潜能先在。** 有一个无时间的形式潜能秩序，先于一切现实发生。这是怀特海的永恒客体与上帝原初本性所守的东西。
- **A*　原语先在。** 至少有一样东西不被发生，只被预设。

A* 比其余几条都宽。A1、A2、A3、A0 各自是 A* 的一个例子：客体、主体、关系项、潜能秩序，各是一样被预设的东西。后面要看到，甲吸引子里每一家的残留，也都是 A* 的例子。

◆ 四、命题 T

命题 T。 设 G 是一个发生学，即一个满足下面三条的理论：

(G1) 它撤销 A1、A2、A3；

(G2) 它不承认任何无条件、不被生成的原语，凡它用作起点的东西，它都主张可以追问来历；

(G3) 它的主张对自己也成立。

那么，G 不是被发现的，也不是从发现学之外整体搬来的，更不是由某一家一线演绎出来的。G 若有来历，则 G 是 $\mathfrak{D}$ 的涌现。

这是全书的主命题。下面分四步证。

◆ 五、论证一：反身必然性

前提 1。 G 断言：没有任何东西先在于它的发生。（来自 G1、G2。）

前提 2。 「发现」是一种关系，两端是发现者与被发现者，连线是发现。要说 G 是被发现的，就要有一个先在的被发现者（G），和一个先在的发现者。即 A1（对 G 用）、A2、A3。

前提 3。 G 是知识里的一条，G 的主张覆盖一切知识。（G3，反身。）

前提 4。 若 G 是被发现的，那么 G 的来历要求 A1、A2、A3 成立；G 的内容要求它们不成立。

推论 1。 G 不是被发现的。

证：由前提 2 与前提 4，「G 被发现」蕴含 A1、A2、A3 对 G 成立；由前提 1 与前提 3，G 蕴含它们对 G 不成立。矛盾。故 G 不是被发现的。∎

白话：一个说「没有先在」的东西，若靠「它先在，被人找到了」来立足，它的来历就否定了它的内容。

论证一的符号写法。 为了看清它是一个反证，把它写成几行。用 Disc(G) 表示「G 被发现」，Pre(x) 表示「x 先在」，Gen(x) 表示「x 被发生」。

(1) $G \vdash \forall x\, \neg \mathrm{Pre}(x)$ （没有任何东西先在于它的发生；G1、G2）

(2) $\mathrm{Disc}(G) \rightarrow \mathrm{Pre}(G) \wedge \exists y(\mathrm{Pre}(y) \wedge \mathrm{Finder}(y, G))$ （发现需要被发现者与发现者都先在；A1、A2、A3 的用法）

(3) $G \in \mathscr{K}$，且 G 的主张覆盖 $\mathscr{K}$ （G3：反身）

(4) 故 $G \vdash \neg \mathrm{Pre}(G)$ （由 1、3）

(5) 设 Disc(G)，则 Pre(G)（由 2）

(6) 可是 G 若成立，则 ¬Pre(G)（由 4）。与 (5) 冲突。

(7) 故 ¬Disc(G)。

这里的关键一步是 (3)。若 G 不覆盖自己，(4) 推不出，(6) 也就没有。所以 G3 不是装饰，是整个证明的承重点。你若要反驳论证一，最该攻击的是 G3：一门学问，能不能只说别人、不说自己？回答是可以，可是那样它就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先在」，只是「大部分东西不先在」。那个弱化的 G 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里。

推论 2。 G 是被发生的，而发生要有材料。

证：G 存在（本书的前提：它在被写下）。既不是发现，只剩发生。发生是从已有的东西生出新东西。凡说「撤销」，撤销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要撤 A1，先要有一个持有 A1 的理论。能持有 A1、A2、A3 的，是发现学。故材料在发现学里。∎

补一句，防一个误会。东方的缘起与道，不能当材料。它们没经历过 A1、A2、A3，所以无从「撤」。它们是站位，不是材料。站位在第十三节讲。

两个常见的疑问。

疑问一：「发现」不行，「发明」行不行？说 G 是人造出来的，不先在，也就没有 A1。

答：「发明」若指凭空造出，则无材料，撞上推论 2。「发明」若指用已有的材料造，则正是发生，只是换了个词。发明一个东西需要发明者、材料、一条做法，三样都得先有。这三样是不是先在，正是 A1、A2、A3 要问的。所以「发明」不是第三条路，它要么落回「发现」（发明者与材料先在），要么落回「发生」（材料在发现学里）。

疑问二：G3 让 G 对自己成立，会不会引出说谎者那样的悖论？

答：不会，因为 G 说的不是「G 为假」。G 说的是「没有东西不可问来历」，它把自己也放进可问的范围。这像一份文件规定「本规定可修改」，不是悖论。真正会出悖论的，是 G 说「G 不能被问」。那恰好是 G2 所禁止的。

◆ 六、引理 1（覆盖）

引理 1。 取第 5 章到第 13 章的十家，加第 17 章的四家，共十四个局部答案，作为 L。则 L 覆盖 g1 到 g5，并且 L 的 R 合起来是 {A1, A2, A3}。

证法是逐家列表（见附录四第一张表），这里给结构。

g1（客体亏空）：康德接。他把来源封进物自体。尼采拆。怀特海、西蒙东、德勒兹、巴拉德各自给了别的答案。

g2（主体亏空）：尼采「行为背后没有行为者」，怀特海「主体是过程的结果」，巴拉德「人的身体与人类主体不先于现象存在」，瓦雷拉「身体自己生产自己」。

g3（归属亏空）：巴拉德的问责，把「谁的」改写成「在哪一个现象里、谁在负责」。罗韦利的关系量子力学，把「谁的」改成「相对于哪个系统」。

g4（生成亏空）：黑格尔的矛盾与圆圈，西蒙东的转导与亚稳态，德勒兹的层化与解域。

g5（关系亏空）：西蒙东的内共振，巴拉德的内互动，罗韦利的相对于系统的取值。

R 合起来：尼采、怀特海撤 A1；尼采、巴拉德撤 A2；西蒙东、巴拉德、罗韦利撤 A3。三条都被撤到。∎

覆盖是最弱的一条，因为它只要求每道亏空被某一家碰到。这里要补一句：「碰到」不等于「补上」。补上，在引理 2。

一个完整的例子：康德的两个四元组。 康德读法有两种，所以他对应的不是一个四元组，是两个。

读法一，两世界读法（物自体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实在）：

(康德₁，g1，素朴实在，物自体是现象的来源者，不用问且不可问)。这里 R = {素朴实在}，A1 没被撤，因为物自体仍是先于认识而在的客体。所以 R 里没有 A1，残留里保留了 A1 的影子。

读法二，两视角读法（阿利森：物自体只是看同一对象的另一个视角，是界限概念）：

(康德₂，g1，素朴实在，界限概念：认识到此为止，不用问)。这里没有第二个世界，A1 的影子消失，残留只剩「到界限为止，不再追问」。

两个四元组的 R 相同，N 不同。引理 1、引理 2、E2 对康德的推出，因此各有两个版本。本书取的做法是：凡涉及康德，两个版本都要过。过不了的那一个，如实写出。E2 在两个版本里都成立，因为两个 N 都是「到此为止」类的语句，S 都否认。可是引理 2 (ii) 在读法二里变弱：界限概念算不算「一个不被生成的原语」，有争议。附录四第一张表因此把康德标为「依读法」。

十四个四元组，写成缩写。 为了让引理 2 与 E2 有可核对的东西，这里把十四个局部答案，各写成 (T, g, R, N) 的缩写。读法写在括号里。

1. (康德，g1，素朴实在，物自体不用问)，依读法。

2. (尼采，g2 与 g1，A1、A2，力场不用问)，依读法。

3. (黑格尔，g4，实体先在，绝对的闭合不用问)。

4. (怀特海，g1 与 g2，A1，潜能秩序不用问)。

5. (胡塞尔，g3，素朴的自然态度，先验自我不用问)。

6. (西蒙东，g4 与 g5，A3，前个体不用问)。

7. (德勒兹，g4，同一先在，虚拟场不用问)。

8. (巴拉德，g3 与 g5，A1、A2、A3，现象不用问)。

9. (罗韦利，g3 与 g5，A3：没有孤立系统的状态，系统节点不用问)。

10. (瓦雷拉，g2 与 g4，外部设计者，自创生单位不用问)。

11. (蒯因，g1，本体论上的 A1，认识论入口不用问)。

12. (克里普克，不撤，为 A1 供底气，种类本质不用问)。

13. (刘易斯，不撤，加固 A1、A3，局部事实的镶嵌不用问)。

14. (哈曼，g2 的反面，拆平 A2 的特权、加固 A1、A3，实在物不用问)。

注意第 12、13、14 条的 R 是「不撤」或「加固」。它们是乙吸引子。D3 允许 R 为空，因为一个局部答案可以是「某亏空的回答方式是加固某条公设」。这样，乙吸引子也进入了 L，没有被排除在样本之外。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只收撤公设的家，样本就偏向甲，非还原的证明就不公平。

样板：退化定理。 要看清「覆盖」之后「旧理论成了极限情形」是什么意思，取一个能算的例子，这就是第 26 章的伞模型。

设 d 维空间里一把伞，伞心在求值点 x，半径 δ，核 γ 是径向对称的，按 $\delta^{-(d+2)}$ 归一化。伞场算子

$$L_\delta u(x) = \int_{B(x,\delta)} \omega(x, x')[u(x') - u(x)]\, dx'。$$

退化定理。 设 $u \in C^4$，x 是内点，核对称（奇数阶矩为零），二阶矩有限。则当 $\delta \to 0$ 时，

$$L_\delta u(x) = c\,\Delta u(x) + O(\delta^2)，\text{其中 } c = (1/2d) \int \gamma(|z|)|z|^2\, dz。$$

证（梗概）：把 $u(x')$ 在 x 处泰勒展开到四阶。零阶项被 $[u(x') - u(x)]$ 减去。一阶项是对 $(x' - x)$ 的奇函数，核对称使它积分为零。二阶项给出 $(1/2)\,\partial_{ij}u \cdot \int \omega\,(x'-x)_i(x'-x)_j$，径向对称使它等于 $c\,\Delta u$。三阶项又是奇函数，为零。四阶项给 $O(\delta^2)$，因为核已按 $\delta^{-(d+2)}$ 归一。∎

这条结果不是本书的新东西：非局部扩散算子在小视野极限下回到拉普拉斯算子，杜强、冈茨伯格等人约 2012 年起已有。它在本书里的位置是退化链的第二环。

它给「覆盖」的启发是：新理论 S 与旧理论 T 的关系，应该是「T 是 S 的极限情形」，而不是「T 是 S 的错误」。这条后面会用在引理 3。

◆ 七、引理 2（补缺，修正后的陈述）

这一条改过。先说原来的错。

原陈述。 L 的残留全都落在 A1、A2、A3 之内。

错在哪里。 怀特海的残留是无时间的潜能秩序，那是 A0，不是 A1 到 A3。西蒙东的前个体、德勒兹的虚拟场、巴拉德的现象、罗韦利的被预设的系统节点、瓦雷拉的「一个正在生产自己的单位」，说的都不是先在的客体、主体或关系项。它们是另一类东西：不被追问来历的起点。

修正后的引理 2。 设 L 为引理 1 的十四个局部答案。则

(i) L 的残留不全在 A1、A2、A3 内，A0 也在其中；

(ii) L 的每个残留，都是 A* 的一个例子；

(iii) 因此补缺要求 S 对 A0 与 A* 都有交代。

证：(i) 取怀特海。其残留的 x 是无时间的潜能秩序，由 A0 的定义，它在 A0 内、不在 A1 到 A3 内。(ii) 逐家验：每个残留的 x 都被当作起点、不被生成，故都是 A* 的例子。(iii) D4 补缺要求 S 给每个残留 x 以来历或地位。每个 x 都是 A* 的例子，故 S 必须说明 A* 本身。∎

引理 2 的逐家验证。 (ii) 说每个残留都是 A* 的例子。下面取三家，把验证写开。

怀特海。他的潜能秩序（永恒客体与上帝原初本性所给的一般潜能的秩序）是无时间的。无时间，则不被生成：生成是在时间里的事。故这个秩序满足 A* 的定义，是一个不被发生、只被预设的东西。

巴拉德。他说现象是本体论原语，没有先在关系项的关系（p.815）〔核〕。「原语」二字是他自己用的，所以这一家不必推，直接是 A* 的例子。

西蒙东。前个体是势能与力的储备，个体化从不耗尽它。这是说：每一次个体化都从前个体取材，而前个体自己的来历，体系里不问。留一个所有个体化都从它取材的东西，而它自己没有来历，满足 A*。批评者的问题（要有已个体化的种子，可能无穷后退）正好是追问它来历的一个路径，说明这个残留是可以问的。

另两家（德勒兹、瓦雷拉）同理。罗韦利的系统节点，是被预设的、无内禀性质的节点：节点从哪里来，关系量子力学不答。

为什么 A0 不在 A1 到 A3 里。 这是个小的但关键的区分。A1 到 A3 说的是「某个已在的东西（客体、主体、关系项）先于它所参与的过程」。A0 说的是「一个无时间的秩序先于一切现实过程」。前者的先在是对某个过程而言的；后者的先在是对一切过程而言的，而且不在时间里。这两种先在的结构不同，所以不能用 A1 到 A3 吞掉 A0。引理 2 的错处，就是曾把它们当一种。

S 怎样交代 A*？本书的做法是：S 不宣布自己没有任何起点，那做不到（见第十二节无原语检验）。S 的做法是把起点从「物」挪到「律」，并且让这条律自己有死亡条件、可被发生、不豁免自己。这一步到底清没清零，附录五第一条老实说：没有清零。

◆ 八、引理 3（一致）

引理 3。 存在一个 S，使 D4 第三条成立。

「一致」要两件事：S 与诸家相容，和 S 解释两个吸引子。本书取三道闸来检验，三道缺一不可。

第一道闸：无矛盾。 S 与每个极大相容子族 C 的去残留部分合起来不推出矛盾。

检验办法：S 只否认各家的「不用问」（ν_i），不否认各家的其余断言。而 ν_i 在去残留的部分里不出现。故 S 与去残留部分之间无冲突。

第二道闸：极限可复原。 每个 T_i 的去残留部分，在 S 的某个极限情形里复原。

这就是上一节退化定理那样的形状。伞缩成一点，非局部回到经典的拉普拉斯算子；刘易斯的「局部特殊事实的镶嵌」，正是伞缩成点的极限：每一把伞都缩成一个点，点与点之间只剩邻接。于是乙吸引子里刘易斯的世界图景，被放回 S 的极限位置。

第二道闸还可以多说几句。为什么要「极限复原」，而不是「推出」？因为 S 是一个新理论，它不能把旧理论当定理推出来，那会让旧理论变成 S 的子集，也就变成了拼装的反面。极限复原的意思是：旧理论是 S 在某个参数取到边界时的样子。伞缩成点，是半径参数 $\delta \to 0$；刘易斯的镶嵌，是邻接以外的一切都被取消。在这样的边界上，S 的结构退回旧理论的结构。这样，旧理论被保留了，也被重新定位了：它是一个极限情形，不是一个错误。

这与冰花的比喻里「回写」那一条对得上：发生学长出来之后，会回头改写发现学，给旧理论重新定位为极限情形。窗上的冰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那是比喻拆错的三处之一。

伞模型是这道闸的见证（witness），不是证明本身。它证明了「有一个极限路径存在」，没有证明所有十四家都有这样的极限。其余各家的极限复原，属于第二编、第三编的逐章说明，没有写成定理。附录五会把这一点写进弱点。

第三道闸：两个吸引子的稳定被解释。

乙吸引子（克里普克、刘易斯、哈曼）：物先在为什么稳？S 的回答：一号位（对比、粒子、真）先显出「那儿有个东西」，语法再把它压成名词。燃料是真的，外壳是便利的。

甲吸引子（怀特海、西蒙东、巴拉德、德勒兹、罗韦利、瓦雷拉）：撤了物与主体，为什么还停在一个原语前？S 的回答：撤掉物与主体之后，没有给「发生」本身一个可退化、有时间的地位，只好留一个无时间的原语兜底。

两条回答，都是 S 内部的推论，不增加新的先在者。∎

这一条最容易被读成「SDE 解释了一切」。不是。第三道闸只说：对已知的两个吸引子，S 给得出一个可错的解释。解释对不对，看附录五和证伪条款。

◆ 九、引理 4（非还原）

引理 4。 在 D4 的严判据下，S 的三个内核，(a′)、(d)、(e)，都不能从任何极大相容子族的合取推出。

先说怎样得到这三个内核。办法是淘汰：把所有可能的候选摆出来，看谁已经有人写过。

淘汰表。

候选	谁已经有	裁决
回写：结果改写前提	怀特海（客观不朽）、西蒙东、德勒兹、黑格尔	淘汰
主体后显影：主体是结果	怀特海、西蒙东、巴拉德	淘汰
价值进本体	怀特海（主观形式即评价）、巴拉德（问责）	淘汰
矛盾驱动的双向重写	黑格尔	淘汰
五相环：回落重组作为原则	无人写出	弱存

「弱存」要说清。五相环里只有「回落重组作为原则」这一环无人写出。可是一环不是一个体系，所以不把它列入存活内核，只作弱存。

淘汰表的逐项证据。 表里的「谁已经有」，每一格都要有理由。

回写：怀特海的「客观不朽」，是过去被后继摄入。结果成了后继的材料，这就是回写的骨架〔据二手〕。黑格尔的预设性反思，是根据把条件设定为前提（§1021），结果倒过来成为前提〔核〕。西蒙东的转导，每一区域由前一区域结构〔据二手〕；德勒兹的层化与再结域，也是产物回头改写层〔据SEP〕。所以「结果回写条件」至少有四家，不能算新。

主体后显影：主体是结果，不是起点。怀特海的主体—超体，主体是过程的结果〔据二手〕；西蒙东，个体是个体化的结果〔据二手〕；巴拉德，人类主体不先于现象存在（p.821）〔核〕。尼采、瓦雷拉也有。所以也不新。

价值进本体：怀特海，价值是本体论的核心，主观形式即评价〔据二手〕；巴拉德，问责贯穿现象（p.803、812、825、827）〔核〕。也不新。

矛盾驱动的双向重写：黑格尔，矛盾是一切运动与生命力的根（§956）〔核〕，开端被结果证明为得出的（§1805—1806）〔核〕。马克思不算：恩格斯 1890 年致布洛赫信，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决定、上层建筑交互作用，是不对称的主从，不是两端同时重写〔核〕。所以黑格尔一家就占住了这一格。

五相环里「回落重组作为原则」：黑格尔的坏的无限被真的无限收束，没有回落重组作原则；其余各家我查到的也没有。可是单凭这一环成不了一个内核，所以弱存。

一个小模型，看清「拼装」与「涌现」。 抽象的判据不容易看出分别，取一个只有三句话的模型。

设有两家理论，用最简的命题写：$T_1 = \{ p, p \to q \}$，$T_2 = \{ r, r \to s \}$。它们的合取推出 q、s，以及它们的合取项 $q \wedge s$。再设有一个理论 $S_1 = \{ q \wedge s \}$。S_1 能从 $T_1 \wedge T_2$ 推出，所以 S_1 是拼装。

再设一个理论 $S_2 = \{ t \}$，其中 t 是一个新命题，$T_1 \wedge T_2$ 里没有一句含 t。按严判据，t 不在 $T_1 \wedge T_2$ 的推论里，S_2 不是拼装。

可是只做到这一步还不够。S_2 可能只是一个无关的新词，跟 T_1、T_2 毫无关系。所以涌现还要 E1（收束）与 E3（构件可追溯）：S_2 要回答 T_1、T_2 共同留下的亏空，而且构成 t 的词，必须在 T_1、T_2 里出现过。

再看矛盾的情形。设 $T_3 = \{ u \}$，$T_4 = \{ \neg u \}$。合取 $T_3 \wedge T_4$ 是矛盾，经典逻辑里矛盾推出一切，包括任何 S。若直接对 $T_3 \wedge T_4$ 问「推不推得出 S」，答案永远是「推得出」，非还原永远不成立。这就是 D4 要取极大相容子族的原

因：先把 T_3 与 T_4 拆到不同的子族，再各自问。黑格尔与德勒兹的关系，就是 T_3 与 T_4。

存活的三条。

(a′)　伞模型退化定理，须补矩条件。内容：重叠的伞缩小，退回经典算子；伞心不在求值点时，一阶矩必须相消，二阶矩须各向同性，否则发散。附录三给数值。

(d)　真善美作为能量三态。内能＝真，守住一束纠缠如实持存的劲；动能＝善，一个纠缠激发另一个的力；势能＝美，纠缠要聚成一的张力。

(e)　不封顶的反身闭合。生成规律本身也是被发生的；退化是有条件的，由矛盾驱动，不是无理由；规律不豁免自己。

证。 对每个内核，证法分两步。

第一步，查内核涉及的词汇。看各家的语句集里有没有它。(a′)　要求有「伞—核—矩条件」这一类量；十四家里没有一家有。(d)　要求「真善美＝内能、动能、势能」的对应；十几家里没有一家有。

第二步，查内核的结构。(e)　的要点是「闭合而不封顶」。黑格尔有闭合，没有不封顶：他的圆圈把开端证明为得出的，终点收口。德勒兹有不封顶，没有闭合：他拒绝收成圆。两者合起来是矛盾。按　D4，矛盾的家要分开合取，分开之后，每个子族要么有闭合无不封顶，要么有不封顶无闭合，推不出「不封顶的闭合」。梅亚苏有「规律可以无理由地变」，可是他的事实性原则豁免自己，布拉西耶指出了这一点（自指反驳）。SDE 的规律是有条件地退化，并且不豁免自己。这与梅亚苏相反，故也推不出。∎

这个证明的性质，要如实交代。 它不是形式独立性证明。形式独立性要给出一个相容子族合取的模型，在其中内核为假。本书没有给这样的模型。本书给的是样本穷举下的核对：在被选中的十四家与几位横跨者里，逐家查，没有人。所以引理 4 的力量是「在这份样本里不可还原」，其稳固程度取决于样本。附录五第二条把这一点写成弱点。

◆ 十、E2 与 E3 的推出

E2 的推出。 要证：对每个 i，$S \vdash \neg \nu_i$。

ν_i 是各家「不用问」的那一句。逐家：

- 怀特海　潜能秩序不用问来历 → S：潜能秩序有条件、可被发生。
- 巴拉德　现象不用问来历 → S：现象是 D 与 E 的显影结果之一。
- 西蒙东　前个体不用问 → S：前个体储备是发生出来的。
- 德勒兹　虚拟场不用问 → S：虚拟场不先在。
- 罗韦利　系统节点不用问 → S：节点是显影的结果。
- 瓦雷拉　自创生组织不用问 → S：自创生的单位也要问它从哪个序列里成形。
- 克里普克、刘易斯、哈曼　物不用问怎样成其为物 → S：成其为物是一号位显影后语法压成的。
- 康德　物自体不用问，且不可问 → S：来源者是可以问的。
- 黑格尔　绝对的闭合不用问 → S：圆不封口。
- 胡塞尔　先验自我不用问 → S：先验自我也是显影的结果。
- 蒯因　认识论入口不用问来历 → S：入口的来历可问。

- 尼采　按形而上学读法的力场不用问 → S：力场也要问。

每一条里，S 的那一句，确实否认了该家的「不用问」。故 E2 成立。∎

但要写明两点限制。第一，康德与尼采的残留依读法，E2 在他们身上，也依读法成立（见附录二、附录四）。第二，蒯因的入口是认识论的，不是本体论的原语。他的 ν_i 比较轻，E2 对他最弱。

E3 的推出。 要证：S 的每个构件，都能追到 $\mathfrak{D}$ 内部的痕迹。

- (a′) 的材料：非局部算子在小视野极限下回到拉普拉斯算子（杜强、冈茨伯格等）；刘易斯的镶嵌是伞缩成点的极限；莫德林指出纠缠使可分离性失去支持，那是伞不能缩成点的地方。
- (d) 的材料：内能、动能、势能是物理学里本有的三个量；真、善、美是发现学自古的三分。本书只做对应，不新添一个先在的量。
- (e) 的材料：黑格尔的圆圈，德勒兹的拒绝闭合，梅亚苏的「律可无理由地变」，布拉西耶的自指反驳。四者都是 $\mathfrak{D}$ 内部的东西。

每个构件的词汇，都在 $\mathfrak{D}$ 里。故 E3 成立。∎

不过 E3 的「没有新增先在者」，只在构件层面成立。S 作为整体，仍留着一条律（三大方程）作为起点。这就是 A* 没有清零。第十二节细说。

◆ 十一、定理″

定理″。 设 G 是满足 (G1)(G2)(G3) 的发生学，$\mathfrak{D}$ 与 L 如上。则：

(1) G 不是被发现的（论证一）；

(2) G 不是由 L 里某一家一线演绎出来的，也不是 L 的合取的推论（引理 4）；

(3) G 若有来历，则 G 是 $\mathfrak{D}$ 的涌现，满足 E1、E2、E3、E^+（引理 1 到引理 4，及 E2、E3 的推出）；

(4) G 的来历带着一个条件：站位在 $\mathfrak{D}$ 之外（第十三节）。

证明结构一览。 为了让你在长长的证明里不丢位置，这里把依赖关系写成几行。

- 论证一（推论 1）：G 不是被发现的。只依赖 G1、G2、G3 与「发现」的定义。
- 论证一（推论 2）：G 的材料在发现学里。依赖推论 1 与「撤销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
- 引理 1：十四家覆盖 g1 到 g5，撤尽 A1 到 A3。依赖逐家核验（附录二）。
- 引理 2：残留不全在 A1 到 A3 里，补缺要求 S 说明 A0 与 A\。依赖逐家核验与 A\ 的定义。
- 引理 3：S 过三道闸。依赖引理 1、引理 2、退化定理（附录三）。
- 引理 4：三个内核不可还原。依赖淘汰表、词汇核查，和 D4 的严判据。
- E2、E3：由引理 2 与引理 4 推出。
- 定理″：论证一加引理 1 到引理 4 加 E2、E3。

最弱的环，是引理 2 的 (ii) 对康德等五家的「按读法是」，和引理 4 的「样本穷举」。这两处在附录五都有记录。

定理″ 的证明。 (1) 是论证一的推论 1。

(2)：设 G 是 L 中某一家 T_i 的一线演绎，则 G 是 T_i 的推论，所以是 T_i 所在的极大相容子族的合取的推论。可是引理 4 说 S 的三个内核都不是任何这样的合取的推论。而 G 作为发生学，含这三个内核（它们的存活就是在 G 之内存活）。所以 G 不是任何一家的一线演绎，也不是诸家合取的推论。

(3)：G 若有来历，由推论 1 不是被发现，由推论 2 是被发生，材料在 $\mathfrak{D}$ 里。于是 G 是从 $\mathfrak{D}$ 内部诸理论的碰撞中长出来的。E1 由引理 1、引理 2、引理 3 合起来得到；E2、E3 由第十节得到；E^+ 由引理 3 第三道闸得到。所以 G 是 $\mathfrak{D}$ 的涌现。

(4)：站位在 $\mathfrak{D}$ 之外，来自第十三节。该节的论断依赖第五编的案例，其强度见附录五第三、第四条。所以 (4) 是整个定理中最软的一句，它的证据是经验的，不是推演的。

四条合起来，定理″成立，条件是各引理的前提成立。∎

那两撇是什么意思？定理最初的陈述，说残留全在 A1—A3 内，说非还原只要「不在任何一家里」。第一次修正，加进 A0 与 A*。第二次修正，把非还原改成对极大相容子族的严判据。两撇记的是这两次改。

◆ 十二、无原语检验

涌现出来的东西，自己带不带一个原语？这是对 S 的自检。

二难。 设空＝S≈0（显露近零），虚＝E≈0，混沌＝D 极强。则

$D = G(S, E) = G(0, 0)$。

要 D 极强，必须 $G(0, 0) \neq 0$。可是这一项不由 S、E 生成，它就是原语。

若 G(0, 0) = 0，那么原点是不动点，什么都不开始。

两条退路。

退路一：原点不稳定，扰动放大。可是扰动从哪里来？在形式模型里，扰动是外加的白噪声项（附录三）。外加，就是原语。这条路不通。

退路二：无始环。原初的混沌，是更早一轮秩序僵化的残留。这条路通。可是代价是：原语从「物」挪到了「律」。

怀特海的律，与 SDE 的律，不一样。 怀特海的潜能秩序无时间。SDE 主张三大方程本身是被发生的形状：有历史，会退化，可修宪。这是它们的分别。

三难。 明希豪森三难：证明一件事，只有三条路，无穷后退、循环、在某处独断停下。黑格尔选了闭合的圆。怀特海和巴拉德在某处独断停下。SDE 选一个开放的圆：循环不封口，律也在圆里被发生。

结论。 原语没有清零。它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从一个不被生成的物，换成一条自带死亡条件、可被撤销的规律。这是本书能诚实说出的最强版本。

◆ 十三、三项条件

把材料、站位、显影点三件事分开，才看得出它们各管什么。

材料。 材料必须在发现学之内。理由：撤销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论证一，推论 2。）

站位。 站位带什么原语，翻墙后就剩什么原语。胡塞尔无站位，剩先验自我；黑格尔的站位是神学，剩绝对的闭合；怀特海是数学加神学，剩潜能秩

序；西蒙东是工程，剩前个体；巴拉德是玻尔，剩现象；罗韦利是物理加龙树，剩系统节点。

站位又不能只靠东方来补。无自性的站位必要，因为它不给物、不给主体留位置；可是不够，因为佛学只破不造。站位给出「撤」的方向，不给出「造」的材料。

显影点。 显影点在共同体之外。这里的「共同体」由思想与名誉品牌来分，不由职位来分。思想层，是共同体默认的公设、问题清单、术语；留在内，就是保留共同体的原语，撤原语，就是革命。这一层几乎是分析命题。名誉层，是谁被承认、被引用、被继承；这一层有经验内容，可检验：写核心著作时是不是为获得承认而写，是不是继承某个学派的品牌，是不是推翻过自己的旧品牌。

三项缺一，涌现不出。有材料没有站位，是在墙内循环；有站位没有材料，是无从下手；两项都有，没有显影点，是看不见整片冰花。这也是「造中含破，破中有造」的另一种说法。

◆ 十四、可能的反驳与回答

下面六个反驳，是读到这里的人最容易提的。每一个都给一个答案，答案不一定够，够不够留给读者。

反驳一：极大相容子族怎么划，是任意的。

答：不任意。读法固定之后，十四家里互不相容的组合是有限的、可以枚举的，如黑格尔的闭合与德勒兹的拒闭合，康德的两世界读法与两视角读法。每划一次，就多一个子族，要多查一遍。引理 4 的第一步，是查词汇：看内核

里的量（伞一核一矩条件、真善美对内动势三能、不封顶的闭合）在不在各家的语句里。这一步不依赖子族怎么划。依赖划法的，只有第二步，对 (e)。

反驳二：E2 的「不会同意」，每一家都可以含糊地接受 S。

答：D5 把「不会同意」定为一条形式要求：$S \vdash \neg\nu_i$。就是说，S 明确否认该家的「不用问」。若某一家愿意接受 $\neg\nu_i$，那么他自己就把 ν_i 撤了，他不再是这个局部答案里的那一家。这正是证伪条款 2 所描述的情形：翻过墙而不留原语。所以含糊接受，不是 E2 的漏洞，是一次对条款 2 的检验。

反驳三：覆盖太弱，只要有人碰到就算。

答：对。覆盖本来就只要求碰到，补上是引理 2 的事。覆盖与补缺分开写，就是为了不让「碰到」冒充「补上」。

反驳四：把真善美对到内能、动能、势能，是类比，不是推导。

答：同意。(d) 的非还原，靠的是词汇核查：十几家里没有一家把这三股劲同这三个量对起来。这不等于对应是对的。对应的真假，要看它有没有产生别处得不到的判断。若它只是被背诵，不再生出新判断，那就是符号态封顶，是第十五节写的 SDE 自己的第一种死法。

反驳五：东方的站位既然不提供材料，那「站位」一词是不是一个万能挡箭牌？

答：它不是挡箭牌，它有一条硬规则：站位带什么原语，翻墙后就剩什么原语。胡塞尔无站位，剩先验自我；罗韦利的站位是物理加龙树，剩系统节点。这条规则可以对着任何一位人物去查。若查出一位的站位与他的残留对不上，规则就坏了。

反驳六：论证一是反身的，会不会是循环论证？

答：论证一是一个反证法：假设 G 被发现，推出矛盾。结构上不循环。循环的地方，是 S 自己的有效性：S 说律也被发生，那么 S 自己的律又从哪里来？这就是第十二节说的开放的圆。本书不否认它是圆，只说它不封口。

◆ 十五、证伪条款

下面五条，任何一条成立，本书的判词即告作废。

条款 1。 有人证明，发生学是由某一位大师一线演绎出来的，或从发现学之外整体移植过来的。（命中论证一、推论 2，与定理″ (2)。）

条款 2。 找到某一家关系派哲学家，翻过了墙而没有留下任何不被生成的原语。（命中引理 2 与第十二节。）

条款 3。 SDE 的三个存活内核 (a′)、(d)、(e)，被某一家或几家合起来完整推出。（命中引理 4。）

条款 4。 乙吸引子里有哪一家的稳定，「一号位显影」解释不了。（命中引理 3 第三道闸。）

条款 5。 有人在共同体之内、守着自己的名誉品牌，完成了颠覆而非修补，按思想与名誉的定义。（命中第十三节显影点。）

每一条都是可以去查的。这就是它们存在的意义。

另外，对 SDE 自己，也要写死法。三大方程本身也是被发生的形状，它会死于三种方式：符号态封顶（被背诵、被套用，不再生出新判断）；模板化（123 原理被外推成「任何三步」）；品牌化（被它的共同体当品牌守护，撤

销它的候选被判为「不是 SDE」）。品牌化一到，SDE 就成了新的发现学，下一次涌现在它的共同体之外发生。

◆ 十六、一页纸总结

最后，把整件附录一压成一页。

问题。 一门说「没有先在」的学问，从哪里来?

答案。 它不能是被发现的（论证一），因为来历会否定内容。它只能是被发生的，而发生要有材料，材料只能在发现学里（推论 2）。

怎样验。 取发现学内部十四家的局部答案（引理 1），看它们撤了哪些公设、留了哪些「不用问」（引理 2）。再看一个新理论 S 能不能：收束它们、与它们相容并解释两个吸引子（引理 3）、而又不能由它们推出（引理 4）。若能，S 是涌现。

S 的三个内核。 (a′) 伞模型退化定理，须补矩条件；(d) 真善美作为能量三态；(e) 不封顶的反身闭合。

S 自己的代价。 原语没有清零，它从物挪到律，律自带死亡条件（第十二节）。

S 的三项条件。 材料在内，站位在外，显影点在共同体之外（第十三节）。

怎样推翻。 五条证伪条款（第十五节），和附录五的七条弱点。

这一页是你把附录一合上之后，应该带走的东西。

附 录 二

原典核验总表

◆ 核验是怎样分级的

核验分三档，是因为证据的来路不同，不是因为作者偷懒。

第一档，〔核〕。对过原文，页码、节号、段落序号可以在原书里翻到。康德的 A、B 版页码，黑格尔的 Miller 译本分段，巴拉德的 Signs 页码，属于这一档。另有一些条目，是对百科条目或书评里转述的原文做了核对，也标〔核〕，并在证据栏写明「据 SEP」「据 NDPR 书评」或「转引」。

第二档，〔据二手〕。依据研究文献、百科条目、书评、传记。作者没有见到原文，也没有核到二手的出处页码。这一档的内容，可以用来写大意，不能用来写逐字引文。

第三档，〔待核〕。没有核到。书里的使用规则是：不用作承重证据，只在需要时点到，并写明待核。

另外，凡版权期内的作品，书里只用单句短引（少于 15 字），多数是转述大意。所以这张表里，没有一格是逐字引文的出处。它们是「他说，大意是」的出处。

◆ 怎样读这张表

每一行是一个判断。列有四项：判断｜裁决｜证据出处｜核验状态。

裁决只有三个词。**成立**，是说判断照原样站得住。**需修正**，是说判断大体对，但要改一个限定，修正后的写法在判断栏里。**被推翻**，是说这个判断不能用，书里已经不用它。

核验状态也只有三种。〔**核**〕，对过原文，或对过可靠的转述并核了出处。〔**据二手**〕，依据百科条目、研究文献、书评、传记，没见到原文。〔**待核**〕，没核到，当作未证。

页码和年份只用已经核到的，没有新增。

◆ 一、康德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康德撤了素朴实在	成立	《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观念论立场	〔核〕
物自体只在消极意义上被接受，是「界限概念」	成立	《纯粹理性批判》A255/B311；A235—260/B294—315	〔核〕
物自体与现象的关系有「触发难题」	成立	Jacobi 的诘难，研究文献通说	〔据二手〕
残留 A1（客体先在）	需修正：依读法。两世界读法保留 A1；阿利森的两视角读法只剩界限概念	阿利森与朗顿两种读法之争	〔据二手〕
统觉是形式条件，不是先在实体主体	成立	谬误推理章 A341—405/B399—432，批判把「我思」实体化	〔核〕
残留 A2（主体先在）	被推翻。最多写成「形式性的先验条件仍先于经验对象的构成」	同上	〔核〕

◆ 二、尼采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闪电与闪光：行为背后没有行为者	成立	《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第 13 节	〔核〕
语法在每个行为后面看到一个做者	成立	《偶像的黄昏》「理性在哲学中」第 5 节	〔核〕
废除真实世界，表象世界一并废除	成立	《偶像的黄昏》「真实世界如何最终成了寓言」	〔核〕
只有视角性的看	成立	《道德的谱系》第三篇第 12 节	〔核〕
灵魂作为主体的多元	成立	《善恶的彼岸》第 12 节，据 SEP	〔核〕
权力意志是形而上学承诺	需修正：有争议，Richardson 与 Leiter 分歧，只能说「读法依赖」	研究文献	〔据二手〕
《善恶的彼岸》第 36 节与力场的联系	不下裁决	未核到	〔待核〕
A1、A2 都被撤；可能残留按形而上学读法的力场	需修正：残留依读法	同上	〔据二手〕

◆ 三、黑格尔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矛盾是一切运动与生命力的根源	成立	《逻辑学》本质论「矛盾」节，Miller 译本，Lenin 版分段 §956	〔核〕
矛盾的第一结果是「空无」	成立	同上 §939—940	〔核〕
	成立		〔核〕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形式与内容互相预设；根据把条件设定为前提		根据章「预设性反思」§1020、§1021	
真理是以终点为目的、以终点为开端的圆圈	成立	《精神现象学》序言 §18	〔核〕
实体即主体	成立	同上 §17	〔核〕
开端被结果证明为得出的；圆圈之圆圈	成立	绝对理念章 §1805—1806；§1814	〔核〕
开端以《精神现象学》的结果为前提	成立	开端章 §93	〔核〕
坏的无限被真的无限收束，没有回落重组作原则	成立（对这份文本样本）	逻辑学相关章，见上列各节	〔核〕
马克思的双向重写等同黑格尔的双向重写	被推翻：恩格斯 1890 年致布洛赫信，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决定、上层建筑交互作用，是不对称主从，不是两端同时重写	恩格斯 1890 年致布洛赫信	〔核〕

◆ 四、怀特海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撤销实体先在	成立	《过程与实在》（1929），据 SEP	〔核〕
永恒客体是纯粹潜能	成立	SEP 相应条目（§6）	〔核〕
上帝原初本性对永恒客体做概念评价，给出一般潜能的秩序	成立	研究文献转述	〔据二手〕
「多成为一，并被一所增加」		SEP 转述	〔核〕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成立：句意据 SEP 转述，原文用词待核		
客观不朽＝过去被后继摄入（回写的骨架）	成立	过程哲学通说	〔据二手〕
主体是过程的结果（主体—超体）	成立	同上	〔据二手〕
价值是本体论核心（主观形式即评价）	成立	同上	〔据二手〕
永恒消逝	成立	同上	〔据二手〕
《观念的冒险》（1933）里有文明衰退的诊断	不下裁决	未核到	〔待核〕
残留 A0	成立	以上各行合观	〔据二手〕

◆ 五、胡塞尔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观念 I》（1913）第 49 节节题讲「绝对意识作为世界毁灭的剩余」	成立	《观念 I》第 49 节	〔核〕（节题）
《笛卡尔式沉思》（1931）自称新笛卡尔主义	成立	该书导论	〔核〕
《逻辑研究》（1900—1901）写于哈勒编外讲师时期（1887—1901，约十四年）	成立	传记	〔据二手〕
1901 年到哥廷根，教育部压过系里的反对	成立	传记	〔据二手〕
晚期发生现象学、被动综合、生活世界（《欧洲科学的危机》1936）是擦边，发生仍以先验自我为最终源头	需修正：「擦边」是本书的判读，不是通说	研究文献	〔据二手〕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判：修补，不是革命	成立（以口述为判准）	附录六第 5 条	王德生口述

◆ 六、西蒙东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个体是前个体场中一次个体化的结果	成立	《形式与信息概念下的个体化》，二手转述	〔据二手〕
关系是个体化系统内部的「内共振」	成立	同上	〔据二手〕
前个体是势能与力的储备，不是现成形式的集合	成立	Massumi 转述	〔据二手〕
个体化从不耗尽前个体，留有剩余	成立	同上	〔据二手〕
亚稳态：带着未解决张力，可多种方式解决（过饱和溶液）	成立	同上	〔据二手〕
转导：一个活动一步步传播，每一区域由前一区域结构（晶体生长）	成立	同上	〔据二手〕
四层：物理、生命、心理、集体（心理与集体互为条件）	成立	同上	〔据二手〕
Sauvagnargues 的解读需要已个体化的「种子」，可能无穷后退	成立：是一条批评，不是定论	Cogburn 的批评	〔据二手〕
他早于后来的关系派提出「关系先于项」	成立	以上合观	〔据二手〕

◆ 七、德勒兹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差异自身先于同一	成立	《差异与重复》（1968），据 SEP	〔核〕
层化、领土化、解域、再结域	成立	与瓜塔里《千高原》（1980），据 SEP	〔核〕
虚拟、强度、现实三层	成立	同上	〔据二手〕
「只有差异」	被推翻：他有稳定形态，差异是居首，不是唯一	同上	〔核〕
结构与产物的本体论分量低于过程	成立	同上	〔据二手〕
残留：虚拟场是否先在	需修正：这是个开放问题，不是定论	研究文献	〔据二手〕

◆ 八、巴拉德

出处全按《后人类主义的述行性》，载 Signs 第 28 卷第 3 期（2003），801—831 页。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关系项不先于关系，经内互动在现象之内浮现	成立	p.815	〔核〕
现象是本体论原语，没有先在关系项的关系	成立	p.815	〔核〕
本体论的基本单位不是「物」而是现象	成立	p.818	〔核〕
人的身体与人类主体不先于现象存在	成立	p.821	〔核〕
局部可分离性	成立	p.825	〔核〕
问责（责任伦理）	成立	p.803、812、825、827	〔核〕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与宇宙中途相遇》（2007）：伦理—本体—认识论	不下裁决	p.90	〔待核〕
同书的另两处页码	不下裁决	p.139、p.392	〔待核〕
撤 A1、A2、A3；有责任伦理，没有「真善美作为能量三态」	成立	以上合观	〔核〕
残留「现象」作为未追问来源的原语；无主体显影次序的理论	成立	同上	〔核〕

◆ 九、罗韦利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关系量子力学（1996）：基本本体论是物理系统与取值变量；观察者也是物理系统；没有孤立系统的状态	成立	SEP	〔核〕
《赫尔戈兰》（2020）引龙树，讲相互依存	成立	二手	〔据二手〕
「只有关系没有关系项」	需修正：是推论，不是原文	研究文献	〔据二手〕
阿德拉姆与罗韦利 2023（Philosophy of Physics 第 1 卷第 1 期）加跨视角链接，事件集不是纯关系的	成立	该文摘要	〔核〕
残留：系统作为被预设的、无内禀性质的节点	成立	以上合观	〔据二手〕

◆ 十、瓦雷拉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自创生网络内每个过程由网络内其他过程使能，再生产	成立	瓦雷拉、汤普森、罗施《具身心智》（1991）；马图拉纳与瓦雷拉《自创生与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同一组织；闭合是系统真实特征		认知》（1980）；据 Di Paolo 与 Thompson	〔据二手〕
无根基，与中观学关联	成立	二手	〔据二手〕
残留：「一个正在生产自己的单位」被当作描述起点	成立	以上合观	〔据二手〕
他「缺理念界」	撤出：无法核实，书里不写	无	—

◆ 十一、哈曼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实在物脱离一切关系；感性物只在被遭遇时存在；物永不被关系耗尽	成立	访谈与二手	〔据二手〕
点名批评巴拉德「关系先于关系项」，称关系主义为 duomining	成立	Rhizomes 第 30 期	〔核〕
主要著作：《工具存在》2002、《网络王子》2009、《四重对象》2011、《物导向本体论：万物新论》2018	成立	出版信息	〔据二手〕
强化 A1 与 A3，拆平 A2 的特权	成立	以上合观	〔据二手〕
沃尔芬代尔（2014）：实在物＝换了名的物自体	成立：是一条书评里的批评	《物导向哲学：物自体的新衣》书评	〔据二手〕
「个体化」一类的批评已有人提出	被推翻：未核到，不得写成已有人撞到	无	—

◆ 十二、前因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物理对象与荷马诸神只有程度之别，没有种类之别，都是文化设定；他本人作为外行物理学家相信物理对象	成立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51）第 6 节	〔核〕
《语词与对象》（1960）：表面刺激；晚年改说神经输入	成立	摘录与二手	〔据二手〕
最原初的对象也已是理论性的（1981）	成立	SEP	〔核〕
本体论相对性、指称不可勘定、代理函数	成立	SEP	〔核〕
定位：撤本体论上的 A1，留一个不被追问来源的认识论入口（不是本体论原语）	成立	以上合观	〔核〕

◆ 十三、克里普克、尼德姆与拉波特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严格指示词；「水是 H_2O」的后验必然；微观结构作种类本质	成立	《命名与必然性》（1970 讲，1980 成书），据 SEP	〔核〕
克里普克为 A1 提供形而上学底气，但不蕴含 A1	成立	以上合观	〔核〕
液态水是动态结构；H_2O 分子靠氢键形成寡聚链，链平均长度随热力学语境变化；熔点等性质只属宏观物体，单个分子不是水	成立	尼德姆《What is Water?》（Analysis 第 60 卷，2000，13—21 页）；《The Discovery that Water is H_2O》（2002）；据 SEP 转述	〔核〕
	被推翻：他在克里普克框架内说明意义变化	该书	〔据二手〕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拉波特《自然类与概念变化》（2004）可当断点证据	（鲸不再算鱼；「玉」分为两种自然类而日常用法未变），不是反克里普克者		

◆ 十四、刘易斯与莫德林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休谟式随附：世界不过是局部特殊事实的庞大镶嵌，其余随附于此	成立	《哲学论文集》第二卷（1986）导言 ix—x 页，据 SEP	〔核〕
他知道贝尔定理的教训可能是有不局域的物理实体，「也许如此」，但不准备从现在这样的量子物理里取本体论教训，只为它「站得住」辩护	成立	同书 xi 页，转引	〔核：转引〕
莫德林把休谟式随附拆成可分离性与物理状态主义；量子纠缠使可分离性失去支持	成立	《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2007）第二章，据 NDPR 书评	〔核〕

◆ 十五、梅亚苏与布拉西耶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先祖性与先祖化石；关联主义容不下先于主体性的世界	成立	《有限性之后》（2006，英译 2008），二手	〔核：据二手转引〕
一切无理由，能无理由地成为别样；律可无理由地被打破	成立	同上，二手大段转引	〔核：据二手转引〕
唯有事实性本身不是偶然的	成立	英译 p.80，转引	〔核：据二手转引〕
保留非矛盾律；必然的不是某个存在者，而是任何必然存在者的不可能	成立	同上，转引	〔核：据二手转引〕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若事实性原则必然为真，按它自己它也该偶然（自指反驳）	成立	布拉西耶《解放的虚无》（2007）p.89，转引	〔核：据二手转引〕

◆ 十六、海德格尔与萧师毅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存在与时间》（1927）；后期「转向」承认前期仍在主体性形而上学里	成立	通说	〔据二手〕
《哲学论稿》（1936—1938）；《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6）	成立	出版信息	〔据二手〕
1945—1951 禁止授课	成立	传记	〔据二手〕
1946 年夏与萧师毅合译《道德经》前八章，中断；他致雅斯贝尔斯信说语言完全陌生，于是放弃	成立	Parkes《黑森林上的旭日》引海德格尔致雅斯贝尔斯信	〔核〕
萧师毅回忆文	成立	Parkes 编《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1987）93—104 页	〔据二手〕
《同一律》（1957）说「本有」像逻各斯与道一样不可翻译	成立	据 Parkes	〔据二手〕

◆ 十七、维特根斯坦与休谟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逻辑哲学论》（1921）后，1920—1926 年在奥地利乡村小学教书；后期《哲学研究》推翻前期	成立	传记	〔据二手〕
休谟 1745 年申请爱丁堡大学教席失败	成立	传记	〔据二手〕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休谟 1751—1752 年申请格拉斯哥大学教席失败	成立	传记	〔据二手〕

◆ 十八、与第五编相关的生平判断

第五编用了康德与黑格尔的生平。这里与上面的原典判断分开列。

判断	裁决	证据出处	核验
康德 1748—1754 家庭教师；1755—1770 编外讲师（无薪，靠听课费）；1770 任柯尼斯堡逻辑与形而上学教授（46 岁）	成立	传记	〔据二手〕
《纯粹理性批判》1781，写于「沉默十年」	成立	传记	〔据二手〕
1782 年《哥廷根学报》加尔韦—费德尔书评当作贝克莱式唯心论	成立	传记	〔据二手〕
莱因霍尔德 1786—1787《关于康德哲学的通信》，获耶拿教席；1790 年代康德成德国大学主流	成立	传记	〔据二手〕
黑格尔 1793—1800 伯尔尼、法兰克福家庭教师；1801 耶拿编外讲师，1805 编外教授	成立	传记	〔据二手〕
《精神现象学》1807 年完成于拿破仑攻占耶拿之际；1807—1808 班贝格编报；1808—1816 纽伦堡中学校长，《逻辑学》1812、1813、1816	成立	传记	〔据二手〕
1816 海德堡；1818 柏林；《哲学全书》1817 初版；《法哲学原理》1820；1831 去世，学派分为老年与青年黑格尔派	成立	传记	〔据二手〕
马克思未走上大学教职；克尔凯郭尔终身无职位；尼采 1879 辞去巴塞尔教职	成立	传记	〔据二手〕

◆ 十九、按章对照：哪一章用了表里的哪几节

章	用到的表节
第 5 章 康德	一
第 6 章 尼采	二
第 7 章 黑格尔	三
第 8 章 怀特海	四
第 9 章 胡塞尔	五
第 10 章 西蒙东	六
第 11 章 德勒兹	七
第 12 章 巴拉德与罗韦利	八、九
第 13 章 瓦雷拉	十
第 17 章 另一群人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第 19 章 断点	十一、十三、十四
第 24 章 梅亚苏	十五
第 30 章至第 34 章	十六、十七、十八

读正文时，碰到一句想查的话，先找章，再翻到这里对应的节。

◆ 二十、汇总

三种标记的分布，是这张表最诚实的部分。〔核〕多集中在康德、尼采、黑格尔的原文判断，和巴拉德的页码。〔据二手〕多集中在西蒙东、瓦雷拉、哈曼、罗韦利和全部传记。〔待核〕共三处：尼采《善恶的彼岸》第 36 节；怀特海《观念的冒险》的衰退诊断；巴拉德《与宇宙中途相遇》的页码（p. 90、p.139、p.392 三个页码算同一处）。

凡〔据二手〕处，请在拿到纸本之后复核，附录五第七条把这一点写成了本书的弱点。

◆ 二十一、写作过程中改判的清单

下面这些，是书稿在写的时候，被核验改了的判断。列出来，是因为一份核验表应该留下它自己的修改痕迹，而不只展示最后的样子。

被推翻的。

1. 「康德残留 A2（主体先在）」。谬误推理章批判把「我思」实体化。统觉是形式条件。改为「形式性的先验条件仍先于经验对象的构成」。〔核〕
2. 「德勒兹主张只有差异」。他有稳定形态，差异居首，不是唯一。〔核〕
3. 「马克思与黑格尔同有矛盾驱动的双向重写」。恩格斯 1890 年信里，是不对称的主从。〔核〕
4. 「拉波特可当克里普克的断点证据」。他在克里普克框架之内说明意义变化。〔据二手〕
5. 「哈曼的个体化批评已有人提出」。未核到。改为本书的一条预言。
6. 「瓦雷拉缺理念界」。无法核实，撤出。

需修正的。

1. 「康德残留 A1」改为依读法：两世界读法留，两视角读法只剩界限概念。
2. 「尼采的力场残留」改为依读法：权力意志是否形而上学承诺，有争议。
3. 「罗韦利只有关系没有关系项」改为推论，不是原文；2023 年修订多出非纯关系的事件集。
4. 「晚期胡塞尔」改为「擦边」，是本书的判读。

5. 附录一引理 2：残留不全在 A1 到 A3 内，补 A0 与 A*。

6. 附录一引理 4：非还原由「不在任何一家里」收紧为「不能由任何极大相容子族的合取推出」。

7. 附录三：命题 18.1 的系数 1/6 改为 $M_3/(6M_1)$；定义前因子 $1/r$ 改为 $1/(r^2M_1)$；伞心不在求值点时补矩条件。

仍待核的。

三处：尼采《善恶的彼岸》第 36 节；怀特海《观念的冒险》的衰退诊断；巴拉德《与宇宙中途相遇》p.90、p.139、p.392。这三处书里没有用作承重的证据。

这份清单也是一种提醒：一半以上的改动，是把「大概对」收紧成「在这个读法下对」。收紧不是退让，是让判断可以被检验。

附 录 三

伞算子的数值审查

◆ 一、这一件是什么

第 26 章讲「一把伞缩成一个点」。那一章用了几个数。这一件把数全摆出来。

要先说清楚它的身份。这是对原书写法的一次独立复核，不是原书的证明本身。原书写了伞场算子、退化定理和命题 18.1。这里的做法是：把它们当作待检的断言，换一个人从头算一遍，看哪几处站得住，哪几处要补条件，哪几处写错了。

结果有三类。站得住的，是情形 A。要补条件的，是情形 B。写错、要改的，是情形 C，加量纲和白噪声项两处。

◆ 二、计算设置

- 维数：二维。
- 被作用的函数：$u(x, y) = \sin x \cdot \cos 2y$。它是光滑的，拉普拉斯算子是它自己的负五倍：$\Delta u = -5u$。
- 求值点：$(0.3, 0.2)$。
- 核：均匀核，即核在伞内取常数。二维圆盘上归一化常数 $C = 8/(\pi\delta^4)$，使得 $c = (1/2d)\int \gamma|z|^2 dz = 1$。
- 积分：对伞盘做数值积分，细网格。复核时取每边 1600 个格点。

原书的算子写成

$L_U\,u(x) = \Sigma_i \int_{B(x_i,\delta_i)} \omega_i(x,x')[u(x') - u(x)]\,dx'$。

伞 i 的伞心是 x_i，半径是 δ_i，核是 ω_i。

◆ 三、三组数据

情形 A：伞心在求值点。

设定：一把伞，伞心就是求值点，核径向对称。

δ	0.4	0.2	0.1	0.05
原审查记录的误差	4.5×10^{-2}	1.1×10^{-2}	3.0×10^{-3}	8.7×10^{-4}
本次细网格复核	4.46×10^{-2}	1.13×10^{-2}	2.8×10^{-3}	6.8×10^{-4}

这里的误差是 $|L_\delta u(x) - \Delta u(x)|$。

读法：δ 每减半，误差约缩成四分之一。前两格两次计算吻合。后两格有出入，原记录略大。出入的来源是对圆盘边界的离散：圆盘是一个指示函数，在粗网格上，边界格点进出会带来噪声，δ 越小，噪声占比越大。把网格从每边 400 加到 1600，后两格由 2.6×10^{-3}、4.4×10^{-4} 变到 2.8×10^{-3}、6.8×10^{-4}，仍在慢慢收敛。量级与斜率，两次一致：$O(\delta^2)$ 成立。

要提醒一句：这个读数的意思是「斜率对，量级对」，不是「第三位有效数字对」。

成立条件。

1. 核对称：奇数阶矩为零。

2. 二阶矩有限，并按 $\delta^{-(d+2)}$ 归一化。

3. $u \in C^4$。

4. x 是内点，伞整个落在定义域里。

常数。 $c = (1/2d) \int \gamma(|z|)\,|z|^2\,dz$。取二维、均匀核、上面的归一化，$c = 1$。

这一段是退化链的第二环，不是本书的新东西。杜强、冈茨伯格等人约 2012 年起已有非局部算子在小视野下回到拉普拉斯算子的结果。本书引它，是为了说明「旧理论是新理论的极限情形」是个可以算的形状。

情形 B：伞心不在求值点。

设定（完整）：伞半径 δ；伞心排成格距 δ 的方格，整张方格相对求值点偏移 $(0.3\delta,\ 0.1\delta)$，所以求值点不在任何伞心上；只取伞心离求值点小于 δ 的那几把伞；每把伞用均匀核与同一归一化常数 $8/(\pi\delta^4)$，各伞的贡献取平均。表中「一阶矩项」是 $8/(\pi\delta^4)$ 乘以各伞 $\int (x' - x)\,dx'$ 的平均值（x 方向分量）。δ 取 0.4、0.2、0.1、0.05，与情形 A 同档。

δ	0.4	0.2	0.1	0.05
$L/\Delta u$	1.52	1.07	0.28	−1.20
一阶矩项	−0.67	−1.33	−2.67	−5.33

读法：本该是 1。可是 $L/\Delta u$ 随 δ 变小，一路漂离 1，最后变号。一阶矩项每次翻倍，按 $1/\delta$ 增长，也就是发散。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可以分析地看出来。一把伞心偏离求值点 x 的伞，贡献里有一项

$$\int \omega(x, x')(x' - x)\,dx' \cdot \nabla u(x)。$$

伞心不在 x 时，核对 x 不对称，这个积分不为零。归一化后，每把伞的这一项大小约为 $8|x_i - x|/\delta^2$，而 $|x_i - x|$ 与 δ 同量级，所以整项约按 $1/\delta$ 增长。按上面写全的布置，表中数值可以原样重现。换一种格点布置，一阶矩的大小会随几何而变，有时恰好相消，有时很大，可是只要伞心不对称地围着求值点，它就按 $1/\delta$ 增长。

怎样救回来：矩条件。

要让伞族在 x 处仍然退化成拉普拉斯算子，需要这几个条件。

1. 一阶矩相消：$\Sigma_i \int \omega_i(x, x')(x' - x)\, dx' = 0$。

2. 二阶矩各向同性：$\Sigma_i \int \omega_i(x, x')(x' - x)(x' - x)^{\mathsf{T}}\, dx' = 2c \cdot I$。

3. 要得到 $O(\delta^2)$ 的误差，还需三阶矩相消。

4. 半径随位置变化时，另有漂移项，要另行处理。

这就是第 26 章说的「原证明补上的条件」。用白话说：几把伞合起来，必须在求值点「看起来是对称的」，推和拉要相互抵掉，剩下的才是干净的二阶。

情形 C：命题 18.1 的伞导数。

原书的命题 18.1 写伞导数为

$$D_U u = u' + (r^2/6)\, u''' + O(r^4)。$$

这里的 1/6 来自纯中心差分。复核发现：这个修正系数不是普遍的 1/6，它等于 $M_3/(6M_1)$，随权函数 ψ 而变。其中 $M_1 = \int \psi(z)\, z\, dz$，$M_3 = \int \psi(z)\, z^3\, dz$，积分区间取 $[-1, 1]$。

权函数 ψ	M_1	M_3	$M_3/(6M_1)$
$\psi = z$	2/3	2/5	0.1000
$\psi = \operatorname{sign} z$	1	1/2	0.0833
$\psi = z(1 - z^2)$	4/15	8/70	0.0714

这三个数，本次复核重新积分算过，与原记录一致：0.1000、0.0833、0.0714。只有纯中心差分，系数才是 1/6，那是另一种核。

命题 18.1 的修正。 伞导数的修正项系数应写成 $M_3/(6M_1)$，并注明它随核而变。不要写成固定的 1/6。

◆ 四、量纲修正

命题 18.1 的伞导数，是权函数 ψ 对 u 的加权积分，再除以一个前因子。取物理变量 $s \in [-r, r]$，令 $z = s/r$ 为无量纲变量，$M_1 = \int \psi(z)\, z\, dz$，$M_3 = \int \psi(z)\, z^3\, dz$，都是无量纲的数。则

$$\int \psi(s/r)\, u(x + s)\, ds = r \int \psi(z)\, u(x + rz)\, dz。$$

把 $u(x + rz)$ 展开，奇数阶项里，一阶项给 $r \cdot r\, M_1\, u' = r^2\, M_1\, u'$。所以这个积分的主项是 $r^2\, M_1\, u'$，不是 $r\, u'$。

要让主项恰好是 u'，前因子必须是 $1/(r^2 M_1)$。原书的前因子写成 $1/r$，主项就变成 $r\, M_1\, u'$，既带了多余的 r，又带了多余的 M_1，量纲对不上。

结论：定义前因子 $1/r$ 量纲不对，应为 $1/(r^2 M_1)$。这是一处写错，不是排版问题。

◆ 五、白噪声项

原书的伞场动力学方程里有第三项 $\sigma_i(t)\ \xi_i(t)$。这是外加的白噪声，原书称它为「混沌注入」。

数值审查的结论是：在形式模型里，混沌是外生的。方程自己不产生它，是人写进去的。

这一点直接连到附录一第十二节的无原语检验：退路一（原点不稳定、扰动放大）靠的就是噪声，而噪声外加，所以那条路不通。也连到附录五：原语没有清零。

◆ 六、这一件让我们学到什么

三点。

第一，情形 A 的结果是真的，也是别人已经证过的：非局部算子在小视野下回到经典。

第二，情形 B 的矩条件，是本书需要补上的东西。原书的证明默认伞心在求值点。伞心不在，就要矩条件，否则发散。第 26 章与附录一的 (a′) 都带了这个条件。附录五第五条把「(a′) 须补矩条件证明」列为待做。

第三，情形 C 与量纲，是写错。已经改。

数值审查没有给出一个反例，推翻退化定理本身。它给出的是：定理成立，但条件要写全，常数要写对。

◆ 七、推导补记

上面几处结论，原记录没有写推导。这里补上，让你能自己核。

情形 A 的常数。 二维，均匀核，核值为常数 C，在半径 δ 的圆盘内。要 L_δ u(x) → c Δu(x)，c 由二阶矩定：

c = (1/2d) ∫ γ(|z|)|z|² dz，其中 d = 2。

圆盘上 ∫ |z|² dz = ∫₀^δ r² · 2πr dr = πδ⁴/2。乘以 C = 8/(πδ⁴)，得 4。再除以 2d = 4，得 c = 1。所以 L_δ u → Δu。

情形 A 的误差阶。 展开 u(x + z) − u(x) = ∇u·z + ½ zᵀ(∇²u)z + (1/6) ∇³u[z,z,z] + (1/24) ∇⁴u[z,z,z,z] + ...。

核对称，则 ∫ z dz = 0，∫ ∇³u[z,z,z] dz = 0，两个奇数阶项都消。二阶项：∫ ½ zᵀ(∇²u)z · C dz = ½ · (C ∫ zzᵀ dz) : ∇²u。对径向核，C ∫ zzᵀ dz = (C ∫ |z|² dz / d) I = 2 I（d=2 时 C∫ |z|²dz = 4，除以 d 得 2）。所以二阶项给 ½ · 2 · tr(∇²u) = Δu。四阶项的大小是 C · δ⁴ · δ² · (常数) = O(δ²)。这就是 O(δ²)。

情形 B 的一阶矩。 伞心 x_i 不等于 x 时，伞内的积分区域以 x_i 为中心。令 z = x′ − x，则积分区域变成以 (x_i − x) 为中心的圆盘。该圆盘上 ∫ C z dz = C · πδ² · (x_i − x) = (8/δ²)(x_i − x)。|x_i − x| 至多与 δ 同量级，所以一阶矩项至多 O(1/δ)，而且乘上 ∇u(x)。伞的数目与 δ 无关（半径与格距同量级时，覆盖 x 的伞是有限的几把），所以总的一阶项按 1/δ 增长。这与表里「每次翻倍」同向。

要让它相消，需要覆盖 x 的各伞的 (x_i − x) 加权后和为零。就是矩条件一。

情形 C 的系数。 取上一节的定义

D_U u(x) = (1/(r² M_1)) ∫_{−r}^{r} ψ(s/r) u(x + s) ds。

对 $u(x+s)$ 做泰勒展开，ψ 取奇函数，则偶数阶项积分为零：

$\int \psi(s/r)\, u(x+s)\, ds = u'(x) \int \psi(s/r)\, s\, ds + (u'''(x)/6) \int \psi(s/r)\, s^3\, ds + O(r^6)$。

两个积分换成无量纲变量：$\int \psi(s/r)\, s\, ds = r^2\, M_1$，$\int \psi(s/r)\, s^3\, ds = r^4\, M_3$。代入并除以 $r^2 M_1$：

$D_U u = u' + r^2 \cdot (M_3 / (6\, M_1)) \cdot u''' + O(r^4)$。

所以 u''' 前的系数是 r^2 乘 $M_3/(6M_1)$，随 ψ 而变。取纯中心差分的情形，系数才是 1/6。这里 ψ 的奇偶性是一个假定：原书没有明说，复核按奇函数处理，三个 ψ 都是奇函数（z、$\operatorname{sign} z$、$z(1-z^2)$）。

这一段说明了为什么系数是 $M_3/(6M_1)$，也说明了前因子为什么要改。要说明白一点：这里的定义形式，是复核按上述积分写出来的，原书命题 18.1 的原式，本次复核只拿到结论，没有逐字对照。如果原式的积分形式不同，前因子的具体写法也要相应调整，可是「系数随核而变」与「前因子须带 r^2 与 M_1」这两个结论，不依赖这一点。重写是附录五第五条的一部分。

◆ 八、给复核者的话

如果你想自己重算，下面是最短的一条路。

第一步，写一段二十行以内的数值积分程序：二维，被积函数 $\sin x \cdot \cos 2y$，求值点 $(0.3, 0.2)$，伞心取求值点，半径取 0.4、0.2、0.1、0.05，核取均匀核，归一化 $C = 8/(\pi\delta^4)$。对圆盘内做细网格求和，每边至少 800 点。对比 $-5u(0.3, 0.2)$，看误差是不是每次约缩为四分之一。

第二步，对三个 ψ 算 M_1 与 M_3，看 $M_3/(6M_1)$ 是不是 0.1000、0.0833、0.0714。这一步用手算也行。

第三步，要看情形　　B，自己布一个格点：伞心在格点上，格距等于伞半径，求值点取不在格点上的位置。算每把覆盖求值点的伞的一阶矩，看它们加起来是不是按 $1/\delta$ 增长。照本附录写全的布置，可以重现表中的数；你自己换一种布置，数会不同，增长的方向不会变。算出不同的结果，请写信告诉本书的编者。

这三步做完，本件的主要结论就是你自己验过的了。不用相信这一件，也不用相信原书。

附 录 四

两张对照表

◆ 第一张　十四家残留表

这张表是第二编、第三编的总账。它把每一家做了什么、停在哪里，并排放在一处。

列的读法：「吸引子」指这家落在甲（关系与过程）、乙（物的回归）还是别处。「撤掉的公设」是 D3 里的 R。「残留」是那句「不用问」，即 D3 里的 N。「读法」一栏写这个残留是否依读法而变。

家	吸引子	撤掉的公设	残留（那句「不用问」）	读法
康德	墙前，不在两个吸引子里	素朴实在	物自体：来源者不可知，也不用问	依读法：两世界读法留 A1；两视角读法只剩界限概念；A2 不残留
尼采	别处	A1、A2	按形而上学读法的力场	依读法：权力意志是否承诺形而上学，有争议
黑格尔	别处	实体先在（实体即主体）	绝对的闭合：圆圈收口，开端被结果证明	不依读法，他停在收口
怀特海	甲	实体先在	无时间的潜能秩序（A0）	不依读法
胡塞尔	别处	素朴的自然态度	先验自我作为发生的最终源头	晚期发生现象学是擦边，源头仍是先验自我
西蒙东	甲	个体先在，A3	前个体储备，个体化从不耗尽它	有无穷后退的批评
	甲	同一先在	虚拟场是否先在	开放问题

家	吸引子	撤掉的公设	残留（那句「不用问」）	读法
德勒兹				
巴拉德	甲	A1、A2、A3	「现象」作为未追问来源的原语	不依读法
罗韦利	甲	孤立系统的状态	系统作为被预设的、无内禀性质的节点	2023 年修订多出非纯关系的事件集
瓦雷拉	甲	外部设计者	一个正在生产自己的单位，被当作描述起点	不依读法
蒯因	第三种	本体论上的 A1	一个认识论的入口，不是本体论原语	晚年改说神经输入，入口仍在
克里普克	乙（倾向）	不撤	为 A1 提供形而上学底气，但不蕴含 A1	倾向，不是定论
刘易斯	乙	不撤，加固 A1、A3	局部特殊事实的镶嵌：世界由局部事实铺成	他知道纠缠的教训，选择不取
哈曼	乙	拆平 A2 的特权，加固 A1、A3	实在物脱离一切关系，永不被关系耗尽	沃尔芬代尔读作换了名的物自体

横跨者：梅亚苏。 他不在十四家之内，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吸引子。他把混沌立为绝对，撤得最彻底；可是事实性原则自己被豁免，这是他的「不用问」。布拉西耶指出了这个自指。他放在第 24 章单独讲。

怎么读这张表。

第一眼看见的，是残留那一列几乎没有空格。除了克里普克（本来就不撤）以外，每一家都撤了点什么，每一家也都留了点什么。

第二眼看见的，是六个甲吸引子的残留各不相同：潜能秩序、现象、前个体、虚拟、系统节点、自创生单位。名字不同，位置相同：都是被撤掉的物与主体让出来的那个位置，又被一样别的东西占了。

第三眼看见的，是康德和尼采两行的「读法」一栏。它们提醒你，这张表里有两行是「依读法」，不是定论。引理 2 和 E2 对这两家的推出，也相应地「依读法」成立。

第四眼看见的，是蒯因一行。他的入口是认识论的，不是本体论的，所以残留比别人轻。这一条在附录五里也有记录。

残留的类型。 十四个残留，按类型分：

- 属 A0 的：怀特海一家。
- 属 A* 的原语：西蒙东、德勒兹、巴拉德、罗韦利、瓦雷拉。
- 属 A1、A3 的加固：刘易斯、哈曼，克里普克提供底气。
- 属闭合的：黑格尔。
- 属先验源头的：胡塞尔。
- 属界限与不可知的：康德。
- 依读法的力场：尼采。
- 认识论入口：蒯因。

八类里，只有头三类能严格写成 A0 或 A* 或 A1、A3 的直接例子。康德、尼采、黑格尔、胡塞尔、蒯因五家要经过「读法」或「类比」才进 A\。引理 2 的 (ii) 说「每个残留都是 A\ 的例子」，对这五家，它的意思是「按本书的读法是」，不是「必然是」。这是弱点之一。

◆ 第二张　乙吸引子的燃料、外壳、断点表

乙吸引子里，物先在为什么那么像真理？本书的回答（第 18 章）：燃料是真的，外壳是便利的。一号位（对比、粒子、真）先显出「那儿有个东西」，这是燃料；语法再把它压成名词，这是外壳。

燃料和外壳是同一件东西的两面。断点是外壳开始裂开的地方。这张表把三样并排，再标出有文献撞到了断点，还是还没有。

家	燃料（先显出的「那儿有个东西」）	外壳（压成的名词）	断点（外壳裂开处）	文献	状态
克里普克	「水」这个种类，指着同一团微观结构	严格指示词，「水是 H_2O」的后验必然	液态水是随热力学语境变化的氢键链，单个分子不是水	尼德姆《What is Water?》（Analysis 第 60 卷，2000，13—21 页）；《The Discovery that Water is H_2O》（2002）	已有文献撞到〔核：据 SEP 转述〕
刘易斯	局部特殊事实，一个一个的「点上的事」	休谟式随附：其余一切随附于镶嵌	纠缠推翻可分离性那一半	莫德林《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2007）第二章；刘易斯本人在 1986 年导言 xi 页承认「也许如此」	已有文献撞到〔核：据 NDPR 书评与转引〕
哈曼	实在物，脱离一切关系	「物」这个名词，永不被关系耗尽	个体化：一个物为什么是一个物，而不是一团？	无。沃尔芬代尔（2014）的批评是「物自体新衣」，不是个体化	还没人撞到，是本书的一条真预言

拉波特为什么不在这里。 拉波特《自然类与概念变化》（2004）看起来像是在克里普克框架里找到了意义会变的证据。可是他的做法是在克里普克框架之内说明变化：鲸不再算鱼；「玉」分为两种自然类，日常用法未变。他不是反克里普克者，所以他不能当断点的证据。

逐行说明。

克里普克一行。燃料是真的：我们确实有「同一种东西」的感觉，水就是水。外壳是便利的：严格指示词把这个感觉压成了一个固定的名字。断点由尼德姆撞到：当你问「水到底是什么」，答案是一个随温度、压力而变的动态结构，不是一个固定的分子。外壳没有被推翻，它被问出了边界。

刘易斯一行。燃料是真的：局部特殊事实一个一个摆在那里。外壳是便利的：休谟式随附把「其余一切」都收进镶嵌。断点由莫德林撞到：纠缠使可分离性失去支持，而可分离性是镶嵌的前提之一。刘易斯本人知道这件事，他写下「也许如此」，只是不准备取教训。从 SDE 看，这时伞缩成点的极限，正好是刘易斯的世界图景。

哈曼一行。燃料是真的：我们遭遇物，物总有「还有没给出的部分」。外壳是便利的：把它叫作「实在物」，并宣布它永不被耗尽。断点按本书的预言在个体化：物从哪里切出一个「一」？这一处还没有人撞到。

这一行为什么重要。 前两行的断点，文献都有。第三行的断点，没有文献。所以它是一条真预言，可以错：如果有人证明哈曼的实在物没有个体化问题，或者个体化的问题已经被他自己的体系消化了，那么这一行就要改写。它在附录五里另有一条记录，与证伪条款 4 相邻。

◆ 两张表合起来看

第一张表说：墙里每一家都停在自己的「不用问」前。第二张表说：乙吸引子那一边的「物」，墙上的缝，文献里已经裂开了两处。

两张表并排，才看得出全书的图。甲吸引子停在墙前，是因为撤了物与主体，没给「发生」一个有时间的地位。乙吸引子稳，是因为燃料是真的。墙在两边是同一堵，可是砌墙的砖不同。

◆ 读表练习

读这两张表，可以做三个小练习。

练习一：在第一张表里，找出「撤掉的公设」一栏为空或写「不撤」的家。它们是谁？它们在第二张表里还会再出现吗？（答：克里普克、刘易斯、哈曼。会，三家正好是第二张表的三行。）

练习二：在第一张表里，找出「读法」一栏写「依读法」的家。这两家的残留，能不能作为 E2 的稳固证据？（答：不能完全；E2 对他们是「按本书的读法成立」。）

练习三：在第二张表里，三行的「状态」一栏里，两行写「已有文献撞到」，一行写「还没人撞到」。如果你是本书的批评者，你会先去攻击哪一行？为什么？（提示：已有文献撞到的两行，攻击它们要对付尼德姆和莫德林；还没人撞到的那一行，你只需要证明本书的预言是错的。）

◆ 附：横跨者梅亚苏与布拉西耶

梅亚苏不在十四家之内，可是他是整个对照里最要紧的一个反面。他把混沌立为绝对：一切无理由，能无理由地成为别样，律可以无理由地被打破。唯独事实性本身不是偶然的（英译 p.80，转引）。他保留非矛盾律。必然的不是某个存在者，而是任何必然存在者的不可能。

他与 SDE 的距离，有三条。

比较项	梅亚苏	SDE
规律能不能变	能，无理由地变	能，有条件地退化，由矛盾驱动
规律能不能豁免自己	事实性原则豁免自己	不豁免，三大方程本身也是被发生的形状
起点是什么	混沌（偶然性）是绝对	无始环：原初混沌是更早一轮秩序僵化的残留

布拉西耶《解放的虚无》（2007）p.89 指出：若事实性原则必然为真，按它自己它也该偶然。这是自指反驳〔核：转引〕。SDE 的做法，是把这一句反过来用：规律本身也在被发生，也会变，也会死。所以梅亚苏对 SDE 是一个邻居，不是祖先。第 24 章讲这一点。

◆ 附：为什么没有「甲吸引子的燃料表」

你可能会问：乙吸引子有燃料、外壳、断点表，甲吸引子有没有？

没有。因为两边稳的原因不一样。乙稳，是因为一号位先显出「那儿有个东西」，这是正面的燃料，随后被语法压成名词，这是外壳。外壳有断点，可以对着文献查。

甲停，是因为撤掉了物与主体之后，没有给「发生」本身一个有时间的地位。这是一个缺失，不是燃料加外壳。缺失没有断点，只有补缺：补上的办法，是给律一个历史和死亡条件（引理　2、第十二节）。所以甲吸引子对应的不是一张断点表，而是第一张表里的残留那一列，和附录一的无原语检验。

这个不对称，本身也是一个可被检验的判断：如果有人给甲吸引子里的某一家，找出一块「燃料加外壳」的结构，并且找到它的断点，那么本书对甲的解释要改。

附 录 五

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与推翻条件

一本讲「发生」的书，不该只说自己哪里对。这一件列出七处弱点。每一处写四样：弱在哪里、为什么弱、怎样算被推翻、该补什么。

排序不按重要性，按你会不会在正文里撞上它。

◆ 一、A* 没有清零

弱在哪里。 全书的目标，是涌现出一个不带任何不被生成的原语的发生学。可是第 27 章、附录一第十二节的检验结果是：原语没有清零。它从「物」挪到了「律」：三大方程被主张为被发生的形状，有历史，会退化，可修宪，可是在任何一个时刻，这条律是被预设来用的。

为什么弱。 如果「不留原语」是判据，本书自己没有过关。本书的说法是：这是能诚实说出的最强版本，原语换成了自带死亡条件的规律。这个说法能不能算「翻过了墙」，读者可以不同意。

推翻条件。 有人给出一个论证，说「自带死亡条件的律」与「无时间的律」在功能上等价；或者说，死亡条件本身又是一条不被生成的预设。这样，S 与怀特海的差别，只在措辞。

该补什么。 要么证明「死亡条件」可以由 S 自己的运行产生（真正的反身闭合）；要么把判词里「翻过了墙」降成「推着墙退了一步」。后者是现在留的后路。

◆ 二、样本由作者挑选

弱在哪里。 十四家加梅亚苏，是作者选出来的。选择的理由是：他们都碰到了发现学的某块石头，而且各自留下清楚的痕迹。可是没有一个独立的抽样规则。

为什么弱。 引理 4 的非还原，力量完全取决于样本（附录一第九节已写明：它是样本穷举下的核对，不是形式独立性证明）。若换一个样本，比如加进拉图尔、拉康、福柯、维特根斯坦后期，结论可能变。

推翻条件。 找到一位没在样本里的哲学家，他的语句集里已经有 (a′)、(d)、(e) 之一，或者他已经翻过了墙而没有留下原语。这就是证伪条款 2、3。

该补什么。 公开样本的选择理由，请读者补名单。每补进一家，就按 D3 写一个四元组，再查一遍淘汰表。

◆ 三、东方站位仍是论断

弱在哪里。 本书说，东方的缘起与道是站位，不是材料；站位提供「撤」的方向，不提供「造」的材料。可是这是一个论断，不是被检验过的命题。支持它的证据，是海德格尔和萧师毅合译《道德经》半途而废（他说语言完全陌生），和罗韦利引龙树之后残留「系统节点」。这是两个案例，不是系统考察。

为什么弱。 反例很容易想：有人说，龙树的中观已经把「不被生成的原语」清零了。若真如此，站位与材料的分工要重写。

推翻条件。 有人论证，东方某一支（比如中观、禅或道家的某个文本）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撤销加造」，没有借过发现学的材料，而且没有留下原语。

该补什么。 逐支考察，把「只破不造」这个判断，从一个对佛学的概括，改成一条可对文本检验的命题。本书没有做这件事。

◆ 四、「涌现者必在共同体之外」仅为强模式

弱在哪里。 母题里有一句口述：涌现者必然不会从西方哲学家群体诞生，是共同体之外诞生。本书把它当作承重命题之一（第五编）。可是这里的「必然」是一个强模式。整个第五编的证据，是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几个案例，处境在边缘，或者前后处境变化。几个案例撑不起「必然」。

为什么弱。 反例只要一个：一个在体制中心、守着品牌的人，完成了颠覆。证伪条款 5 就是为此立的。

推翻条件。 条款 5 成立。

该补什么。 本书把这条降成可检验的版本：思想层几乎是分析命题（留在共同体之内就保留共同体的原语），名誉层才有经验内容。「必然」的那一半，靠思想层的分析性撑着；经验的那一半，只是「大概率如此」。读者读第五编时，请按后一档读。

◆ 五、(a′) 须补矩条件证明

弱在哪里。 存活内核 (a′) 是伞模型退化定理。附录三的数值审查显示：伞心不在求值点时，要有矩条件，否则发散。第 26 章、附录一都写了这个条件。可是矩条件本身，只给了陈述与数值，没有给严格证明。

为什么弱。 内核 (a') 是三个内核里最「硬」的一个，是唯一可以数值检验的。它要是出了漏洞，引理 4 就少一条腿。

推翻条件。 找到一个满足矩条件的伞族，其算子在 $\delta \to 0$ 时并不退回拉普拉斯算子；或者找到证明说，矩条件在实际的伞布置里无法同时满足。

该补什么。 写一份完整的证明：给出矩条件的充分性（满足则退化），讨论必要性，并给出至少一类满足条件的伞布置。命题 18.1 的系数修正与量纲修正，也要在这份证明里一并写好。

◆ 六、哈曼的个体化预言未验

弱在哪里。 附录四第二张表里，哈曼一行的断点，是「个体化」。这是本书的一条预言。文献里还没人撞到。

为什么弱。 没有人撞到，不等于没人会撞到，也不等于撞得到。如果哈曼的体系有办法化解这个问题，这一行就落空。

推翻条件。 有人证明，哈曼体系内部已有对个体化的说明，且该说明不引入新的先在者。

该补什么。 去读哈曼的原著，而不是访谈和二手。本书对哈曼的材料，大部分是〔据二手〕。

◆ 七、多处二手核验待纸本复核

弱在哪里。 附录二里，〔据二手〕占很大比例：西蒙东、瓦雷拉、哈曼、罗韦利，加全部传记。〔待核〕三处。

为什么弱。 二手转述可能有偏。西蒙东、瓦雷拉尤其如此，因为二者的原文与英译、法译之间有差别。

推翻条件。 纸本原文与二手转述不符，且差别影响了某一行的裁决。

该补什么。 拿到纸本，逐条复核，把〔据二手〕改成〔核〕或改判。

◆ 本书还有两个小弱点，一并记下

其一，三道闸里的第二道，只有一个见证。 引理 3 的第二道闸要求「每一家的去残留部分在 S 的某个极限里复原」。本书只给了伞模型这一个见证，加上刘易斯的镶嵌。其余各家的极限复原，只在正文逐章说明，没有写成定理。

其二，E2 对蒯因最弱。 蒯因的残留是一个认识论入口，不是本体论原语。S 说「入口的来历可问」，他也许并不反对，只是觉得那不是他的问题。若如此，E2 对他不成立，D5 的「每一家都不会同意」要改成「十三家不会同意」。

◆ 三种读者，怎样用这一件

如果你是读者，想判断这本书可信不可信，可以把附录五当成一份清单：每一条后面的「推翻条件」，是一件你可以去查的事。查得到，就把这本书的那一句划掉。

如果你是同行，想反驳它，最省力的路径是附录一第十五节的五条证伪条款，和这里的第二条（换样本）。后一条尤其便宜：补一个名字，按 D3 写出四元组，再过一遍淘汰表。

如果你是学生，想练习，可以拿一位本书没写的哲学家，自己写一个四元组 (T, g, R, N)：他回答哪道亏空，撤了哪条公设，留下哪句「不用问」。写不出 N 的时候，多半是你还没读到他最难的地方。

◆ 怎样推翻这本书

把上面七条和两条小弱点，对到附录一第十四节的五条证伪条款上，是这样的。

弱点	对应的证伪条款
A* 未清零	条款 2
样本由作者挑选	条款 2、3
东方站位仍是论断	条款 1
「必在共同体之外」是强模式	条款 5
(a′) 须补矩条件证明	条款 3
哈曼个体化预言未验	条款 4 邻近
二手核验待复核	不直接对应，但影响全部条款

如果你读到这里，手里有一条能把其中一条推翻的材料，请告诉我们。这本书会因此改。

附 录 六

口述命题登记

本书的承重物，是王德生 2026 年 10 月 20 日的六条口述。执笔的人没有改一个字。登记的目的有两个：让读者看见，哪些话是作者说的，哪些话是执笔者展开的；让以后的修订，有一个可以对照的原件。

登记的格式是：序号｜原话｜日期｜落在哪条承重命题｜主场章。

承重命题的编号，照导读里的五条：一、只能被发生；二、材料在内；三、碰撞与墙；四、涌现是合取推不出；五、显影点在共同体之外。

◆ 一、六条口述

序号	原话	日期	落在哪条承重命题	主场章
1	从发现到发生，这是一个典范转移，新本体论的诞生，不能通过理论碰撞来理解，必须是从『发现自己的种种理论进行碰撞，自组织，才能涌现出发生学』。	2026-10-20	命题一（只能被发生）；兼命题二（材料在内）	第 1 章、第 2 章、第 3 章
2	发现学系统里面的种种理论，进行混沌碰撞，形成自组织，最后涌现出发生学。	2026-10-20	命题三（碰撞与墙）；命题四（涌现是合取推不出）	第二编（第 5—14 章）、第三编（第 15—20 章）、第四编（第 21—28 章）
3	这是我个人的『发生历程』，也是目前整个西方哲学正在发生的『本体论革命』。	2026-10-20	命题二（材料在内）；兼命题五（站位带着什么）	第 34 章、第 36 章

序号	原话	日期	落在哪条承重命题	主场章
4	涌现者必然不会从西方哲学家群体诞生，是共同体之外诞生。	2026-10-20	命题五（显影点在共同体之外）	第五编（第 29—35 章）
5	体制内，体制外，必须是思想和名誉品牌来区分，不是现实的区分。	2026-10-20	命题五（显影点在共同体之外）	第 29 章
6	从 SDE 看来，胡塞尔的东西仍然是一个发展的修补而已，并不是颠覆的革命。	2026-10-20	命题三（碰撞与墙：墙内的修补）；兼命题五	第 9 章

◆ 二、每一条在书里做了什么

第 1 条是全书的母题。它说了三件事：从发现到发生是典范转移；这个转移不能靠「理论碰撞」来理解；要靠发现学自己的理论在内部碰撞、自组织、涌现。第一件事立了全书的题；第二件事（理论碰撞的说法太宽）逼出了后面的收紧：碰撞要有点、有墙、有方向互逆，自组织要分出吸引子；第三件事成了命题一与命题二。第 1 章讲三种来历，第 2 章讲反身必然性，第 3 章讲撤销只能作用于已有的东西。附录一的论证一与命题 T，是它的严格版。

第 2 条给了过程的三个动词：混沌碰撞、形成自组织、涌现。这三个词在书里一一落地：碰撞在第二编，自组织在第三编，涌现在第四编。导论里「冰花」的比喻，是它的画面。附录一的 D4、D5，是它的严格版：碰撞对应局部答案，自组织对应两个吸引子与那堵墙，涌现对应 E1 到 E3 与 E^{+}。

第 3 条说，这件事有两个层面：一个人的，和一个学科的。「个人的发生历程」，本书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类比，第三人称，写在第 34 章：

三视角、321 智慧、SIO、SDE，四站，每一站把上一站撞穿。「整个西方哲学正在发生的本体论革命」，是第二编到第四编的总题。本书在这里留了一道界线：类比不是证据。个人历程只给一个能看见的例子，不给证明。

第 4 条是第五编的总纲，也是附录五第四条里的「强模式」。口述原话是「必然」。本书照原话立为承重物，可是在附录五里，把它降成可检验的两层：思想层的分析命题，和名誉层的经验命题。

第 5 条是对第 4 条的限定，也是第五编的钥匙：「体制」不是一份工作，是思想与名誉品牌。这一条让第 30 章到第 32 章的案例（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有了读法：看一个人的路是否经由共同体的土来路由，不是看他拿的是什么薪水。附录一第十三节把它写成显影点的定义。

第 6 条是一个具体的裁定。对胡塞尔，口述的判断是：修补，不是革命。第 9 章按这个判断写，并给了证据的两面：《观念 I》第 49 节节题（「绝对意识作为世界毁灭的剩余」）和晚期发生现象学的擦边。这条在附录二第五节里，核验状态写的是「王德生口述」：它是裁定，不是由文献核出来的事实。

◆ 三、两点说明

一、口述与展开的分界。 凡在这张表里的，是作者原话。凡在表外的，包括五条承重命题的措辞、判词怎样才算错的五条、给 SDE 自己写的三种死法、附录一的全部定义和证明，是执笔者在口述的框架里展开的，经作者裁定。所以，如果展开处有错，错在展开，不在口述；如果口述本身被推翻，那是另一回事。

二、判词的来源。 全书的判词，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前言、导读和结语三处：「发现学的石头在墙内互撞，自己排成了一行，停在同一堵墙前；发生

学，是在墙外被看出来的那条路——它是撞出来的，不是捡到的。」它是对第 1 条与第 2 条的一句凝缩，不在这张表里，因为本表只登记原话。

◆ 四、五条承重命题与口述、章、附录的对照

最后，把承重命题、口述、章、附录的对应放在一张表里，方便你从任何一头进去。

承重命题	口述序号	主场章	附录里的严格版
一、只能被发生	1	第 1—3 章	附录一论证一、推论 1、推论 2
二、材料在内	1、3	第 3 章、第 4 章	附录一推论 2、第十三节材料
三、碰撞与墙	2、6	第二编、第三编	附录一引理 1、引理 2；附录四第一张表
四、涌现是合取推不出	2	第四编	附录一引理 3、引理 4、E2、E3；附录三
五、显影点在共同体之外	3、4、5	第五编	附录一第十三节显影点；附录五第三、第四条

两条使用说明。其一，同一条口述可以落在不止一条命题上，表里取主要的一条，兼落的写在前面的表里。其二，第 6 条口述对胡塞尔的裁定，在这张表里归命题三，因为「修补」意味着停在墙内；它兼落命题五，因为胡塞尔的无站位，剩先验自我。

后 记

◆ 一、这本书怎样写成

这本书是在 2026 年 10 月 20 日一个晚上写成的。

那天晚上，王德生口述了母题：从发现到发生，是一个典范转移，新本体论的诞生；它不能通过理论碰撞来理解，必须是发现学自己的种种理论，混沌碰撞，形成自组织，最后涌现出发生学。这是他个人的发生历程，也是整个西方哲学正在发生的本体论革命。涌现者不会从西方哲学家群体里诞生，是在共同体之外。

书里的五条承重命题，就是从这几句话里一条一条拆出来的。

Claude　搭起证明，然后先派出四组人去核对原典：康德、尼采、哈曼一组；怀特海、西蒙东、德勒兹一组；巴拉德、罗韦利、瓦雷拉一组；黑格尔一组。后来又加了一组，核分析哲学和梅亚苏。

另有一次数值审查，对象是伞算子。结论收在附录三：伞心不在求值点时，要补矩条件，否则发散；一个常数随核而变；定义里的一个前因子，量纲不对。

一个晚上的节奏，大致是这样的：先有母题，再有证明，再有核验，再有改判，最后才有这些章。不是先写完再核，是核一家、改一处、写一章，一边走，一边改。

所以这本书的每一章，都是被前一章撞过的。第 5 章到第 14 章里，十家的残留表，是在核验结果回来以后才定下来的；第三编的两个吸引子，也是核验中一家一家浮出来的。

数值审查的三组数据，说起来简单。伞心在求值点、核对称的时候，误差随 δ 缩小，二阶收敛成立，这一段是前人已有的结果。伞心不在求值点的时候，一阶矩项按 $1/\delta$ 增长，发散，要补矩条件才救得回来。伞导数的修正系数，随核而变，只有纯中心差分时才是 1/6。

这三条，每一条都让书里的一句话变窄了一点。

凡书里标〔核〕的，是核验过的；标〔待核〕的，是还没有核到的。它们都汇进了附录二。核到了的，下一版就去掉标记；核不到的，下一版就老老实实删掉，不留一句靠不住的话。

◆ 二、几次改判

书写到一半，判断改了好几回。

黑格尔，原来被放在体制内，后来改判成体制外的正例：书写在大学之外，体系却硬在大学里。

候选 (b′)，原本排在存活的名单里，在黑格尔那一组核验里被判死：他早写过了。

(e) 被梅亚苏逼着收窄：变要有条件，不能无理由，律也不豁免自己。

黑格尔那一次，改得最费劲。一开始，他看上去是体制内的人：柏林大学的教授，一个体系的奠基者。不过把他的生平一页一页翻开，书是在大学之外写成的：家庭教师，耶拿的编外讲师，班贝格的报纸编辑，纽伦堡的中学校

长。圆圈在 1807 年已经写下，那时他不在任何一个体制的中心。体系是后来才在大学里硬起来的。所以他不是反例，是一个正例。

这些改判，没有一次是为了好看。它们是这本书的材料，不是它的瑕疵。一本说「撞出来」的书，要是自己没被撞改过，反倒可疑。

◆ 三、感谢

感谢每一位被本书拆过的思想家，也感谢把他们读明白、写清楚的研究者。书里凡〔核〕处，都靠他们先走过。

感谢这个晚上里所有被问到的人和被翻开的书，没有它们，这本书什么也长不出来。

感谢你，读到这里的人。

感谢陪读的齐家。他们是虚构的，可是饭桌上的那几句话，在很多家里都有人说过。

◆ 四、六条口述，放在哪里

最初的那几句口述，一共分成六条，逐条登记在附录六里，每一条标了日期，标了落在哪条命题上。

登记的用意很简单：哪些话是王德生说的，哪些话是后来搭出来的，要分得开。分得开，别人才知道该在哪里改。

◆ 五、请你回写

一本讲「回写」的书，最希望的，是被读者回写。

这本书不会在这里结束。凡是你觉得判错的地方，凡是你手里有原文、有页码、有更好的反例的地方，都是它下一次被撞的位置。

回写的办法不复杂：指出是哪一页、哪一条，说一句你认为对在哪里；如果有反例，把反例带上。哪怕只是一个年份，也值得。

你要是读过其中哪一家的原文，觉得哪一处判错了；要是查到哪一条引文不对，哪一个年份记错了；要是在自己的日子里试过第七编里的一件小事，发现它不灵——请告诉我们。这本书，会因此改。

发生学是从发现学自己的石头堆里撞出来的。这本书，也是。

判 词

发现学的石头在墙内互撞，自己排成了一行，停在同一堵墙前；发生学，是在墙外被看出来的那条路——它是撞出来的，不是捡到的。

从发现到发生，是一次典范转移。新的本体论不是谁发现的，也不是从外面搬来的：它是发现学两千年的理论在自己内部混沌碰撞、自组织，撞到同一堵墙前，再在共同体之外的一个显影点上涌现出来的。

本书逐家核验康德、尼采、黑格尔、怀特海、胡塞尔、西蒙东、德勒兹、巴拉德、罗韦利、瓦雷拉，以及蒯因、克里普克、刘易斯、哈曼、梅亚苏，给出严格证明、原典核验与数值审查，并写下这本书自己会怎样死。

它是撞出来的，不是捡到的。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475 号
定价 US$30.00

ISBN 979-8-90690-191-0
9 798906 901910